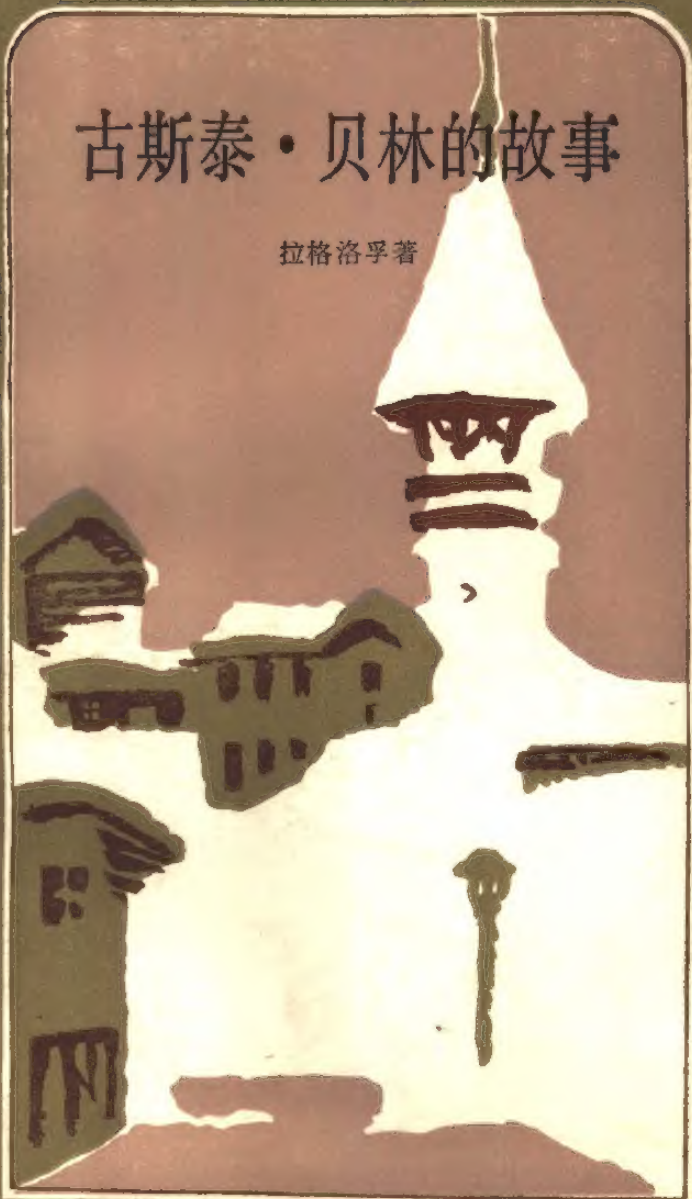


古斯泰·贝林的故事

拉格洛孚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瑞典〕塞尔玛·拉格洛孚

古斯泰·贝林的故事

高骏千 王央乐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Selma Lagerlöf
GÖSTA BERLINGS SAGA

根据 P. B. Flach 英译 Selma Lagerlöf,
The Story of Gösta Berling (Arthur F. Bird,
London, 1910) 转译。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古斯泰·贝林的故事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重庆出版社重印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印制第一厂印刷

字数277,000 开本: 50×1168毫米¹/₃₂ 印张12³/₄ 插页5
1983年3月北京新1版 1983年5月重庆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1,800

书号 10206·126

定价 1.25 元

目 录

楔 子

- 第 一 章 牧师..... 1
第 二 章 乞丐..... 9

第一部

- 第 一 章 景物.....24
第 二 章 聖誕前夕.....27
第 三 章 聖誕节.....40
第 四 章 詩人古斯泰·貝林.....51
第 五 章 卡丘却舞.....65
第 六 章 埃克布庄的舞会.....69
第 七 章 旧馬車.....87
第 八 章 葛立泰懸崖的大熊..... 100
第 九 章 勃揚尼庄的拍賣..... 113
第 十 章 年輕的伯爵夫人..... 141
第 十 一 章 鬼的故事..... 165
第 十 二 章 爱芭·杜納的故事..... 178
第 十 三 章 瑪利小姐..... 197

第二部

- 第 一 章 克里斯多弗老弟..... 208

第二章	生活的道路	213
第三章	懺悔	225
第四章	埃克布送来的鉄	235
第五章	列里亚克龙納的家	245
第六章	杜佛尔的女巫	250
第七章	仲夏	254
第八章	音乐女神	258
第九章	勃洛布的牧师	263
第十章	朱利叶斯师傅	268
第十一章	石膏聖像	275
第十二章	上帝的旅行者	281
第十三章	墓地	291
第十四章	古老的歌	295
第十五章	死神——解脫者	305
第十六章	旱灾	310
第十七章	孩子的母亲	320
第十八章	爱情战胜一切	328
第十九章	卖扫帚的姑娘	334
第二十章	凱文許勒	346
第二十一章	勃洛布市集	355
第二十二章	林中茅屋	362
第二十三章	瑪格丽特·賽尔辛	377
譯后記		392

楔 子

第一章 牧师

牧师终于站在讲坛上了。教堂里的会众都抬起头来。噢！他总算来了。这个星期天他再不会像上一个星期天以及以前好多个星期天那样不到场执行自己的职务了。

牧师很年轻，身材颀长，容貌异常英俊。如果让他戴一顶头盔，穿一身锁子铠，腰间佩带一把宝剑，再给他雕塑一尊大理石像，人们准会说是最理想的希腊型美男子。

他有一双诗人的深邃的眼睛，一个将军的坚毅丰满的下颌；他身上的一切都是那样俊秀、高贵、洋溢着感情、焕发着才华和神韵。

教堂里的人们看到他这般的风度，都不禁感到肃然。可是他们更经常看见的，是他同着两个最要好的朋友——长着一大把白鬍子的贝伦克房齐上校和魁伟壮健的克里斯蒂安·保格船长，三个人东歪西倒地从酒店里走出来。

他因为喝酒太多，没有能执行他的职务，已经一连好几个星期了；教民们不得不先向副主教、后来又向主教和牧师会提出申诉。今天，主教要到这个教区来切实调查一番。他现在坐在唱

詩班中間，胸前佩帶着一枚金十字架，坐在他四周的，是邻近几个教区的教职人員。

大家都不怀疑，这位牧师的行为已經越出了可以原諒的范围。在二十年代的当时，人們对于酗酒一类的事往往不大計較，可是一个牧师竟因为喝酒而懈誤了职守，那就只有被革职了。

他站在講壇上，等候唱詩班唱完最后的一首詩篇。

他站在那兒，感到教堂里尽是敌人，所有的座位上，全都坐着他的敌人。前排座位上的乡紳，后排座位上的农民，唱詩班里的男孩，都是他的敌人；除了敌人，沒有別人。風琴旁边拉風箱的是敌人，奏風琴的也是敌人。教会会董座位上坐的也是他的敌人。他們都恨他，从抱在怀中帶到教堂来的嬰孩到教堂执事，一个在萊比錫作过战的拘謹的老兵，每一个人都恨他。

他几乎想双膝跪下，恳求他們的饒恕。

可是，片刻之后，一陣沉痛的怨恨涌上了他的心头。他还清楚地記得，一年以前他第一次站到这講壇上来时，是什么样一个人。那时候，他是一个无可指摘的人，而現在呢？他站在講壇上，眼前却有一个胸前佩着金十字架的人，这人是来审判他的。

他朗讀着布道文的引言时，热血一陣一陣泛上脸来——这是憤怒。

他常喝酒，这是事实，可是誰給了他們权利来責备他？人家逼他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他們看見过嗎？窗外一片暗洞洞阴森森的松林，水珠从又黑又脏的天花板上沿着發霉的四壁滴落下来，狂風卷着雨絲雪花鑽进破旧的窗扉，荒蕪的土地长不出足够抗御飢餓的面包；这时候，难道不需要白兰地来使你振作起精神？

他早思道：像他这样的牧师，配他們正是再合适沒有了。他

們也都喜欢喝酒，为什么唯独要求他克制自己？有人在老婆落葬的仪式上喝得酩酊大醉，有人在給兒子行完洗礼以后大撒酒疯，教民們走出教堂就去喝酒，回到家里大都已經醉了。一个喝酒的牧师并不辱沒他們。

他时常要走很远的路程去拜訪他的教民。有时候，他穿着单薄的外套，冒着徹骨的寒風，驅車奔馳在一片冰封的海面上；有时候，他駕着小舟在狂風暴雨中飘渡惊涛駭浪的海洋；有时候，他在茫茫的冰天雪地里爬出雪橇，为馬匹扫除樓房一般高的积雪；有时候，他涉过森林里的沼澤——在这样的時候，他才学会了爱白兰地酒。

这一年是拖着沉重阴郁的步伐慢慢地走过来的。白天，农民和地主心里都牵挂着田地里的事情，到了晚上，白兰地帮助他們丢掉了精神上的重担，得到了解脱。灵感产生了，心灵温暖了，生命变得光辉灿烂，歌声繞繞，玫瑰花散發着溫馨。酒店里的酒吧間对他像是一个热带的乐园，头頂上悬挂着累累的葡萄和橄欖，浓蔭中掩映着洁白的大理石象，歌手和詩人徜徉在棕櫚树、梧桐树下。

不，站在講壇上的这位牧师，他知道，如果没有白兰地，世界的这一角落里，生活将是无法忍受的；他的教民們也都知道，但是他們却要求审判他。

因为他喝醉了酒走进上帝的殿堂，現在他們要把牧师的袍子从他身上扯下来。哦！他們这些人呀！除了酒而外，他們难道还相信有别的上帝？他們难道还願意相信有别的上帝？

他念完了布道文的結言，跪下来念主祷文。

祈禱的時候，整个教堂象死一般沉寂。突然，牧师用双手抓紧法衣上的綢緞帶。他仿佛觉得主教正帶領着教堂里的全体会

众轻轻地走上講壇的台阶，要来抓他法衣上的飘带。他虽然跪着，脸朝着别的方向，可是他觉察到他们在拖，他很分明地看见他们；主教、副主教、牧师、会董、教堂执事以及其他所有的人，都排成一长列，拉着、扯着，想把他的法衣扯下来。他可以想象到这样一幅情景：飘带一断，这些用力拉扯着飘带的人们，将从台阶上摔倒下去，一个压着一个。还有底下那些够不到他的披肩，只揪住他长袍衣角的人们，也会一塊兒摔下去。

他想象得如此清晰，一面跪着，一面禁不住微微一笑。可是，他同时感到额角上沁出了冰凉的汗珠。这一切实在太可怕了。

今后，他将由于白兰地而成为一个不名誉的人，一个被教会革职的牧师！上帝的大地上还有比这更悲惨的人吗？

他会变成路边的乞丐，醉倒在沟壑里，破衣烂衫，只有游民肯和他结伴。

主祷文念完了。他应当开始念布道文。突然，他心里一劲，把已经涌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他想到这将是最后一次站在講壇上宣講上帝的榮耀。

最后一次了——这个想法盘踞在他的脑中。他忘却了白兰地和主教。他只是想，应当珍惜这个机会，为上帝的榮耀作証。

在他的想像之中，教堂的地面载着全体会众正在慢慢下沉，越沉越深，屋顶却豁然敞开，使他瞥见了穹隆的苍天。他仿佛一个人遗世独立在講壇上；他的心仿佛长出了一对翅膀，一直飞进了眼前的天堂；他的声音变得又洪亮又有力，他开始宣講上帝的榮耀。

他得到了啓示。他丢开了预先写好的講稿，語句像一群群鸽子在飞翔。他觉得不是自己在說話，但是他又觉得这是世上所能奉献的最美好的东西，他站在这里宣講上帝的榮耀时的那

种才情和威严，是誰也无法超过的。

灵感的火焰在他胸膛中燃烧，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等到灵感的火焰一熄灭，教堂的屋顶重新降落，地面也从遥远的地方升了起来。他垂下头，掉下了眼泪；他觉得，对他来说，生命的黄金时代已经告終。

做完礼拜，大家在放祭器的房间里会集，調查开始了。主教先問大家对于牧师有没有什么不满意。

牧师已经不像布道以前那样气忿和抵触。他现在感到羞惭，低下了头。唉！所有那些丢脸的白兰地事件，这一下都要被揭穿了。

可是，誰也不說話。一片静默籠罩着会堂里的长桌。

牧师先看了看教堂执事——他没有响；他又把目光投向会董們和有势力的农庄主人和矿主，他們全都不說話。他們緊閉嘴唇，坐在那兒，眼睛內疚地盯着桌面。

牧师想道：“他們是在等待別人先开口。”

几位会董之中，有一个清了清嗓子。

“我想，我們这个牧师挺不錯。”他說。

“主教大人，您也听过他的布道了。”教堂执事插嘴道。

主教提醒大家，牧师經常不来主持礼拜。

“牧师跟旁人一样，也有生病的权利。”这是农民們的意見。

主教又向他們暗示，他們曾經对牧师的生活方式表示不滿。

他們异口同声一致为他辯护。他們的牧师是这么年輕，他没有什么过失，只要他能常常像今天这样布道，即使拿主教来交換，他們也不答应。

沒有人提出申訴，因此也就不需要审判。

牧师感到自己的心脏在膨胀，血液急速地在血管里奔流。难

道說他的周围都不是敌人？难道說他无意之中贏得了他們的好感？他們还会要他这个牧师？

調查結束以后，主教、邻近几个教区的牧师、副主教以及本教区里体面的居民一同到牧师家去吃午飯。牧师尚未娶亲，所以午飯的事交給一位女邻居料理。經这女人細心安排，牧师的住宅完全变了样，使牧师驚訝得睜大了眼睛。松树下面摆着一张长条兒餐桌，桌面上鋪着雪白的台布，摆設着蓝白花纹的瓷餐具，亮晶晶的玻璃杯，叠得整整齐齐的餐巾，这一切，照得人眼花缭乱。进門处弯弯地裝飾着两枝樺树枝，門道地板上洒滿了灯心草，梁上悬着一个花环，每間房間里都摆飾着鮮花；再也聞不見發霉的气味，浅綠色的玻璃窗在阳光下閃着驕傲的光彩。

牧师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他觉得从今以后自己再也不会去喝酒了。

吃飯的时候，沒有一個人不是兴高采烈。那些寬宏大量地原谅了別人的人固然高兴，教会当局也因为避免了一件不名誉的事而高兴。

好心腸的主教举起酒杯說道，他啓程到这兒来以前，听到了不少謠言，心情十分沉重。他本来期望在这兒看到扫罗，謝天謝地，扫罗已經变成了保罗^①，而且将要建樹比他們更大的功績。这位可尊敬的人又列举了他們这位年輕兄弟身上的种种可貴的禀賦，倍加称赞。他決不应就此驕傲起来，他应当兢兢业业地修身自持，像一切肩負着重任的人一样。

吃飯的时候，牧师虽然沒有喝太多的酒，可是他的确醉了。这一切意想不到的巨大的欢乐使他头昏目眩。上帝賜福，將灵

① 保罗，原名扫罗，本来不信基督，后来受到耶穌启示，成为使徒之一，故名保罗，見“新約”“使徒行传”。

威的火焰在他胸中点燃，人們又把爱給予了他。他的血液燙得像發高烧的人一样，夜幕降臨，客人散盡，他依然感到血管中的血漿像野馬般在奔騰。夜深了，他坐在自己房中，不肯入睡，讓夜氣从洞开的窗扉中流進來冷却他幸福的高熱。一種甜絲絲的不寧靜使他不能入睡。

忽然傳來一個聲音。

“你還沒有睡嗎？”

一個人影踏着草坪來到窗前。牧師探頭一望，認出是克里斯蒂安·保格船長，他的一個最可靠的酒友。克里斯蒂安·保格是個無家可歸，無田無地的流浪漢，有着巨人的身材和氣力；他像歌利亞^①一樣魁梧，可是像山里的妖精一樣淘氣、愚蠢。

“可不是還沒有睡，克里斯蒂安船長，”牧師回答道，“你以為我今晚還能睡得着嗎？”

讓我們听听克里斯蒂安船長對他說些什麼吧！大个子猜想牧師這一來可不敢再喝酒了。關於這一點，克里斯蒂安船長能原諒牧師，他想，現在，牧師再也得不到安靜了，如果他再喝酒，那末，已經從卡爾斯塔德到這裡來過一次的主教就能來第二次，把他魔法衣拿走。

於是，克里斯蒂安船長用他那雙粗笨的手作了一件漂亮的事；他想了一個法子，讓那些牧師、主教再也不到這裡來。這樣，牧師和他的朋友就可以在牧師家里開懷暢飲了。

讓我們听听力大無旁的克里斯蒂安·保格船長作了怎樣一件事吧。主教帶着兩個副主教登上馬車，關緊車門以後，他就爬到趕車的座兒上，趕着他們在月白風清的夏夜里一口氣跑了十

① 歌利亞，“旧約”中的巨人，見“撒母耳記上”第十七章：“……出來一個對戰的人，名叫歌利亞，是迦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

哩路。

保格船长給几位教长大人上了一堂課，使他們懂得了生命在軀壳中的地位是如何不穩固。他讓拉車的馬發瘋似地奔跑。誰叫他們不允許一个誠實的人安安靜靜地喝酒呢？

你以为他会帶着他們順大路走？你以为他会讓他們少受顛簸？哼，他讓車子走过田沟和翻耕过的田地；他赶着馬飞也似地冲下山坡，他使車子沿着海边奔馳，波浪淹沒了車輪，有一次几乎陷在泥沼里，他还教馬挺直四个蹄子从光滑的岩石上往下溜。

全部時間里，主教和两个教士脸色蒼白，蹣跚在蒙着皮窗帘的車廂里，喃喃地祈禱着。这是他們經歷过的最可怕的一次旅程。

他們抵达里沙多的酒店时，脸上的表情怎样，是可以想象的——活着，但是像裝在皮口袋里的一包彈子一样抖个不住。

“这是什么意思，克里斯蒂安船长？”主教向替他們打开車門的船长詰問。

“下次你們再要来調查古斯泰·貝林的时候，先仔細想一想再动身。就是这个意思。”克里斯蒂安船长答道。這句話他怕臨時說錯，早就在心里說过好幾遍了。

“告訴古斯泰·貝林，”主教說，“無論是我，还是旁的主教，以后再也不会去找他了。”

在夏夜中，魁梧的克里斯蒂安船长站在窗前講述他这一段功績。他把馬匹留在酒店里，自己連忙一口气兒跑来找牧师，向他报告这个消息。

“伙伴，現在你可以安心了。”他說。

啊！克里斯蒂安船长呀！坐在皮窗帘后面的教士們的臉固然蒼白，可是，在这澄澈的夏夜里，坐在窗前的这个牧师的臉却

比他們更加蒼白。克里斯蒂安船長呀！

牧師抬起手，想朝着那巨人的粗糙愚蠢的面頰狠狠打下去，可是他忍住了。他砰的一聲把窗扉关上，站到屋子中央，捏緊拳頭向空中揮動。

靈感的火焰曾經在他胸中點燃，使他能够宣講上帝的榮耀，可是現在他站在那兒，覺得自己受了上帝的愚弄和欺騙。

主教會不會以為克里斯蒂安船長是牧師派去的？主教會不會以為他白天的一切都是作偽說謊？這一來，他可要對他的一切進行認真的調查；這一來，他一定會停止他的職務，最後將他革職。

破曉時分，牧師已經遠遠地離開了他的家。他不願意留在这兒為自己辯護。上帝嘲弄了他。上帝不會再幫助他。他知道自己一定會被免職。這是上帝的旨意。他不如趁早離開。

這一切發生在二十年代初期，西伐姆蘭一個遙遠的教區里。

這是古斯泰·貝林遭遇到的第一件不幸；這並不是最後一件。

對於不能忍受錐馬刺和皮鞭的小馬，生活將是艱辛的。只要遭受到些微的痛苦，它們就摔開馬蹄，漫無邊際地奔跑，終究會落進深淵里。道路崎嶇難行時，它們只知拋卸身上的負載，發瘋似地逃開，並不懂得還有旁的對策。

第二章 乞丐

寒冷的十二月里，有一天，一個四处流浪的乞丐走上勃洛布莊前的山坡。他身上的衣服十分襤褸，腳上一雙破舊的鞋子，双

脚已经被冰冷的雪泥浸湿。

韦姆兰有一个湖泊叫吕汶湖，湖身狭长，有好几处湖面极窄，形成细而长的岬口。这个湖泊，北面伸展到芬兰森林的边沿，南面和瓦嫩湖相连接。沿湖有许多教区，勃洛教区是其中面积最大最富足的一个，湖的西岸和东岸都有一大部份属于这个教区。许多大田庄都在湖的西岸，比如远近闻名的富庶而秀丽的埃克布庄和勃杨尼庄；还有勃洛布庄，这个田庄四周是一座很大的村落，市场、旅店、法院、郡长公署和牧师的住宅都在这里。

勃洛布庄座落在一个陡削的山岗上。那乞丐已经走过山脚下的旅舍，这时正挣扎着向山岗上的牧师住宅走去。

前面，有一个小女孩也在往山上走去；她拉着一辆雪橇，雪橇上立着一口袋面粉。乞丐快走几步，赶上那女孩，跟她攀谈起来。

“马虽小，担子倒不轻呀。”他说。

那小孩回头看了他一眼。她是个十二岁左右的小家伙，眼睛里闪烁着锐利的猜疑的目光，两片嘴唇紧紧抿着。

“上帝保佑，但愿马儿再小一点，担子再重点，好多维持几天。”那女孩答道。

“这么说，你是往家里拖你自己的口粮了？”

“可不是嘛，感谢上帝，别看我人小，可得要自己弄粮食。”

乞丐伸手抓住雪橇上的绳索，帮着她向山上拉。

女孩转过身来看着他。

“你别以为这样我会给你什么。”她说。

乞丐哈哈大笑起来。

“你一定是勃洛布的牧师的女儿。”

“是，是，我正是牧师的女儿。有许多人的爸爸比我爸爸穷，

可是都不像我爸爸这么坏。这是实在話，痛心的是这话却要由他自己的孩子來說。”

“我听人說，你爸爸的脾气很坏，很小气。”

“他是很小气，脾气也确实很坏；可是人家說，他的孩子再活下去，还要更糟糕。人家是这样說的。”

“我相信人家的話是对的。可是我想知道，你这一袋面粉是从哪兒来的。”

“讓你知道也没什么了不起。今天早晨，我从爸爸的倉庫里拿了些麦子，現在我是从磨坊回来。”

“你拖着这东西上山，不怕他看見嗎？”

“你大概离开学校太早了。爸爸到教区訪問去了。难道你不知道？”

“后面有人赶着車上山来了；我听見馬蹄得得的声音。也許是他来了。”

女孩側耳听了片刻，又眯起眼向山下望了一会，突然放声大哭。

“是爸爸，”她抽抽搭搭地說，“他会杀我的！他会杀我的！”

“是呀！善意的劝告是珍贵的，及时的劝告可比金子銀子还要珍贵。”那乞丐說。

“我想到了，”孩子說，“你能够帮我一个忙。你捏住繩子，拖着雪橇向前走；爸爸一定会以为这雪橇是你的。”

“以后我拿它怎么办呢？”那乞丐說着把繩子套在自己肩膀上。

“暂时随你把它弄到哪兒去，天黑以后，你再把它拖到牧师住宅来。我会等候你的。一定带着雪橇和面粉袋来，你懂嗎？”

“我試着这样办吧。”

“你要是来，就讓上帝处罰你吧。”那女孩一面喊一面跑，想赶在她爸爸之前回到家里。

那乞丐快地拉着雪橇回身向山下的旅店走去。

这可怜的人几乎是赤脚在雪中行走，他心里有着自己的梦想。他想望着吕汶湖北岸的大森林，芬兰大森林。

这兒是勃洛布敦区，他現在漂流到了吕汶湖前湖和后湖之間的一个岬口上；这是个富庶的、充满笑容的地方，田庄連接着田庄，工厂連接着工厂，他却只觉得这兒的道路崎岖，这兒的房間窄小，这兒的床也太硬。他人在这里，心里却渴望着那永恒的，伟大的森林之宁静。

这里，所有的谷倉里都有人在打麦子，風箱呼呼呼的声音不断传到他的耳中。木材、木炭一車又一車地从那取用不竭的森林里运出来。滿載着铁砂的馬車，川流不息地沿着被长年不絕的列車刻成的轍迹行駛。这里，他看見一輛一輛的雪橇，裝滿了乘客，旋風似地从这一个宅第飛馳到另一个宅第，他仿佛看見，握着槓繩的是欢笑，站在滑板上的是美丽和爱情。啊！他是多么渴慕森林的宁静呀！

那里，挺拔的树干像石柱从平坦的地面升起，寂寂的松枝戴着層層雪塊，寒風也显得无力，只能輕輕地拂撫樹梢的松針。他要信步向那林木深处走去，走到最深处，直到他精疲力竭，飢寒交迫，臥倒在高聳入云的树下。

他想望着吕汶湖北方那一片广袤的軟声細語的坟墓，毁灭的威力将在那里把他征服，飢餓、寒冷、委頓、白兰地将会摧毁他的羸弱的、曾經承担了一切的肉体。

他下山来到小旅店里，等待黃昏的降临。他走进酒吧間，在門旁一条长凳上坐下，冥想那永恒的森林。

旅店的女主人見他可憐，賞了他一杯白蘭地。他苦苦哀求，她又給了他第二杯。

乞丐還想再要，女主人卻不肯再給了，可是他已經無法自制。他實在需要再喝一點強烈的、甜醇的白蘭地，他需要感覺到心房在軀體中跳蕩，思想在頭顱中焚燒，他需要大醉一場。啊！谷物中提煉出的甜美的琼漿玉液！

夏日的艷陽，烏雀的鳴囀，白波上漂浮着美與香。在他還未消失到暗夜中去之前，讓他再一次痛飲一下太陽的光華和幸福吧。

於是，一件接着一件，他把面粉，面粉袋，最後把雪綫都用來換了白蘭地。他喝得醺醺大醉，倒在酒吧間里一條長凳上度過了大半个下午。

酒醒以後，他意識到自己面前只有一條路可走。他允許自己的肉體戰勝了靈魂，他竟喝盡了一個小孩托付給他的東西，他的存在對於大地是一種恥辱，既然如此，他就應當為大地解除這樣一個不名譽的負擔，他應當解放自己的靈魂，讓他隨著上帝去。

他躺在酒吧間里的那條長凳上，判處了自己的死刑：“古斯泰·貝林，被革職的牧師，被控將一個飢餓的孩子的口糧全部換酒喝光，應即判處死刑。至於是什麼樣的死刑——在積雪中凍斃。”

他抓起帽子，踉蹌踉蹌地走出門去。他的醉意尚未全消，也還沒有從睡夢中完全清醒轉來。他哭了，想起了自己，想起了可憐的，污損了的，就要得到解脫的靈魂。

他並沒有走得很遠，也沒有離開大路。緊挨著大路邊上，有一條很深的小溝。他在小溝中倒下，等待死亡。他瞋上眼睛，希望

龍入睡。

一小时，又一小时，勃洛布的牧师的女兒站在門口等他；她走下山崗去寻找他。她提着灯笼在大路边奔跑。沒有人知道乞丐在小沟里躺了多久，但是，当牧师的女兒在那兒找到他时，他还有一絲生气。

她立刻認出是他，便拚命搖撼他，大声呼喊他，想把他喚醒。

他把她那一袋面粉弄到哪兒去啦？她一定要知道。

她一定要使他苏醒；即使是片刻工夫，要他說一說她的面粉和雪橇怎样了。失掉了雪橇，爸爸会杀死她的。她咬他的手指，抓他的面頰，一面發狂似地叫喊。

这时，有人駕着雪橇从路旁駛过。

“是什么魔鬼这样嚎叫？”一个瘖哑的声音問道。

“我要想知道，他把我的一口袋面粉和一輛雪橇弄到哪兒去了，”孩子嗚嗚咽咽地說道，用緊握着的拳头不住地在乞丐的胸口捶打。

“干什么？你要把一个冻僵的人撕碎嗎？走开，野猫！”

这过路人是一个高大、粗獷的女性。她跨出雪橇，走到小沟边。她揪住孩子的后領，把她扔到一旁。然后弯下腰，双手插到乞丐的身躯下面，把他抱了起来。她把他拖到雪橇边，放在里面。

“跟我到客店去，野猫，”她对那小孩說，“把事情的經過都講給我听。”

一小时以后，在客店中最好的房間里，乞丐坐在靠門的一张椅子上，在他面前，站着那把他从小沟里搭救出来的健壯的妇人。

古斯泰·貝林打量着这个妇人。她显然是到烧炭的窑里去

了回来，两手沾满了炭屑。她嘴里叼着一管陶土烟斗，身上穿着一件没有夹里的羊皮短外套和一条手织布的裙子，脚上是一双涂了柏油的鞋子，胸前塞着一柄带鞘的短刀。灰白的头髮挽在脑后，下面是一张上了年纪，但依然十分有神韵的面容。古斯泰·贝林曾经听见过无数的人这样描述她，现在亲眼看见了，他立即认出他所遇到的这个女人就是那远近闻名的埃克布庄的女主人，少校的妻子。

她是韦姆兰圣境最有权势的女人，拥有七个铁砂矿。她习惯于发号施令，接受旁人的服从。而他呢，不过是个贫苦的犯了罪的人，一无所有。他知道，对他来说，任何一条道路都太艰辛，任何一处房屋都太拥挤。在她的凝视下，他只有浑身打战。

她一声不响地站着，看着面前这个身败名裂的人——红肿的手，瘦弱的身躯，还有那历尽了颠沛和苦难，却还没有失去俊秀煊赫的头颅。

“你是古斯泰·贝林，那个疯牧师吧？”她打量着他。

乞丐坐着不动。

“我是埃克布庄的女主人。”

乞丐遁身上一阵哆嗦。他紧握双手，抬起渴望的眼光。她会怎样处置他呢？她会逼迫他活下去吗？她的威力使他战栗。然而，他曾是多么靠近那永恒的森林的宁谧。

她开始说服他，先是告诉他说，雪橇和那一袋面粉已经回到牧师的女兒手中，接着又说，她，少校的妻子，愿意收容他，像她收容的旁的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一样，住在埃克布庄里单身汉住的厢房里。

她为他安排下一个不必劳累而可以逍遥自在的生活，但是，他的回答是：他一定要去死。

她握紧拳头，连连捶着桌子，把自己对他的看法说了出来。

“原来你要去死，这就是你的要求吗？如果你是个活人，我一定不会觉得你这要求奇怪。瞧你那付瘦骨头架子，那双没有一点儿力气的胳膊，那一对无精打采的眼睛，你以为你身上还留存着什么可以死亡的东西吗？你以为一定要直挺挺躺在棺材里，钉上盖子才算死吗？你相信不相信，古斯泰·贝林，我站在这里在我眼里，看见了你死去的模样。

“我看见你的头是一个骷髅，我又仿佛看见蛆虫从你的眼窝里鑽出来。你不觉得你嘴里塞满了泥土？你走动时难道听不到骨节格格地响？

“你早已把自己浸透在白兰地里，古斯泰·贝林，你早已死了。

“现在你躯壳中蠕动的不过是死亡的痼疾而已，而你却把这称为生命，不让他们活下去。这好比是死神在月光下的坟墓里舞蹈，你却想制止他。

“想来你是为自己的被革职而感到惭愧，所以现在起了寻死的念头。我告诉你，如果你能发挥你的禀赋，在上帝的葱翠的大地上做几件有益的事，那也许能为你自己赢得荣誉。你当初为何不就到我这儿来呢？我会替你安排一切。是呀，现在你希望人家用尸布装殓你，在你尸首下面放一些锯木屑，希望人家称赞你一声‘漂亮的尸首’，以此获得荣誉。”

乞丐平心静气地坐着，几乎是带着笑容听完了她这一连串愤怒的词句。不会有危险了，他欣喜地想道，不会有危险了。那永恒的森林在期待着，她没有力量唤回他的灵魂对它们的渴慕。

少校的妻子忽然安静下来，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圈；接着，她在壁炉前找一个位置坐下，把一只脚搁在炉栅上，胳膊肘支在

膝盖上。

“真見鬼，”她輕輕地暗自笑了一聲說，“沒想到，我說的話里的確有不少真理。古斯泰·貝林，你相信嗎？世界上的人多半是死人或者半死人。你說我是不是個活人？不！根本就不是！”

“對，你瞧着我！我是埃克布莊的女主人，是韋姆蘭全境最有权勢的女人。我只要動一個手指頭，就能把省長叫來，動兩個手指頭，就能把主教召來，要是我動三個手指頭，哼，韋姆蘭所有的教職人員，小官吏和礦主都會到卡爾斯塔德的市場上來按着我的音樂跳舞。見鬼去吧！孩子，我告訴你，我不過是個衣冠楚楚的行尸罷了。上帝知道我身上有多少生命。”

坐在椅子上的乞丐把身子向前傾，全神貫注地听着。那老婦人坐在爐邊，一面說話一面微微地搖晃着，但是沒有看他。

“你知道嗎？”她接着往下說，“假使我是個有生命的人，眼見你坐在那兒，旁愁潦倒，起了自杀的念头，我怎么会不想法教你赶快打消这个念头？我会对你哭，对你祈祷，弄得你心乱如麻，不得不由着我来挽救你的灵魂；可是現在，我是一个沒有生命的人。

“你聽說过我从前就是美丽的瑪格丽特·賽爾辛嗎？這已經不是昨天的事了，可是我依旧可以为了她痴坐，为了她把老迈的眼睛哭得發紅。为什么瑪格丽特·賽爾辛死了，而瑪格丽特·薩姆齊留斯却还活着呢？为什么埃克布莊的少校夫人还活着呢？——告訴我，古斯泰·貝林。

“你知道瑪格丽特·賽爾辛的容貌嗎？她纖弱、娇嫩、溫柔而又稚氣，古斯泰·貝林。像她这样的人，安琪兒會在她坟頭哭泣的。

“她从来不知道邪恶是什么，从来沒有人伤害过她，她以善

良对待每一个人。她美丽，非常美丽。

“后来，来了一个男子，他的名字叫阿尔特林基尔。上帝才知道他为何漫游到了奥尔佛达尔荒郊，她父母的铁工场就在这里。瑪格丽特·賽尔辛看见了他，爱上了他；他是个英俊的男子。

“可惜他是个穷人，于是，他们仿照传说故事里的恋人，相約等待五个年头。到了第三年的末了，又来了一个求婚者。这个人又丑又坏，可是她父母以为他有錢，好說歹說，軟驅硬逼，非要她答应嫁給他不可。就在那一天，你瞧，瑪格丽特·賽尔辛死了。

“从此以后，世界上就没有了瑪格丽特·賽尔辛这个人，有的只是薩姆齐留斯少校的妻子；她既不善良，也不温柔；她相信世界上多的是邪恶，再也不去想望美德。

“这以后發生了些什么事，你知道得很清楚。少校帶着我住在吕汶湖畔的斯茹庄上。他其实并不像人們傳說的那樣有錢。我的日子常常很苦。

“后来，阿尔特林基尔回来了，成了个富人。他变成了和斯茹庄比邻的埃克布庄的主人，以后又买下了吕汶湖畔六处别的产业。他能干，会算計，是个人人都尊敬的人。

“他帮助我們度过貧困，我們乘的是他的馬車，厨房里是他送来的食粮，地窖里是他送来的酒。他使我的生活中充滿了宴会和欢乐。少校有时离家出去打仗，我們自然不会难受。今天我到埃克布庄去作客，明天他到斯茹庄来。哦，那些日子真像是吕汶湖上一場不散的欢乐的舞会。

“关于阿尔特林基尔和我两个人的流言蜚語可真不少。如果瑪格丽特·賽尔辛还活着，这些話会使她很痛苦，可是对于

我，却一点引不起什么。只是当时我并不懂得那是因为我已經死了，已經什么感情也沒有了。

“终于有一天，当我的父母到奥尔佛达尔森林里的炭窑来的时候，这些故事传到了他們耳中。我母亲沒有靜下来多想，立刻动身来找我談話。

“那一天，少校不在家，我和阿尔特林基尔还有几个别的人正坐在餐桌旁，她来了。我睜着她走进房間来，可是我并不感觉她是我的母亲，古斯泰·貝林。我像对一个陌生人那样对她打招呼，邀她在餐桌边坐下，与我們同进午餐。

“她仿佛把我当她的女兒，想跟我单独談一談。我对她說她錯了，我的父母都已去世，他們是在我結婚的那一天去世的。

“她接受了这一出喜劇。她那时已有六十岁；在三天里駕着馬車走了一百二十哩路。当时她低声下气坐在餐桌边吃着分給她的食物。她是个坚毅而能干的女人。

“她說，我在結婚的那一天遭到这样的变故，真是太悲惨了。

“‘最悲惨的还是，’我說道，‘我的父母沒有早去世一天；要是那样的話，我的婚礼根本不会举行。’

“于是她問道：‘慈爱的夫人难道不滿意你的婚姻嗎？’

“‘哪里，很滿意，’我說，‘我很滿意。不論什么时候，我永远願意遵从我父母的意旨。’

“她于是責問我，我欺騙自己的丈夫，使自己和我的父母都蒙受耻辱，这难道也是遵从父母的意旨？我使自己成了人人口中的話柄，这并不能給我的父母增添光彩呀。

“‘自己鋪的床，只好自己去睡唄，’我回答道。我更进一步警告她，我決不允許任何人来誹謗我父母的女兒。

“我們兩人接着用餐。四周坐着的男人都禁不出聲，連刀叉都不敢挪動。

“她住在我家裏休息了一天就走了。這一天中，她一直在我眼前，可是我却無法相信她是我的母親。我只知道我的母親已經死了。

“她準備動身的那一天，古斯泰·貝林，我跟她并肩站在門前台階上，馬車已經停在大門外，她對我說道：

“‘我在此停留了二十四小時，你沒有稱呼我一聲媽媽。我穿過岑寂的道路來到這裡，三天里走了一百二十哩。我為了你羞愧得渾身發抖，彷彿挨了棍子的抽打。你不認我，但願別人也不認你；你把我攆出來，但願你也被人攆出去。讓大路成為你的家，草堆成為你的床，炭窖成為你的火爐！但願你得到的報應是羞恥和侮辱，讓大家都來打你，就象我打你一樣！’

“說着她朝我面頰上重重地打了一下。

“我把她抱起來，抱着她走下台階，將她放在馬車里。

“‘你是什么人，敢來詛咒我？’我問道，‘你是什么人，竟敢動手打我？我不允許任何人傷害我。’

“于是我也打了她一下。

“馬車漸漸走遠，就在那頃刻之間，古斯泰·貝林，我知道瑪格麗特·賽爾辛已經死了。

“她曾經是多么善良天真。她從來不知道什么叫邪惡。安琪兒曾經在她的坟頭歎泣。如果她还活着，她決不會打自己的母親。”

坐在門旁的乞丐一直在听着，在這片刻間，這些言詞湮沒了那永恒的森林的絮語。看呀，她是一位貴婦人，為了給予他生活的勇氣，竟把自己說成和他一樣的罪人，是他在沉淪中的姐妹。

为的是教他明白：除了他自己，也有别人在为悲哀的命运和錯誤的行为伤悲。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少校夫人跟前。

“你現在願意活下去，古斯泰·貝林？”她嗚咽地問道，“你何必要死呢？你本來能夠成為一個很好的牧師。你把他沉溺在白蘭地里的那個人，並不是古斯泰·貝林，他是純潔無瑕的，正像那被我窒息而死的瑪格麗特·賽爾辛一樣。你願意活下去嗎？”

古斯泰·貝林雙膝跪在她面前。

“請你饒恕我，”他說，“我不能。”

“我是一個經受過許多痛苦的磨煉的老婦人，”少校夫人回答道，“却妄自菲薄去屈就一個在路旁雪溝里凍得半死的乞丐。我真是自作自受。好；你去自殺吧，也免得你去向旁人宣揚我的愚蠢。”

“我並不是自殺，我是被判处死刑的。請不要增加我搏鬥中的困難吧！我不能再活下去。我的肉體俘虜了我的靈魂，我必須使它得到自由，讓它到上帝那兒去。”

“你是相信它定會到上帝那兒去的了？”

“永別了，感謝你！”

“永別了，古斯泰·貝林！”

乞丐站起來，垂著頭，蹣跚蹣跚地向門口走去。這個女人給他去往大森林的路途帶來了負擔。

他走到門旁，不由得回轉頭來一望。於是他接觸到她那凝聚的目光。她坐在那兒，目光跟隨著他，她臉上那種表情的變化，是他從來沒有看到過的；他只得站住腳，目不轉睛地看著她。剛才不一會兒，她還在生氣，在恫吓，現在却坐在那兒，完全變了樣，她眼睛中射出的光芒是同情，是悲憫的愛怜。

在这样的凝视之下，他自己的野性难驯的心里，宛如有一种什么东西决了口，泛滥了；他把前额倚在門柱上，抬起两臂抱着头，伤感万分地哭泣起来。

少校夫人把陶土烟斗往火爐里一抛，朝着古斯泰走来。她的举动中带着慈母的温柔。

“得了，得了，我的孩子！”

她扶他在門旁的凳子上坐下，自己坐在他身旁，讓他把头靠在她的膝盖上哭泣。

“你还想去死嗎？”

听了这话，他想要跳开。她不得不用力把他拉住。

“我跟你說吧，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不过我答应你，如果你願意活下去，我就把勃洛布的牧师的女兒收养下来，讓她过一个人的生活；这样，她应当感謝上帝派你来偷了她的麦子。你願意活下去嗎？”

他抬起头来，逼視着她的眼睛。

“你这是真話？”

“是真話，古斯泰·貝林。”

他焦灼地扭絞着双手。他又看見了那一双惊惶的眸子，那两片紧閉的嘴唇，和那两只瘦小的手。这个小东西将会得到保护和照顧，耻辱的符号会从她的身躯上消去，灵魂里不再有憤怒。啊，去往那永恒的森林的道路已經不再向他开放。

“我将不結束自己的生命，只要她在你的照料之下，”他說，“我早料到你会逼迫我活下去。我感觉到你比我强。”

“古斯泰·貝林，”她严肃地說道，“我的战斗是为了你，也是为我自己。我对上帝說：‘如果我心里还有一点瑪格丽特·賽尔辛活着，那就讓她站出来，讓大家看見，这样，这个人就不会去

自杀了。’上帝接受了我的祈求，于是你看見了她，于是你再也不能走了。也是他低声对我說，你会为了那个可怜的孩子而放弃你自杀的打算。啊，野鳥啊！你飞吧，上帝知道用什么网能够捕捉你。”

“他是个伟大神妙的上帝，”古斯泰·貝林說，“他嘲弄我，放逐我了，却不讓我死。他的意旨应当得到服从！”

从这天以后，古斯泰·貝林成了埃克布庄的一个客人。曾經有两次，他想离开，去依靠自己的工作生活。第一次，少校夫人給了他埃克布庄邻近的一所小屋；他搬到那里，打算靠自己做手工度日。这样过了一些日子，但是，他不久就厭倦了那种孤独的終日操劳的生活，又回到埃克布来白吃白住。第二次，他到鮑格庄去給亨利·杜納伯爵当家庭教师。这期间，他爱上了伯爵的妹妹爱芭·杜納；可是，就在他認為将要贏得她的时候，她却去世了。于是他万念俱灰，安心地在埃克布庄留了下来。他觉得，对于他这个被革职的牧师，一切贖罪的道路都已阻塞。

第 一 部

第一章 景物

我要描繪那狹長的湖，那丰饒的平原和那青悠悠的群山；因為這裡曾經是古斯泰·貝林和埃克布莊的眾騎士逍遙自在地生活過的地方。

湖泊的源頭遠在北方，那里森林和山巒不斷為它邀集流水，山泉和溪澗常年向它貫注，真是湖泊最理想的家鄉。一路上，有細軟的白沙供它倚臥，有山岬和洲淤向它投影，憑它欣賞；河神水妖在這裡尽情的遊戲，於是，它很快就變得又廣闊又美麗。在北方，它總是笑盈盈的滿面和氣；誰若是想見識一下它的歡樂，只要借夏日的清晨，乘它籠罩在薄霧中猶未蘇醒的時候去望一望。最初，它懶洋洋地翻動着，輕輕地，輕輕地從薄薄的被蓋下探出身子，它是這般迷蒙嫵媚，使你簡直不敢相認；頃刻之間，它突然掀開身上的被蓋，袒露出玫瑰色的沒有遮蓋的身軀，閃爍蕩漾在晨曦之中。

可是，湖泊不滿足這種嬉戲的生涯；它擠進一處狹窄的峽口，沖過一脈沙丘，到南方去尋覓新的天地。果然，它找到了一個新天地；它變得更廣闊更威嚴，有無底的深淵容它去填充，有

熱鬧的田野等待它去點綴。現在，它的水色陰沉，兩岸不再千變萬化，湖上風勢更加泛利，它的整個性格變得更加嚴峻；它現在是一個威武而瑰麗的湖泊。船舶木筏穿梭似地往來。聖誕節一過，一年將盡，是它將要冬眠的時候。這時，它往往脾氣暴躁，氣呼呼地鼓着面孔，拖累着那些航行的船舶，但有時又象入夢似地靜臥着，讓天空在它懷里返照。

儘管山巒越來越跋扈，空間越來越狹窄，使它不得不再次變成一條匍伏在兩岸沙礫之間的細流；這湖泊却還要到世界上更遠的地方去。它第三次展開來，只是沒有了從前的瑰麗和威力。

這時兩岸地勢馴伏地平坦下來，風緩緩地吹着，湖早早地開始了冬眠。它仍舊是美麗的，只是不再有少年的魯莽和青年的雄偉——它現在和別的湖泊完全一樣。它伸出兩條臂膀，探索去往瓦嫩湖的道路，找到以後，便拖着老邁的身體，翻過一個山崗，經過最後一次咆哮和跳躍，尋到了休息。

那平原和湖身是一樣長度；但是，從它第一次在湖泊北端流經的山谷里放胆探身起，直到安適地憩息在瓦嫩湖畔為止，它一直在海和山之間爭奪一席之地。無疑地，儘管湖身這般長，平原是寧願跟隨着湖岸的，可是山巒却不允許它安靜。山上是嵯峨的花崗石，叢林密布，到處是鋪着地衣苔蘚、難以攀登的峭壁——在古老的日子裡，這裡是野獸的家園。

在蜿蜒的山脊上，人們常會遇到一池沼澤或者一潭污水。這裡那裡，會有一所炭窑，一處砍伐過的空地，或是一片焚燒過的開闊地，這些都證明山裡有人在勞勁；但是一般說來，它們只是安靜地、無憂無慮地躺着，觀賞着到山坡上來游玩的陽光和雲影。

平靜丰饒而愛好勞動的平原，和群山進行着累年不絕，然而却是友善的搏鬥。

平原對群山說：“夠了，夠了，你在我四周筑起一垛垛圍牆，我真是太安全了。”

群山卻不理會，偏偏把一列列山丘和寸草不長的台地向湖泊伸去。它在每一個峭角上安置下高聳的了望台，它緊緊貼着湖岸，以致于平原幾乎接觸不到柔軟寬闊的砂礫。抱怨也是枉然。

群山說：“有我們站在这里，你該高興才对，想想聖誕節到來以前，呂汝湖上一天天升騰起寒霧的那些日子吧！是我們保護了你。”

平原抱怨說它的處境太局促，看不見美好的景色。

“你真蠢，”群山回答說，“你且來試試湖上的風。至少要有花崗石的背脊、樅樹的外套，才能抵擋得住哩。再說，觀賞着我們，你不也很快活嗎？”

是呀，平原可不就是這樣觀賞着群山的。它已經太熟悉山坡上飄過的變幻無窮的陽光和陰影。它知道：在正午的驕陽下，群山沉沒在地平綫外，發出蒙矓的淡青色，顯得又低又矮，可是清晨和傍晚時卻又巍峨特立，呈現出正午天空一般的蔚藍色。

有時，在陽光直射下，群山看來又象是綠色又象是深藍，每一株樅樹、每一條小徑，每一條石縫，幾里路外都看得清清楚楚。

有時，群山也會退避，讓平原走近湖泊看看。當平原看到憤怒的湖水像野貓一般嘶喊呼嘯，或者當它看到湖面罩着一片又濕又冷的霧靄（這時海妖正忙着釀酒或洗滌）時，它也就同意群山的話，重新回到狹小的牢籠。

人們在遠古時代開拓了這片美麗的平原，修筑起各種房舍。

哪里有噴涌着白沫的泉水滾下山坡，哪里就修起了作坊磨房；傍湖平原上明朗開闊的地方，建造了教堂和牧師住宅；山谷邊緣上、山坡上、不長谷物的石岩地上，是農舍和小官吏的宿舍，間或也會出現一所貴族的府第。

在本世紀的二十年代，這地區自然不如今天繁榮，許多耕地當時還是叢林、池沼和湖泊。也沒有今天這樣稠密的人口，務農不足以糊口，人們為了謀生，有的到作坊打短工運貨，有的到鄰鄉做工。那些年代里，人們穿的是手織的布，吃的是燕麥餅，一天有十個銅子工錢就很滿足。許多人衣食不周，可是樂天達觀的性格、生就的靈巧和能干，使他們的生活不至於太艱苦。

狹長的湖，丰饒的平原，青悠悠的山巒，在當時——今天也依然——構成了最迷人的景色，正如這裡的人民也至今強健、勇敢、智慧。至於繁榮文明，自然非昔日可以比擬。

祝福那居住在長湖青山旁的人們萬事順利！現在讓我來追憶几桩他們的往事吧！

第二章 聖誕前夕

福爾斯的作坊主人叫辛特拉姆，身材笨拙得像頭猩猩，一雙長臂膀，禿腦袋，臉上挂着猙獰笑；他生性狠毒，常以作弄旁人取樂。

辛特拉姆雇用的工人都是無家可歸、作惡多端的人，他的女仆也一個個貪嘴滑舌，專門顛倒黑白。他常愛用針去刺狗鼻子，惹得它們狂叫；他最高興的是跟壞人和惡兽作伴。

辛特拉姆最得意的一桩事，是照惡魔的形狀打扮起來，裝上

一对角、一条尾巴，穿一身毛茸茸的衣裳，再套上一付羊蹄，然后躲在黑暗的墙角里或者火爐后面的柴堆旁边，等胆小的孩子和迷信的女人走过，就蓦地跳出来吓唬他们。

化悠久的友谊为仇恨，将谎言毒化心灵，这也是辛特拉姆认为最愉快的事。

有一天，辛特拉姆来到了埃克布庄。

把大木橇拉进铁工场，放在地板中央，然后在这架子上放一个货车底座。这就成了一张桌子。烏拉，桌子！桌子已经有了！

现在，把椅子拿来，随便什么能坐的东西都行。三脚凳、空匣子、没有靠背的破圈手椅、没有滑板的雪橇，都拿来吧，还有一辆破马车。哈，哈，把破马车抬高，它将作为讲壇。

瞧吧，马车只剩下车厢，轮子少了一个，整个底座干脆没有了。椅垫又薄又破，露出里面塞的木棉，皮面也已旧得发红，这堆破烂东西几乎碰到天花板。推住它，扶住它，不然会倒下来的。

烏拉！烏拉！这就是埃克布庄的圣诞节。

少校夫妇睡在大床上綢帐帷里，满以为客房里的单身汉也已安睡。男佣人女佣人饱餐一顿，喝足了圣诞节的啤酒，也已入睡。可是单身汉客房里的主人并未睡去。谁能设想单身汉客房里的人们能够安睡？

睡啦，大家都睡啦（呵，人之子耶穌也已睡去！），只有客人们清醒着，在铁工场里欢度聖誕前夜。长烛台直立在地板上，用爪子擎着一支支油脂做的蜡烛，煮白兰地酒的亮闪闪的大銅鍋冒出蓝焰，几乎触到黑色的天花板。鉄鍾上吊着貝倫克房脊的牛角灯籠，盆里金黄色的五味酒闪闪灼灼像个明晃晃的太阳。

这里欢笑声如此喧嘩。少校夫人要是看見，又該怎样？

会怎样？她也許会坐下来跟他们一同干杯；她是个豪爽的

女人，粗魯的飲酒歌吓不倒她，玩基尔^①她也不弱。她是伐姆兰最富有的女人，勇敢不下于男子汉，驕傲有如皇后。她喜爱歌唱，喜爱小提琴，喜爱行猎的号角，她喜爱酒，喜爱玩纸牌，喜欢高朋满座及时行乐。她喜欢看見倉庫里酒肉一扫而空，喜欢看人們在客房里大厅中跳舞狂欢，喜欢单身汉客房里住滿食客。

看！他們一共十二个男子汉，围坐在酒盆边。他們不是輕佻的執椅子弟，而是意气軒昂精力充沛的男子，他們的名声将不会很快被伐姆兰的人們遺忘。

既非皺縮的羊皮紙，也非愛財如命的慳吝鬼，他們一貧如洗，无牵无挂，無論何時都是老翁。

既非嬌嬌的寶貝兒，也非田庄上慵惰的主人，他們四海為家，逍遙自在，是历尽千辛万苦的騎士。

如今，单身汉客房里已經多年闕无人迹，埃克布庄久已不是无家可归的老翁們心爱的避難所，伐姆兰附近也不再出現乘坐单駕馬車的退职官吏和落魄貴人。但願逝者能重生，讓他們帶着欢快的、无憂无虑的、永恒的青春复活吧！

这些声名狼藉的人，每人都会奏一种乃至几种乐器。人人会講故事，会唱歌，口角俏皮，談笑風生，但是每人又有他特异的才能和为人推崇的禀賦，使得他与众不同。

围坐在酒盆边的一圈人当中，我首先要提一提貝倫克房齐，他就是那留着一大把白胡子的上校，玩牌是能手，唱歌也是好手；在他旁边，是他的战友，出色的猎熊人，沉默寡言的少校，安德斯·富煦；排下来第三个，是小鼓手路德斯，多年来一直給上校当跟班，如今因为善于調五味酒又熟知民歌和声而夙身于食

① 一种瑞典牌戏。

客之列。再往下数是老少尉卢得格·封·奥内克劳，他是食客中最重要的一位，也是玩女人的能手，穿着鹿皮衣裳，戴着假髮和綢領，像女人一样抹着脂粉。再有，就是那魁梧的克里斯蒂安·保格船长，勇武的英雄，然而像神話故事里的巨人一样容易受人欺蒙。常跟他們两人在一起的，是矮小而圓胖的朱利叶斯师傅，他俏皮，活泼，有天赋，是个演說家、画家、歌手、兼說書人。那傻大个兒跟那害痛風病的瘸腿少尉，一向受他的揶揄。

此外，还有自动馬車、飞行机器的發明者，大个子德国人甄文許勒，論出身，看外表，他都称得上一个貴族；翘着两撇浓密的唇髭，下巴上一剃尖尖的山羊鬍，鷹鉤鼻，蜘蛛网般的皺紋中嵌着一对狭长的斜眼。那纏纏綿綿的山林至今犹在叨念着他的声誉。坐在那兒的，还有那伟大的战士，克里斯多弗老弟，除了参加猎熊或者旁的一些驍勇的行当，他从不跨出单身汉的客房一步；坐在他下手的，是哲学家埃伯哈脱大叔，他到埃克布庄来，不是貪圖优悠自在的生活，而是为了可以不再为一日三餐操心，好完成他的哲学著作。

最后两位，也是最好的。文雅的吕汶褒格，他曾經在人世間寻覓好人，却不能理解他們的行為；音乐家列里亚克龙納，他有一个美满的家，終日想慕着那里，却終于留在埃克布庄；因为他的灵魂不能忍受缺乏丰富多样的內容的生活。

前面提到的十一个人，都早已不是少年，有的已經进入老年；可是和他們在一塊兒的，却有一位年龄刚过三十，精神和肉体都依然保持着飽滿充沛的年輕人。这就是古斯泰·貝林，武士中的武士，十一个人加到一堆，也及不上他这样好一个演說家、歌手、音乐家、猎人、酒伴和牌友，莫是才情橫溢。少校夫人把他造就成了一个伟人。

看他坐在作为講壇的椅子上，金黃色的頭髮映襯着從黑色天花板上垂下來的壁龕般的陰影，宛如一尊青春的天神。他站起來，頤長、俊秀、朝氣勃勃。

他嚴肅地開始說：

“老爺們，弟兄們，夜已深，酒宴已酣，現在讓我們舉杯祝賀席上的第十三位客人！”

“古斯泰小兄弟，”朱利叶斯師傅說，“哪兒有第十三位？我們一共才十二位。”

“在埃克布庄，每年有一個人離開我們，”古斯泰接着說，聲音逐漸變得很低沉，“單身漢客房中的食客之一，歡樂的、無憂無慮青春長在的人中有一個要死去。這算得了什麼？老爺們永遠不應當衰老。如果顫抖的手舉不起酒杯，如果昏花的目光分不清紙牌，人生於我何所有？世界又何必要我們？埃克布庄鐵工場里歡慶聖誕節的人中間有一個要死去，可是每年有新人來補他的缺；一定有一個懂得尋歡作樂，會拉提琴會打牌的人來湊足我們的人數。夏天的陽光照耀時，老蝴蝶應當懂得怎樣去死。讓我們為第十三位朋友干杯！”

“可是，古斯泰，我們只有十二個人。”食客們都不同意，不動酒杯。

古斯泰·貝林——大家稱他詩人，雖然他从不寫詩——像原來一般平靜地接着說：“老爺們，弟兄們，你們難道忘記了自己是誰？你們是在伐姆蘭主持歡樂的人。是你們使提琴和舞蹈不息，使歌聲和音樂充塞繚繞在四鄉。你們看見黃金不心動，你們不工作。沒有你們，就沒有舞蹈，沒有夏天，沒有玫瑰花，紙牌戲和歌聲，這塊幸福的土地上，除了鐵礦和鐵工場的主人，將會什麼也不剩下。你們在，歡樂就在。我在埃克布庄的鐵工場里

已經是第六次歡度聖誕節，從來沒有人拒絕為第十三位客人干杯。”

“可是，古斯泰，”大家異口同聲說，“只有十二個人，怎麼能為第十三個人干杯？”

“誰說我們十二個？”他說，“難道說我們要从大地上消失？難道明年我們就只剩十一個，後年只剩十個？難道我們這一群都會消滅，我們的名字會變成神話？第十三位，我向你召喚，我已經站起來為你舉杯。我从海底，从地心，从天界，从下界召喚你前來湊足我們的人數。”

這時，煙突中咕咚咚一聲響，爐門大敞，第十三位客人來了。

新來的客人渾身長毛，長着一雙羊蹄，有角、有尾巴，蓋着山羊鬍子。一看見他，食客們都驚叫了一聲。

古斯泰·貝林却高興得不能自禁，喊道：“第十三位客人來了——為第十三位客人干杯！”

原來，來訪問這一群騷擾了聖誕夜寧靜的勇士們的，是人類古老的敵人，是巫婆去地獄時的旅伴；是他，在黑紙寫的契約上用血簽下名，也是他，一連跟伊伐斯納斯的子爵小姐跳了七天七夜舞，請了七個教士來也驅逐不開。

這些老冒險家一看見他，腦子里風掣電馳地閃過各種念頭，猜測着他今夜是為誰而來。

有的人吓得要想奪門逃走，可是他們不久就看出，有角的魔鬼並不是來帶他們到下界的黑暗王國去，而是被他們的歌聲和杯盤叮當聲吸引來的。在這一個神聖的夜晚，他希望分享人家的樂趣，在歡悅中暫時把重擔拋開。

啊，食客們，食客們，你們有誰記得今夜是聖誕前夕，此刻天

使們正在向田野里的牧童歌唱？躺在床上的孩子們輾轉不寧，唯恐睡得太死，醒來時錯過了美麗的晨禱。再過一會兒，就到該把勃洛敦區禮拜堂的聖誕蠟燭點亮的时候了。遠處，叢林中的人家，少年們在傍晚時就准備了松明，好照引少女們到禮拜堂去。家家戶戶，女主人都在窗前放上幾支蠟燭，只等去禮拜堂的人經過，就把蠟燭點亮。教堂執事在睡夢中還唱着聖誕詩篇，老牧師躺在床上也在試驗自己的聲音，試着唱一句：“榮耀歸于在天的主，願大地上平安無事，人間和睦共居。”

啊，食客們，在這寧靜的夜晚，安穩地睡在床上該多好，何必去找黑暗王子來作伴。

大家像古斯泰·貝林剛才那樣高喊着歡迎他，遞給他一個大酒杯，酒杯里滿盛着浮動着火苗的白蘭地。他們請他坐在上首，喜洋洋地看着他，仿佛那帶角的丑臉竟是自己少年初戀時愛人的秀麗的面龐。

貝倫克房齊邀請他一同玩紙牌，朱利叶斯師傅向他唱出最動人的歌曲，奧內克勞便向他講述那能使生命甜蜜的美麗的生物——女人。

那魔鬼像個王子似地倚在破車廂里，用長着羊蹄的手把滿滿的酒杯湊到微笑的嘴邊，對這一些感到十分滿意。

至于古斯泰·貝林，更少不了要演說一番來歡迎他。

“閣下，”他說，“我們已經在埃克布庄等候你多時，因為，我們想，你在旁的天堂里大概不會受到接待。閣下大概已經知道，人們在這裡是不用作工也不用紡織的。這裡，啤酒成渠，白蘭地成河，烤鐵雀會自動飛進你嘴里。這真是個好地方，我們這些食客已經等候你許久；我可以告訴你，因為我們以前一直沒有湊足人數。不瞞你說，我們比你看到的要好得多，我們是十二位超越

时代的伟大诗人，在云層籠罩的俄林波斯山巔推着世界轉的，是我們十二個人，像小鳥一樣栖居在依格特拉西爾^① 葱翠的樹梢的，也是我們十二個人，只要有詩的地方就有我們，我們不是十二個人一同坐在亞瑟王的圓桌旁嘛？夏里曼大帝朝廷里不是有十二位武士嘛？我們之中有托爾^②，也有朱彼特^③，這是誰都看得出來的。人們可以看見，在我們襤褸的舊衣裳底下，是仙界才有的豪華，在驢頭下面，是雄獅的鬃毛。如今我們命運不濟，但是，有我們，鐵工場會變成俄林波斯山，單身漢客房會變成伐爾哈拉^④。

“閣下，可是我們人數一直不足。人人都知道，十二個詩人外，應當有一個洛基^⑤，一個普洛米修斯^⑥，可是我們一向缺少這樣一個人。

“閣下，我向你表示歡迎。”

“听着，听着，听着！”那魔鬼說，“好一篇演說，真是一篇好演說！可惜我沒有工夫致答詞。孩子們，我有公事在身，不得不離開，要不我真十分願意听候你們吩咐，隨便讓我擔任什麼角色。感謝這樣一個愉快的晚宴，饒舌的老家伙們，我們以後還會見面的。”

食客們於是問他要到哪兒去，他回答說，少校夫人，埃克布

① 依格特拉西爾 (Ygdrasil)，斯堪的納維亞神話中的宇宙樹，它的根和枝將天界、地界、下界，連結在一起。

② 托爾 (Thor)，斯堪的納維亞神話中的雷神和战神。

③ 朱彼特 (Jupiter)，羅馬神話中的主神。

④ 伐爾哈拉 (Valhalla)，北歐神話中的一所宮殿，戰死的英靈在此款宴。

⑤ 洛基 (Loki)，北歐神話中的魔神。

⑥ 普洛米修斯 (Prometheus)，希臘神話中的神，因為將火種盜給人類，被宙斯綁在高加索山上，讓老鷹啄食他的肝臟。

庄的女主人正等着他去換新契約。

客人們听了，大吃一惊。

埃克布庄的女主人是个精明而泼辣的女人；她能用寬大的双肩抬起一桶面粉，她能跟着运矿石的馬車，长途跋涉把从貝格斯拉根采到的矿石运回埃克布，一路上跟趕車的一样，往头底下塞一个面粉袋就在馬棚地板上过夜。夏天，她乘着木排順流直下呂汶湖；冬天，她守在炭窑旁边。她罵起人来不絕口，气概不可一世；她像个国王似地管轄着她的七个鉄矿，管轄着她所住的教区以及邻近的几个教区，甚至整个伐姆兰。可是对于无家可归的老爺們，她却是个慈母，因此当外面風言風語傳說她跟魔鬼打交道时，他們根本不願听。

因此他們惊异不置地問他少校夫人到底跟他訂了什么契約。

这魔鬼答說，他給了少校夫人七个鉄矿，交換条件是，她每年給他一个活人的灵魂。

客人們都感到心头一紧，那种恐怖的感觉更不用說了。

当然，他們都知道这一点，可是沒有想到是这么一回事。

每年，埃克布庄总要死一个人，死的总是单身汉客房裏，那些欢乐的、无憂无慮、青春长在的人們中間的一个。这算得了什么？老爺們永远不应当衰老。如果顫抖的手举不起酒杯，如果香花的眼光分不清紙牌，生命于我何所有？世界上又何必需要我們？太阳照耀时，老蝴蝶应当懂得怎样去死。

現在，現在他們才第一次領悟这件事的真义。

但願上天降祸于她！原来她給我們吃这些好飯，讓我們喝她的啤酒和白兰地，是为了想把我們从埃克布的宴飲厅和牌桌上送到下界的国王那里去，——一年一个，每过一年一个。

但願上天降禍于她这个巫婆！身強力壯的人來到埃克布庄，他們來到這裡卻遇到了死亡，是她在這兒毀了他們。當他們躺在靈床上奄奄一息準備踏上漫長、絕望、無情和罪惡的旅程時，他們的腦髓宛如海綿，肺葉宛如死灰，精神極度沮喪。

但願上帝降禍于她！許多勝似他們的人原是這般死去的，他們自己也將同樣地死去。

可是恐懼的力量並不能長期癱瘓他們。

“地獄里的國王！”他們喊道，“不必再去跟那巫婆訂立用血簽署的契約了；她就要死了！巨人克里斯蒂安·保格船長已經背着鐵工場里最重的大鐵錘出去，他要將它連柄送進那女巫的頭顱。她不會再獻給你什麼人的靈魂了。

“至于你这个长角的家伙，我们会把你放在鐵砧上，用鉗子箝牢，然后开动風箱上的鐵錘，狠狠地打，看你还敢不敢再去猎取老爷們的靈魂？”

古來人們都知道，魔鬼都是胆小的，這一番关于大鐵錘的話，他听來很不是滋味。他把克里斯蒂安·保格召回，開始跟客人們談判。

“你們把七個鐵礦拿去吧，老爷們，把少校夫人交給我得啦！”

朱利叶斯師傅听了喊道：“你把我們看成像她一樣卑鄙嘛？我們願意要埃克布庄和周圍的一切；至于少校夫人，那得由你去操心。”

文雅的呂溫褒格說：“古斯泰怎麼說，古斯泰怎麼說？古斯泰应当講一講，讓我們听听他对于这件重要的事有什么看法。”

古斯泰說：“你們瘋了，老爷們，別受他的愚弄！你們憑什麼反對少校夫人？我們的靈魂由他去吧，可是我決不能許可大家

忘恩負義，作出像無賴漢叛徒一類的行徑。她供養我這些年，我現在不能背棄她。”

“對呀，古斯泰，你要是樂意，可以下地獄，我們却寧可在埃克布當主人。”

“你們都是瘋啦，還是喝酒喝昏啦？你們相信這是真的？相信這東西真是惡魔？你們難道看不出這是個徹頭徹尾的騙局？”

“嘖，嘖，嘖，”那惡魔叫道，“他還不知道不久就要輸到他了，還算在埃克布住了七年呢。他不知道自己處在何等險惡的境地。”

“滾開吧，你這家伙，是我親自幫你鑽進壁爐去的。”

“那算得了什麼，難道這樣一來我這個惡魔就要打折扣了麼？是，是，古斯泰·貝林，這事你是參與了的。在她調理之下，你確實長進了不少。”

“是她救了我，”古斯泰說，“沒有她，我還不知怎樣了呢？”

“難道她糊里糊塗一點沒有算計就留你在埃克布庄住下？你是有才能的，你能引誘旁人落進羅網來。有一次你試着想離開她，自己賺錢度日，你向她要了一所草屋，自己做工。可是她却每天領了一群标致的女孩從你門前經過，後來有一次是瑪麗安娜·辛克萊，於是，古斯泰·貝林，你便把簍子和圍裙拋在一旁，又回來做食客。”

“那所房子就在大路旁，你這笨蟲。”

“對，對，當然，草房是在大路旁。後來，你又到鮑格庄去給亨利·杜納當家庭教師，差一點當上了伯爵夫人瑪爾塔的女婿。是誰透露消息告訴年輕的愛芭·杜納說你不過是個被革職的教師，這才回絕了你？古斯泰·貝林；那是少校夫人，因為她要你回去。”

“这有什么了不起！”古斯泰說，“爱芭·杜納不久就死了，我反正得不到她。”

那魔鬼走到他面前，从牙縫里挤出声音說：“死了！是的，她是死了。为了你而自杀了，知道嗎？可是他們一直向你隐瞒着。”

“看来你这魔鬼还不太坏。”古斯泰說。

“都是少校夫人安排的，我告訴你，她要你回到单身汉的客房去。”

古斯泰放声大笑。

他猛一声喊：“你这魔鬼还不算太坏。我們何不跟你訂个契約。我敢說只要你肯，你一定能給我們把那七处产业弄到手。”

“你們不再反抗命运，这是件好事。”

客人們放心地舒了一口气。他們早已养成習慣，沒有古斯泰·貝林就什么事也做不成。要是他不同意这样安排，一切都是徒然。而旁途末路的老爷們一下子得到七处产业，确实不是件小事。

“不过大家要記住，”古斯泰說，“我們之所以要下这七处矿場，是为了拯救我們的灵魂，而不是去当鉄工場主人，把鉄砂看成我們的财产，錙銖必較。我們仍旧是老爷，既不能变成敏皮剝繡的羊皮紙，也不能变成爱錢如命的守財奴。”

“智慧的語言。”那魔鬼接口說。

“因此，如果你願意把七个矿場給我們一年，我們可以接受；不过你記住，这一年中，只要我們做出任何有愧老爷身份的事，任何入情入理，任何有用或者不够丈夫气概的事，你就可以在一年終了时把我們十二个人都带走，那七个矿場也随你去給誰。”

魔鬼得意洋洋地搓搓双手。

古斯泰接着往下說：“可是，如果一年之中我們的行為始終切合老翁身份，那末，這一年你將得不到我們或者少校夫人的任何報酬，而且今後永遠不得再拿埃克布庄去和人訂契約。”

魔鬼說：“這太難了，親愛的古斯泰，呵，我一定得有一個靈魂，只要一個小小的、可憐的靈魂。把少校夫人給我吧！你們何必袒護少校夫人呢？”

古斯泰咆哮道：“我們不用這種貨色與人交易，如果你非要一個人不可，你可以把福爾斯的辛特拉姆拿去；我可以担保他已經準備停當。”

“行，行，他也可以，”魔鬼說，眼睛一眨也沒眨，“食客老爺們或者辛特拉姆，他們可以一個抵一個。今年收成不壞。”

於是，在魔鬼的黑紙上，用他的鵝毛筆，蘸着古斯泰小拇指上的鮮血，写下了一張契約。

訂完契約，客人們歡喜得手舞足蹈。這一年中，整個世界屬於他們，而以後呢？總會有辦法的。

他們把椅子推到一邊，在黑色的地板中間立着的大銅壺四周圍成一圈，團團轉地狂舞起來。那魔鬼站在圈子中間又蹦又跳，終于一跤摔在銅壺旁邊，他伸手把壺拉過來，就着壺嘴喝酒。

貝倫克房齊一蹶溜躺在他身邊，接着古斯泰也躺下了；於是，一個接一個，大家都躺下，圍成一圈，把銅壺圍在中央，一遞一口地喝。末了，不知誰推了一把，把銅壺碰翻，又燙又粘的酒洒了眾人一身。

他們賭咒罰誓地爬起來，這時，魔鬼已經不見了；可是他那黃金般的諾言卻像皇冠一樣閃耀在客人們的頭頂上。

第三章 聖誕節

聖誕節那天，少校夫人在埃克布庄舉行盛大的宴會。

預備招待五十位宴客的餐桌上，她高踞着女主人的席位，雍容華貴，光彩奪目；她的羊皮短外套、條紋花羊毛裙和陶土烟嘴都不見了，身上是縐綵綽綽的綢袍子，光胳膊上帶着沉甸甸的金飾物，潔白的頸項上挂着涼嗖嗖的珍珠。

食客們在何處？躺在鐵工場黑地板上、從亮晶晶的銅壺里勺酒為埃克布庄的新主人祝飲的人們又在何處？

屋角里壁爐旁孤另另的一張桌上，圍坐着食客老爺們；今天，大餐桌上沒有他們的席位。給他們的菜既遲酒又不足；沒有美女向他們眉挑目語，也沒人听古斯泰的笑話。

可是食客們却像養馴的野禽，喂飽的猛獸。頭天夜里，他們只睡了一個鐘頭就被喚醒來舉着火把披星戴月去作晨禱。看到聖誕蠟燭、听到聖誕頌歌，他們像孩童一樣嬉笑顏開。昨天晚上鐵工場里的一切就像一個噩夢似地被遺忘了。

埃克布庄的少校夫人威風不可一世，有誰胆敢抬起手碰她一下？誰胆敢說出證明她有罪的詞句？自然不會是那些多年來吃她的面包、受她庇蔭的老爺們。她受把他們安置在哪兒就安置在哪兒，她高興時還可以關起門不接納他們，而他們却無力飛出她的威勢。上帝對他們的靈魂慈悲點吧！離開埃克布庄，他們是不能生活的。

大餐桌上人們尽情狂歡；那里閃耀着瑪麗安娜·辛克萊迷人的眼睛，那里响着杜納伯爵夫人喜悅的低笑。

可是食客老爷們悶悶不乐。讓他們和其他客人坐在·一桌，豈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難道說食客就不配跟上等人交往？為什麼偏將他們安置在卑賤的地位？

少校夫人怡然自得地坐在鮑格庄的伯爵大人和勃洛敦區牧師兩人中間。食客們低垂着腦袋，像一群害羞的孩子，可是在他們心中，昨夜的思想、他們的憤怒、魔鬼的諾言，正在一点点醒來。

逗趣的俏皮話和風流韻事的傳聞，像靦腆的賓客一樣，也來參加壁爐旁的宴會了。朱利叶斯師傅指着剛端到大餐桌上去的——一大盤烤松雞要大個兒克里斯蒂安·保格船長相信這道菜一定不夠所有賓客傳一圈。可是沒人湊他的趣。

“一定傳不了一周，”他說，“我知道一共有多少只松雞，可是他們有辦法對付過去，克里斯蒂安船長，他們給我們這小桌上的客人準備了一批烤烏鴉。”

貝倫克房齊上校听了，只把藏在大鬍子下面的嘴唇十分輕微地動了一動，古斯泰呢，他一整天都像在策劃着要置什么人于死地。

“食客嘛，什麼菜都好。”他說。

最後，滿滿一盤肥嫩的烤松雞送上了小桌。

克里斯蒂安船長勃然大怒，誰不知道他生來痛恨烏鴉——這些長翅膀的哇哇哇的丑東西？

他恨極了烏鴉。去年秋天，為了乘它們在田里吃麥粒時走近去射擊，他穿起一件女人的長袍，還在頭上包了一方布，因此傳為眾人的笑柄。年年春天他總要到空曠的田野上去尋找烏鴉群集的地方，把它們弄死；到了夏天，他就找到它們的窩巢，把那些吱吱叫的沒長羽毛的幼鳥翻出來，或者把即將孵化的鳥蛋砸

碎。

这时他一把抓住那一盘松鷄。

“你以为我認不出它們嗎？”他對僕人嚷道。“你以为我一定要聽見它們的叫聲才認得出來它們嗎？把烏鴉給克里斯蒂安·保格吃，你們不害臊嗎？”

說着，他拿起盤中的松鷄，一只只向着對面的牆上擲去。

“不害臊，不害臊！”他反復地說，聲音在大廳里迴蕩，“給克里斯蒂安·保格吃烏鴉！不害臊！”

他將松鷄一只接一只颼颼地朝對面牆上扔去，就像他往常將那些嗷嗷待哺的小烏鴉擲在峭壁上一樣。

松鷄在牆上碰得七零八落，跌落到地板上，油汁四濺。

單身漢客房里一片歡聲。

這時，少校夫人憤怒的聲音震動了他們的耳膜。

“攆他出去！”她對僕人們喊道。

誰也不敢上前去碰他，他終究還是克里斯蒂安·保格，那力太無比的船長。

“攆他出去！”

克里斯蒂安聽到了這命令，更加怒不可遏，他轉向少校夫人，好像一頭野熊打倒了一個敵人，又掉轉頭來迎接新的進擊。他跨開大步，登登地穿過大廳，朝馬蹄形的餐桌走去，隔着餐桌站在她面前。

“攆他出去！”少校夫人再一次命令。

盛怒之下，他皺着眉頭，握緊雙拳，像神話中的巨人一樣魁偉，一樣有力，誰也不敢碰他。賓客們僕人們都只有打戰的份兒，沒人敢靠近去。憤怒奪去了他的理智，這種時候誰敢碰他？

他站在少校夫人對面惡狠狠地對她嚷道：“我把烏鴉扔到牆

壁上，这样做是有理由的。”

“滚出去，船长！”

“不害臊，你这妇人！把乌鸦给克里斯蒂安·保格吃！如果我做得对，我应当把你跟你的那七个该下地狱的……”

“住嘴，克里斯蒂安·保格，不准赌咒，这里只有我才能赌咒。”

“难道我怕你？巫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七处矿场是什么来头？”

“不要说了，船长！”

“阿尔特林基尔死时把七处矿场送给你丈夫，因为你是他的情妇。”

“你别说了吧！”

“因为你是一个忠实的好妻子，玛格丽特·萨姆齐留斯。少校装糊涂，接受了这七处矿场，交给你去经营。这一切都是魔鬼安排下的，今天你的末日可来临了。”

少校夫人颓然坐下，面色苍白，周身打战；她用一种陌生的低沉的声音承认：

“是的，这是我的末日，而且是你一手造成，克里斯蒂安·保格。”

听见她的话音，克里斯蒂安船长打了一个冷战，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眼眶里涌出悔恨的热泪。

他喊道：“我醉了，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话；我什么也没说。四十年来，我始终是一条家犬，一个奴僕，家犬和奴僕，别的什么也不是。玛格丽特·赛尔辛是我侍候了一辈子的主人，我不会说她坏话，对于美丽的玛格丽特·赛尔辛我能有什么坏话可说！我是替她守门的狗，是替她负重的奴僕，任她打骂，任她

踢蹴，我都默默承受。我爱慕她四十年了，我怎么能说她的坏话？”

他双膝跪下，求她宽恕，因为她坐在桌子另一边，他便膝行着绕过桌子到她面前，弯下头去吻她的衣裙，泪水沾湿了面前的地板。这委实是幅动人的景象。

离少校夫人不远，坐着一位矮小而结实的男子，一头蓬松的乱发，细长的眼睛，翘起的下巴，看来活像一头熊。这人一向沉默寡言，独居一隅，不问世事，这就是萨姆齐留斯少校。

他听见克里斯蒂安船长那一番控诉的言词，霍地站了起来，少校夫人跟着也站起来，接着，五十名宾客也都离开了座位。男客们惊慌失措，女客们看见情形严重，竟吓哭了。克里斯蒂安船长依然跪在少校夫人脚下，吻她的衣裙，泪水沾湿了地板。

少校慢慢地握紧两只毛茸茸的拳头，举起胳膊。

少校夫人先开口说话，她的声音显得陌生而软弱。

她说：“你偷走了我，你像个贼一样走来把我偷走。我家里的人用拳头用饥饿用责骂逼我嫁给你做妻子，我这样对待你是你罪有应得。”

少校把拳头握得更紧，他的妻子倒退几步，接着说道：

“鳐鳐只要有一口气也要在刀下扭两扭，做妻子的心里委屈，就会去寻相好的。难道你现在要为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打我？你难道忘了当时他住在埃克布庄，我们住在斯茹庄？你难道忘了他怎样帮助贫困中的我们？我们乘的是他的马车，喝的是他的酒，我们有什么事瞒过你？他的僕人不就是我们的僕人？你的口袋里没有装他的金幣？你难道没有接受这七处矿场？当时你受下了这笔财产半个字儿没说；要动手应该是那时候动手，伯恩特·萨姆齐留斯，应该在那时候动手。”

少校轉過臉來，打量了一下所有在場的人。從他們的臉色上，他看出他們都同意少校夫人的話，他們都相信是因為他沒有聲張所以才得到了那七處礦場。

“我從來不知道這回事！”他躲著地板說。

“現在知道也不遲，”她用一種尖刻的聲音嚷道：“我豈不會擔心你會在聽到這件事以前就死去？現在讓你知道也好，這樣我就可以在你面前，在我的主人和獄卒面前傾訴一切。你現在可以明白，儘管你把我從他那里偷走了，我終歸還屬於他。是你毀了我，我現在全都告訴你。”

往日的愛情使她的聲音激昂，使她的眼神閃閃發光。雖然她丈夫舉著胳膊站在她面前，雖然在周圍五十個人的臉上她看出了驚愕和輕蔑，雖然她感到自己的權勢即將告終，可是，能夠在大庭廣眾間把自己最甜蜜的往事說出來，她感到說不出的痛快。

“他才是個男子，一個真正的男子，我沒有見過第二個像他的人。你算得了什麼？竟然想使我們兩人分開！我的幸福，我的財產，都是他的賜予，祝他的靈魂安息吧！”

她說完後，少校把舉起的膀子落下，可是沒有打在她身上，他現在知道應當怎樣懲罰她了。

“滾開！”他喊道，“離開我的家！”

少校夫人一動不動地站著。

食客老爺們臉色蒼白，面面相覷。這一切都和魔鬼預言的一樣，他們現在知道這就是沒有訂新契約的後果。如果真有這事，那末，二十年來，她把食客們一個個送進地獄，他們自己也命定要走上同樣的旅途，這些也都是真的了。天哪，這個女巫！

“滾出去！”少校又喊道，“到大路上討飯去！你不能再享受

他的財富，也不能再生活在他的土地上。埃克布庄已經沒有女主人。只要你踏進我家一步，我就殺了你。”

“你要把我從自己家裡撵出去？”

“你沒有家。埃克布是我的。”

少校夫人感到一切都已絕望。她退到大門邊，少校緊跟着她。

她悲聲說道：“你是我生命中的災難，今天你還要把我逼上這一條路嗎？”

“出去，出去！”

她倚着門柱，接着又用雙手抱住門柱，把臉湊近它。她想起了她的母親，喃喃地自語：

“‘你不認我，但願別人也不認你，讓大路成為你的家，草堆成為你的床！’這一切都實現了。”

勃洛敦區善心的老牧師和孟克拉德的法官走上前來安慰薩姆齊留斯少校。他們對他說，最好不要去翻那些舊賬，過去的事過去算了，要寬恕，要不念舊惡。

他將他們老弱的手掌從肩膀上推开。就像剛才的克里斯蒂安·保格一樣，他也不容人靠近。

他喊道：“這不是什麼老賬，在今天以前我什麼也不知道，我不曾有機會懲罰這淫婦。”

听了這話，少校夫人抬起頭來，重新獲得了勇氣。

“要我出去，你得先出去。你以為我會向你屈服？”說着，她從門邊走回來。

少校不回答，注視着她的每一個動作，準備在沒有更好的辦法報復時就動手打她。

“我的好老爺們，”她高聲說，“幫我把這個人綁起來抬出去，

讓他清醒清醒。在我不得不向他屈服之前，請你們想一想：記住！他是誰、我又是誰！我經管着埃克布布庄大大小小一切事情，他不過整日里閑坐着喂熊罷了。好朋友！好鄰居！幫幫我吧。如果我不再在這兒，災禍就會沒有尽头了。农夫是靠着在我的樹林里打柴運鉄砂過活的，燒炭工人是靠着替我燒炭過活的，伐木工人是靠着替我砍伐木材過活的；給我們帶來繁榮的這些工作都是我安排的，鉄匠、機器匠、木匠都靠着侍候我度日。你們想這個人能安排各種工作嗎？告訴你們，把我赶走，飢餓就會接踵而來。”

於是，又有許多人抬起手來幫助少校夫人；許多双柔弱的勸說的手扶在少校的肩膀上。

“不，”他說，“你們走開，誰敢為一個淫婦申辯？告訴你們，如果她不自動走出去，我就要把她抱起來拋去喂我的熊。”

听了這些話，抬起的手又都放下了。

現在，只剩下最後的一步，她轉身向着食客們。

“你們會允許別人把我從自己家裡攆出去嗎？我可曾任你們凍斃在冬天的風雪里？我可曾吝惜過我的啤酒和甜醇的白蘭地？我可曾因為供給了你們衣食而向你們要錢，要你們做工？你們豈不曾像母親身旁的孩子一樣安全地在我腳邊遊戲？我的大厅不是沒有見過過舞會，你們哪一天不把歡樂和哄笑當面包？這個人是我生命中的災禍，老爺們，別讓他把我從家裡攆出去！別讓我成為路邊的乞丐！”

少校夫人說這番話的當兒，古斯泰·貝林悄悄地溜到坐在大桌旁的一位黑髮美人身邊。

“安娜，五年前你常到鮑格庄去，”他說，“你能不能告訴我，少校夫人有沒有對愛芭·杜納說過我是個被革職的牧師？”

“帮帮她吧，古斯泰！”女郎仅仅这样回答。

“你知道，我一定先要知道是不是她使我变成了一个凶手。”

“哦，古斯泰，多么可怕的想法！帮帮她吧，古斯泰！”

“你不肯回答，我明白了。这样说来，辛特拉姆的话是实在的了。”古斯泰说完便回到食客们中间。他没有给少校夫人一丝一毫帮助。

唉，要是她没有给食客老爷们在炉边另外安置一张桌子，那该多好！食客们心中，又想起了昨夜的情景，他们也象少校一样怒容满面。

他们冷酷无情地站着，丝毫不为她的祈祷所动。

眼前这一切，还不足以证实昨夜的事件？

“这明明是因为她的契约满期了没有重订。”一个人低声说。

“滚到地狱里去吧，女巫，”另一个人喊道。“按道理我们该把你赶出门去。”

这时，稳重的埃伯哈特大叔向食客们喊道：“笨虫，你们看不出那是辛特拉姆吗？”

朱利叶斯答道：“我们当然看得出，我们早就知道了，可是那又怎样？难道他的话就不作数了。谁不知道辛特拉姆是给魔鬼当差的，他们两个人一条心肠。”

于是大家打趣说：“去吧，埃伯哈脱，去帮帮她，你不怕下地狱，你可以去。”

古斯泰·貝林仍旧站着，一言不发，一劲不动。

单身汉客房里有威胁，有低语，有争吵，可是从这里她得不到一点帮助。

她只得再退回门旁，把两只拳头盖在眼睛上。

“你不認我，但願別人也不認你，”她伤心已極，喊道，“讓大路成為你的家，草堆成為你的床！”

她一只手扶着門上的鎖环，一只手指向天空。

“你們这些袖手旁觀看着我倒下來的人，須知道，你們自己的末日也不遠了！你們將要流散到四方，你們的家園將會荒蕪。沒有我的支持，你們誰還站得住？迈尔柯亚·辛克萊，你有一双狠毒的手，你老婆也嘗過它的味道，你小心點兒吧！勃洛布的牧師，你的懲罰也快來了！烏加拉太太，當心你的家，貧窮就要找上門來了！至于你們这儿位少女——伊利莎白·杜納，瑪麗安娜·辛克萊，安娜·斯塔恩霍克——不要以為只有我才会被人从家里撵出去。食客們，注意吧，大地上就要掀起風暴，將你們席卷而去；你們的日子將盡，已經屈指可數了。我並不為自己悲嘆，却是為你們，風暴將要从你們頭上掃過，我既然倒了，誰還站得住？想起那些可憐的人們，我的心就難過得要流血，我走了，誰給他們工作呢？”

她把大門拉开；這時，克里斯蒂安船長抬起頭來說道：

“瑪格麗特·賽爾辛，你還要我在你腳下跪多久？你難道不肯寬恕我，讓我好站起來為你戰鬥？”

少校夫人內心展開了激烈的搏鬥，她知道，如果寬恕了他，他就會站起來去向她丈夫挑戰，一個忠貞不渝地愛慕了她四十年的人就會變成殺人的凶手。

“一定要我來寬恕嗎？”她說，“克里斯蒂安·保格，難道我的不幸不是你一手造成的？去，去和客人們一同歡慶你的功績吧。”

她走了，走得這樣平靜，留下的是恐懼和沮喪，她失敗了，可是這失敗却無傷于她的高貴。

她没有屈辱自己；年老时回想青年时代的恋情，引起的不是懦弱的伤悼而是骄傲；她抛弃了一切，但并不为此悲叹哭泣，面对着一只口袋、一根拐杖的乞讨生涯，她也并不畏避。她只是怜惜吕汝湖畔那些可怜的农民和莫名其妙、无牵无虑的逍遥的食客们，——是她收容和照顾着他们。

所有的人都背弃了她，她却有勇气拒绝最后一个朋友，为了不让他变成杀人的凶手。她真是一个意志坚强，敢作敢为的女人；像她这样的女人并不是常常能遇到的。

第二天，少校便从埃克布庄迁居到和这个大庄子相邻的斯茹庄。

阿尔特林基尔在将七处产业遗赠给少校时，在遗嘱中明确地规定不得将任何一处出售或馈赠他人，少校死后，少校的夫人和她的子嗣则成为全部财产的继承人。他既然无法把这笔可憎恶的遗产挥霍一空，便把它全权交付给食客们，他觉得这样处置会给埃克布庄和其他七处产业带来最大的损害。

这时，四邻的人们谁也不再怀疑辛特拉姆是给魔鬼当差的，既然他所答应的事都已丝毫不爽地实现，食客们也就相信他们和魔鬼订的契约必需严格实行，在这一年中，他绝对不能做一件入情入理、有用或者不够丈夫气概的事；他们也深信少校夫人是个意在毁灭他们的蛇蝎心肠的女巫。

只有老哲学家埃伯哈脱认为他们这种想法荒谬不经。可是有谁理会他？埃伯哈脱大叔是个大哲学家，说什么他也不相信有魔鬼，即使让他自己躺在地狱的炼火之中，所有的魔鬼站在他面前向他狞笑，他也会一口咬定没有魔鬼——因为不可能有。

古斯泰·贝林怎么想，他没有对任何人说。不过可以断定，他绝不会感激少校夫人收容他在埃克布庄当一名食客；爱芭·

杜納的自杀在他良心上造成的罪疚使他覺得还不如死了的好。

他沒有舉起手向少校夫人報復，可是他也沒有——也不可能——援助她。食客們掌握了大權，隨意支配一切，聖誕節已經來到，正是飲宴作樂的好時光，大家興高采烈，即使悲痛壓在古斯泰·貝林的心頭，他也沒有擺在臉上，或者在言談之間流露出來。

第四章 詩人古斯泰·貝林

聖誕節到了，鮑格庄要舉行一次盛大的舞會。

在約摸六十年前的那時，鮑格庄的主人杜納伯爵是一位新婚不久的青年，伯爵夫人又年輕又美麗。那天，這古老的宅子將要大大熱鬧一番。

埃克布庄上那一年住著的客人們都得到了請帖，可是只有大家稱他詩人的古斯泰·貝林願意前去。

鮑格庄和埃克布庄都在呂汶湖畔，鮑格庄屬斯瓦茲茹教區，埃克布庄屬勃洛教區，兩個庄院隔湖相望；可是遇到湖面不能通行的季節，從這一個庄到那一個庄卻要走十一、二哩路。

老人們讓古斯泰·貝林這個乞丐穿戴得像个王子似的去過書，仿佛在他身上關係着一個王國的榮譽。

他穿着一件釘有銅鈕扣的新上衣，裝飾着整齊的綳領，腳上是一雙雪亮的淺口皮鞋。外面套一件上等海狸皮大氅，鬆曲的黃頭髮上壓着一頂貂皮帽。他們給他在雪橇里鋪了一張鑲着銀腳爪的熊皮，還把馬棚里最名貴的一匹黑馬唐·璜牽了出來。

容貌俊秀，機智過人的古斯泰經過這一番富麗豪華的打扮，

更显得使人目眩神迷。他拉过系着纓絡的繮繩，向他的大白狗丹克里特打了一个唿哨，便欢天喜地的出發了。

这天是星期日，他在午前很早的时候动身，驶过勃洛敦区的教堂时，听到了風琴的声音。他順着森林中僻靜的道路向鮑格庄前进，打算在那里停留吃午飯。

鮑格庄的主人烏加拉上尉并不富有，飢餓是这所茅屋的常客；可是主人对他依然笑語相迎，他跟旁的客人一样，常常受到歌声和紙牌的款待，临走时也跟他們一样恋恋不舍。

总管鮑格庄一切的烏丽加·狄尔納大娘站在台阶上欢迎古斯泰·貝林，还向他行了个屈膝礼，她那垂在布满皺紋的黃脸上面的一圈鬍假髮兒也高兴得直跳舞。她領古斯泰走进飯厅，随即开始向他講述这家人家的情形，以及他們衰敗了的家运。

她說，鮑格庄的日子真拮据，穷困已經逼到門口。要不是費迪南跟几位小姐乘着狄薩拖的雪橇到孟克勒得去向人借来一些燐菜的話，午飯时他們就只好光吃牛肉羹了。

上尉呢，又到树林里去了，多半会带回一头老野兔来；用那么多牛油去燒它可真不上算。他还算是給家里打的野味哩！話又說回来，野兔子倒也罢了，就怕他弄一头倒楣的狐狸来；上帝制造的生物中数它最糟，死的活的都沒用。

上尉夫人呢，对呀，还没起床哩。她躺在床上看小說，这是她的老規矩。像她这种天使般的人才，生来就不是做工的。

不，工作，那是像烏丽加·狄尔納大娘那样又老又丑的人的事，讓他們日夜操劳来維持这个搖搖欲墜的家业吧。唉！有时候真不容易呀！說实話，整整一冬，家里除了腌熊肉外什么别的肉都沒有。她并不指望拿大工錢——她从来没有見到过什么大工錢——不过，等到她不能再以工作来换取食物的时候，他們倒

也不至于把她赶到大路上去；这家人家还算把女用人当人看待，不久以后，只要他们买得起一口棺材，也会给烏丽加大娘安排一个过得去的葬礼。

“可是誰知道将来会怎样呢？”她说着揉了揉她那总像是噙着泪水的眼睛。“我們欠了狠心的辛特拉姆一笔债，他随时可以把我們的一切都拿去。固然，費迪南已經跟有钱的安娜·斯塔恩霍克訂了婚約；可是，她却有点兒……有点兒厭倦費迪南了。我們會落个什么下場呢？我們的三头牛、九匹馬，我們那些长不出东西的旱地，我們那几位只知道天天参加跳舞会的娇小姐，还有我們那位毫无男子气概的費迪南都会怎么样呢？天可怜見这家人家，什么事都摆場面，就是沒有一个人会工作，将来会落到怎么个下場呢？”

說到这儿，开飯的时候到了，一家人都会聚在一起。家里的小主人，好心的費迪南跟那几位活泼的女兒也借到蔬菜回来了。上尉在冰窟窿里洗过澡，又在树林里蹓了一个灣回来，显得神采勃發。他推开窗子放进更多的空气，同时用一只有力的手握住古斯泰的手。上尉夫人穿着綢袍子，伸出那只被宽花边复盖着的白皙的手給古斯泰吻。

大家兴高采烈地招呼古斯泰，說着各式各样的俏皮話，他們喜气洋洋地問他：

“埃克布庄的人都好嗎？你們那天国里的情形怎样？”

“牛奶蜂蜜遍地流，”他答道，“我們掏空了矿山中的鉄砂，在地窖里贮存了美酒，土地里生长的黄金，我們用来給生活中的痛苦鍍金，树林中出产的木材，我們砍下来做滾木球的槽和避暑的小木屋。”

听了他的答話，上尉夫人长嘆一声，微微一笑，輕輕吐出了

两个字：

“詩人！”

“我曾經为了許多罪过而負疚，”古斯泰答道，“可是还不曾写过一行詩哩。”

“沒写过一行詩，你也还是个詩人，古斯泰，你必须接受这个称号，你生命中的詩篇比所有詩人写下的詩篇还要多。”

于是她用慈母般溫柔的語調談起他的荒废了的生命，她說：“我还能活着看見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吧。”

听到一位溫柔的夫人、一位忠实的朋友、一位有着豪情胜概的多情心腸的女子这样勉励他，他心头浮起了一絲甜意。

他們一面吃着牛肉羹、苳菜和煎苹果餅，喝着聖誕节的啤酒，一面有說有笑，古斯泰說起少校和少校夫人以及勃洛布的牧师的事，引得他們一时笑一时哭；正在他們快吃完的当兒，忽然听見門外雪橇鈴兒丁丁当当，紧接着，那狠毒的辛特拉姆走了进来。

从他那光秃秃的脑袋到他那双又大又平的脚步，渾身上下，无一处不露出躊躇滿志的模样；他甩着两条长胳膊，一脸怪相。一看就知道他带来了坏消息。

果然，他問道：“你們可曾听说？斯瓦茲茹教区的教堂里今天公布了安娜·斯塔恩霍克和富有的达尔貝格即将結婚的預告。^①她自然已經把跟費迪南訂婚的事丢在脑后了。”

他們又是驚訝又是伤心，他的話一个字也沒听进去。

他們仿佛看見，为了償付这位狠心的債主，这个家已經被掠奪一空；心爱的馬匹賣掉了，上尉夫人帶來的那套旧家具也變賣

① 基督教風俗，婚礼举行前三星期，在教堂公布結婚的預告，以防有人提出異議。

了。再不会有那种一个宴会接着一个宴会，一个舞会接着一个舞会的欢乐生活了。墙上又会挂上腌熊肉；家里的年轻人都要到外面世界上去为陌生人作工。

上尉夫人搂着她的儿子，让他享受着一种永不熄灭的情意的抚慰。

可是——在他们中间有那不肯屈服的古斯泰·贝林，他坐在那儿，脑子里盘算着各种各样的计划。

他喊道：“听着，现在还不到伤心的时候哩。这一切都是斯瓦兹茹教区牧师的妻子安排下的；安娜这一向就住在教区牧师家里，所以牧师的妻子能摆布她，劝诱她抛弃费迪南嫁给达尔贝格那老家伙。可是他们的婚礼现在还没有举行，将来也永远不会举行。我正要到鲍格庄去，会在那儿见到安娜；我要跟她好好谈一谈；让她离开牧师的家，离开她的未婚夫。我今天夜里就把她带到这儿来，到那时候，达尔贝格那个老家伙就别想在她身上得到什么好处了。”

事情就这样安排定了。古斯泰独自动身到鲍格庄去；几位爱热闹的小姐没跟他同去，只是热情地祝他圆满归来。老达尔贝格的好事眼看就要不成，辛特拉姆开心极了，决意留在博加庄上等候古斯泰带着那不忠实的女郎回来；他一时冲劲，竟把烏丽加大娘送给他的绿格子呢上衣披在古斯泰身上。

上尉夫人走到门前台阶上，手里拿着三本红皮面子的小书。

她对已经坐上雪橇的古斯泰·贝林说：“拿去吧，如果你失败了，就把这几本书留下，这是斯台尔夫人^①写的‘柯林’，我不愿意它们让人拿去拍卖。”

^① 斯台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 1766—1817), 法国作家。

“我一定会成功的。”

“啊，古斯泰，古斯泰，”她摸着他的沒有戴帽子的头說，“你是最坚强的人，也是最軟弱的。你能保持多少时候不忘記我們这几个可怜人的幸福全在你手里呢？”

那匹黑馬唐·璜重又拖着古斯泰·貝林飞奔上路，后面紧跟着白狗丹克里特；古斯泰感到像一个少年气盛的征服者，心里充满了冒险的喜悦。

路过斯瓦茲茹教区牧师的住宅时，他拐进去請求讓安娜·斯塔恩霍克乘他的雪橇到舞会去；这个請求被允許了。

誰不願意乘黑馬唐·璜拉的雪橇？現在坐在雪橇里的是个美丽而有主見的女孩子。

两个年輕人开头都一声不响，后来还是她鼓起勇气开始和他交談。

“你听說牧师今天在教堂宣讀了什么事嗎？”

“他說你是呂汝湖和克拉河之間最美丽的姑娘，是嗎？”

“你真傻，这是誰都知道的。我是說他宣讀了我跟老达尔貝格的結婚預告。”

“早知是这样，我决不允許你坐进我的雪橇，我自己也决不会坐在这里。我絕對不会願意替你赶車。”

驕傲的女財主回答道：

“古斯泰·貝林，沒有你我一样到得了那里。”

“安娜，可惜的是，”古斯泰沉思地說，“你爹媽都去世了。你是自己的主人，沒有人来管束你。”

“更可惜的是这些話你沒有早說，不然我就会去乘旁人的雪橇了。”

“牧师的妻子跟我一样想法，都觉得应当有人代替你爹的位

置，不然她也不会出主意把你跟这样一头老牲口套在一起。”

“这并不是她的主意。”

“噯唷，上帝救救我！——难道这个好人是你自己选中的？”

“他娶我可不是为我的钱。”

“哦不，这班老家伙追求的只是蓝眼珠和红面颊，他们做这类事的时候真是最可人意的了。”

“古斯泰，你怎么不害臊？”

“记住，以后你可再也不准跟年轻人一块儿玩了；不准跳舞，不准玩纸牌，你应当安守本分坐在沙发角落里——也许你打算陪老家伙玩克立貝其^①吧？”

这以后，直到他们驶上鲍格庄前的陡坡，谁也没有讲话。

“谢谢你送我！短时期里我不会再要你送我了，古斯泰·貝林。”

“谢谢你的诺言。我知道有人会因为今天送你去参加舞会而感到遗憾。”

骄傲的美人走进举行舞会的房间，望望聚集在那里的客人，心里很不自在。

她一眼看见，在那颇长的、长着金头发的古斯泰·貝林身旁，站着又矮又小、秃脑袋的达尔貝格。她恨不能把他们两人一齐赶出这间屋子。

她的未婚夫走上前来想邀她跳舞，她不等他开口，就用惊讶的声调回答他：

“你想跳舞吗？可从来没见过你跳过舞呀！”

姑娘们都围拢来祝她幸福。

① 克立貝其(Cribbage)，一种牌戏。

“别自找麻烦了，姑娘們。你們就不会相信有人能爱上老达尔貝格吧。只是他有錢，我也有錢，两个人能配成一双。”

老太們也走近來，捏着她的白皙的手，說什麼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安娜回答道：“去恭喜牧师的妻子吧，她为这事比我自己还高兴哩。”

那愉快的騎士古斯泰·貝林站在一旁，他的輕松的笑声和幽默的談吐仿佛是在灰黯的命运之网上洒满了一片金沙，受到大家衷心的欢迎。今天晚上的他完全不像安娜以前见过的他，他不再是一个被放逐的无家可归的丑角，倒像是一个金枝玉叶的皇帝。

为了促使她思索她把自己的美貌和财产交托给一个老家伙这种行为有多么不恰当，他联合了其余的青年人一同对付她，故意不去邀她跳舞，讓她空坐了十支舞曲。

安娜气得几乎要冒火。

奏起第十一支舞曲时，才有一个人来邀请她同舞，可是这是全场最穷最微不足道的人，谁也不愿意同他跳舞。

“没有面包，只好把面包屑拿来了。”她說。

后来玩游戏，輪到安娜受罰时，姑娘們把浅黄色的脑袋凑到一塊兒商量了一陣，要罰安娜吻一吻她最亲爱的人；大家笑嘻嘻地等待看这骄傲的美女怎样和老达尔貝格接吻。

安娜带着怒容顛巍巍地站起来，說：

“罰我打一下我所最不喜欢的人不也一样嗎？”

話还刚刚說完，古斯泰面頰上已經热熱地挨了她有力的一下。他滿面緋紅，但是控制着自己沒有發作，只是抓住她的手，捏住了一秒鐘，压低声音說：

“半小时以后在楼下紅色起坐間里等我。”

在他那双蔚藍色的眼睛逼視下，她仿佛受到一陣有魔法的波浪包围，她觉得只能服从他。

她用驕傲而憤怒的言語迎接他。

“我跟誰結婚与你有什么关系？”

他現在还不能平心靜气地跟她談話，而且他觉得現在最好不提費迪南。

“我觉得讓你空坐十支舞曲并不能算过分严厉的处罚；难道你背弃了自己的誓言还想不受处罚？如果由一个比我高尚的人来判決你，可能更加严厉呢。”

“我什么时候得罪了你和他們其余的人，你們为什么不讓我安靜。你們这样与我为难，无非是眼紅我的财产。我乾脆把它們全扔到呂汶湖里去，誰願意要自己去拚好了。”

她气得哽哽咽咽，用两手捂住眼睛。

这一来打动了古斯泰的詩人的心，他为自己的卤莽羞愧，改用婉和的声調說：

“哦，孩子，孩子，寬恕我吧！寬恕可怜的古斯泰·貝林吧！你知道，沒有人理会我这个无足輕重的人說的話做的事。沒有人因为我的憤怒而哭泣，正像沒有人因为被蚊子咬了而哭泣。可是我却疯狂到妄想阻止我們最美丽最富有的姑娘嫁給一个老人。現在我只是伤了你的心。”

他在她身旁的沙發上坐下，輕輕地把胳膊去圍抱她的腰肢，溫柔地撫慰她，扶着她，拉她起来。

她并不躲避，反而更加靠攏他，伸出胳膊摟着他的頸項，把美丽的头顱倚在他肩膀上呜咽起来。

呵，詩人，你是最堅強，也是最軟弱的人，你的頸項難道是白晳的胳膊憩息的地方嗎？

“如果我早知道，”她喃喃地說，“我絕不會答應那老头兒。今夜我一直注意着你，誰也比不上你。”

古斯泰從蒼白的嘴唇里擠出一個字：“費迪南……”

她用一個吻打斷了他。

“他算不了什麼，除了你，誰也無所謂。我將永遠忠實於你。”

“可我是古斯泰·貝林，”他快快地說，“你不能嫁給我。”

“你是我心愛的人，是最高貴的人。你不必做什麼偉大的事，不必是什麼偉大的人，你生來就是皇帝。”

愛情使她顯得更加美麗，更加溫柔，詩人的血液沸騰了，他把安娜抱在懷中。

“如果你願意把自己交給我，就不能再在牧師家住下去。我今夜送你到埃克布莊去；在那里，我會保護你，直到我們舉行婚禮以後。”

那是一次不顧一切的夜游。他們浸沉在愛情中，任憑唐·璜信步馳騁。滑板的声音像是那些被他們欺騙的人在哀訴；他們毫不理會；古斯泰低頭向倚在他懷里的安娜低語道：

“哪里有比偷來的歡樂更甜蜜的幸福？”

只要他們相愛，教堂里的婚禮預告算得了什麼？更不必去理會人們的憤怒。古斯泰相信的是命運，命運主宰了他們，誰也抗拒不了命運。

即使天上的繁星是為了安娜和老達爾貝格的婚禮而點燃的蠟燭，即使唐·璜脖子上的鈴兒是教堂里召喚人們去出席婚禮的鐘聲，安娜也依然會跟着古斯泰·貝林逃走。這就是命運的

力量。

他們駛過了牧師住宅，又駛過了孟克勒特，現在他們高飽格庄僅只三哩，离埃克布庄也不過六哩路。大路切着樹林的邊緣，右面，是陰森森的山崗，左面，是狹長的白茫茫的山谷。

突然，丹克里特飛也似的追了上來，它奔跑得如此迅疾，四條腿仿佛平貼在地面上。它一面像驚破了膽似的嗥叫着，一面跳進雪橇籐在安娜腳下。

唐·瑣頓了一頓，接着也飛奔起來。

古斯泰·貝林喊道：“狼！”

一條長長的灰色的籐在矮樹叢前移動，看上去至少有十二只。

安娜並不畏懼。命運給這一天安排下多少奇遇，決不會讓這一個夜晚虛度過去。飛馳在皎潔的雪地上，向人們、向野獸挑戰——這就是生活。

古斯泰咒罵了一聲，俯身向前，重重地在唐·瑣背上抽了一鞭。

“你害怕了嗎？”他問道，“它們想在大路轉彎的地方截住我們。”

唐·瑣像是跟那群森林中的野獸競賽似地奔馳着，這時候，丹克里特也發出表示憤怒和恐懼的尖鳴。他們幾乎和狼群同時到達大路轉彎的地方，古斯泰揮起皮鞭把跑在最前面的一頭狼打了回去。

“噯，唐·瑣，我的孩子，如果沒有我們的拖累，要擺脫這十二頭狼在你是何其容易。”

他們把那件絨上衣系在雪橇後面，最初狼群吃了一驚，退后了几步。可是它們很快就不再害怕，重新追趕上來，其中有一只

大张着嘴，拖着一条长舌头，呼哧呼哧地一直追到了雪橇后边。古斯泰只好拿起斯达尔夫人的“柯林”，朝它嘴里一抛。

乘狼群把这件战利品撕成粉碎的片刻之间，他们稍微喘了一口气，可是很快地，狼群又赶上来扯住了那件绿上衣，他们可以感觉到狼群的拖力，也可以听到它们的喘息。他们知道在到达博加庄以前不会经过有人居住的地方，可是古斯泰觉得让他去和那些受他欺压的人见面，却比死亡还要可怕。可是他也知道马总有疲倦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又将会怎样呢？

森林边上的博加庄院已经在望，窗户里透露出烛光，这些蜡烛是为谁点燃的，古斯泰很清楚。

来到了有人迹的地方，狼群不敢再靠近，于是，古斯泰绕过了博加庄，没有停息。可是，当他来到大路重新进入森林的地方，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堆灰色的东西——原来狼群在等待着他。

“不能再往前了，我们回牧师家去吧，就说是乘着满天星斗出去兜风来着。”

他们掉转马头，霎时间，雪橇前后已经围满了狼。灰幢幢的影子在他们旁边掠过，血盆似的口里閃爍着利牙的白光，绿眼珠在暗夜中炯炯发亮。狼群发出饥饿的、渴望人血的呼号，迫不及待地想扑上来用尖利的牙锋撕裂那鲜嫩的人肉。有几头狼已经向唐·璜扑上来，吊在鞍毯上。安娜坐在雪橇上面，忖度着人们是否会在爪印纷沓血痕斑斑的雪地上寻到他们的断肢残臂。

“我们能不能从死里逃生，就看这一下，”她说着俯身揪住丹克里特的鬃子。

“别——这没有用，狼群今夜出猎的目标并不是这一条狗。”

这时，古斯泰已经把雪橇赶进博加庄的院落。狼群一直追逐他们到台阶旁边，古斯泰挥响皮鞭才把它们驱开。

古斯泰一面停住雪橇一面說：“安娜，上帝不同意我和你……，你要鎮定一些，如果你真是我心目中的那種女人，那你就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屋里的人們听到了雪橇鈴声，都拥到門外来。

“他来了，她也来了！伟大的古斯泰·貝林！”他們异口同声喊着，一个个抢上去拥抱新来的客人。

夜已深，旅客們經歷了一次險惡万状的行程，惊魂稍定，需要休息。大家不再多問。最要紧的是安娜已經回来了。

一切都很順利。仅仅损失了那本“柯林”和烏丽加大娘心爱的礼物，那件綠格子呢上衣。

一屋子人都已睡靜。古斯泰爬起来，穿上衣裳，偷偷走到外面。他悄悄地从馬厩里牵出唐·璜，套上雪橇，正要动身。这时，安娜·斯塔恩霍克出現在門口。

她說：“我听見了你的脚步声，所以也起来了。現在我們一塊兒走吧。”

古斯泰上前握住她的手。

“你还不明白嘛？这是不可能的，上帝不允許这事。你仔細听我跟你說。今天吃午飯时，我在这兒看到了你的失信帶給他們的痛苦，因此，我才到鮑格庄去，想把你带回来交給費迪南。誰知道我这个一向不成器的人，这一次又背弃了他，私自帶着你跑了，唉，我这一輩子是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这所宅子里有位老太太相信我还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我却背弃了她；这所宅子里还有一位可怜的老妇人情願忍飢挨冻，只求能在朋友家里度过她的余生，我却忍心讓那狠毒的辛特拉姆把她弄回家去。你是如此美丽，犯罪是如此甜蜜，古斯泰·貝林又是如此經不起引誘，

天啊，为什么我的遭遇这样悲惨？我明明知道这所宅子里的人多么热爱他们的家园，刚才我却忍心看着它被人搶劫。爱情使你显得如此甜蜜，教我忘記了一切。可是，安娜，現在我看到了他們的欢乐，我再也不能带你走，不能。你或許能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可是我不能留住你。噢，我心爱的，它在冥冥之中播弄我們的情欲，我們不能不在它執法如山的手掌下低头。答应我，从今以后你願意肩負起落在你身上的重任。他們这些人都要依靠你，你說，我你願意和他們在一起，做他們的依仗、他們的助手。假使你真心爱我，願意減輕我深重的悲哀，就答应我！我心爱的，你的心有这样大的力量征服自己嗎？你能微笑着这样做嗎？”

在近乎忘情的喜悅中，她接受了这种牺牲。

“我将遵照你的願望——在微笑中奉獻自己。”

“而且不恨我的朋友們？”

她苦笑一下說：

“我永远爱你，也永远爱他們。”

“我現在才真正了解你，要离开你是多么难啊！”

“永別了，古斯泰，去吧，上帝保佑你！我的爱情不会引誘你犯罪。”

她轉身走进門去。他跟上一歩。

“你会很快就忘記我嗎？”

“去吧，古斯泰！我們都是凡人。”

他一側身倒在雪橇里，这一次，却是她回轉来。

“你想到那群狼沒有？”

“我正在想着它們，可是它們已經尽了它們的職責。今天晚上，它們不能再从我这兒获得什么了。”

他又一次向安娜伸出双臂，这时唐·璜却不肯再等，径自出發了。他没有去抓起繩繩，只是向后退一靠，目光凝望着安娜。然后，他就倚在座位上无可奈何地失声痛哭。

“幸福已經被我抓住，我却把她从我身旁驅走了；是我亲自赶走了她。为什么我不把她留住呢？”

啊，古斯泰·貝林，你是坚强的，可也是最軟弱的人。

第五章 卡丘却舞

战馬，战馬，拴在牧場上的老友，你可記得你的青春时代？

轉战沙場的日子，你可还能忆及？你縱蹄飞驰，宛如添了羽翼，鬃毛披揚，宛如火舌的跳蕩，血珠汗沫浸潤着你那烏黑的腰背。套上了黄金的鞍轡，你雷鳴似地在大地上欢跃奔騰，一往直前。啊，当年的你是那样雄姿英發！

暮色蒼茫，籠罩着食客們居住的房屋。大房間里靠牆立着客人們朱紅的箱篋，屋角里衣鈎上挂的是他們过节时才穿的衣裳；只有爐火一閃一閃地照亮了白的牆和遮住臥床的黃條紋布幔。客房不是豪華的寓所——不是苏丹王的后宮，沒有堆滿靠墊的長沙發，也沒有軟綿綿的枕头。

可是，在薄暮中，传出了列里亚克龙納的提琴声，他一遍又一遍地奏着一支卡丘却舞曲。^①

剪断他的琴弦！折断他的弓子！他为何偏要奏这支詛咒的舞曲？他为何偏挑奧內克勞少尉痛風病發作躺在床上的动弹不

① 一种西班牙舞蹈，流行在安达魯西亞一帶。

了的时候来奏这支舞曲呢？不，他若不肯停止。就把他的琴夺来摔到墙上。

我的乐师，卡丘却舞曲是給我們享受的嗎，客房里吱吱嘎嘎的地板，几面油污烟熏的窄墙，低得压到头顶的天花板，难道是跳卡丘却舞的地方？你这样奏琴，会有报应的。

我們这些食客配跳卡丘却舞嗎？屋外，風雪正在怒号。你是想指导纷飞的雪花合着节拍舞蹈？还是在为風雪的玲瓏的宠兒伴奏？

我的乐师，你有大理石地板的厅堂嗎？有月光嗎？有摩尔式的拱廊嗎？有吉卜賽人蹲在一旁吹風笛搖鈴鼓嗎？有沒有黑眼珠的少女，奔流顫动着热血的身躯？有沒有染着煤灰的小手願意丢开鍋罐拿起响板？有沒有人願意卷起长裙露出赤裸的双脚？如果这一切你都沒有，那就讓你的琴兒休息吧！

客人們一整天踏着几尺厚的积雪出去搜寻狗熊的洞窟，这时正在爐火旁烘烤他們的湿衣裳。你要他們穿着湿得發臭的家織布衣裳跳舞？要他們穿着厚鞋底鉄后跟的长統靴跳舞？要他們拉着狗熊当舞伴？

星光灿烂的夜空，烏油油的髮际簪着朵朵紅玫瑰，她們的意志多情而又大胆，她們的举止粗獷而又文雅；从地上升起的，从天上降落的，在空中浮动的，一切无不充滿甜情蜜意。乐师，这一切你都有嗎？如果没有，你为何要勾引起我們对这些东西的怀恋？

最残酷的人呀，是想召唤被拴住的战馬去参加征战嗎？卢得格·封·奥内克劳躺在床上，成了痛風病的囚徒。乐师，別勾起甜蜜的記憶来折磨他了。他也会戴过闊边帽和鮮艳的髮网，他也会穿过絲絨外套，佩过腰刀。乐师，別再折磨衰老的奥内克劳吧！

可是列里亚克龙納仍旧在奏卡丘却舞曲，反复奏着那首卡丘却舞曲。奥內克劳心头的憂伤有如那爱人目送燕子飞向情人所在的远方，又如那被人追逐的牡鹿路过甘泉。

列里亚克龙納把提琴从下巴底下移开。

“少尉，你还記得罗薩丽·封·貝格尔嗎？”

奥內克劳恶声罵了一句。

“她像烛光一样輕盈，跳舞时像提琴弓子上鑲的鑽石一样使人目眩。你該还记得我們在卡爾斯塔德剧院里看見她，那时候我們都还年輕，你記得吧？”

是的，少尉記起了，她是个小巧和热情奔放的姑娘，像一脉閃动的火花。她会跳卡丘却舞，卡爾斯塔德所有的青年人都跟她学会了捏响板跳卡丘却舞。在省长举行的跳舞会上，少尉跟封·貝格尔小姐还化装西班牙人，跳了一支双人舞。

他跳得像在一个在无果树木兰树下舞蹈的西班牙人——一个真正的西班牙人。

整个伐姆兰沒有人跳起卡丘却舞来比得上他。只有他跳起卡丘却舞来才真使人难以忘怀。

可惜，他后来得了痛風病，腿僵了，关节上长了一个个肿瘤。唉，伐姆兰便失去了它最好的舞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舞伴啊，頗长，漂亮，有礼貌。姑娘們称他“漂亮的奥內克劳”，为了跟他跳舞，互相争得面紅耳赤。

列里亚克龙納又奏起卡丘却舞曲来，还是那首卡丘却舞曲，把奥內克劳帶回到逝去的岁月里。

他恍惚觉得自己和罗薩丽·封·貝格尔在化装間里，面对面站着，沒有旁人。他們两都化装成西班牙人，她讓他吻她，可是要他留点兒神，怕他那染黑的鬚子。他又恍惚觉得他們俩在

跳舞，就像在无花果树木兰树下一样。他追，她躲；他向她表白心曲，她装出高傲的神气；他伤心了，她又来安慰；終了时，他双膝一跪，伸直两臂，讓她倒在怀里；这时整个大厅里發出了一声滿足的嘆息。

他真像一个十足的西班牙人。

就在音乐終止的一瞬間，他一弯腰，一伸胳膊，脚朝前一滑，姿勢如此的优美，簡直像尊大理石像。

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他的腿已經举过床沿；他試着站直，哈了哈腰，抬起手臂，弹着手指，想要像許久以前当他穿着紧得不得不把袜底剪去的皮鞋时那样从地板上滑过去。

“好啊，奥內克勞！好啊，列里亚克龙納，琴声使他复活了！”

可是，他一只脚一軟，站立不穩，他将另一只脚蹬了几下，支持不住，只得一側身倒在床上。

漂亮的少年，你已經老了。

小姐呢？大概也已經老了。

只有在格拉那达梧桐树下跳卡丘却舞的吉卜賽姑娘才永远年輕，像玫瑰花一样永远年輕，每年春季开放新的花朵。

是剪断琴弦的时刻了。

不，列里亚克龙納，繼續拉吧，还是拉那支卡丘却舞曲，不停地拉吧！

你教給了我們，尽管我們身体滯笨，关节僵硬，心情却始終如一，永远是西班牙人。

战馬，战馬！

你說吧，你爱的是那召喚你奔騰的軍号，尽管拴住你的铁环已經磨碎了你的骰骨。

第六章 埃克布庄的舞会

啊，旧时代的女性！

要形容你们就好比要形容那天上的王国；你们都是美人，永远那么明朗，那么年轻，永远像母亲投在孩子身上的目光那样充满爱意和温情。你们像幼小的松鼠一样轻巧地倚在丈夫颈子上。你们的声音从不曾因愤怒而发颤，眉心从不曾被愁容弄皱，白皙的手永远那么柔软细腻。你们是可爱的圣人，是家庭的神庙中受人膜拜的偶像。人们向你们焚香祝祷，爱情的奇迹在你们身上显现，诗歌在你们头顶上织成金光灿烂的光轮。

啊，旧时代的女性，这里讲的是你们中有一个把爱情献给了古斯泰·贝林的故事。

鲍格庄开过舞会两星期之后，埃克布庄也开了一次舞会。

那真是一次盛会！提到这次舞会，老年人也会喜笑颜开，回复了青春。

那时候，少校夫人背着口袋拄着拐杖在四处乞讨，少校自己住在斯茹庄，食客们是埃克布庄的主人。斯茹庄上正流行着天花，为了防止天花蔓延，少校不敢来参加跳舞会。

这十二个小时里——从午餐桌上打开第一瓶酒，直到午夜以后许久，小提琴奏出最后一个悲泣的音符，——包含着多少欢乐呀！

啊，这些无比神奇而瑰丽的时光，这美酒佳酿，这迷人的音乐，俏皮的表演，幽美的戏剧小品，都随着年光的流转，随着那些最热狂的舞蹈逝去了。哪还有那样光滑的地板，那样彬彬有

礼的騎上，那样可愛的女性？

啊，旧时代的女性，你們最知道怎样为跳舞会增添光彩。你們在每一个走近的人心中点燃起青春的生命力，激發了他們的热情和才智。用金錢买烛蜡来照亮你們的美色，买好酒来鼓舞你們的兴致，这都是有价值的浪費；为了你們，跳舞跳坏了鞋跟，拉琴拉痠了臂膀，都是值得的。

啊，旧时代的女性，你們手里捏着进天堂去的鑰匙呀。

埃克布庄各个大厅里挤滿了你們这可愛种族中最可愛的人。这里有年輕的杜納伯爵夫人，像其他二十岁的少女一样活泼，一样热衷于跳舞玩游戏；这里有从孟克勒得来的法官的两位美丽的小姐，还有博加庄的頑皮的姑娘們；这里还有安娜·斯塔恩霍克，自从那一夜被狼群追逐以后，更添了一种温婉的迷惘，使她比从前更美丽了一千倍；这里还有許多今天还有人記得，但是不久就会被人遺忘的姑娘；这里还有那美丽的瑪丽安娜·辛克萊。

她是出名美丽的姑娘，曾經游历了全国，到处受到贊美，在宮廷里轟动一时；她無論到哪兒，都有人为她傾倒——現在，她屈尊来到了食客們的舞会。

这时候正是韦姆兰的黄金时代，出現了許多足以自豪的人物。住在这片美丽土地上的幸福的孩子們有許多可以驕傲的，可是当他們說起各种值得夸耀的人和事时，从来不曾遺漏了瑪丽安娜·辛克萊。

韦姆兰到处流传着她在爱情上的战績。

人們談論着那些几乎落到她头上的冠冕，那成千上万拜倒在她裙下的人，还有那些曾經一度吸引了她的战士的宝剑和詩人的桂冠。

而且，容貌不是她唯一的財富，她博学而且俏皮。当时最聰

明的男子都願意和她交談。她不是詩人，可是許多在詩歌中獲得了生命的意念却是她種植在她的詩人朋友心靈中的。

在卡姆蘭，這熊的故鄉，她很少久住；她終年不斷地旅行。她父親，富有的邁爾柯亞·辛克萊，長年住在勃揚尼莊自己家里，却讓瑪麗安娜到大城市大莊院去拜會她高貴的朋友。他最樂意跟旁人談論瑪麗安娜在外如何揮霍，老夫婦倆幸福地在女兒的絢爛的生命照射之下生活着。

她活着，就為了享樂、受人崇拜。她生活在愛情的氛圍中——愛情是她白天的太陽，夜間的燈火，愛情是她每日的食糧。

她自己也經常落進情網，簡直可以說是太經常了，可是這種愛情的火沒有一次來得及熔煉出一條能終身束縛她的鎖鏈。

“我在等待那位無敵的人兒哩，”談到愛情時，她常這樣說，“他至今還沒有飛越那重重壁壘、道道深溝。來到這兒的人全都這樣馴服，既沒有野性不羈的眼瞋，也缺少一顆瘋狂的心。我在等待那能够使我變得不像自己的征服者，那時，我將會感到愛情的烈火在心头翻滾，因而在她面前戰慄；現在所遇到的愛慕只會引起我清醒的嘲笑。”

有她在場，談話更加熱烈，酒也更有生命。她那洋溢的熱情激勵着提琴的弓子；她的腳一觸及地板，馬上使得每一個跳舞的人都覺得更加輕盈，更加甜蜜，更加陶醉；她在戲劇小品中表現的才華，她給喜劇增添的特色，她那兩片可愛的嘴唇……

啊，別响，這不是她的過失，她並不是故意的。這一切都由於那陽台，那月光，那綉花的面紗和騎士的服裝，還有那歌聲。這一对年輕人其實是无辜的。

最初原是一片好心，誰知落到這樣悲慘的下場。這一場戲劇小品是那無所不會的朱利叶斯師傅特別為瑪麗安娜安排的，

为的是使她能大大地显露一下她的美色。

戏台设在埃克布庄的大客厅里；一百来个客人坐在那儿观看眼前的一个场面。漆黑的夜幕上孤另另地悬着一弯西班牙的昏黄的月牙儿。唐·璜悄悄地走上塞维尔的街道，在一个盖满常春藤的阳台下停住。他改扮成修道士的模样，可是袖管里面露着绣花袖口，大氅下面也可以看到那闪闪发光的剑锋。

他高声唱道：

我不愿吻美女的红唇，
也不愿高举黄金的酒杯，
让泡沫把嘴唇沾湿。
你双颊像玫瑰花瓣的娇嫩，
因了我一瞥，泛起一片圣洁光辉，
你羞涩的目光，把我的眼睛寻追，——
却不会使我心醉神痴。

啊，姑娘，不要走出你的迴廊，
不要显露你明艳的风采；
有你在一旁，使我胆战心惊！
单袍袈裟已披在我肩上
唯有圣母马利亚我才崇拜，
安慰要靠水痕装戴
我逃避尘世，在那里寻求安宁。

他的歌声刚停，瑪丽安娜就出现在阳台上，一身黑天鹅绒衣裳，罩着绣花的面纱。她俯身在栏杆上，缓缓地用调侃的口气唱道：

聖人呀，你为何逗留

在我窗下，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光？

难道是用祈祷安慰我的心灵？

忽然，又换成满腔热情的口吻：

啊，快逃，乘你还来得及逃走！

罩袍盖不住长剑的闪光，

尽管你口中把圣诗在唱，

脚踵上分明是踢马刺的声音。

听了这话，修道士立刻脱下伪装，古斯泰·貝林穿着金光夺目的骑士服装站在阳台下。他不顾美人儿的警告，攀着柱子，越过栏杆，翻上阳台，在美丽的玛丽安娜脚前跪下。这一切都是朱利叶斯师傅的安排。

她温柔地向他一笑，伸出手给他吻，一对年轻人凝神相视，消溶在爱情之中。就在这时，幕落下了。

古斯泰·貝林跪在她面前，脸上带着诗人的柔情和军人的勇武，深陷的眼睛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像是哀求，也像是抑制。他是既温柔而又刚强，像一盆烈火，却又有慑服你的力量。

幕一起一落，两人始终站在原来的地方。古斯泰的目光凝视着可爱的玛丽安娜，像是哀求，也像是在克制自己。

掌声停止了，幕静静地垂着，再没有人看见他们。

美丽的玛丽安娜弯下身去吻古斯泰·貝林；她不知道为什么——只觉得必须这样做。古斯泰伸手捧住她的头，紧紧地搂着她。玛丽安娜一次又一次地吻着古斯泰。

这都得埋怨那阳台，那月光，那面纱和骑士服装，还有那歌声和掌声。他们并不是有意的。玛丽安娜抛弃了多少顶几乎落在她头上的冠冕，拒绝了多少倾倒在她脚边的男子，并不是由于她爱古斯泰·貝林；而古斯泰也并未忘怀安娜·斯塔恩霍克。

不，不應該埋怨他們兩人，他們誰也不是有意的。

文雅的呂汶裘格——他的眼中帶着恐懼，嘴上挂着笑容——是那天管拉幕的。他的頭腦已經被太多的痛苦回憶攪亂，他很少關心世界上發生的事，也從來沒有學會妥當地應付這些事。現在他看見古斯泰和瑪麗安娜換了一種姿勢，只以為這也是表演的一部分，便又把幕拉了開來。

陽台上的兩個人絲毫沒有察覺，猛然間台下又響起了一片掌聲。

瑪麗安娜退後一步，想要逃下台去，可是古斯泰緊緊摟住她，悄悄地說：

“別動，他們以為這也是表演的一段呢。”

他感覺到她的身體在戰慄，也感覺到在他吻着的嘴唇上，火焰在逐漸熄滅。

“別怕，”他輕輕說，“美麗的嘴唇是有被吻的權利的。”

幕一起一落，他們不能移動；成百對眼睛一次又一次注視他們倆，成百雙手一次又一次為他們發出風暴般的掌聲。

愛情的幸福呈現在一對俊秀的年輕人身上，原是最美麗的景緻。人人都認為他們的接吻不過是舞台上的表演。沒有人猜疑到那西班牙美女的羞怯和騎士的局促。誰也沒想到这一幕并非小品劇中原有的。

終于，瑪麗安娜和古斯泰又單獨站在布景後面了。

瑪麗安娜擰開散在額上的頭髮。

她說：“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古斯泰撇了撇嘴，伸着兩手，說，“當然羅，瑪麗安娜小姐，多丟人哪，去吻古斯泰·貝林，多丟人哪！”

瑪麗安娜忍不住放聲大笑。

“誰不知道古斯泰·貝林的魔力是無法抵抗的，我的罪過并不比旁人深。”

于是，他們同意讓這件事含糊過去，免得別人犯疑。

“別人一定不會知道這件事嗎？古斯泰先生？”

“一定不會。食客老爺們能夠緘默。我向你擔保。”

瑪麗安娜垂下眼瞼，嘴唇上掠過一絲異樣的微笑。

“萬一有人知道了這件事，人們會怎樣想我呢？古斯泰先生？”

“他們什麼也不會想，他們知道這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意思。他們會相信我們是進入了角色，所以才順着戲的路子演下去。”

眼光看着地面，嘴上帶着同樣勉強的笑容，瑪麗安娜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你自己，你自己是怎樣想的？古斯泰先生？”

“我想你准是愛上了我。”他俏皮地回答。

“別這麼想，”她笑了一笑說，“果真這樣，我只好用短劍刺穿你，讓你知道自己錯了。”

古斯泰說：“雖然說女子的吻寶貴，難道要付出生命的代價才能得到瑪麗安娜·辛克萊的一吻？”

從瑪麗安娜眼睛中射出來的犀利的目光像是一支箭。

“我真恨不得你立刻死掉，古斯泰·貝林，死掉！死掉！”

這些話喚起了蘊藏在詩人血液中的往日的願望。

他嘆息道：“但願你這話不只是一句話——但願這些話是埋伏在黑暗中，嗖的一聲射出來的箭；但願它們是匕首，是毒藥，但願它們有力量摧毀我這千瘡百孔的軀體，解放我的靈魂！”

這時，她却很平靜，露着笑容。

“孩子氣！”她說着挽着他的胳膊回到宴客中去。

他們依然穿着表演的服裝；回到布景前面時，又一次受到賓客們的喝采，許多人上前祝賀他們，誰也沒有表示任何懷疑。

賓客們繼續跳舞，可是古斯泰卻從大厅里溜走了。

他的心被瑪麗安娜的目光刺痛，像是被一柄利劍所傷。她話里的意思，他完全能領會。

愛他是有辱身分的事，被他愛也是有辱身分的事，是更甚于死的一種耻辱。

他再也不想跳舞，再也不想看見這些美麗的女性。

這些美麗的眼睛，這些紅潤的面頰，都不是為他而容光煥發，這些輕盈的步伐，淺淺的笑聲都不是為他的；這一點，他十分明白。

是的，她們盡可跟他跳舞，跟他調情，可是誰也不會認真。

詩人走到吸烟室去找老年人作伴，在一張牌桌旁坐下。正巧，勃揚尼莊的有勢力的主人也坐在这張牌桌上玩“巴加拉”^①；輪到他做莊，面前堆了一大堆銀幣。

大家賭興正濃，古斯泰的到來更激起了大家的興致；有人掏出了綠色的鈔票，有勢力的邁爾柯亞·辛克萊面前的錢越來越多。

漸漸地，古斯泰面前也堆起了銀幣、鈔票，不多久，他就成了唯一能夠和勃揚尼莊的大地主交鋒的對手；又過了一忽兒，邁爾柯亞·辛克萊面前的一大堆錢，都搬到了古斯泰·貝林面前。

玩到末了，邁爾柯亞·辛克萊錢包里一個錢也沒有了，于是，這位地主哈哈笑着說：“古斯泰，我的孩子，咱們怎麼辦呢？我破產了，可是我不借人家的錢賭；我答應過我妻子。”

① 一種紙牌戲，俗稱十一點。

办法还是有的。他接着输掉了他的金表和海狸皮外套，又想把馬和雪橇拿来当賭注，正在这时候，辛特拉姆拦住了他。

“下个能贏錢的賭注，”他劝道，“下一个能使你轉運的賭注。”

“天晓得我还有什么东西可賭。”

“迈尔柯亚老兄，賭你心头最紅的血，把你女兒做賭注！”

“你決不敢冒这个險，”古斯泰笑着說，“我不会把这件战利品贏回家去的。”

迈尔柯亚也无法不笑。他絕不能容忍有人在牌桌上提到瑪丽安娜的名字；可是辛特拉姆的想法实在荒唐，使他要怒也怒不起来。把瑪丽安娜做賭注，对，他当然敢冒这个險。

“是这个意思，”他解釋說，“只要你得到了她的同意，古斯泰，我就把我对婚礼的祝福作为这一局牌的賭注。”

古斯泰投入了他贏到的全部的錢，这一局牌便开始了。贏家又是古斯泰；辛克萊离开了牌桌。牌运不济，再玩下去也无济于事，这一点他算看清楚了。

夜，悄悄地逝去，已經过了午夜。美女們鮮紅的脸庞逐渐变蒼白了，髮髻松散，花边也已揉皺。老太太們从沙發里站起身來說，已經在这里度过了十二个小时，該想着回去了。

狂欢舞会接近結束了，列里亚克龙納拿起提琴带头奏起最后一支波尔卡舞曲。馬匹已經站在門前；老太太們披上了大衣和头巾；老年人也围上了格子呢外套，扣好了套鞋。

可是年輕人还舍不得离开舞会，他們穿上了外套，又繼續跳起来，跳得像是疯狂了一般。只要一个青年停止跳舞，丢下他的舞伴，立刻就有人上前把她搶走。

憂心忡忡的古斯泰·貝林也卷入了这狂欢的漩渦。他想用跳舞排遣憂伤和屈辱；想使血管中生的欲望复苏；想跟旁人一样

愉快。他忘了一切地跳，直跳得墙壁在他脑海里打转，自己也不知在做什么。

他从人群中抓住的这个人是谁？她是这样的轻巧，这样的美丽，他感觉到有一股热情在他们两人身上交流。啊！她就是玛丽安娜！

古斯泰和玛丽安娜跳舞的时候，辛特拉姆坐在大门外雪橇上，在他身边站着迈尔柯亚·辛克莱。

这位大地主等待着他的女儿，满心不高兴，越等越是烦躁。天气十分寒冷，他把穿着厚雪靴的脚重重地在地上顿着，同时双手不住拍着胳膊。

“也许你不应当拿玛丽安娜做赌注输给古斯泰。”辛特拉姆说。

“什么意思？”

辛特拉姆先把缰绳理顺，把皮鞭高高举起，这才回答：

“接吻那场戏——并不是原来有的。”

不等这位力气大得惊人的地主抬起右臂，使出全付力量捶下去，辛特拉姆已经避开了。他响响地抽了一鞭子，头也不回，赶着马飞也似地奔驰；迈尔柯亚性情暴躁，打起人来落手很重，这是谁都知道的。

迈尔柯亚回到大厅去寻他的女儿，正好把古斯泰和玛丽安娜跳舞的情景，看在眼里。

跳着这最后一支波尔卡舞的人们简直像一群带醉意的疯子。

男男女女，有的脸色灰白，有的却满面红光，大厅里烟塵迷漫，烛台上一支支残烛发着幽幽的火光，在这阴森森的废墟中，古斯泰和玛丽安娜尽情地舞着；他们的外表如此完美，寻不出一

点瑕疵，充沛的活力，典雅的舞姿，显得如此高贵，沉浸在幸福之中。

迈尔柯亚·辛克莱观看了一会，便转身走开，让玛丽安娜仍旧跳她的舞；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踉踉跄跄走下了台阶；他的妻子已经在雪橇里等候，他便坐进雪橇，立刻动身回家。

玛丽安娜跳完舞，想找她的父母，可是哪儿也找不到他们。

她确定他们已经走了以后，并没有露出诧异的神色；只是静静地穿上外套，走到院子里。更衣室里别的女客还以为她是乘自己的雪橇来的。

她没有把自己的情形向任何人说，也不顾脚上还穿着缎鞋，便急急忙忙沿着大路走去。

她紧靠着路边走，所以黑暗中谁也没有认出是她。他们的雪橇驶过时，几乎把她挤到大路旁高高的雪堆里去，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位深夜的行路人会是美丽的玛丽安娜。

能够在大路中央走的时候，她就开始跑步；等到没有力气继续跑时，她就走一阵，再接着跑。象是有一种使人噁心的恐惧在折磨她，逼迫她。

勃扬尼庄离埃克布庄顶多不过两哩。玛丽安娜很快就到了家门口，可是所有的门全上了锁，所有的灯全熄灭了，她起初几乎以为自己走错了路，接着又猜想一定是父亲母亲还没有回来。

她走上前去，在大门上重重地敲了一次——两次；她抓住门环，用力摇了几下，回声在整个房屋里激荡，可是没有人来开门。她放开门环，冰冷的门环撕下了她的没有带手套的手掌上的皮肉。

迈尔柯亚先赶回家来，就是为了要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关在大门外面。

他喝了不少酒，已經醉了，憤怒更加使他瘋狂。他恨自己的女兒，因為她竟愛上了古斯泰·貝林。僕人們被他趕進廚房，他的妻子也已經被他關在房中。他狠狠地賭咒發誓，對他們大家說，誰敢放瑪麗安娜進來，他一定把他剝成肉漿。大家都知道他是說得到做得到的。

沒有人見過他像今天這樣暴怒；他也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痛苦過。假使女兒走到他面前來，他說不定會將她弄死。

他給了她金首飾和綢衣裳，又把學問和機智灌漑她。她曾經是他的驕傲，他的光榮。他為她而驕傲，就像她頭上戴着一頂皇冠似的。哦，她是他的女皇，他的女神，他的光榮，美麗而驕傲的瑪麗安娜！她要求的东西，他几時拒絕過？他難道不是常常覺得自己太平凡，不配當她的父親？啊，瑪麗安娜，瑪麗安娜！

她居然愛上了古斯泰·貝林，還吻了他，他難道不應當恨她？她居然自暴自棄，愛上了這樣一個人，他還不應當驅逐她，對她閉上大門？她住到埃克布庄去吧，到鄰人家去求庇蔭吧，去睡在雪堆里吧，這一切都已無所謂，她已經跌落在泥潭里了。可愛的瑪麗安娜，花朵已經萎謝，她的生命已經失去光彩。

他躺在床上，聽着她敲門的聲音。這和他有什麼關係？他已經睡着了。門外站着的是個甘願嫁給一個被革職的牧師的女子；他不能收容這樣一個女子。假如他當初不是這樣愛她，不是這樣為她驕傲，現在他也許會放她進來。

固然，他不能拒絕為他們兩人祝福，這是他賭輸了的，可是他決不能為她打開大門。啊，瑪麗安娜！

可愛的少女依然站在自己家門外面。前一分鐘，她束手無策，氣沖沖地搖着門環；后一分鐘，她却跪倒在地上，捏着血跡斑斑的拳頭，懇求饒恕她。

沒有人聽見她，沒有人回答她，沒有人來開門。

啊！這是多么可怕？我談起這些事不禁感到毛骨悚然。她從一個舞會歸來，曾經是那個舞會上的皇后；她曾經是那樣高傲，那樣闊綽而幸福；轉眼間被貶落到了無盡的痛苦之中。自己的家閉門不讓她進去，任憑她在寒風中飄零——不是嘲弄，不是鞭笞，也不是詛咒，而是硬着心腸，絲毫不念父女的情分，將她關在門外。

想一想那滿天星斗的寒夜，那籠罩着她的蒼穹；那浩渺的夜，荒涼遼闊的雪原和沉寂的森林。萬物皆已睡去，一切都落入了那沒有痛苦的安眠之鄉；在這沉睡了的白茫茫的一片中，只有一個有生命的點，而原來遍布在全世界的悲哀、痛苦和恐懼就全都輕輕地向着這唯一的一點聚攏來。上帝呀！在這安眠的冰天雪地中唯有我在受着煎熬！

她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什麼是冷酷無情：媽媽會舍不得從床上起來拯救她，親手撫養她長大的老僕人明明聽見了她的叫喊，却不願意為她移動一個手指。她有什麼罪過，該受這樣的懲罰？

她能在哪兒得到同情，如果不是在這扇門前？即使她是個殺人的囚犯，她也會來敲這扇門，她知道會得到他們的寬恕。即使她潦倒墮落，成了世界上最可憐的人，身上沒有一片完整的布，她也會毫不猶疑地來到這扇門前，也會得到溫暖的歡迎。這扇門通往她的家，門後面只能遇到愛。

爸爸對她的試煉還不夠嗎？他們為什麼還不開門？

她喊道：“爸爸，爸爸！讓我進來！我在哆嗦，我已經凍壞了。這外面多怕人呀！

“媽媽，媽媽！你為我盡了多少力，有多少個夜晚你守着我，

为什么现在你偏偏睡着了？媽媽，媽媽，今夜你醒一醒吧，以后我再不会使你痛苦了。”

她喊完以后，屏住气息，一声不响地等待回答。可是没有人听见她，没有人服从她，没有人回答她。

她絕望地扭着双手，眼眶中却没有眼泪。

这幢长长的暗洞洞的房子，四門紧閉，窗洞里沒有一絲亮光，在黑夜中，一动不动，显得异常可怖。沒有了家，她会变成什么样呢？她已經打上了不荣誉的烙印，活着一天，将是大地上的牵累，而把烧紅的铁浚在她肩头上的，就是她的父亲。

她再一次喊道：“爸爸，我会变成什么样呢？邻居們会把我設想得不知有多么坏。”

她失声痛哭，身軀已經冻僵。

天呀！不久以前还处在那样高貴地位的人，怎么会遇到这般悲慘的命运？人是多么容易跌进痛苦的深渊！我們能不对生命表示敬畏？誰能說自己航行在安全的船只里？在我們四周，灾祸就像白浪滔滔的海洋一般汹涌；看，飢餓的波浪舔着船舷，看，疯狂的波浪吞沒了船只。啊，極目了望，哪里有安全的港灣，哪里有堅实的土地，哪里有穩靜的船舶；唯有冥冥不可知的天幕下一片痛苦的海洋。

嘘，別响！大厅里传来了悄悄的脚步声，咳，終於来了。

瑪麗安娜問：“是你嗎，媽媽？”

“是我，我的孩子。”

“能放我进去嗎，現在？”

“你父亲不准讓你进来。”

“我穿着薄薄的鞋子，踩着积雪，从埃克布庄一口气跑回来；站在門外叫喊，敲門，已經一个鐘点，几乎要冻死了。你們为什么

丟下我，自己坐車回家來？”

“孩子，我的孩子，你為什麼要吻古斯泰·貝林呢？”

“可是爸爸也看得出這並不表示我喜歡他呀。那只是一時高興罷了，爸爸難道以為我會嫁給他嗎？”

“瑪麗安娜，到花匠房裏去，求他讓你在那兒過夜。你爸爸醉了，今天跟他說是說不明白的。他把我像個犯人似的鎖在房裏，我是乘他仿佛睡着的時候偷跑出來的。我要是放你進來，他一定會弄死我。”

“媽媽，媽媽，我有自己的家，為什麼要到陌生人家去求宿？你為什麼跟爸爸一樣硬心腸呢？你怎麼能讓我關在門外？你不讓我進來，我就躺在这雪堆裏。”

瑪麗安娜的母親摸着鎖打算開門，正在這時候，樓梯上傳來一陣沉重的脚步声，一個沙啞的嗓音向她吆喝着。

瑪麗安娜聽到：媽媽跑開了，沙啞的嗓音咒罵了一聲，接着——

瑪麗安娜聽見一種可怕的声音——那靜悄悄的屋子裏每一点声音她都聽得很清楚。

她聽到拳頭打在人身上的声音；像是打在面頰上，又像是用手杖打的；接着聽到有人輕輕哼了一聲，然後又是一拳。

他在揍媽媽！野蠻的、沒有人性的邁爾柯亞·辛克萊在揍妻子。

瑪麗安娜吓得變了臉色，撲倒在門邊，痛苦地抽搐着。她哭了，淚珠落在門檻上，結成了冰。

慈悲！怜悯！開門吧，讓我彎下腰去承受他的拳頭！天，他居然揍媽媽，就為了她不願意第二天早晨看到女兒凍斃在雪堆裏，就為了她想給自己的孩子安慰！

一夜之間，瑪麗安娜喪失了一切；她曾經以皇后自居，可是現在躺在这里，她不过是掙扎在鞭子下的一个奴隶罢了。

她咬咬牙冷靜地站起來，再一次用血淋淋的手掌敲打着大門，喊道：

“听我講——打我媽媽的人，听着。我要你为这件事掉眼泪，迈尔柯亚·辛克莱，我要你为这件事哭。”

于是，她走开去在雪堆中躺下。她脫掉了大衣，只穿着黑天鹅絨的長袍，讓人在皎潔的雪地上一眼就能看見她。她躺在那里，希望第二天一清早父親出來巡視時會在这里發現她。她唯一的希望就是他親自發現她。

呵，死神，我的蒼白的朋友，是真的嗎，我終究免不了要遇見你？這真是莫大的安慰。我是世界上最卑微的勞動者，你也會來解開我腳上破旧的革履，拿走我手中的鏟子和獨輪車，脫下我身上的工作服。你那強壯的雙臂將我輕輕安放在籐花邊的靈床上；給我蓋上縐亞麻布的被單。我的腳不再需要鞋子，我的手戴上了雪白的手套，再不会被工作沾污，你將我獻給了那甜美的憩息，我將要長眠千載。啊，我的救世主，我是世上最卑微的勞動者，我夢想到你將接受我進入你的王國的那一天，就感到一陣喜悅的震顫。

蒼白的朋友，你盡可以在我身上試驗你的力量，可是我要告訴你，和往日的那些女性搏斗却要難得多呀！她們纖弱的身体里蘊藏着強烈的生命力，冰雪也不能使她們的熱血冷卻。死神呀，你已經將瑪麗安娜安放在靈床上，自己守在她身旁，仿佛嫗姆坐在搖籃邊催孩子入睡。忠實的老嫗姆，你知道什么东西對孩子有益；當友伴們的喧鬧和嬉戲驚醒了你的孩子時，你多么不高興

呀，当食客老爷们把瑪丽安娜从灵床上抱起来，当一个男人把她搂在怀中，热泪从他眼眶里滴落在她面庞上，你是多么懊丧啊！

埃克布庄的宾客都已离去，灯火也已熄灭。只有食客们在客房里围着最后半盆五味酒站着。

然后，古斯泰·貝林当当地敲着酒盆发表了一篇演说，旧时代的女性，这篇演说是颂扬你们的。他说，要形容你们，就好比形容那天上的王国；你们都是美人，永远那么明朗，那么年轻，永远像母亲投在孩子身上的目光那样充满爱意和温情。你们像幼小的松鼠一样轻巧地倚在丈夫颈子上。你们的声音从不会因愤怒而发颤，眉心从不会被愁容弄皱，白皙的手永远那么柔软细腻。你们是可爱的圣人，是家庭的神庙中受人膜拜的偶像。男人匍伏在你们脚下，焚香祝祷；爱情的奇迹在你们身上显现，诗歌在你们头顶上织成金光灿烂的光轮。

醉醺醺的食客们听完他的话，血管里一蓬火直涌上来，疯了似的一骨碌全跳了起来——只有埃伯哈脱大叔和懶惰的克里斯多弗没有参加这场热闹。食客们来不及地拖出几乘雪橇，套上马，在寒夜中疾驰而去。他们是去礼赞那些无论怎样崇敬也不嫌过份的人，是去向每一位刚才用明眸和红颜照亮了埃克布的大厅的人奉献一首情歌。

食客们这场愉快的夜游并没有走很远；他们来到了勃揚尼庄，就在她家门的旁边，发现了躺在雪堆中的瑪丽安娜。

看见她的处境，他们气忿得浑身发抖，就像发现了一尊众人崇拜的塑像被人剥掉衣裳砸得稀烂丢在教堂外面一样。

古斯泰举起拳头向着那所暗洞洞的大厦舞了几下，喊道：“你们这些只会恨不会爱的孩子，你们就是那毁灭了上帝的極乐

之宮的冰雹！”

貝倫克虜齊舉起牛角燈籠讓燈光投射在慘白的面龐上。於是食客們看到了瑪麗安娜血跡模糊的双手，冻结在睫毛上的泪珠，他們像老婦人一樣哀号，因為她不只是一尊聖潔的神象，而且是一個美麗的女性，曾經把歡樂帶給了他們衰老的心情。

古斯泰·貝林扑下去跪在她身旁。

“躺在這兒的是我的新娘，”他說，“幾個鐘頭以前，她給了我一個定情的吻，而她的父親也答應為我們祝福。她是躺在这里等待我來和她共享這皎潔的床。”

於是古斯泰·貝林用有力的胳膊抱起這沒有生氣的軀體。

他喊道：“帶她回埃克布莊去，她現在是我的了。我在雪堆里找到了她，誰也不能把她從我這里奪走。我們不必叫醒房子里的人們，她在这扇門上敲得兩手流血，还有什么必要走進這扇門呢？”

大家順從了他的願望。他把瑪麗安娜輕輕放在第一輛雪橇中，在她身旁坐下，貝倫克虜齊坐在他背後把住繩繩。

“捏把雪給她擦一擦，古斯泰！”他用命令的口吻說。

她的手腳都凍僵了，可是除此而外並不嚴重，那顆激蕩的心依然跳動着。她甚至並沒有失去知覺；食客們來了，找到了她，這些她全都知道，只是动弹不了。古斯泰·貝林拿雪替她搓，搓一陣，哭一陣，吻她几下，她只是直挺挺一動不動地躺在雪橇里，可是她心中是多麼渴望能抬起一只手撫摩他一下作為回答。

一切經過她全都記得。她直挺挺一動不動地躺着。思想却比任何時候清晰。難道她愛上了古斯泰·貝林？是，她是愛上了他。也許是一剎那的沖動吧？不，多少年了。她把自己跟他、

跟伐姆兰别的人比較。他們都跟孩子一般，盲目地被一时的冲动引着走。他們过着膚浅浮面的生活，从来不去探索自己心灵的深处。可是她見過外面的世界，是別一种人；不管做什么事，她从来没有失去自我的感觉。如果她爱上了誰，唔，不管她做什么，另外一个她总在一旁冷眼旁觀。她渴望着有一种狂热的恋情能把她带进那置一切于度外的境界，現在，这就是了。当她在阳台上吻古斯泰·貝林的一瞬間，她平生第一次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現在，这种恋情又回来了，她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脏的悸动。再过一会儿，她不就能支配她的手了吗？她想到自己已經无家可归，感到一陣狂喜；現在，不用迟疑，她是古斯泰的了。她多么蠢，把爱情禁锢了这么些年。啊，向爱情投降是多么甜蜜。可是她难道永远不能摆脱这条冰的鎖鏈嗎？从前，她外表像一团烈火，心里却像一塊冰；現在正相反，是一顆火一般的心封閉在冰一般的身躯里。

这以后，古斯泰感觉到两条胳膊輕輕地举起来，搂住他的頸子，他感到一股微弱的压力。

他只是感觉到而已，可是瑪丽安娜却以为她是用足以窒息他的拥抱披露了埋藏在心中的爱情。

貝倫克虜齐看到这情景，便放松繩繩讓馬兒順着熟悉的道路信步慢行，自己抬起眼睛凝望着天上的金牛星座。

第七章 旧馬車

亲爱的讀者，如果你們正好在夜里坐着或者躺着讀到这一段——就像我在夜深人靜时写到这里一样——請不要长嘆一声

松一口气，以为食客們把瑪麗安娜帶回家來，在大廳旁最好的客房里給她安置了一個舒適的床鋪，這些善良的人就能安睡了。

他們上了床，入了睡夢。親愛的讀者，如果你或者我早上四點鐘才拖着疲倦的身子睡下，也許可以甜甜地睡到中午，可是他們卻沒有這個福氣。

我們不要忘記，少校夫人這時正提着要飯的口袋，拄着拐杖四處流浪，我們也不要忘記，當她打算做什麼事的時候，她是從來不會替那些精疲力竭的可憐的罪人着想的。這時候，她更不會了，因為她已經決定就在那天夜里要把食客們趕出埃克布莊去。

她曾經高坐在埃克布莊富麗的寶座上，像上帝把明星散布在天空中一樣地把幸福散布在大地上，可是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她失去了家，到處流浪，這時候，埃克布這個大莊院的權力和光榮都落到了食客們的手里；他們守護着這座莊院，就像風守護着灰，三春的驕陽守護着積雪。

有時候，六個或者八個食客駕着一乘四匹馬拉的長雪橇出游，雪橇上裝着叮叮冬冬的鈴兒和纏成几股的繩繩。如果他們在路上遇見那討飯的少校夫人，他們並不把頭扭到一邊去。

他們向她伸出拳頭，故意把雪橇往斜里一滑，把她擠到路邊的雪堆里，猶如人富饒少校總要規規矩矩地啐三口唾沫，去掉遇見這個婦人所召來的邪氣。

他們不同情她。在他們看來，她走在路上就像一個巫婆一樣丑惡。如果她遭遇到不幸，他們的悲痛頂多像一個在復活節前夕用銅鉤子射中了飛過的巫婆的獵人罷了。

這些不幸的食客是為了自己的得救才陷害少校夫人。人們為自己的靈魂捫心時，常常會硬起心腸，使出最惡毒的手腕來彼此折磨。

深夜里，当食客們歪歪倒倒地离开酒柜走到窗前去观看外面的夜色时，常会看见一个黑影在草地上路过；他们知道这是少校夫人回来看她心爱的故居，于是客房里响起了食客們的高声嘲笑，从开着的窗戶里，向她投下无情的冷嘲和热諷。

一天一天，那赤貧的流浪者心中积聚了越来越多的傲慢和冷酷。辛特拉姆在她心里种下了仇恨。即使少校夫人沒有离开埃克布庄，他們所处的境地也不会比現在更危险。死在逃亡中的人比死在战场上的人更多。

少校夫人其实并不十分怨恨食客們。

她如果有权力，她会把他們像淘气的孩子似的用皮鞭抽一顿，然后照旧爱他們，施惠于他們。

可是現在她在为她心爱的田产担心，这些田产現在落在食客們手里，由他們看管，就像狼看管羊群，烏鴉看管春天成熟的谷物。

这种痛苦許多人都尝过。眼看着心爱的家园雕零，美好的田亩荒蕪，她并不是唯一的人。多少人看見童年的家园像一头受伤的家畜向自己了望，多少人看到那里的树木枯萎，小径被衰草掩埋，心里不感到自己犯了罪？他們願意在那些曾經以丰碩的收获自豪，而如今只落得滿目荒蕪的田亩上跪下，哀求它們的饒恕。他們沒有勇气接触可怜的老馬的目光，只得把头扭开；他們怕看放牧归来的牛群，不敢倚在柵門旁。世上最能引起人愁怀的，莫过于憑吊故家的遗迹了。

我一想起驕傲的埃克布庄在食客們手里受到的折磨，就宁願少校夫人的計劃得逞，把埃克布庄从他們手中夺回来。

她倒并不想夺回她統治过的王国。

她只有一个念头——把这些好吃懶做的疯子，这些不务正

业的无賴从她家里撵走，他們走过的路上連野草也不会生长。

她一面到处乞討，依靠別人的布施果腹，一面常常想起她的母亲来；一想到母亲，她的心就絞痛起来——除非有一天母亲收回了她的詛咒，否則她的处境将不会好轉。

既然从来沒有人說起她死了，这老太婆一定还在人間，住在树林中的铁矿上。九十岁的老人，依然从早到晚操勞，夏天守着牛奶鍋，冬天守着烧炭窑；活一天，做一天，盼望着結束她一生辛勤的那一天的到来。

少校夫人想，母亲所以活这么久，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收回她的詛咒。一个母亲为自己的孩子求到了这样悲慘的命运，是不能死的。

于是，少校夫人想去找她母亲，这样她們两人都能得到休息。她想掙扎着穿过密密的丛林沿着长河回到她童年的家园。

只有到那个时候，她才能休息。許多忠实于她的朋友为她安排了舒适的环境，請她住下，可是她不願意在旁人家中停留。母亲的詛咒压着她；她总是板着脸，带着愠怒的表情，从这一家走到那一家。

在她长途跋涉去寻找母亲之前，她需要把心爱的家安排妥当。她不能就这样离开，把它交給一伙輕薄的敗家子，一无所长的酒徒，一群干不出好事、得了上帝的恩賜也只会糟蹋掉的家伙。

如果她回来时發現家业荒废了，铁錘沉默了，馬匹挨着餓，佣人都已走散，那时該怎么办？不，她要再一次摆出主人的威風，將他們撵走。

她很清楚她丈夫看見她的家业这样被人揮霍掉，心里是多么得意。可是她也很清楚他的性情，如果她把这一群坐吃山空

的蝗虫赶走，他决打不起精神去另外找一批新的食客来。只要能把这些食客弄走，她的老管家和工头就能按照往常的老规矩料理埃克布庄的事。

接连好几晚，她黝黑的身影掠过黑暗的小径；她悄悄地在村舍里穿进穿出，她到大磨坊里去跟磨坊主人和住在楼下的磨坊工人窃窃私语，她还到漆黑的煤仓里跟铁匠商量。

他们都发誓愿意帮助她。这个大庄院的荣誉不能再交付给这群没有算盘的食客——就象风守护灰，豺狼守护羊群。

今天晚上，这些懂得寻欢作乐的老爷们跳足了舞，玩够了牌，喝得醉醺醺地倒在床上睡得跟死人一样，就在今天晚上，他们必需离开这里。她让他们尽量地玩乐；她不但坐在铁工场里等到舞会结束，她还一直等到食客们夜游归来。她静悄悄地坐着等待，一直等到有人送信来说客房里最后一盏灯已经熄灭，整个屋子都已睡去。她这才站起来走到外面去。

少校夫人发出命令，要庄上所有的雇工都会集在客房外面，她自己朝正屋走去。她走到正门前，敲了几下，有人开门放她进去。在那里等她的，是勃洛布庄那位牧师的小女儿，这时已经被她训练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女僕了。

“欢迎你回来，夫人，”女僕亲了亲她的手说。

“把火灭了！”少校夫人说，“你以为我没有蜡烛就不認識路了吗？”

她开始在这所寂静的宅子里巡视一遍，从地窖一直到阁楼，向它们道别。她们两人蹣着脚步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

少校夫人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往事。女僕跟在女主人后面，不叹息也不呜咽，可是眼泪簌簌地直落下来。少校夫人要她把贮藏餐巾的小屋和放銀器的柜打开，抚弄着那些细斜纹布的

台布和华贵的银餐具。她依依不舍地摸弄着贮藏室里堆得高高的枕头。她摸着每一样工具：梭子、纺车轮、线轴。她把手塞进放香料的匣子，摸到了挂在架子上的牛油蜡烛。

她说：“蜡烛很干，应该拿下来放在别处。”

她走到地窖里，小心翼翼地掀开啤酒箱，摸着一行行酒瓶。

她走到食品贮藏间和厨房里；触摸了每一件东西，检查了每一件东西。她伸出手和屋子里每一件东西告别。

最后她走到房间里，看见那些长沙发还在原处；她把手放在冰凉的大理石桌面上，又放在装着描金框子的玻璃镜上，那框子上雕刻一群舞姿翩翩的仙女。

她说：“这房子里什么都有，爱我而把这一切送给我的是个高贵的人。”

不久以前还是舞影翩翩的大客厅里，一排靠背椅整齐地靠墙立着。

她走到钢琴边，轻柔地按了一下琴键。

她说：“我在这儿时的时候，这里也不缺少欢乐和生趣。”

她又走到前面客房里，这里一片漆黑。少校夫人伸手摸索，触到了女僕的面颊。

“你哭了？”少校夫人问道，她感到自己手上被泪水沾湿了。

少女禁不住哭出声来。

“夫人，”她哭着说，“夫人，他们会把一切都毁了。你为何抛下我们。让食客们踏蹋你的家呢？”

少校夫人拉开窗帘指着院子说：

“是我教你哭，教你诉苦的嘛？你看！院子里都是人；明天，埃克布庄上就一个食客也不剩了。”

那女僕问道：“你要回来？”

“我的时候尚未来到，”少校夫人說，“大路是我的家，草堆是我的床。孩子，我不在的时候，你将要替我看守埃克布庄。”

她們繼續向前走，誰也沒想到瑪麗安娜就睡在這間房裏。她并没睡着，她醒着，听見了每一句話，而且領會了這些話的意思。她躺在床上唱出了一首愛情的贊歌。

“你，使我忘記了自己的征服者呀！”她說，“我躺在無邊的痛苦中，你却將痛苦變成了歡樂的天堂。門關着，門上的鐵鎖吸住了我的手，撕破了手上的皮膚；在自己家門前，我的泪珠兒結成了冰。听見爸爸的拳頭打在媽媽身上，我氣得心都麻了，我倒在這寒冷徹骨的雪堆里，想在睡眠中忘却我的憤怒，可是你來了。愛情，你这烈火一般的孩子，你來到了一個凍僵的人身邊。當我把我的痛苦和這痛苦帶給我的光榮一比，痛苦對我說來簡直算不了什麼。我現在一無牽挂，既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人們相信我是不吉利的，看見我就把頭掉開。愛情，是你居心這樣安排的，我有什么理由要比我所愛的人站得高？我們要手拉手兒到世界上去流浪。古斯泰·貝林的新娘也是個不名一文的入；是他在雪堆中找到的。我們不會住在雄偉的大厦里，森林邊一所小屋就是我們的家。我要幫他看守炭窑，幫他安設陷阱捕捉野兔和松雞，我要替他煮飯補衣裳。呵，我的愛人，我獨自坐在林邊等你的時候，心里會懷念也會哀傷；並不是回憶昔日的財富，而是想望你；我思念的，我盼望的，都只有你——你扛着鋤頭歸來時踩在林中小徑上的腳步聲，你那歡暢的歌聲。呵，我的愛人，我的愛人，我願意坐着等待你，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躺在床上贊美那位征服了她的心的天神，少校夫人進來時，她沒有一刻合攏眼睛。

少校夫人才一轉身，瑪麗安娜立刻起來穿好衣裳，再一次套

上她的黑天鵝絨袍子和緞鞋，把一條毛毯圍在身上當做披肩，急急地走進外面凜冽的夜里。

二月的夜寧靜地籠罩着大地，繁星灼灼，寒氣刺骨，仿佛永遠沒有盡頭。長夜的寒冷和黑暗久久地滯留在大地上，朝暾升起，瑪麗安娜走過的積雪早已消融，夜卻還在人間。

瑪麗安娜急急忙忙走出埃克布庄去呼援。這些人從雪堆里救了她，接到家里，而且把心掏給了她，她不能讓人把他們赶走。她要到斯茹庄去找薩姆齊留斯少校，大約一小時以後就能回到這裡。

少校夫人和自己的家惜別以後，回到院子里，僕人們都在那里等他，於是鬥爭開始了。

她派他們把那幢高聳的樓房圍住，二層樓上便是食客們的有名的住所——寬敞的房間，雪白的牆壁，紅漆衣櫃，房間中央擺着一張折疊式大桌子，倒翻在桌面上的白蘭地酒中，漂着一張張紙牌，一幅幅黃條紋的帳幔，遮蓋着食客們又寬又大的臥床。

馬房里，食客們的馬匹站在滿滿的食槽前，在夢中回憶着青年時走過的旅程。它們知道，今後再不會離開埃克布庄溫暖的馬廄和豐美的秣槽了，回憶往事，感到更加甜蜜。

在一間發霉的舊車庫里，堆積着許多破馬車和舊雪橇，這些車駕，真說得上是琳琅滿目。

曾經有不少食客在埃克布庄渡過了他們最後的日子，他們的名字已經被世人遺忘，他們在人們心中再也占不了一席之地，可是少校夫人卻把他們來到埃克布庄時乘坐的車駕保存着，全都擺在這間舊車庫里。

這些車子仿佛睡着了似地站在这里，一層又一層灰塵厚厚地落在它們身上。

現在，在這個二月的深夜里，少校夫人叫人打開車庫，提着燈籠，舉着火把，把目前住在埃克布莊的食客的馬車一輛一輛挑了出來——這里面有貝倫克房齊的雙輪單駕馬車，有奧內克勞的四輪馬車，車上漆着他的紋章，還有把克里斯多弗帶到這里來的小雪橇。

這些馬車，有冬季用的，也有夏季用的，少校夫人都不理會，她只要找出他們每人自己的車子。

馬廄里不久前還站在滿滿的秣槽前做梦的馬都已醒來，它們的夢將要變成現實。

你們將重新爬上陡峭的山坡，在路旁小店的馬棚里重新嘗到發霉的草料，醉醺醺的馬販子的皮鞭又將抽在你們身上，你們又將在平滑似鏡，寸步難行的冰上狂奔。

沒有牙齒的嘴里，套上了嚼鐵，馬匹一個個咯咯地咬嚼着，打着噴嚏，破車座吱吱嘎嘎地响。可憐這些老邁的牲口，本來應當讓它們安靜地睡到生命的末日，這時候却被牽到大家面前；讓人們看到它們僵硬的關節、一癱一拐的前肢和腫脹的跗節，听到了它們呼哧呼哧的喘息。

馬伙們拼拼湊湊，总算把馬都套上了車，于是走來問少校夫人應該給古斯泰·貝林準備什麼車；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坐着少校夫人拖煤的雪橇來到埃克布莊的。

“把唐·璜套在我最好的雪橇上，”她說，“再把鑲銀爪子的那塊熊皮給他鋪上！”馬伙唧噥了幾聲，她又說：“記住，只要能把這個人擺脫掉，要我舍棄馬廄里隨便哪一匹馬都行。”

好吧，車子、馬匹都醒了，只有食客們還在睡覺。現在，應當把他們弄到冬夜里來了；可是這件事比把那些老馬破車拉出來要危險得多。他們都是身經百戰的壯士，會拚着性命來保衛自

已；把他們硬从床上拖出来，放在馬車里运走，不是件容易的事。

少校夫人命令僕人去把靠在屋旁的一垛干草点着，讓火光照进食客們睡着的房間。

她喊着：“干草堆是我的，整个埃克布庄全是我的。”

干草堆發出了熊熊的火焰，她又喊道：“叫醒他們！”

可是食客們睡在緊閉的門里面。尽管一大群人惊天动地的喊着：“起火啦！起火啦！”食客們却依然不曾醒来。

铁匠举起沉甸甸的大铁錘，像雷鳴似地砸在門上，可是食客們依然不曾醒来。

人們捏了一个結結实实的雪球，朝窗扔去，穿破窗上的玻璃，飞进房間，打在床前的帷幔上，可是食客們依然不曾醒来。

他們梦到一位可爱的女郎向他們揮手帕，他們梦到落下的幕外面一片掌声，他們梦到了午夜欢宴的笑声和喧嘩。

要想惊醒他們，除非是在他們耳边开炮，除非是在他們头上泼下几勺凉水。

鞠躬、跳舞、賭錢、演戏、唱歌、喝酒，他們早已精疲力尽，睡得像死人一般。

这一場有福的睡眠几乎救了他們。

人們看見他們毫无声息，不禁怀疑这里面暗藏着危险。也許食客們已經去找救兵了？也許他們已經醒来，正站在門窗背后，手指捺在槍机上，随时准备朝第一个走进来的人身上扑下去？

这些人詭計多端，随时准备着搏斗；他們这样一声不發，决不怀好意。誰敢相信他們會讓別人把他們像狗熊一样出其不意地堵在洞窟里？

僕人們一声又一声繼續喊着“起火啦！起火啦！”可是一点

沒有反應。

僕人們只知道發抖，少校夫人抓過一柄斧頭，親手劈開了第一重門。

她跨着大步跑上樓梯，一把推開客房門，對着房裏喊道：“起火啦！”

她這一声吆喝在食客們耳膜上引起的反應超過了僕人們的喊聲。聽到了他們一向習慣于服從的這個聲音，十二個人在同一瞬間，一骨碌都從床上跳起來；他們看到外面的火光，趕快披上衣裳，三腳两步沖下樓梯到了院裏。

鐵匠跟兩名強壯的鐵工正站在門外等他們，這一來，食客們可丟了臉。他們剛跨出大門，就一個個被人揪住，翻倒在地上用繩子捆住兩只腳，毫不客氣地裝進為他們準備好的馬車里。

都抓住了，一個也沒逃掉。陰沉的上校貝倫克虜齊已經捆起來拋在車里，魁梧的克里斯蒂安·保格船長，還有哲學家埃伯哈脫也都遭到了同樣的命運。

連人人都害怕的無敵的古斯泰·貝林也沒能逃掉，少校夫人勝利了。

她到底比食客們厲害。

看着他們捆得像一只只火腿似的躺在破馬車里，著實教人可憐。有的垂頭喪氣，有的橫眉怒目，院子里響徹着他們賭咒發誓的聲音和無可奈何的怒吼。

少校夫人走到他們每一個人面前，對他們說：“你要發誓永遠不回到埃克布來。”

“滾開，巫婆！”

她答道：“你們要不肯宣誓，我就把你們捆得結結實實地丟在客房里；今天晚上我可是打定了主意要把客房燒得不留一塊

砖头。”

“你不敢！”

“不敢？我难道不是埃克布的主人？啊，你们这些恶棍！以为我不记得你们怎样在大路上对我啐唾沫？我恨不得马上点起一把火把你们烧得干干净净。当时人家把我从家里赶出去，你们可曾举起一个小指头来帮助我？没有！现在发誓吧！”

固然，她也許并不像她装出来的那样愤怒，可是，她背后站着一大群人，手里都举着斧头，样子实在够可怕的。为了避免更大的不幸，他们不得不依着她发了誓。

少校夫人教人把他们的衣服和箱子从楼上搬下来，又教人解开他们手上的绳索，把绳索交给他们。

这一切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玛丽安娜已经到了斯茹庄。

少校一向起得很早，玛丽安娜到的时候他已经梳洗完畢，穿好衣裳。给狗熊喂过早点，玛丽安娜在院子里遇到了他。

听了她的报告，他没有说一个字，径自走到熊圈里，给它们套上笼头，牵出棚来，连忙向埃克布庄出发。

玛丽安娜远远地跟在他后面。她已经疲累不堪，猛一抬头，看见火光照亮了天空，更是吓得几乎昏过去。

这一夜真是可怕的一夜。有人揍妻子，把自己的女儿关在门外挨冻。又有人打算放火烧死敌人，难道老少校还打算放出狗熊去咬自己的人？

她抖擞精神，赶上少校，一口气跑到埃克布庄去。

她比少校先到一步。她走进院子，从人群中挤进去，挤到圈子中间，跟少校夫人面对面站着，她声嘶力竭地喊道：

“少校……少校带着狗熊来了！”

人群中起了一阵骚乱；目光齐集在少校夫人身上。

“是你去叫他来的。”她对瑪丽安娜說。

“快跑！”这一位用更加恳切的語調說，“看上帝面上，走吧！我不知道少校想干什么，只是他带着狗熊一齐来的。”

所有的人都看着少校夫人，一动不动。

“我感謝你們为我出力，”她鎮靜地对他們說道，“今晚發生的一切事情我是有安排的，你們不会因此受到法律的处分或者引起旁的麻煩。現在回家去吧！我不願意看見我的僕人被杀，也不願意看見他們杀人。走吧！”

人們还在觀望。

少校夫人轉过来对瑪丽安娜說：“我知道你是在恋爱。你的行为是出于疯狂的受情。但願你不会有这样的一天，眼看着你的家被人摧残踏蹋，自己却无能为力。但願你即使在怒气冲冲的时候也永远能支配自己的舌头和双手。”

“孩子們来吧！来，”她轉过去对僕人接着說，“望上帝保佑埃克布庄，我要去找我的母亲了。啊，瑪丽安娜，等你神志清醒以后，等到埃克布庄已經不可收拾，土地在輾轉呻吟的时候，想一想你自己今晚的行为，照顧照顧我的僕人吧！”

說完以后，她就走了，僕人們跟在后面。

等到少校走进院子，已經不見一个人影，只有瑪丽安娜陪著那一长队馬、馬車和雪橇，——一串凄凉的队伍，馬、馬車跟它們的主人都同样引起人們的伤感。他們都在人生的搏斗中历尽了千辛万苦。

瑪丽安娜走上前去解开他們身上的繩索。

他們都閉紧嘴唇，把脸掉过一边去。他們感到从未有过的羞愧。今天晚上的事是一場最大的耻辱。

她看見他們这样，便說：“几个鐘头前，我跪在勃揚尼庄的台

阶上时，情形不見得比你們好哩。”

亲爱的讀者，那天晚上以後發生的事——破馬車怎樣放回車庫去，馬又是怎樣牽回馬棚里去，食客們又怎樣回到房子里去，——我就不打算再說了。東方山头上露出了曙光，清澈靜穆的白天来到了。在黑夜的羽翼袒护下，野兽出来行猎，猫头鷹鳴哀鳴，阳光絢烂的白天跟黑夜相比，显得多么幽靜。

我不必多說，食客們回到屋里，把最后一个五味酒盆中的几滴殘酒倒进酒杯，一陣狂喜，齐声喊道：

“为少校夫人干一杯！”

啊，她真是個沒有敵手的女人。他們除了侍候她、膜拜她，还能企望什么呢？

可惜的是，魔鬼把她抓在手里，她的一切努力无非是为了把食客們的靈魂送进地獄。

第八章 葛立泰悬崖的大熊

丛林深处，終年不見阳光，是凶禽猛兽藏身的地方，它們嘴里长着犀利的白牙，光鼻子上一对眼睛，閃着凶险的目光，它們鋒利的脚爪渴望着插进流动着热血的咽喉。

这里住着狼群，夜里出来追赶农夫的雪橇，为了保全丈夫和自己的性命，农妇只好把怀里的孩子抛給它們。

这里还住着山猫——人們在树林里不敢直称它山猫，只敢說“古伯”。誰要是白天提到了它，晚上千万查点一下羊舍的門窗有没有关紧，不然，它是一定会来的。它的爪子坚硬得像鉄釘，能够一直爬上墙头，挤进最細小的罅縫。“古伯”吃羊时，先

一口咬住羊頸子，把血吸光，然后再把羊身子撕碎；一只吃完又一只。只要那群吓昏了的羊中間还留下一只有一口气，“古伯”就不会停止它的死亡的舞蹈。

第二天早晨，农夫就会發現所有的羊都被咬断了喉管倒在地上；“古伯”所到的地方，不会留下一条有生命的动物。

那里还有薄暮时出来啼泣的猫头鹰；誰若是学它叫，它就张开翅膀嗖啦啦从树上扑下来，啄掉你的眼珠。它并不是真正的鳥，而是惡魔。

那里頂可怕的要数狗熊了，它的力气抵得上十二个人，兽性一發作的时候只有銀鐮的彈丸能致它死命。

人們若是在樹林中看見它排山倒海地走來，千萬別拔腳就跑，也別企圖與它格鬥，而應當扑在地上裝死。許多小孩總喜歡設想這樣的事：自己躺在地上，狗熊趴在自己身上，用爪子把自己撥來撥去，它那熱熏熏的鼻息噴在自己臉上，可是自己却一直躺着不動，等到它走開去打算挖個坑把自己埋起來，這才輕手輕腳爬起來，先悄悄地跨出几步，然後一溜煙跑回家去。

可是，萬一狗熊不信他們是真死，一口咬下去……萬一這頭狗熊餓極了，當時就想飽餐一頓，萬一他們剛一挪動，就被狗熊發現，馬上追趕上來。上帝啊！

恐懼是個女巫。她靜坐在叢林的暗影中，向人們唱着迷人的歌，使他們心中充滿了恐怖的念頭。她攜帶着致人死命的恐懼，使生命失去了樂趣，壯麗的山川也為之變色。整個大自然變得狡黠陰險，像是一條蟄伏的毒蛇，什麼也不是憑信。呂汝湖閃着灑灑的波光，可是不要相信它，它是在引誘你走向毀滅；它每一年都要征收一批溺斃的祭品。森林用寧靜引誘着你，可是不要相信它；森林里遍地是凶猛的禽獸，邪惡的精灵和嗜血如命的

野鬼在这里徘徊不散。

不要信任那涇涇的山澗，日落以后下水走两步就会头昏，也許喪了性命。不要信任那杜鵑，別看它春天唱得高興，秋天可就變成了一頭利爪怒目的老鷹。青苔，石楠，岩石，都是不可信任的。大自然不懷好意，到處都隱藏着與人為敵的力量。沒有一處容你安全地駐足；人這樣一種嬌弱的族類居然能躲過這些災害生存下來，真是可驚訝的。

恐懼是一個女巫。她現在還坐在伐姆蘭森林中的暗影里嗎？她還能使壯麗的山川黯然無光嗎？她還能使歡樂的生命索然無味嗎？她的力量曾經是無邊的。我很熟悉她，她曾經將一塊冰冷的鐵放進溫暖的搖籃里，也曾經將一塊燒紅的煤丟在洗澡盆里，我很熟悉她，因為她的鐵爪曾經壓在我心頭。

可是你們不要以為我要講什麼可怕的故事了。我要講的不過是個古老的故事，說的是葛立泰懸崖的大狗熊；當然，信不信都由你們，打獵的故事本來是不能強要人信的。

巍峨險峻的葛立泰懸崖矗立在呂汝湖畔，大狗熊的巢穴就在這懸崖的景色宜人的峰巔上。

一棵翻倒在地上露出樹根的枯松，枝椏間掛滿了一簇簇青苔，這就是它的牆壁和房頂；樹枝保護着它，厚厚的積雪替它挡住了寒風。它躺在裡面，安安逸穩，從夏末一直睡到第二年初夏。

這樣說來，森林中這位渾身長毛的君主是位詩人和夢想家了？它是在睡眠中渡過冬季嚴寒的夜晚和乏味的白晝，等待百鳥的鳴叫和潺潺的澗水來喚醒它了？它在睡夢中，會不會夢見長滿蔓越橘的沼澤？那裝滿可口的褐色小生物的蚊蠅？那綠

油油的山坡上放牧的白羊？幸福的人呀，它是不是也想躲避生命中的严冬？

外面，暴風雪在怒吼，餓得眼睛發紅的豺狼狐狸四處奔竄。為什麼唯獨狗熊在睡覺？讓它醒來感受一下刺骨的寒風吧，讓它也體會一下在深雪里行走的沉重吧。

它給自己鋪了一張舒適的床；它像神話中的睡美人一樣——就像只有愛情能將她喚醒一樣，只有春天才能將它喚醒。只有穿過樹枝把暖意投在它鼻尖上的一縷陽光，只有沾濕了它的長毛的幾滴融雪，才能將它喚醒。無端來驚擾它的人，你們災禍臨頭了！

突然，鬧嚷嚷一片喊聲、槍聲震動了它的耳膜。它抖掉周身的睡意，撥開樹枝，瞧了一眼。不是春天在它的墓穴外喧嘩、吼叫，也不是狂風在把松樹連根拔起、積雪卷散，而是埃克布莊的食客們，這位森林之王的老朋友。它很記得，有一夜，在尼迦爾特，富煦和貝倫克房齊上校在一間農舍里等它；他們坐在那兒，釀着白蘭地酒，不覺瞌睡起來。剛一睡着，它就跳下泥炭鋪的屋頂，捲進牛圈，弄死了一頭牛；它正打算把牛拖出來，他們就醒了，舉着短刀手槍朝它撲過來，不但搶走了那頭牛，還刺瞎了它一只眼睛；它的命总算沒有送掉。

可不是嗎？食客跟它真是老朋友了。它還記得，那年冬天，就在這萬立泰懸崖上，它和它的王后帶着孩子們正要冬眠，他們又來了。它記得很清楚，他們來時十分突然。它自己橫衝直撞，推倒了面前的一切障礙，算是逃出了性命，只是腿上中了一槍，從此就癱了。晚上它回到皇宮里；雪地上染紅了王后的血，王子都已被人們帶走，帶到平原上，在那裏長大，變成了人們的朋友和奴隸。

是的，現在大地又在震動，搖落了遮蓋在它的巢穴上的雪塊；現在，食客們的敵人，大狗熊，沖出去了。當心！貓熊的能手富煦，當心！貝倫克房齊，當心！經歷過千萬種苦難的古斯泰·貝林！

一切詩人、夢想家、善於談情說愛的英雄，災難已經臨頭！古斯泰·貝林手指扣着槍上的扳機，一動不動，狗熊朝他筆直走過去。他為什麼不開槍？他在想什麼呢？

他為什麼不痛痛快快把子彈射進它寬闊的胸膛去？他的地位太好了，別人都無法瞄中它的胸口。難道他是在接受這位森林之王的檢閱？

不用說，古斯泰是想起了躺在埃克布庄、病情沉重的瑪麗安娜，所以才這樣呆呆站着；她的病就是那天夜里在雪地里受了寒引起的。

他想念着她；她也是這片被仇恨和詛咒籠罩着的大地上一個犧牲者。他想到自己也在追蹤，也在行凶，禁不住打了一個冷戰。

大狗熊越走越近，一只眼睛瞎了——是食客的刀戳瞎的，一條腿瘸了——是食客的槍打傷的，毛茸茸的身軀，惡狠狠的神情，孤單獨自一個——妻子已經被人們杀害，孩子也已被人們帶走。古斯泰眼睛看着它，心里想着它的處境——一头可怜的、受盡迫害的野獸，它的一切都已被人們奪走，只剩下了自己的一條命，這僅有的一點，他不忍再將它奪走。

他想：“讓它弄死我吧，我不能開槍。”

大狗熊搖搖擺擺朝他走來，他却像被檢閱的士兵一樣一動不動地站着。那森林之王一直走到他面前，他舉起槍，向旁邊挪了一步。

大狗熊看到这个千載難逢的機會，就繼續前進，鑽進森林里，在入一般高的雪堆里沖開一條路，滾下一片陡削的山坡逃走了。其餘的人本來都扳開了保險舉着槍等待古斯泰·貝林開槍，這時劈劈拍拍一齊向着狗熊的背影射去。

可是晚了；狗熊已經沖破他們的包圍逃走了。富賈大聲咒罵，貝倫克虜齊賭神發誓，可是古斯泰只是縱聲大笑。

他們怎能要求他這樣一個樂天的人去傷害上帝創造的生物？

葛立泰懸崖的大狗熊就這樣逃出了性命，農夫們很快就發現，它已經從冬眠中醒來。它的本事比別的狗熊都大；不費一點力氣就能搗碎農夫們的低矮、像地窖一樣的牛棚，掩埋得再巧妙的陷阱它也知道繞開。

不久，呂汝湖上游的農家就被它騷擾得毫無辦法。一封又一封信來到埃克布，懇求食客們前去將狗熊打死。

二月里整整一個月，食客們日日夜夜在呂汝湖上游搜索狗熊的踪迹，可是它總是躲避他們。難道它學會了狐狸的狡猾和豺狼的迅疾？他們埋伏在這裡等它，它就到隔壁一個農莊上去搶劫，他們到森林中去追它，它又到冰凍的湖面上追趕駕着雪橇趕路的農夫。它變成了一個最胆大的強盜；居然鑽進倉庫去打開主婦裝着蜂蜜的罐頭，還咬死了農夫套在雪橇上的馬匹。

漸漸地，他們明白了這是一頭什麼狗熊，為什麼古斯泰不肯開槍射它。說起來可怕得叫人難以置信——這不是一頭普通的狗熊。如果不在槍里裝進一粒銀鑄的子彈，誰也別想打死它。這粒用銀子和鎢的銅溶煉成的子彈，必須是在一個星期四傍晚，新月初升的時候，在教堂鐘樓上鑄成，——而且不能讓牧師、教堂執事或者任何人知道這粒子彈能把狗熊打死。這樣一粒子彈

是不容易得到的。

在埃克布庄上，有一个人为了这件事比旁人更伤心。很容易猜到，这人就是猎熊的能手安得斯·富煦。没有能把葛立泰悬崖的狗熊打死，他气得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最后，他也明白了：只有银铸的子弹能打死这头狗熊。

严峻的富煦少校长得并不漂亮，身材笨重，又红又大的脸孔，面颊上的肉垂下来像是两个口袋，下巴下面也是一叠叠肥肉。肥厚的嘴唇上留着一小撮硬得像刷子的唇髭，一头乱蓬蓬又黑又浓的头髮。他不说笑话，吃起东西来却狼吞虎咽。女人看见他不会张开双臂露出温和的笑容迎接他，他也不会用温和的目光回答她们。人们简直不敢相信他会容忍任何一个女人；一切与恋爱和热情有关的事，他完全不能理解。

一个星期四傍晚，太阳落山后一两小时，两指宽的新月徘徊在地平线上，富煦少校离开了埃克布庄，没有向任何人说起他要上哪里去。他在行猎袋里装着火石、铁块和铸子弹的模型，背上枪，向勃洛敦区的教堂走去，他是想去试试自己的运气。

教堂坐落在吕汶湖北湖和南湖间的峡口东岸，富煦少校必须经过一道桥才能到达那里。他朝着教堂走去，一面专心地思索着。勃洛布山上的房屋在清澈的夜空中画出了分明的轮廓，可是他并没有向那个方向看，他只是低着头，想着怎样才能不让人知道就把教堂的钥匙拿到手。

他来到桥边，忽然听见不知什么人一声绝望的叫喊，他不得不抬起头来。

那时候，在勃洛教堂当风琴师的是个名叫费伯的矮个儿德国人，他是个瘦弱的人，头脑也不清楚。而教堂执事的扬·拉森

却是个粗獷的农人；很穷，因为勃洛布的牧师騙去了别人遺留給他的一笔值五百零六塊錢的遺產。

琴师有个妹妹，是个娇小柔弱的姑娘，执事想要娶她，可是琴师不同意，兩人因此意見不合。这一天傍晚，执事看見琴师走到桥上，便走上前去，一把揪住他的肩膀，把他高高举起在桥沿外面，恐吓他說，如果不答应把妹妹嫁給他，就要把他丢在下面的峽口里。那个小德国人偏不肯讓步，一面掙扎一面不住口地喊着“不”，尽管他看見自己身子底下深黑的湖水在雪白的两岸間奔流。

“不，不，”他喊道，“不，不！”

如果不是富煦少校正在这时来到桥边，真不知教堂执事盛怒之下会不会把他扔进凜冽的黝黑的湖水里去。执事看見富煦少校，吃了一惊，赶快把費伯放回桥上，一溜烟跑掉了。

費伯一把搂住富煦少校，感謝他的救命之恩，可是少校把他推开說，没有什么值得感謝的。少校对德国人也沒有好感，在波美拉尼亞^①战争中，他的军队駐扎在魯根島上的普特布斯，在那些日子里，他几乎餓死。

費伯打算向獄吏夏林控訴执事想謀害他，少校冷冷地說，在这兒乡下，控告也无用，杀一个德国人，算不了什么。

費伯这才稍微平靜下来，請少校跟他回家，尝一尝他家的香肠和自己釀的啤酒。

少校猜想琴师不会沒有教堂門的鑰匙，便跟着琴师爬上山坡；勃洛教区的教堂就在山頂上，牧师、琴师和执事的住宅都挨着教堂。

“請原諒，”費伯一面領着少校走进屋去，一面說，“房里今天乱得很，我妹妹跟我剛办完一件小事，我們杀了一只公鷄。”

“真他媽的！”少校大聲喊道。

費伯的妹妹那個小姑娘拖着幾個裝啤酒的土罐，剛從外面回來。嗯，我們大家都知道，少校從來不會用溫柔的眼光打量女性，可是這個帶着小帽子、衣服上裝飾着花邊的小姑娘，給人的印象如此明快，使他不由自主地用含着笑意的眼光盯着她。金黃色的髮絲軟軟地蓋在額際，自己織的上布衣裳，那麼稱身，干淨得照花人的眼睛，紅噴噴的小圓臉，一雙小手忙忙碌碌，顯得那麼能干；他不禁想道：如果倒回二十五年，他看見這樣一個小姑娘，一定會走上前去向她求婚。

她有着玫瑰色的晶瑩的肌膚、美麗的脸龐、干淨利落的舉止，可是兩眼卻哭得紅紅的。也許正是這一雙眼睛引起了少校的怜悯。

男人們坐下來吃喝的時候，她在屋裡穿進穿出。一會兒，來到她哥哥面前，行了個屈膝禮，問道：

“你說牛棚里的牛該怎樣安置呢？”

“把第十二號放在左邊欄里，十一號放在右邊欄里，別讓它們打架。”

少校聽了，驚訝地問道：“你有那麼多牛嗎？”

事實上，琴師只有兩頭母牛，可是他把它們叫做第十一和第十二，這樣說起來好聽些。

接着，費伯又對少校說，牛棚正在翻修，所以那兩頭母牛一早就牽出去，傍晚才回到牛棚里。

一會兒，小姑娘又走到哥哥面前，屈了屈膝，說木匠想知道牛棚應當蓋多高。

① 波美拉尼亞，波蘭北部地名，瀕波羅的海。

“照牛的高度，”琴師說，“照牛的高度。”

富煦少校覺得他回答得俏皮，兩人說說笑笑，少校問琴師他妹妹眼眶為什麼那麼紅，琴師回說，是哭的，因為他不同意她跟那一文不名的勞執事結婚；他既沒有得到誰的遺產，還背着一身債，他決不能答應這門親事。

富煦少校陷入了沉思，一面信手灌下一杯又一杯啤酒，拈起一根又一根香腸放進嘴里。小費伯看到這樣的酒量和胃口，詫異得說不出話來。少校越是吃得多，喝得多，頭腦越是清醒，主意越是堅定。他要為小姑娘費伯做點什么的決心也越肯定。

他一面喝一面把眼睛盯牢掛在門鈕上的一把大鑰匙。那琴師在一旁只得陪着他把自己釀的啤酒一杯一杯喝下去，等到他實在支持不住，伏在桌上發出鼾聲，少校馬上跳起來，把鑰匙搶在手里，戴上帽子，匆匆忙忙地跑出門去。

一分鐘以後，我們看見少校摸摸索索爬上教堂鐘樓的樓梯，手里舉着他那小小的牛角燈籠。最後，他來到了挂鐘的房間，大大小小的鐘都向他張着喉嚨。他用銼刀從鐘上磨下幾片碎銅，正打算從獵袋里拿出鑄子彈的模子和融銅的小杓，這時，他突然發覺忘記了最要緊的東西——他沒有帶銀子。要使子彈有力量，就必須就地在鐘樓上鑄煉。一切都已准备好，是星期四的傍晚，天空中有一彎新月，而且誰也不知道他在这儿，可是現在他却一點兒辦法也沒有。他向着那寂靜的夜狠狠地咒罵了一聲，聲音撞在鐘上，激起一片嗡嗡的回響。

這時，他忽然聽見下面教堂里有纏纏綿綿的聲音，又仿佛聽見樓梯上有腳步聲。不錯，的確，有人邁着沉重的腳步走上樓梯來了。

富煦少校剛才站在那兒肆無忌憚地咒罵，把鐘震動嗡嗡發

响，这会兒变得小心起来。他怀疑这人是来帮助他铸造子弹的，但是他是誰呢？脚步声越来越近。不管他是誰，反正是在向着鐘樓走来。

富煦少校連忙悄悄地爬上交錯的橫梁，把燈籠吹滅。他並不怕誰，只是一讓人看見他在这里，這一切就都不靈驗了。他剛躲好，新來的那人的頭就出現在樓梯口了。

少校認識他；他就是那吝嗇的勃洛布敦區牧師，是個財迷心竅的人，總愛把錢藏在別人最料想不到的地方。他這時拿着一疊鈔票，打算藏在鐘樓里。他匆匆地走來，掀起一塊地板，把鈔票放進去，又匆匆地走了，沒想到會有人看見。

少校也不遲緩；牧師一走，他就從藏身的地方跳出來，去掀起那塊地板。啊，錢真多！一捆捆鈔票，中間夾雜着一個個裝滿銀幣的棕色的皮袋。少校從里面拿出了足夠鑄煉的銀幣，其餘的沒有去動。

他再回到地面上時，槍里已經裝上了那顆銀子彈。命運今晚給他安排了什麼，他很想知道；大家都說，星期四晚上是神奇的。他朝着琴師家走去——費伯家的牛棚破舊得比露天好不了多少，如果狗熊知道這情形……

這是什麼！他分明看見一個又黑又大的影子穿過田野，向着木棚走去；一定是那頭狗熊。他舉起槍，貼着面頰，正要開槍——突然間，改變了主意。

在黑暗中，那姑娘的紅眼眶又出現在他眼前；他想，他能給教堂執事和姑娘幫點兒忙，當然，要他決定不親手去打死那頭狗熊，並不是很容易的。他後來對人說，世界上恐怕沒有比這再困難的事了。可是，那姑娘太可愛了，他不能不這麼辦。

他跑到執事家里，把執事叫醒，不管他只穿着一點兒衣服，

一把拖着他往屋外跑；他对执事说，大狗熊正在费伯的木棚外轉来轉去，要他赶快去打。

“你要是能把狗熊打死，他一定会同意你娶他的妹妹，”他说，“因为那时候你就是个有名的人了。这不是头普通的熊，要能把它打死，即使是全国最了不起的人，也会认为是一种光荣。”

他把自己的槍塞在执事手里，槍里装着那颗在星期四傍晚的新月下，在教堂塔楼上用銀子和鑄鐵的銅溶炼成的子弹。想到打死那伟大的丛林之王、葛立泰悬崖的老狗熊的将是别人而不是自己，他不禁妒嫉得發抖。

执事举起槍来瞄准——天知道他是怎么瞄准的，好像他的目标不是平地上走着的一头狗熊，而是天空中徘徊在北極星四周的那顆大熊星。槍声一响，山搖地动，連葛立泰悬崖上也听得清清楚楚。

不管他是怎样瞄准的，狗熊却倒下了。这就是用那颗銀子弹射击的結果。即使你向天上的北斗星瞄准，槍弹也能穿过狗熊的心脏。

人們从四面八方的田舍里拥出来，不知發生了什么事，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响的槍声，也从来没有一声槍响惊醒过这样多沉睡的回声。执事受到大家的贊揚，人們实在給那头狗熊骚扰够了。

矮个兒費伯也出来了，可是富煦少校的希望却落了空。尽管执事救了他的牛，尽管他站在那里受着众人的贊揚，那矮小的琴师却既不替他高兴，也不向他表示謝意；也没有把他看成一位英雄，当作妹夫，张开双臂来欢迎。

琴师这般不識时务，气得站在一旁的少校咬牙切齿不住地躁脚。这个貪心不足气量狭小的小家伙，他真想給他說說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一张嘴，就结结巴巴，一个字也说不完全。他越想越气——他把杀死大狗熊的荣誉让给了别人，可是什么也没有换得。

他无法理解：一个人做了这样了不起的事，为什么还不配赢得世界上最高傲的新娘。

执事和几个年轻人打算就动手剥狗熊的皮，都到磨石旁磨刀去了；其余的人也各自回家睡觉，只剩下富煦少校一人站在那头死熊旁边。

他回到教堂前，把钥匙放进锁孔，登上狭窄的、曲曲折折的扶梯，惊醒了在那里打盹的鸽子，又一次来到钟楼上。

过了一会，年轻人在少校的指导下动手剥熊皮，这时候，在熊嘴里发现了一叠五百个力克斯^①——一张的钞票。谁也说不上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可是，当然罗，这是一头有魔法的熊；而熊既然是执事打死的，钱自然也该给他。

这件事传开以后，连矮个儿鲁伯也明白执事做了一件多么光荣的事；他当着大家宣布愿意执事做他的妹婿。

星期五那天，安德斯·富煦少校在执事家里参加了他为庆祝这给他带来幸福的一枪而举行的宴会，又在乐师家里吃过了订婚的晚宴，在傍晚时分起程回埃克布庄去。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归途；他并不为敌人的死感到欢欣，执事送他的那张名贵的熊皮也没有给他带来愉快。

也许有人以为他伤心是因为那娇小玲珑的姑娘跟旁人去了。不，他才不会为这种事伤心呢。最伤他心的是，那森林中的一只眼的老王如今死了，而打死它的那颗银子弹却不是他发射的。

^① 北欧等国通用的一种纸币。

他怀着这样的心情，走进食客們的房間，默默地把那张熊皮拋給围坐在爐火前的食客。关于这次出猎，他一个字也沒提，只在很久以后，他們才从他嘴里听到这件事的前后經過。他也沒有泄露勃洛布庄的牧师藏金的地方，至于牧师自己，也許根本就没有發覺少了錢。

食客們拿着那塊皮子反复端詳。

“好一张皮子，”貝倫克虜齊說，“我很想知道这家伙为什么冬眠沒完就跑出来——呵，也許你是在洞里打着它的吧？”

“不，在勃洛教區里。”

“論个子，确实比不上葛立泰悬崖上的那头熊，”古斯泰說，“可也不能不說是头好样的野兽。”

“这熊真不小，”凱文許勒說，“要不是它有两只眼睛，我真以为你把那老家伙結果了呢；你看它眼圈上沒有伤疤也沒有發炎，不可能是那头老狗熊。”

富胸罵了自己一声蠢貨，阴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居然显得有些可愛。那头大狗熊到底沒有死在別人的子彈下。

“上帝呀，你真慈悲！”他合着手說。

第九章 勃楊尼庄的拍賣

我們年輕人聽見老年人講的故事常常不免怀疑。“在你們生命中灿烂的春天里，每天晚上都举行跳舞会嗎？”我們會这样問他們，“那时候生活就像一部讀不完的传奇，是嗎？”

“在那些日子里，女孩子都那么美丽可愛嗎？每次宴会以后，她們之中总有一个跟着古斯泰·貝林逃走，是嗎？”

这时候，老人们就会把他们那可尊敬的头搖一搖，跟你講起那呼呼呼飞滾的紡車輪，那搭搭地跳动的梭子，厨房里大大小小的事，还会講那劈劈拍拍地打在地面上的連枷和森林里用斧子砍出来的小路；可是不多一会，他們就会回到那古老的题目上。雪橇来到門前，馬兒拉着一車欢笑的青年人飞也似地穿过密密的丛林；然后是狂舞，是琴弦的顫动。沿着吕汝湖长长的湖岸，在隆隆的雷声伴奏下，展开了一场惊险万状的疯狂的角逐。这场角逐的吼声传到了很远的地方。森林搖搖晃晃站立不稳，各种毁灭性的力量都出来横冲直撞。野火吐着血紅的舌头，洪水冲走了田原上的作物，飢餓的野兽在农庄里奔窜，在輕疾的馬蹄踐踏下，一切幽靜的幸福生活都化成了塵埃。行列所經過的地方，在男子的头脑里煽起了疯狂的火焰，把妇女們吓得脸色蒼白从家里逃出去。

我們年輕人听到这里便会坐着不响，詫异、疑惧、却又感到幸运。

“什么样的人啊！”我們心里想，“我們再也不会看到这样的人了。”

“那时候的人做什么事难道不想一想嗎？”我們又問。

“他們当然想过的。”老人们回答。

“一定不是像我們这么想的。”我們坚持自己的看法。

可是老人们不懂我們的意思。

我們所想的，是那个已經控制了我們的、叫作“自覺”的怪物。我們一想到它，就仿佛看見它那对寒光逼人的眼睛和那又长又弯的手指，它坐在人們心灵中最幽暗的角落里，把整个人生拆成一片一片，就像老妇人拆开一小塊綢布或毛織品一样。

弯曲、僵硬的长手指一点一点地拆着，最后我們整个人都成

了一堆破布片；我們最高尚的激情，我們的許多創見，我們所做过跳过的一切，都经过它的检查和考察，拆成一小片一小片，于是它用冰冷的眼光打量着，蠕动着没有牙齿的嘴，格格 格格地嘲笑，輕輕說道：

“看吧，是破布片，不过是一些破布片罢了。”

那时候的人中间，也曾經有一个人把她的心灵展开在那怪物冰冷的眼光下。它坐在她的心里，察看着她一切行为的动机，对善和恶都表示輕蔑，它一切都了解，但是不对任何一件事加以責备，它檢驗着，挑拣着，一片一片拆着，用不停的嘲笑使得人們的感情和理智都麻木了。

美丽的瑪麗安娜心中就有这样一个能內省的怪物。她每走一步路、每說一句話，都可以感觉到它冰冷的目光和它的嘲笑。她的生命像是一出戏，自己不过是这出戏的观众。她不再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她既不痛苦，也不欢悦，甚至也不爱；她扮演着一个叫瑪麗安娜·辛克萊的美人的角色，而“自觉”就睜大了那寒光逼人的眼睛坐在一旁觀看她的表演，忙忙碌碌地拆着。

她已經分成两半。那蒼白的一半无动于衷地冷笑着觀看那另一半的所作所为；那怪物把她的生命拆成一片一片，再也不說一声同情或怜悯。

可是，在她懂得了生命的丰富含义的那个晚上，那蒼白的寻根究底的旁观者在哪儿？当清醒的瑪麗安娜在一百双目光注视下吻着古斯泰·貝林的时候，当她在激情冲动下投身在雪堆中等待死亡的时候，它在哪儿？那时候，冰冷的眼光什么也看不見了，輕蔑的笑容也失去了威力，因为爱情在她心头汹涌。惊险万状的疯狂的角逐在她耳中隆隆地轟鳴。在那恐怖的一夜中，她是一个完整的人。

啊，你这个会自嘲的怪物，当瑪丽安娜克服了極大的困难举起冻僵的臂膀搭在古斯泰的頸項上时，你跟老貝倫克房齊一樣，也只得把目光从地面上移向天空的星星。

還有那一夜，你也无能为力。她在唱着爱情的欢歌时，你死了，她赶到斯茹庄去寻找少校时，你也死了，当她看到树林上空一片血紅的火光时，你也死了。

因为，那暴風雨中的巨鳥，那具有魔力的爱情，已經像一群神鷹一样来到这里。它們带着燃燒着的雙翼和鋼鉄的爪子扑到你这个冷眼旁觀的怪物身上；它們用爪子掐住你的頸子，把你扔到那无人知曉的地方。你已經死了，已經完全被摧毀了。

可是，現在它們又急急地向前去了——最聰明的人也無法預料它們的去向，最敏銳的人也無法跟蹤它們；于是那个叫做“自覺”的怪物又从无人知曉的深淵中走出來，又一次控制了瑪丽安娜的心灵。

二月整个月里，瑪丽安娜臥病在埃克布庄——她到斯茹庄去找少校时，染上了天花。病魔在她已經受了寒冻而疲累不堪的时候抓住了她，来势很凶，几乎夺去了她的生命，經過了一个月才脫离險境。現在，她依然很軟弱，容貌完全毀了，再不会有人叫她美丽的瑪丽安娜了。

这情形，暂时还只有瑪丽安娜自己和她的护士兩人知道。食客們都不知道。因为病室里有天花菌，誰也不准进来。

內省的力量还有比在靜臥疗养期間的漫长的鐘点里，更活跃的吗？这怪物坐在那兒，瞪着一双冷冰冰的眼睛，用瘦骨嶙峋的僵硬的手指拆着，拆着。如果仔細看一看，就会發現，在它背后还坐着另一个更蒼白的怪物，也在那里瞪着眼冷笑，在这第二个怪物背后，一个接着一个，还有无穷的怪物，它們你笑我，我笑

你，在嘲笑全世界。

瑪麗安娜躺在床上，透过这一双双冷冰冰的眼光观看自己，这时候，一切与生俱来的感情都死去了。

她睡在那里扮演一个病人的角色；她睡在那里扮演着一个不幸的、在恋爱中的、渴望着复仇的角色。

这些角色都是她自己，可是这仍然是一出戏。在这一双冰冷的目光逼视之下，一切都变成了一出虚幻的戏，可是逼视着这一双冰冷的眼睛的，还有另外一双、两双，以至于无穷双冰冷的眼睛。

生命的活力已经离开了她。愤怒和柔情都只给了她一夜的力量，以后就消散了。

她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真的爱古斯泰·貝林。她多么想再見他，来证实他有没有力量打破她的自我。

病魔束縛着她的日子里，她脑海中只有一个清晰的思想：她担心别人知道她的病情。她不想再見到父母；她知道，父亲一听说她的病情，必定会懺悔，可是她不想再和父亲恢复感情。因此，她命令护士，对她父母和其余一切人，只准說是她每次回到家乡就会犯的眼病这次又發作了，她只好坐在光綫弱的房間里。她不准护士告訴別人她真实的病情，她不准食客到卡爾斯塔德去請医生。她虽然得了天花，可是很輕，埃克布庄藥箱里的藥品已經足够救活她了。

她从来没有想到死；她只是躺着等待病体复原，好跟古斯泰一同到牧师那里去公布結婚的預告。

如今，病好了，热度也退了，她又变得冷靜而清醒。她仿佛觉得，在这充滿了傻子的世界上，她是唯一的聪明人。她既沒有爱，也沒有恨。她理解她的父亲，理解一切人。既然理解了，就

不会恨。

她听说迈尔柯亚·辛克莱打算在勃扬尼庄举行一次拍卖，然后带着他的财产离开这里，不让她从他手里得到一点遗产。有人说，他要破坏得尽可能的徹底；他先拍卖家具和用品，再卖牲口和农具，最后再把住宅和田地一起卖掉。然后，他就把钱装在一个口袋里沉入吕汝湖底。贫困，混乱，破坏将是她得到的遗产。瑪丽安娜听到这些，只是微微一笑，表示同意；他的脾气就是这样，他不能不这样做。

她不懂自己怎么竟会对爱情唱出那支伟大的赞歌。她跟旁人一样，梦想在一所茅屋里找到爱情，可是现在这个梦本身都变得无法理解了。

她叹了一口气，渴慕着重新变成原来的她。她对这种无尽期的演戏早已厭倦了。她从来不曾有过强烈的感情，美丽只给她带来悲哀，陌生人的倾慕只会使她震惊。

啊！只要有一秒鐘把自我忘記。一个动作、一句話、一个行为，只要沒有人在一旁記載。

病室经过消毒以后，有一天，瑪丽安娜穿好衣服躺在沙發上，命人去請古斯泰·貝林米。可是別人回答她說：他到勃扬尼庄的拍卖会上去了。

在勃扬尼庄，确实有一場盛大的拍卖。这是一个古老而闊綽的世家。許多人从很远赶来出席这次拍卖会。

迈尔柯亚·辛克莱把宅子里大大小小一切东西全部堆在大客厅里。成千上万件，东一堆，西一堆，从地板上一直堆得碰到天花板。

他自己像审判日降临大地摧毁一切的恶魔一样，走遍了整

个宅子，把它要拍卖的东西拉到这里来。厨房里的东西——黑鍋子、木凳、錫蜡盅、銅炊，他一样沒有动，因为这些东西沒有一件使他想起瑪丽安娜；可是能逃过他的愤怒的，也就只有这么几样东西。

他冲进瑪丽安娜的房間，把每一件东西都抛出来。她装玩偶的屋子、她的書架、他給她做的小椅子，她的首飾和衣裳，她的沙發和床，一样也不留。

他从这一間屋走到那一間屋，把一切看不順眼的东西都拉下来，一大把一大把拖到举行拍卖的大厅里。沙發和大理石板压得他喘不过气，可是他仍旧不停地搬运。他一把拉开碗櫥門，把整套銀餐具拿了出來。去它的吧！瑪丽安娜曾經碰过。他抱着一大捧雪白的斜紋布和細麻布的桌布——上面繡着五指寬的花边，这是多年辛勤手工的成果——一起扔在貨堆上。去它們的！瑪丽安娜不配享受这些东西。他抱着一大堆瓷器，顛顛顛地在房間里穿进穿出，也不怕一不小心会把成打盘子摔破，他又一把握起上面燒着手繪的家徽的茶杯。去它們的！誰願意就拿去用吧！他从閣楼上捧着山一样高的一大叠褥子搖搖晃晃走下樓来：柔軟的枕头和靠墊，人躺在上面就像躺在波浪里一样。去它們的吧！瑪丽安娜在上面睡过。

他用憤怒的眼光打量着那些古老的熟悉的家具。哪一张椅子她沒有坐过？哪一张沙發她沒有倚过？哪一张画她沒有觀賞过？哪一支烛台沒有照亮过她？哪一面鏡子沒有反映过她的身材和容貌？他把攥緊的拳頭陰郁地对这充滿回忆的世界撓了几下。他恨不得掄起一柄錘子，照准它們冲过去，把一切都打得粉碎。

可是，他觉得，把它們都拍卖出去，是个更痛快的报复。把

它們交給陌生人！讓它們在農夫的茅屋裏染污，讓它們受到漫不經心的新主人的照顧。他不是看見過嗎？——農夫家裏擺着從拍賣場上買來的遍體鱗傷的家具，和他女兒一樣蒙羞受辱。丟它們的吧！讓它們破舊得露出了芯子，剝落了金漆，帶着折斷的腿，肮髒的靠背站在那裏想念從前的家吧！讓它們去到天涯海角，誰也找不到它們，誰也无法再將它們收集在一處。

拍賣開始的時候，客廳裏有一半面積已經被他亂七八糟地堆滿了各種東西。

客廳正中橫放着一條長柜台。主持拍賣的人站在柜台後面把東西一樣樣舉起來；記錄員坐在旁邊記錄買主出的價錢。邁爾柯亞·辛克萊也帶着一桶白蘭地坐在這兒。客廳的另外一半、大廳以及院子裏都擠滿了買主，噁噁喳喳，有說有笑。買主們一個緊接一個喊出價錢，拍賣進行得十分熱鬧。酒桶旁邊，坐着半醉半癡的邁爾柯亞·辛克萊；背後亂七八糟堆着他的財產。一蓬亂草般的頭髮下面是一張通紅的面孔，布滿血絲的眼睛裏冒出怒火，眼珠轉來轉去。他又喊又笑，興致從來沒有這麼高；看見誰出的價錢好，他就把他叫到面前，敬他一杯。

古斯泰·貝林也夾雜在人叢中看着他；他是混在一群群買主中間走進來的，一直在躲避着邁爾柯亞·辛克萊的視線。邁爾柯亞的這付神情促使他深思，他的心停止了跳動，仿佛看見了不幸的預兆。

他很想知道，這時候瑪麗安娜的媽媽究竟在哪裏？好像被命運驅使着似的，他身不由己地走出去尋找古斯姐娃·辛克萊。

他穿過了許多道門才把她找到。她丈夫最討厭、最不能忍受女人的哭訴。他知道，她看見她這些寶貝的家具什物遭到這樣的命運，一定要號啕大哭，而這是他最討厭的。美麗的女兒已

經失去了，而她竟還會對着幾條床單桌布掉淚，這只能使他更加生氣。於是，他捏緊拳頭，逼着她穿過一間間房間，走出宅子，走進廚房，一直把她逼到儲藏間里。

她再也沒有地方可退縮了。看着她蜷縮在梯子背後，等待着他的沉重的拳頭——也許是死亡——他哈哈大笑了几聲。他讓她就在那兒，把門鎖上，把鑰匙塞在自己口袋裏。拍賣進行的時候，她可以坐在这里。她不會挨餓，他的身邊可以不再聽到她的哀號。

古斯泰·貝林從廚房和飯廳間的通道走過來時，她依然坐在那里，囚禁在自己的儲藏間里。他從牆上高處的窗口里看見她的臉孔；原來她爬在梯子上，從她的囚室里向外看。

古斯泰問：“你在那兒做什麼？”

她低低地說：“他把我關在这里。”

“你丈夫嗎？”

“是的。我以為他打算弄死我，古斯泰，你听着，你去把飯廳里的鑰匙拿來，然後從廚房里走進來，打開儲藏室的門，放我出去。飯廳的鑰匙能開這個門。”

古斯泰按照她的話做了，幾分鐘以後，那矮小的女人已經站在空蕩蕩的廚房里了。

古斯泰說：“你早就該叫女傭人拿飯廳的鑰匙把門打開。”

“怎麼，你要我把這個秘密告訴她們？那我的儲藏室里就不會有片刻安靜了。而且，我正好乘這個機會把上面一層櫃子整理整理。真的，也該整理了，我真不相信自己怎麼會把那麼多破爛爛的廢物堆在那里。”

古斯泰說：“你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是呀，可不是真多。只要我一不照看，紡車輪和梭子就准

会出岔子。如果——”

说到这里，她突然停住，把眼角上的泪珠抹掉。

“我的上帝，我还在这兒说什么！”她說道，“別人跟我說，再也沒有什麼需要我照看了，他把我們所有的一切都賣掉了。”

“這是真的，真可怕。”古斯泰說。

“古斯泰，你記得客廳里那面大穿衣鏡嗎？真是件好東西，那玻璃是整塊的，鏡面上沒有絲毫斑點。是我母親給我的，可是他現在要拿去拍賣了。”

“他發瘋了。”

“也只能這樣說。不瘋也好不了多少。他非要弄到我們都跟少校夫人一樣到大路上去討飯是不肯罷休的。”

古斯泰說：“決不會弄到那個地步的。”

“會的，古斯泰。少校夫人離開埃克布莊時，就預言過我們的災難，現在可真的來了。她不會讓他出賣勃楊尼莊的。你想，他自己的瓷器，從他家里帶來的畫着家徽的杯子，都賣掉了。少校夫人決不會允許這樣的事發生。”

“他到底是為了什麼？”古斯泰問道。

“呵，只因為瑪麗安娜沒有回來。他等了又等，他整天在大路上走來走去等候她回來。他想她想瘋了，可是我什麼也不敢說。”

“瑪麗安娜還以為他仍舊生她的气呢。”

“她才不這樣想呢。她很理解他；可是她驕傲，不願意先讓步。他們兩個人個性都剛強極了，把我放在他們之間……”

“你當然知道瑪麗安娜快要和我結婚了？”

“天啊，古斯泰，她決不會的。她這樣講不過是為了激怒他。她一向嬌生慣養，不會嫁給一個窮人，而且她的高傲也不允許她

这样做。回去对她说，她再不回来，她的财产就一个钱也剩不下了。他会把一切全都扔掉，我知道，什么也换不回来。”

古斯泰認真生她的气了。她坐在厨房的大桌子上，心里却只想着她的镜子和瓷器。

“你应当感到羞愧！”他喊道，“你把自己的女儿推到雪堆里，现在你又认为她所以不回来只不过是耍脾气。你以为她跟你们一样，为了怕失去遗产，就肯抛弃自己心上的人。”

“亲爱的古斯泰，你千万别也生我的气。我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我是想尽办法要给玛丽安娜开门的，可是他把我拖开了。这里的人都说我什么都不懂。古斯泰，只要你能使玛丽安娜幸福，我决不会舍不得她。古斯泰，使一个女人幸福，可并不容易啊。”

古斯泰看了她一眼，他怎么能提高喉咙对这样一个受人恐吓欺压的好心肠的女人发脾气！

于是，他把声音放软，说：“你没有向我打听玛丽安娜怎样了。”

她放声大哭起来。

“我要是问你，你不会生气吗？”她说，“我一直都在想问你。你想，我只知道她还活着，这些日子，我就没有从她那兒得到一点消息，甚至我给她送衣服去的时候也没有。我还以为你跟她商量好要把她的情形瞒着我呢？”

古斯泰不忍再往下听。他是个野性难驯的人，甚至是没有理性的——上帝有时候要派狼群追逐他才能使他服从——可是这个老妇人的眼泪和哭诉却比狼嗥还要教人不忍。他把真相告诉了她。

“玛丽安娜一直在生病，”他说，“她染上了天花。今天她打

算起来在沙發上靠一靠。我从第一夜以后就没有跟她见过面。”

古斯姐姐太太听了他的话，一下子从桌子上滑到地下，没有再多说一个字，就跑去找她丈夫，留下古斯泰独自站在那儿。

拍卖厅里的人看见她走到他身旁，急促地在他身边说了几句话。他们又看见他的脸色变得更红，他那只扶着酒桶塞的手转了一下，白兰地流了满地。

大家都觉得，古斯姐姐带来了极其重要的消息，拍卖马上就要停止了。主持拍卖的人手中的木锤不再敲击，记录员的笔停住了，也没有人再喊价钱。

迈尔柯亚·辛克莱从沉思中醒过来。

“喂，”他喊道，“出了什么事？”

拍卖厅里又恢复了刚才的热闹。

古斯姐姐太太哭着回到厨房里，古斯泰还坐在那里。

“没有用，”她说，“我以为他听说玛丽安娜在生病，一定会停止拍卖；可是他却让拍卖继续下去。他心里是愿意的，可是他怕面上不好看。”

古斯泰耸耸肩膀离开了她。

在大厅里，他遇见了辛特拉姆。

“这是一场好戏，”辛特拉姆挠着手称赞，“你真是一位大师，古斯泰，这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过一会还有好戏呢，”古斯泰低声说，“勃洛布庄的牧师来了，带着整整一雪橇钱。有人说他打算把勃洛布庄整个买下来，当场付现款。辛特拉姆，我倒想看看那时迈尔柯亚·辛克莱该怎么办。”

辛特拉姆耸起肩膀嘿嘿地偷偷笑了一阵。于是他又挤进拍卖厅，一直走到迈尔柯亚·辛克莱面前。

“辛特拉姆，你想喝酒，就得先喊个价钱。”

辛特拉姆更上前一步。

“今天，你跟往常一样好运气，”他说，“有一个人带着一雪橇钱到这里来了。他打算把勃洛布庄里里外外整个儿买下来。他要许多人替他买，暂时他还不想自己出面。”

“你干脆说出来这人是誰吧；这样，我为了感谢你，就会给你一杯酒喝。”

辛特拉姆端起酒杯，退后一两步，才回答道：

“有人说是勃洛布庄的牧师，迈尔柯亚。”

勃洛布庄的牧师决不是迈尔柯亚·辛克莱最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冤仇是终身难解的。有许多故事说他在暗夜里躲在牧师要经过的路旁等他，还有故事说他把那老奸巨滑，压榨农民的家伙狠狠地揍了不止一顿。

辛特拉姆幸而退后了一两步，可是他并没有完全躲过迈尔柯亚的愤怒，他眉心上挨了一只酒杯，整个酒桶压在他脚上。可是接着出现的一个场面，却使他久久不能忘怀。

“勃洛布庄的牧师想要我的宅子吗？”迈尔柯亚·辛克莱喊道，“你们是站在这里替勃洛布的牧师买我的东西吗？啊，你们真不害羞！你们应该放明白点！”

他抓起一支烛台，一把墨水壶，朝着人丛中掷过去。

压在他那可恨的心上的怨忿终于全部发泄出来了。他像一头猛兽似地吼叫，向站在四周的人摇晃着拳头，顺手抓起随便什么东西就向他们扔过去。白兰地杯子和酒瓶满屋子乱飞。在盛怒之下，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拍卖完了！”他喊道，“滚出去！只要我活着，勃洛布的牧师就别妄想得到勃洛布庄。出去！我叫你们替勃洛布牧师买东

西！”

他又朝主持拍卖的商人和记录员扑过去，他们连忙躲开了，慌乱中推翻了柜台，于是，猛虎一般的辛克莱又朝着一群和平的买主扑过去。

一二百个人，为了躲避一个人，都挤向一个门口，争先恐后，乱作一团。迈尔柯亚站定，连声喊着“滚出去！”他一边咒骂他们，一边不时举起一把椅子，追上前去，像铤子似地朝着人丛舞来舞去。

他把人群撵出大厅，这才站住。等最后一个买主走出去以后，他就回到客厅里，把门锁上，顺手拖过一床草垫，几个枕头，在这一堆混乱之中倒头大睡，一直睡到第二天清晨。

古斯泰回到家里，就听说玛丽安娜想跟他谈一谈；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他也早就想找个机会和她谈一谈。

他来到玛丽安娜躺着的光线很暗的房間，不得不在門口停了一会；他看不清楚玛丽安娜躺在哪里。

“别再往前了，古斯泰，”她对他說，“再靠近我也許有危险呢。”

可是古斯泰已經三脚两步跨上楼梯，因为兴奋和渴慕而颤抖着。传染病算得了什么？能看见她就是最大的幸福。

他的心上人，她是多么美丽！谁还有这般柔軟的髮絲，这般明眸晶瑩的面庞。許多和諧而精致的綫条勾出了她的面容。

他想起她那两道弯弯的醒目的眉毛，好像百合花瓣上的筋脉；她那端正的鼻梁；她那像微波般蕩漾的嘴唇；她那橢圓的面頰；还有那最完美的綫条构成的下巴。

他又想到她那玫瑰色的肌膚，想起她那金黃色的髮絲和烏

黑的双眉相对照下产生的奇异的力量；想起了她那双閃爍的眼睛，和那鑲在澄澈的眼白上的碧藍的瞳人。

他的心上人，她是多么美丽！他想到她那顆蘊藏在高傲的外表下的溫暖的心。在她美麗的容貌和傲慢的言詞下，隱藏着能犧牲自我奉獻一切的力量。只要能看見她，就是莫大的幸福。

她以為他會在門口站住，可是他已經三腳两步跨上樓梯。他像一陣狂風，穿過房間，跪倒在她的床頭。

他到她這兒來，是來看她，來吻她，也是來向她告別。

他愛她，而且決不可能有一天會不愛她，可是他的心已經受慣了打擊。啊！他到哪裡去找一株沒有依傍、沒有根的玫瑰，能由他摘下來稱為自己的？即使她是被家裡趕出來的，在路旁凍得半死被他找到的，他也沒有權利留住她。

什麼時候，他的愛情才能展開嗓子唱出一曲高昂嘹亮、聽不出一個不諧和音的歌？什麼時候，他才能找到一片沒有別人羨慕，沒有別人會因為得不到而懊喪的土地，然後在上面建築起一所幸福的宮殿？

向她告別的話，他也已經想好。

“你家裡發生了異常不幸的事，”他預備這樣說，“想到這件事，我的心都碎了。你一定要回家去，使你父親恢復理智。你媽媽現在隨時都可能遇到死亡的威脅。你一定要回去，親愛的。”

這些話就在他嘴唇邊，却始終沒有說出來。

他在她床頭跪下來，雙手捧著她的臉，湊到自己的嘴邊；於是，他說不出話了。他的心怦怦地跳著，幾乎要冲破他的胸膛。

天花踐踏了她那姣好的臉龐。她的皮膚已經變得很粗糙，而且滿是疤痕，面頰上再也不會呈現出紅暈，太陽穴上再也看不見那柔和的淡青色的血管，眉毛脫落了，水汪汪的眼白變成了

黃色。

一切都已雕零。明快的輪廓變得笨拙而粗糙。

不止一個人為了瑪麗安娜·辛克萊的失去的美麗哀悼。整個伐姆蘭——這裡的人對容貌比任何其他地方的人更為珍視——人們都為她失去了嬌艷的臉色、明亮的眼神和金絲般的頭髮而悲嘆。這些樂天的人現在都十分傷心，仿佛故鄉光榮的皇冠上失去了一枚寶石，又仿佛他們自己光榮的生命中沾上了一個污點。

可是，在她失去她的美麗以後第一個看見她的男人，却並沒有被痛苦壓倒。

他心里翻騰着不能用言語形容的感情。他注視着她，心里感到越來越溫暖。愛情像春天的山泉，越漲越高。愛情，像火熱的波浪在他心頭洶湧澎湃，充塞了他整個身軀，升上他的眼眶化作淚水；變成了他嘴唇上的嘆息，使他的雙手、他的整個身軀都不停地顫抖。

他要愛她，保衛她，使她不受任何傷害。

他寧願做她的奴僕，她的領路人！

經過患難的火的洗禮的愛情才是堅貞的愛情。他不能向瑪麗安娜道別，更不能勸她去跟她父親和好。他不能離開她——他今天還活着，完全是由於她。為了她，他不惜去犯最不能寬恕的罪惡。

他說不出一個完整的字，只是一面嗚咽一面吻她，直到最後老護士覺得已經是應該領他出去的時候。

他走以後，瑪麗安娜靜臥着回味他的感情。“能這樣被人愛是多好啊！”她想。

是的，能這樣被人愛是好的，可是她自己怎樣？有什麼感覺

呢？沒有，什麼感覺也沒有。

難道她的愛情死了？還是躲避到什麼地方去了？她的心靈的孩子，它能隱藏在哪兒呢？

愛情還活着嗎？它是不是蜷縮在心中最暗的角落里，在那雙冰冷的眼光逼視下凍僵了？在那慘白的嘲笑下發抖？被那瘦骨嶙峋的手指扼得透不過氣來？

“咳，我的愛情，”她嘆息着說，“我心靈的孩子！你還活着嗎？還是已經死了，跟我的美麗一樣死了？”

第二天一清早，邁爾柯亞·辛克萊就進去找他的妻子。

他說：“古斯姐娃，照顧一下，把家裡的秩序恢復過來。我去領瑪麗安娜回來。”

她回答：“是，邁爾柯亞，親愛的，我一定使一切回到原來的樣子。”

他們兩人和解了。

一小時以後，他已經在奔向埃克布莊的途中。

邁爾柯亞·辛克萊披着他最好的皮大衣，蓋着他最好的毛毯坐在敞篷的雪橇里，高貴、慈祥，簡直找不出比他更可愛的老人了。他的頭髮軟軟地搭在頭上，臉色蒼白，眼珠深陷在眼窩里。

二月的天空，萬里無雲，一片光明。地面上的積雪閃閃灼灼，就像少女聽見第一支華爾滋舞曲時，眼睛里閃出的光芒。赤楊樹伸出褐紅色的枝椏，衬着晴空，織成一幅雅致的花邊，有些枝椏上結着的冰柱，正好像花邊上的綫子。

那一天顯得異常的瑰麗，充滿了節日的气象，馬兒高揚著頭踢著前蹄，馬夫把鞭子甩得一片价响，洋溢着生命的喜悅。

雪橇走了不久，就在埃克布莊前高高的台阶前站住。

佣人从房子里走出来。

迈尔柯亚问他：“你的主人在哪儿？”

“都到葛立泰悬崖打大狗熊去了。”

“都去了？”

“是的，老爷，都去了。不会打猎的人为了那顿野餐，也都去了。”

这回答引起迈尔柯亚一阵大笑，笑声迴荡在空静的院落里，他给了那佣人一个克朗。

“去跟我女儿说我來領她回家。她不必担心天冷，我是坐着大雪橇來的，还带了一件狼皮大衣來給她穿。”

“請进来吧，老爷。”

“不进去了，我坐在这兒很好。”

佣人走了进去，迈尔柯亚开始等待。

这一天他的心情極好，任何事也不会激怒他，他想着也許需要多等一会儿，说不定瑪麗安娜还没有起来哩。他到四周看看把这一段时间消磨过去。

屋檐上垂着一条冰柱，阳光想融化它，可是它却总跟阳光捣乱。阳光从冰柱的上端着手，融化了一滴水，想讓这滴水順着冰柱流下来，滴在地面上。可是这滴水走不到半路，就又冻住了。阳光一次又一次地嘗試，都失敗了。后来，一滴小小的但是有冒險精神的水珠终于到达了冰柱的尖端，閃閃爍爍地發着亮光；到底达到了它的目的——搭的一声落在地上。

迈尔柯亚看到这兒，哈哈大笑。“你还不算傻呀！”他对阳光說。

院落里靜悄悄地，空无一人。大屋子里也毫无声息，可是他并不焦急，他知道女人要花許多時間才能准备停当。

他在鴿舍前坐下來觀看。鴿舍門上有一道鐵欄。整個冬天，為了怕老鷹把鴿子吃光，它們都被關在鴿舍里，不時有一隻鴿子來到門邊，把雪白的頭從鐵欄里鑽出來。

“它在等待春天哩，”邁爾柯亞·辛克萊說，“它還得耐着性子多等一會兒。”

鴿子好像每隔一定的時候就出來一次，於是他掏出表來，捏在手中，跟着它計算；果然，每隔三分鐘，它就出來一次。

“不，我的小朋友，”他說，“你以為春天只要三分鐘就會來到嗎？你得學會等待。”

他自己也需要等待，可是他的時間很充裕。

那兩匹馬起先不耐煩地用蹄子打着地上的雪，以後站得困倦了，就向太陽眨眼睛，最後把頭靠在一起睡着了。

馬夫端端正正坐在車座上，手里握着馬鞭和繮繩，臉朝着太陽，也睡着了，而且還發出很響的鼾聲。

邁爾柯亞可沒有睡。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不想睡，而且他在等待着的時候，心情的愉快也是以前少有的。瑪麗安娜病了，不能早一點回家，現在她可以回家了。當然，她一定會回家，一切又會像原來一樣好。

她一定得相信他並不生她的气。他親自坐着兩匹馬拉的大雪橇來到這裡。

他很有把握，四周又有這麼多事物來分散他的注意力，等待算得了什麼？

這時，看門的那隻大狗來了，它輕輕蹣着腳尖，眼睛看着地面，尾巴慢慢地擺着，好像是出來辦一桩最無關緊要的事。突然，它發瘋似地在雪地里挖起來；這老傢伙一定把偷來的什麼東西藏在這兒了。它正打算背着人偷偷地享用這一份食物，一抬

头，吓了一跳——在它面前站着一对喜鹊。

“你这个老贼！”两只喜鹊正颜色地说，“我们是警察。放下你手里的赃物！”

“呸！小点声音！我是这里的管家……”

“好一个管家。”它们冷笑着说。

狗朝着它们扑上去，喜鹊不慌不忙煽着翅膀飞走了，狗又跳又叫地在后面追逐它们。可是它正追逐着其中一只的时候，另一只却飞回来，飞进狗掏出来的洞穴里，去啄那块肉，只是没法把肉叼走。狗跑回来，一下把肉抢走，捧在两只爪子里啃，喜鹊又飞到它面前，喊喊喳喳骂它。它一面吃，一面恶狠狠地瞪着眼望它们，实在闹得太凶时，它就跳起来撞它们几步。

太阳渐渐移近西面的山岗。迈尔柯亚看了看表，已经三点钟了，可是他的太太在十二点钟就把午饭准备好了！

就在这时，佣人出来说玛丽安娜小姐想跟他谈一谈。

迈尔柯亚把狼皮大衣搭在手臂上，兴致勃勃地跨上台阶。

玛丽安娜听见他沉重的脚步踏在楼梯上，可是，直到这时候，她还没有决定跟不跟他一同回去。她只知道应当结束这个漫长的等待。

她本来希望食客们回来，可是他们没有回来，因此她只得想办法结束迈尔柯亚的等待。她再忍受不下去了。

她原以为他等了五分钟以后就会怒气冲冲地转身回家，不然也会冲进门来，或者放火把房子烧掉。

可是他却一直安静地坐在那儿，面带笑容地等待着。她对他既不爱也不恨，可是她内心有一个声音警告她不要再让自己回到他的手中；况且，她不能对古斯泰·贝林失信。

只要他打一个盹，只要他说一句话，只要他表现一丝不耐

煩，只要他透露出一縷懷疑，只要他把大雪橇趕到樹蔭底下……可是他却一直那樣耐心，那樣有信心。

他相信只要他等待，她就會來，他的信心不容別人懷疑。

她的頭髮脹，每一根神經都在跳動。只要她還知道他坐在那兒，她就不能平靜。仿佛他的意志會進來把她捆住抱下樓去。

因此，她決定至少要跟他談一談。

在他進來之前，她叫人把所有的窗簾都挑起來，找一個地方坐下，使自己的臉完全暴露在亮光下。

她要讓他經受一種考驗；可是邁爾柯亞那天委實和平常不同。

邁爾柯亞第一眼看到瑪麗安娜的時候，沒有露出驚訝的樣子，也沒有任何表示，好像完全沒有看出她有什麼改變。他十分珍視她的美貌，這一點瑪麗安娜是知道的；可是他沒有流露一點難受的神色，他極力控制自己，不刺痛她，這一點使她非常感動。她開始了解為什麼母親會不顧一切地愛他。

他毫不遲疑：他既不責備她，也沒給自己找什麼借口。

“讓我將狼皮給你披上；這狼皮一點不涼，我一直把它放在膝蓋上暖着。”

他還不放心，又走到爐前把皮子對着火烘了一會。

然後，他將她從沙發上扶起，替她披上大衣，在頭上蒙上圍巾，又把兩端從腋下繞到背後挽了一個結。

她自己一無主意，听憑他擺布。讓別人替你安排一切，不需要自己作任何決定，這有多么好！尤其是像她這樣生命已經被拆成一片一片、沒有自己的理智和感情的人。

邁爾柯亞將她抱起來，放在雪橇里，把篷子拉好，將她身子四周的皮衣塞緊，然後駕着雪橇離開埃克布庄。

她閉上眼睛，發出一聲半是喜悅，半是懊喪的嘆息。她現在把生命，真正的生命，拋在后面了，可是這對於她似乎也算不了什麼大的變動，她本來就不会生活，只會扮演生活中的角色。

幾天以後，她母親安排她跟古斯泰見了一次面。她乘着丈夫要走到很遠的地方去照看木材的機會，派人去把古斯泰召來，領他進去見瑪麗安娜。

古斯泰走到房門外；他既不施禮，也不說話，只是像个執拗的孩子似地站在門旁，兩眼望着地面。

“古斯泰，是你！”瑪麗安娜坐在安樂椅里喊道，用含着幾分笑意的目光打量他。

“是的，這是我的名字。”

“到這兒來，到我跟前來，古斯泰！”

他遲疑地走到她身邊，眼睛仍舊看着地面。

“再靠近些！跪在這兒！”

“我的上帝，這一切還有什麼意義？”他喊道，可是仍舊服從了。

“古斯泰，我是想對你說，我認為，我最好還是回來。”

“但願他們不會再把你趕到雪堆里去。”

“啊，古斯泰，你不再愛我了？你是嫌我太丑？”

他把她的臉挽下來吻着，只是臉上依然冷冰冰的。

她幾乎覺得有點可笑。如果他偏要嫉妒她的父母，那有什麼辦法呢？這有什麼不可以？她覺得想辦法再贏得他的心是件有趣的事，雖然她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想留住他，可是她却這樣做了。她記得是他一度將她從自我中解放出來，只要他能夠再做到這一點。

于是她开始用热情的话语来打动他；她说，她并不是想永远抛弃他，可是他们应当暂时在表面上断绝关系。他当然也知道，她父亲为这事几乎要疯了，她母亲的生命日夜受到威胁。她要他理解，她的回来是出于被迫。

听了她的话，他的愤怒也变作了语言。她不必再花费心血了，他不能再当她的玩物，她既然回家来了，就是已经抛弃了他，他也不能再爱她。前天他出猎回来，发觉她没有留下一封信、一句话就走了，他的血马上凉了，伤心得几乎死去。他不能爱一个给过他痛苦的人，更何况她从来没有爱过他。她是个喜欢弄风情的女人，她不过是需要在她停留在乡间的时候有个男人拥抱她吻她罢了。

他以为她一向就允许青年人拥抱她，是吗？

当然，他就是这样想的，女人并不像她们外表那样神圣，撒头撒尾的自私和虚荣！如果她能知道当时他打猎回来以后的感觉——他好像从冰水里捞起来的一样，这种痛苦将终生伴随着他，永远不会忘怀，他也永远不会再是原来的他。

她企图向他说明一切经过，要他相信她仍旧忠实于他。其实，这有什么关系，他已经不爱她了，已经看透她的心——她自私，她并不爱他，没有留下一句话就离开了他。

他反来复去的这样说，她却觉得这出戏委实有趣。她太熟悉他的愤怒了，所以无法生气，而且她也觉不出他们之间感情上有严重的裂痕。可是，渐渐地她却有些担心起来，难道在他身上确实发生了变化，使得他不能再爱她了吗？

“古斯泰，”她说，“我到斯茹庄去找少校，难道也算自私吗？我明知那里有天花，而且，穿着缎鞋在冰冷的雪地里走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爱情是靠爱情养活的，而不是靠帮忙做这一类事。”

“你是说，从此我们就是路人了，是吗，古斯泰？”

“这正是我的愿望。”

“你太容易变心了，古斯泰·贝林。”

“人们常这样责备我。”

他是冷冰冰的，无法使他的心热起来；而她比他还要冷，“自我”坐在一旁嘲笑着她的装出来的爱情。

“古斯泰，”她说，尽最后一次努力，“我从来没有存心要欺骗你，虽然你觉得我欺骗了你。我恳求你原谅我。”

“我不能原谅你。”

她知道，只要能表出真实的感情，就能赢得他的心，因此她试着扮演一个热情奔放的角色。那冰冷的眼光在一旁嘲笑她，可是她仍旧努力尝试；她不願意失去他。

“别走，古斯泰！别这样生着气离开我！想一想我已经变得多么丑，再不会有人爱我了！”

“我也一样不会爱你。”古斯泰说，“你的心必需学会习惯受人的打击，就像我的心一样。”

“古斯泰，我从来没有爱过别人，只是爱你，原谅我吧，不要抛弃我！你是唯一能把我从‘自我’中拯救出来的人。”

他把她推开。

“这不是实话，”他不声色地冷冷地说，“我不知道你要求我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你在说谎。你很有钱，不会缺少求婚者的。”

说完，他就走了。

等到他把门在背后关上以后，玛丽安娜的心就完全被懊悔和痛苦控制了。

爱情，她心灵的孩子，原来被那双冰冷的眼睛逼得躲在一个角落里，她是多么渴望它能回来呀；现在它回来了，可是已经太迟。

瑪丽安娜内心确定古斯泰·貝林已经抛弃了她，这时候，她身体上感到一阵剧烈的痛楚，几乎晕厥过去。她把手掌压在胸口，一连几小时静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与一种无泪可流的悲哀搏斗着。

这时候，痛苦的是她自己，不是一个与她无关的人或者一个演员，而是她自己。为什么父亲要使他们分离？她的爱情并没有死去，只是她在病体虚弱的时候没有充分感到它的力量。

上帝，上帝啊，她再醒来时已经太迟，他已经去了！

而他是那唯一的，能征服她的心的人。她能够忍受他的一切行为；他的铁石心肠和愤怒的话只能使她更自卑地献上爱情；如果他动手打她，她也会像狗一样爬到他身边，吻他的手。

她不知道怎样才能解除这种钝痛。

她抓起一张纸一支笔不停地写起来；先写下她的爱情和懊悔，接着就向他哀求，如果不能再爱她，就请他怜悯她。她写下的可说是一首诗。

写完以后，她想，只要他看到这封信，就不能不相信她真的爱着他。她又为什么不再将写下的东西送给他呢？明天一定送去，她深信这封信能将他带回来。

第二天一整天，她都在痛苦和矛盾之中。她看着自己写的东西，觉得十分愚蠢，毫无价值；既不合音节也没有押韵，只能说是散文，这种诗只能换来他的嘲笑。

这种想法激起了她的自傲。既然他已经不认为她值得依恋，自己却还乞求他的爱情，岂不是更大的耻辱？

有时候她冷静地想一想，也会觉得：能够和古斯泰断绝关系，
由此而避免许多随着这种关系而来的难堪，她应当高兴才对。

可是，她的心遭受的打击实在太太，感情到底战胜了。在她
发现自己还在爱着他的第三天，她把那首诗装进一个信封，信封
上写上了古斯泰·贝林的名字。但是，这封信始终没有发出；在
她能够找到一个可靠的使者之前，她又听到了一些关于古斯泰·
贝林的消息，使她理解到：要想赢回他的心，现在已经太迟了。

如果及时把诗送去，或许可能赢回他的心，而没有及时把诗
送出，这是她终身的恨事。她的全部悔恨凝聚成一句话：“如果
我没有耽搁，如果我没有耽搁这么些天……”她相信，他也许已
经回到她身边了，通过这些诗的字句，她也许已经获得了幸福
的生活，至少已经领悟了人生的真谛。

然而，忧伤的作用却和爱情一样，使她变成了一个完整
的人，能够用全付力量去做一件善良的事——当然，也可能去做一
件不好的事。奔放的感情挣脱了冷酷的“自我”束缚，充斥了她
的整个心灵。尽管她已经比不上美丽，却仍旧有许多人爱她。

可是，人们都说，她始终不能忘怀古斯泰·贝林，就像人们
悼念自己荒废了的生命一样地悼念他。

她的那篇不像样的诗，有一个时候传诵很广，现在却早已没
有人提起，但是我希望你们读完以后能多想一想。如果这首诗
当初送了出去的话，谁知道它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呢？这首诗
里洋溢着真实的感情，也许会把他带回到她身边来的。

这首诗形式虽然不合规律，可是却相当动人，相当深切。谁
也不会希望它换成另一个形式，禁锢在韵律的镣铐中，可是，当
你想起也许就是因为它形式不够完美，她才没有及时送出去，却
又不禁为它悲叹。

我請求你們讀它，愛它。寫下它的是一个在苦難中的人。

孩子，从前你愛过，从今以后
再不会重尝爱情的欢乐！
一陣感情的風暴卷过你的心头，
欢呼吧，你已经得到安息！
再不会欢乐忘情，振翼高飞，
欢呼吧，你已经得到安息！
再不会墜入痛苦的深渊，
永远不会。

孩子，从前你愛过，从今以后
你的心再不会被爱情的烈焰灼伤。
仿佛是田野上一片萎黃的枯草，
瞬息間亮起了一蓬火光；
烏烟滾滾，火星四濺，
惊散了天空中喳喳的飛鳥。
讓它們回來吧！你的火已經熄滅！
而且永远不会重新燃燒。

孩子，从前你愛过，从今以后
你再听不到爱情的甜言蜜語。
你年輕的心，仿佛是个疲倦的頑童，
坐在學校里的硬板凳上，无精打彩，
却想望着欢乐自由的天地。
可惜是一首被人遺忘的歌，再无人記起，
也永远无人歌唱。

孩子，一切都已結束！
同時結束了愛情與歡樂。
你所愛的人，他教會你在天空中展翅翱翔，
當洪水淹沒了村莊，
他給了你安全和舒適的家。
只有他握著開啟你心扉的鑰匙，
可惜他已經離去。

我只求你一件事，我的愛人，
只求你別叫我承擔你的怨憤。
可憐人的心是一切物件中最嬌嫩的，
若再是想着自己曾給旁人痛苦，
這痛苦教人如何繼續生活？

愛人呀，你若是要我死，
不必給我毒藥、匕首或繩索！
你只要說一聲，命令我離開
蔥翠的大地和生命的王國，
我就自己走進墳墓。

你給了我愛情，給了我生命中的生命，
現在你收回了你的賜予，我已經完全明白。
請別再把你的怨憤給我！
啊，請你記住，我仍舊留戀生命！
可是背負著怨憤的重担，那我就只有死路一條。

第十章 年輕的伯爵夫人

年輕的伯爵夫人每天早晨睡到十點鐘才醒，早餐時要吃新鮮麵包。她刺繡，她念詩；但是她根本不知道織布和做菜。這位年輕的伯爵夫人被寵壞了。

但是年輕的伯爵夫人是高興而愉快的，而且把她的快樂傳染給每一個人，每一件東西。誰都願意原諒她的曇起和新鮮麵包，因為她對窮人非常慷慨仁慈，對每個人都很友愛。

伯爵夫人的父親是一個瑞典貴族，他終身住在意大利；景色的秀丽和秀丽景色中的一個美麗姑娘，把他留在那里了。亨利克·杜納伯爵在意大利旅行的時候，曾在这位貴族的家里受過招待，認識了他的幾位女兒，就跟其中的一位結了婚，帶她一同回到了瑞典。

這位新娘一向是說瑞典話的，而且從小受到熱愛祖國的教養，她到了這個狗熊出沒的地方，感到很快樂。她在呂汝湖岸上歡樂的舞會中那麼愉快地飛旋，誰看見了都會相信她是一向住在這裡的。做一個伯爵夫人是什麼意思，她很少懂得。在這個快樂的年輕女人身上，沒有威勢，沒有古板，也沒有謙遜的尊嚴。

最喜歡這位年輕的伯爵夫人的，還是那些老人。很奇怪，她怎麼會贏得老人們的喜愛。他們在一次舞會上看見她的時候，可以肯定，他們全體，包括孟克拉德的法官，勃洛的牧師，邁爾柯亞·辛克萊，以及博加的上尉，都十拿九穩地對自己的老伴說，倒回去三、四十年，他要是看見這個年輕的伯爵夫人的話……

“對了，那時候她還沒有生呢。”老太太們說。

于是下次她们见面时，就跟年轻的伯爵夫人开玩笑，因为她把老人们的心夺走了。

老太太们以一种有些焦虑的心情来看她。瑪尔塔伯爵夫人的例子，她们记得很清楚。她初到鲍格庄来的时候，也是那么愉快、善良、可爱；但是后来她就变成了一个爱好虚荣、追求享乐的轻佻女人，满脑子除了寻欢作乐外，没有别的。“假使她有个丈夫催着她不停地工作就好啦！”老太太们说，“假使她能够学会織布就好啦！”因为織布是一切东西的安慰，它吞下了一切其他兴趣，曾经拯救了许多妇女。

年轻的伯爵夫人要想成为一个好主妇。她除了做一个幸福的妻子，住在一个舒适的家庭里外，不知道别的；她常常参加舞会，坐在老年人旁边。

“亨利克要我学着做一个能干的主妇，”她说，“就像他母亲那样。教我怎样織布吧！”

这时候，老年人都深深地叹了口气；首先，是因为亨利克伯爵居然认为他的母亲是一个好主妇；其次，是因为把这么复杂的事情教给这个年轻无知的人的困难。只要跟她说说什么繅统，什么通綫具，什么經綫，什么緯綫等等，就会使她头痛。

看见年轻的伯爵夫人的人，没有一个不奇怪为什么她会嫁给愚蠢的亨利克伯爵的。愚蠢的人不管住在哪儿，总是叫人惋惜；而那个愚蠢的人住在伐姆兰，就更叫人惋惜。

亨利克伯爵刚过二十岁，他所做的愚蠢事就已经风闻于世了。大家都谈论着几年前，他在一个滑雪会上款待安娜·斯塔恩霍克的情形。

“你真漂亮，安娜。”他说。

“你说什么呀，亨利克！”

“你是伐姆兰最最漂亮的姑娘。”

“我当然不是。”

“至少是滑雪会上最最漂亮的。”

“唉，亨利克，也不是啊。”

“那么，你是这架雪橇上最最漂亮的，这你不能否認了吧。”

是的，她不能否認了。

因为亨利克伯爵并不是一个美男子，他的丑陋就和他的愚蠢相等。人家說他那瘦削的脖子上的脑袋，是几百年来家里遗传下来的，因此，到了这最后一个繼承者身上，脑筋就不管用了。

“十分明显，他自己沒有脑袋，”人家說，“他的脑袋是从父亲那里借来的。他不敢把它低下来，怕丢了它——他已經脸色發黄，布满皺紋了。这个脑袋是他祖父和父亲都用过的，否則为什么頭髮会这么稀少，嘴唇会这么沒有血色，下巴頰会这么尖？”

他的周圍經常有些爱嘲弄人的人，鼓动他說些愚蠢的話，他們就听着，到处传布，还要添油加醋。

幸亏他自己并不注意到这点。他無論做什么，总是严肃而庄重的；他的举动很古板，身子总是挺得筆直，掉轉头时必定連身子一起轉过去。

不多几年前，他曾到孟克拉德去拜訪法官。他騎着馬，戴着高礼帽，穿着黄褲子和光亮的皮靴，身子僵直而高傲地在馬鞍上坐着。他一路来的时候，一切都很好，可是他騎馬回去时，有一根低垂的樺树枝碰掉了他的帽子。他跨下馬來，戴好帽子，再从这根树枝下騎馬过去。树枝又碰掉了他的帽子；这样一連碰掉了四次。

最后法官走出来对他說：“下一次你为什么不从树枝的另一边过去呢？”

于是这第五次他才安全地过去了。

然而不管他那老年人的脑袋怎么样，年轻的伯爵夫人还是很爱他。在罗马看见他的时候，她当然不知道他在本国有这么一个愚蠢的名声。在罗马，他身上还有点年轻人的荣誉感，而且，他们两个人又是在那么传奇式的境况下相遇的。你应该听伯爵夫人讲讲当时亨利克伯爵为什么不得不带她逃走的。神甫们主教们听说她要放弃母亲的信仰，改奉新教，都恼怒得发狂一样。所有的人都议论纷纷，轩然大哗。她父亲的住宅被包围了；亨利克被暴徒们追逐着。她的母亲和姊妹都恳求她取消了这门亲事。但是她的父亲却动了怒，说这些意大利暴徒怎么竟敢阻拦他把女儿嫁给他看中的人。他就命令亨利克伯爵带她逃走。因此，既然他们不可能在家里结婚而不被人发觉，亨利克和她就偷偷地从小街暗巷里溜到了瑞典领事馆。等她一放弃天主教信仰，改奉了新教，他们立刻结了婚，坐上一辆快速的旅行马车，往北而行。“你瞧，没有时间举行结婚预告了；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年轻的伯爵夫人常常这样说，“当然，不在一座庄丽的教堂里，而在一个领事馆里结婚，这是很不光采的，然而我们要不这样，亨利克就要得不到我了。在那里，个个人都是那么激烈，我的爸爸妈妈，还有神甫和主教，全都是那么激烈。因此，一切都得那么秘密地干；如果人家看见我们从家里溜出来，准会把我们两人都杀死的——目的就只为了拯救我的灵魂；当然，亨利克的灵魂是已经无可救药了。”

年轻的伯爵夫人爱她的丈夫，自从他们回到鲍格来，过着更安静的生活后，一直如此。她爱他古老家族的光荣，爱他著名的祖先。她喜欢看有她在场，他那古板的举动就会软化；对她说话，他的嗓音就会变得温柔。况且，她是他的妻子，他照顾她，溺

爱她。年轻的伯爵夫人不能够想像，一个结婚的妇女能不爱自己的丈夫。

在某些地方，他是符合她对于一个男子的理想的。他公正，喜欢诚实；他从不食言。她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贵族。

三月十八日，狱吏夏林过生日，许多人驾着雪橇到勃洛布山岗来。那一天，东面来的，西面来的，認識的，不認識的，被邀請的，未被邀請的，所有的人都到獄吏家里来了；所有的人都受到欢迎；主人准备了大量的食物和美酒，舞厅里容納得下七个教区来的舞客。

年轻的伯爵夫人也来了，就像她往常参加一切舞会和宴会那样。

但是她一路来的时候，心里并不快乐；她仿佛有一种預感，觉得要輪到自己被拖进冒险的漩涡里去了。

路上，她坐在雪橇里，望着西沉的太阳；天色清朗，几片輕淡的浮云，也沒有鑲上金色的边。寒冷的急風，刮来了蒼白、灰暗的暮色，沉沉地压到田野上。

年轻的伯爵夫人看见了白天和黑夜怎样在搏斗，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怎样在这场恶斗之前满怀恐惧。馬匹載着最后一駄东西，加快脚步，赶回归宿。伐木者急忙走出森林，轉回家去；姑娘們也离开了田地。野兽都在森林边上嗥叫。人們所热爱的白天，被征服了。

天色逐漸暗淡，色彩逐漸消失。她只看見寒冷和丑惡。她所希望的，她所喜爱的，她所干过的一切，她觉得似乎也都被薄幕灰白色的光所包住了。跟整个自然一样，这也是她疲劳、消沉、和无能为力的时刻。

她想到了她自己的心，現在滿披着嬉戲的愉悅，沉浸在紫氣

金光之中；她想到了这颗心，也许有一天会消失它的力量，不能再照亮她的世界。

“啊，衰萎啊，我的心的衰萎啊！”她自言自语地说，“你是那窒息的灰白的薄暮女神。有一天你会来支配我的灵魂。那时候，我会发现，生活也许真的就是那样丑恶而灰色；那时候，我的头髮会变成银白，我的腰背弯曲，我的头脑麻木。”

在这同时，雪橇转弯，进入狱吏住宅的大门，年轻的伯爵夫人抬头一望，她的目光落到侧屋的一个装着铁栅的窗戶上，落到窗戶后面一张猙獰可怕，瞪目而视的脸上。

这张脸，就是埃克布的少校夫人。这个年轻女人一看见她，就明白自己今天晚上的欢乐完全被破坏了。

一个人没有亲眼看见痛苦，只听人说说，愉快的心情是不会受影响的；然而如果面对面地看着邪恶、凶残、可怕的灾祸，他就很难保持轻松的心情了。

伯爵夫人当然知道狱吏夏林已经把少校夫人关进了监狱，等着对她那天晚上举行盛大舞会时袭击埃克布庄的罪行进行审讯。但是她决没有想到她会被拘留在狱吏家里，离舞厅那么近，谁都可以看得见她的屋子，她也一定可以听得见跳舞的音乐和闹哄哄的人声。这个念头消除了她所有的兴致。

年轻的伯爵夫人跳了华尔兹，又跳四组舞；跳了小步舞，又跳对对舞；可是她每跳了一次舞，就偷偷地溜去看侧屋的那个窗戶。那个窗戶里点着一盏灯，她可以看见少校夫人在屋子里来回走着；仿佛从来不休息，只是来回来回走着。

伯爵夫人觉得跳舞毫无兴趣，她只想着少校夫人在狱室里来回地走，像籠子里关的野兽一样。她奇怪为什么其他的人还能够跳舞。她可以肯定，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也知道少校夫

人就在附近，也像她这样的感动，然而还是沒有人流露出来。

她朝外面看的次数越多，她的脚就愈沉重，笑声哽在她的喉咙里。

她在擦去窗玻璃上的水汽，往外张望的时候，獄吏的妻子注意到她，向她走来。

“多么悲惨！啊，真是多么痛苦！”她低声对伯爵夫人說。

“我觉得今天晚上簡直不能跳舞了。”伯爵夫人低声回答她。

“她被关在那里，而我們在这里跳舞，我事先是不答应的，”夏林太太回答說，“她被捕后，一直押在卡爾斯塔德。現在因为不久就要开庭审訊，所以今天才把她带到这里来的。我們不能把她放到法院里簡陋的獄室里去，因此，就讓她待在側屋的緞布房里了。如果今天沒有那么多的人来，伯爵夫人，她應該待在我的起居室里。你不大知道她，但是她确是曾經像一個母亲和王后那样地对待我們大家的。現在她在这么巨大的痛苦中，而我們还在这里跳舞，她将作何感想呢。幸好大家都不知道她就关在那兒。”

“她本来就不應該被逮捕。”年輕的伯爵夫人严厉地說。

“对了，这是实在話，伯爵夫人，为了避免更大的祸事，可也沒有別的办法。她放火烧了自己的干草堆，赶跑了食客們，誰也沒有怪她；只是少校到处追索着她，要不是把她关进監獄，天知道他会拿她怎样。夏林因为逮捕了少校夫人，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伯爵夫人。甚至在卡爾斯塔德，人家也討厭他，就为了他对埃克布發生的一切事情，沒有装做不看見；不过他还是照他認為最好的办法去做。”

“那么現在她大概就要判罪了吧？”伯爵夫人說。

“哦，不，伯爵夫人，她不会被判罪的。她就要被开释。这些

天来，也够她受了；她快要疯了。你可以懂得，像这样一个高傲的妇女，被人当作罪犯看待，她怎么受得了！我想最好还是允许她自由。她也許自己能逃走的。”

“放她走吧。”伯爵夫人說。

“誰都可以放她，就是獄吏和獄吏的妻子不能，”夏林太太附耳說，“我們得看守着她。特别是今天晚上，她有那么多朋友在这里，所以派了两个人坐在門外，看守她；門上了門，落了鎖，誰都不能进去。但是如果有人把她放出来，伯爵夫人，夏林和我一定都是很高兴的。”

“我能放她出来嗎？”年輕的伯爵夫人說。夏林太太急忙抓住了她的手腕，領她走了出去。她們到了門厅，各披上一件斗篷，就匆匆走过院子。

“甚至她会不会跟我們說話，这也难說，”獄吏的妻子說，“然而她知道，我們并不曾忘了她。”

她們走进側屋的第一間房間，那里坐着两个人，看守着上門的門。她們沒有受到拦阻，就走进少校夫人的房間里。那是一間放滿織机和其他工具的大屋子，这是主要用来做織布房的，但是窗戶上有欄杆，門上有沉重的鎖，因此必要时可以用来做牢房。

少校夫人一点沒有注意她們，还是繼續来回走着。

这些天来，她正在走一条长路。她别的什么不知道，只知道她要走一百二十哩路，去看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住在奥尔佛达尔森林里，正在等她。她沒有時間休息；她必須要去；她匆忙得決不能停留；她的母亲已經九十多岁，不久就要死了。

她一尺一尺地量着地板，現在正把尺加成丈，把丈再加成半哩和一哩。

她要走的路似乎又长又难行，但是她不敢休息。她涉过深深的流水；她一路走，一路听着头上树木的簌簌声；晚上，她在芬兰人的茅屋、烧炭人的木屋里歇脚；要是走了许多哩路没有人烟，她就得折下树枝做一个铺，在倾倒的松树根下休息。

最后，她终于到了目的地，一百二十哩路走完了，森林到了尽头，一座红屋子耸立在白雪复盖的田野上。克拉河在旁边流过，形成了一连串小瀑布，激起白色的泡沫和淙淙的水声。听见这个熟悉的声音，她知道家到了。她的母亲，看见她像她多年前预言的那样一路乞讨而来，就会出来迎接她。

这时候，少校夫人总是抬起头来，望望周围，看见紧闭着的门，就明白了自己身在何处。

于是她奇怪自己是不是要疯了；她坐下来，一面休息，一面思索。但是过了一会，她又重新出发了，计算着每一尺每一丈，每半哩每一哩，在芬兰人的茅屋里休息一忽儿，这样日夜不睡，一直等到走完了一百二十哩路。

在她被关进牢房以来，她几乎根本没有睡过。

这两个前来看她的女人痛苦地望着她。

年轻的伯爵夫人永远忘不了她那来回走着的模样。事后她时常在梦中看见她，就嘴上带着呻吟，眼里满含着泪惊醒过来。

这个老妇人变得十分可怜。她的头髮那么稀罕，短头髮从狭窄的髮带里伸出来。她的脸松弛而干瘪，衣服破烂不整。虽然这样，她却还保留着高贵的仪态，因此，她不但激起人们的同情，也使人们不得不尊敬她。

伯爵夫人记得最清楚的，却是她的眼睛；眼窝深陷，眼珠缩进，完全失去了理智的光芒，几乎立刻就会发黑，可是眼珠深处，却闪烁着狂野的火花；使人看了不禁浑身战栗，害怕这个老妇人

会猛地向人扑去，张牙就咬，伸手就抓。

她们待了好一会儿，少校夫人才蓦地在年轻的伯爵夫人面前站住，目光严厉地望着她。伯爵夫人不禁退后一步，抓住了夏林太太的胳膊。

少校夫人的脸容既有生命，又有表情；她的眼睛满现智慧，望着外面的世界。

“哦，不，哦，不，”她微笑着说，“还不至于那么精吧，我亲爱的年轻夫人。”

她请她们坐下，自己也坐了下来。她有一种老式的庄严气派，这是在埃克布庄宴会上以及卡尔斯塔德省长官邸的盛大舞会上大家都熟知的。她们忘记了她身上的破衣，忘记了周围的牢房，只看见这位伐姆兰最富有最骄傲的女人。

“我亲爱的伯爵夫人，”她说，“怎么你不去跳舞，而来拜访一个孤独的老妇人？你真是太好啦。”

伊利莎白伯爵夫人不能回答，她感动得哽住了喉咙。夏林太太代她回答，说她想起了少校夫人，就无法再跳舞了。

“亲爱的夏林太太，”少校夫人说，“难道我竟然打扰了年轻人的寻欢作乐了吗？你不必为我哭，我亲爱的年轻伯爵夫人，”她接着说，“我是一个邪恶的老妇人，一切都是咎由自取。殴打自己的母亲，你总认为是不对的吧？”

“是的，不过……”

少校夫人打断了她，一面伸手把前额鬈曲稀疏的白发掠向后去。

“孩子，孩子，”她说，“你怎么能跟那个愚笨的亨利克·杜纳结婚呢？”

“我爱他。”

“我明白这是怎么会事，我明白这是怎么会事，”少校夫人說，“你不过是这么一个善心的孩子。你为痛苦的人而哭，你为快乐的人而笑。誰第一个对你說：‘我爱你。’你就不得不答应他。是的，就是这样。現在你回去跳舞吧，我亲爱的年輕伯爵夫人。去快快活活地跳舞！你沒有一处不好的地方。”

“可是我要替你想想办法。”

“孩子，”少校夫人严肃地說，“一个住在埃克布庄的老妇人把天上的風捉住了，可是她現在自己被捉，風就自由了；大地上扫过一陣暴風，这有什么奇怪？

“我已經老了，从前看見过暴風，伯爵夫人，我知道，我知道掌执雷霆的上帝的暴風要来了。有时候它刮过广袤的王国，有时候它刮过偏僻的小村。它扫蕩大的，也扫蕩小的。看着上帝的暴風席地卷来，真是壯觀。

“大地上将要遍布愁苦；小鳥的巢将要從树枝上傾复下来；松树頂端鶴鷹的窩将会轟地一聲搖落墮地；甚至山岩里的兀鷹老窠，也會被風用龍舌拉出來。

“我們覺得我們自己一切都好，但却并不如此。上帝的暴風是需要的。我明白這點，我不抱怨。我只願回到我母親那里去。”

她突然往後一靠。

“去吧，年輕女人，”她說，“我沒有時間了。我得走了。去吧，去找那些在暴風烏云中奔馳的人！”

說完，她重新上路走了。她的臉容松弛，她的目光收縮。伯爵夫人和夏林太太只得離開了她。

她們一回到跳舞的人群中，年輕的伯爵夫人就一直向古斯泰·貝林走去。

“少校夫人要我問候你，”她說，“她在等你去把她放出牢房。”

“那就讓她繼續等下去吧，伯爵夫人。”

“哦，幫助她吧，貝林先生！”

古斯泰陰沉地睜眼望着前面。“不，”他說，“為什麼我要幫助她？我欠了她什麼啦？她對我所做的一切，結果是毀了我。”

“但是，貝林先生……”

“要是她根本不存在，”他氣忿地說，“我現在早已躺在那邊森林裏了。因為她使我當了一名埃克布莊的食客，我就有義務來為她冒生命之險嗎？難道你覺得這個職業真是光榮之至嗎？”

年輕的伯爵夫人沒有回答，轉身就走，她生氣了。

她回到原來的地方，想着這些食客，越想越惱恨。今天晚上，他們是帶著喇叭提琴來的，他們想讓弓弦磨擦琴弦，一直磨到馬尾斷了為止，一點也不想這種尋歡作樂的樂聲會不會傳到囚犯的淒涼的牢房裏去。他們到這裏來跳舞，是準備把鞋子都跳破的，一點也不記得他們年老的庇護者會在迷蒙的玻璃窗上看見他們飛旋的身影。唉，這個世界是多麼灰色，多麼丑惡啊！唉，煩惱和痛苦已經在年輕伯爵夫人靈魂上投上了一個怎樣的陰影啊！

過了一會兒，古斯泰來請她跳舞。

她直截地拒絕了。

“你不願意跟我跳舞嗎，伯爵夫人？”他問，臉變得通紅。

“不跟你跳，也不跟任何其他埃克布莊的食客跳。”她說。

“我們都沒有這個面子？”

“這不是面子，貝林先生。可是跟那些忘恩負義的人跳舞，並不能使我愉快。”

古斯泰已經旋轉腳跟走了。

這個場面許多人都看見聽見了。大家都認為伯爵夫人做得對。食客們的忘恩負義，冷酷無情，激起了普遍的憤慨。

然而在這些日子裡，古斯泰·貝林比森林裡的野獸還要危險。自從他打獵回家，發現瑪麗安娜出走以後，他的心就變成了一個疼痛的傷口。他渴望着給誰做一件血腥的壞事，把悲哀和痛苦遠遠地散布開去。

假使她願意這樣，他自己對自己說，那麼就讓她如願吧。不過她是逃不掉的，這位年輕的伯爵夫人覺得被人拐走，是有趣的事，現在讓她再好好地尝尝這個滋味吧。他向來不反對冒險。為了一個女人，他已經悲痛了八天，這是够長的了。他招呼貝倫克房齊那個上校，克里斯蒂安，保格那個大力的船長，還有慢吞吞的克里斯多弗老弟，達到瘋狂的冒險他是從不躊躇的，跟他們商議他要怎樣來為食客們被損害的名譽復仇。

舞會結束了，一長串雪橇駛進院子裡來。男人們在穿上他們的皮外衣。婦女們在更衣室一大堆雜亂無章的東西裡面尋找自己的外衣圍巾等等。

年輕的伯爵夫人急於要離開這個可恨的舞會，她比所有其他女客都先穿戴齊全，正微笑地站在房間中央，望着這副雜亂景象，這時候，門打開了，古斯泰·貝林出現在門口。

這間更衣室，男人是不准進來的。年老的夫人們站着，漂亮的帽子已經摘掉，露出了一頭稀疏的白髮；年輕的姑娘已經把外衣下的裙子翻起，免得一路回家的時候把漿硬的褶邊弄壞。

但是古斯泰·貝林毫不理會婦女們驚怒的喊聲，衝到伯爵夫人面前，把她抱住。

他把她抱在臂彎裡，帶着她衝出屋子，到了門廳，走出台階。

受惊的妇女们的尖声喊叫并不能阻挡他。她们急忙追出来，只见他抱着伯爵夫人，跳进了一辆雪橇。

她们听见马夫啪的一声挥起鞭子，看见马匹拔脚前奔。她们认识这个马夫，就是贝伦克虏齐；她们也认识这匹马，就是唐·璜。她们非常为伯爵夫人的命运担忧，就纷纷唤叫自己的丈夫。

男人们免得浪费时间，什么也不问，就急忙坐上雪橇；伯爵在前，大队随后，一路追赶这个掠夺者了。

然而这个掠夺者却躺在雪橇里，紧紧地抱住了年轻的伯爵夫人。他忘掉了一切忧伤，冒险的沉醉的快乐，使他发狂；他提高嗓子，大声地唱着一支爱情和玫瑰的歌。

他紧紧地搂着她，但是她并不企图挣脱开；她的脸苍白而古板，贴在他的胸前。

啊，一个男子，当一张苍白无助的脸紧挨着自己的脸，当他看见平日遮掩住莹洁如玉的前额的美发被推到一旁，看见淘气的灰眼珠被沉重的眼睑盖住，他会怎么做呢？

一个男子，当他看见一双樱唇在他的注视之下逐渐失色，他会怎么做呢？

亲吻！当然，把嘴凑上去吻这失色的樱唇，这紧闭的眼睛，这洁白的额头。

这样，这年轻女人就醒了。她像弯曲的弹簧一样向后挣脱开去。他不得不以全身的力量跟她挣扎，免得她从雪橇里跳出去；最后他压服了她，让她躺在雪橇的角落里，战栗着。

“瞧，”古斯泰完全平静无事地对贝伦克虏齐说，“今年冬天，唐·璜和我载走的人，伯爵夫人是第三个了。别的人都抱住了我的脖子亲吻，她却既不愿意被我吻，也不愿意跟我跳舞。你能了解这些妇女吗，贝伦克虏齐？”

古斯泰駕着雪橇離開屋子，婦女們尖聲喊叫，男人們賭神罰咒，雪橇响起鈴聲，鞭子噼啪作響，正在喧鬧叫嚷，亂成一團，那兩個看守少校妻子的人听了，非常詫異。

“發生什么事啦？”他們想，“他們為什麼叫嚷？”

門突然開了，有人對他們嚷道：

“她走啦。他駕着雪橇把她帶走啦。”

他們就沖了出去，發狂似地奔跑，也不看看是少校夫人還是什麼別人逃走了。他們很運氣，坐上一輛飛快的雪橇；他們還沒有發現他們追趕的究竟是誰，就已經跑了不知多少路了。

然而保格和克里斯多弗老弟却悄悄地走到門前，打坏鎖，開門讓少校夫人出來。

“你自由了。”他們說。

她走出牢房；他們兩個人像通條一樣站得筆直，站在門的兩邊，瞧都不瞧她一眼。

“門外有你一輛雪橇和一匹馬。”

她走到外面，跨上雪橇，駕着走了。沒有人隨她去，誰也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

唐·璜飛快地奔馳着，駛下勃洛布山崗，駛向呂汝湖凍結的湖面。這驕傲的駿馬四蹄如飛，強烈的刺骨的寒風在他們耳旁呼嘯，撻鈴叮嚕作響，天空上星星月亮撒下銀光，大地上的積雪一片藍白色，晶瑩得閃耀發亮。

古斯泰覺得自己詩興大發。

“貝倫克房齊，”他說，“這就是生活。唐·璜帶着這個年輕女人向前飛奔，時間也正是這樣帶着我們這些人向前飛奔。你是那不顧一切駕御着人們登上旅途的人，我是那束縛了意志的欲望，而她是毫無辦法地被拉着走，不斷地越陷越深。”

“別說話了！”貝倫克房齊喊，“他們追來啦。”

他揚起鞭子，呼呼地抽了一下，策使唐·璜更瘋狂地快跑。

“從前有一次是狼，現在是雪橇里有了掠獲物，”古斯泰喊，“唐·璜，我的孩子，想像你自己是一只年輕的麋鹿吧。從灌木林中沖過去，從沼澤中涉水過去，從山巔上跳下，跳進清澈的湖里，勇敢地抬起頭游過去，鑽進茂密松林中能拯救你的濃蔭里！跳吧，唐·璜！像一只年輕的麋鹿那樣地跳吧！”

這場瘋狂的競賽，使他在狂熱的心里充滿了快樂。追趕者的叫喊聲，對他是一支勝利的歌曲。他覺得伯爵夫人的身體害怕得在發抖；他聽見她的牙齒在打戰；于是他狂熱的心里充滿了更多的快樂。

突然，他把緊抱着她的鐵一般的胳膊放鬆了；他站在雪橇上，揮舞着帽子。

“我是古斯泰·貝林，”他喊，“一萬個熱吻，一萬三千封情書的主人！古斯泰·貝林萬歲！誰敢來抓他，就來吧！”

一會兒，他又對伯爵夫人附耳低語：

“這雪橇駛得不美妙嗎？這路程走得不神氣嗎？呂汝湖遠處是伐納湖，伐納湖遠處是大海，到處伸展着一片無邊無際的潔瑩的藍黑色冰地，遠處只見一個光輝燦爛的世界。凍結的冰轟轟地振動，我們後面是尖厲的喊叫，我們頭上是飛射的流星，我們前面是叮噠作響的鈴聲！前進！一直向前進！你願意試試這種行程嗎，年輕漂亮的夫人？”

他已經放开了她，所以她就粗暴地把他推开。他却忽然跪倒在她的脚下。

“我是一個壞蛋，一個壞蛋。你切勿對我生氣，伯爵夫人。你站在那兒，那麼驕傲，那麼漂亮，決不會想到一個食客的手會

来碰你。天地都爱你，你就不应当再讓那些被天地所蔑視的人增加負担了。”

他拉住她的手，举到自己脸前。

“但願你明白，”他說，“做一个被人摒棄的人是什么滋味。一个人在干什么事情时，他并不停下来自己想想。不，他并不想的。”

同时，他注意到她的双手是赤裸的，什么也沒有戴，他就从口袋里抽出一双大皮手套，替她戴上。

他忽然变得非常平靜了，坐在雪橇里离开她尽可能远的地方。

“你不用害怕，”他說，“你不看見我們在向哪里駛去嗎？你得明白，我們一点不敢伤害你。”

她原来几乎吓得發昏了，这时候才看見他們已經駛过湖面，唐·璜正在掙扎着爬上陡峭的山崗，奔向鮑格。

他們把馬匹停在堡宅的台阶前面，讓年輕的伯爵夫人在自己家門口下了雪橇。

当她身旁围住了殷勤的僕役，她重新又有了勇气，恢复了

平靜。

“看着馬，安徒生！”她对馬夫說，“这两位送我回家来的先生要进屋去坐一会；伯爵馬上就会来到。”

“遵命，伯爵夫人，”古斯泰說，立刻跨下雪橇。貝倫克房齐毫不犹豫地把握繩拋給馬夫。年輕的伯爵夫人就在前面引路，把他們讓进大厅，心里隱不住一陣恶意的快乐。

伯爵夫人料想，这两位食客听見說要等她丈夫回来，一定会就疑不敢进来的。

他們也許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严厉而正直的人。他們这些

用强力抓住她，逼迫她同坐雪橇的人，是不会害怕他的責問的。她渴望着听到他禁止他們今后再踏进她的家門来。

她願意看到他召来全体僕人，把食客們指給他們看，吩咐今后永远不准这些人走进鮑格的門。她也願意听着他表示對他們的藐視，不仅为了对她做的这件事，而且还有對他們自己的庇护者——少校的年老妻子的行为。

他，这个对她总是温柔关注的人，会升起正义的怒火，来对付虐待她的人的。爱情会使他的言辞增加火力。他，这个把她当一种更精巧的材料做成的生物那样看待着保护着的人，是不能忍受这些粗暴的男人，像猛禽扑麻雀那样扑向她来的。她的心因为切望报复而發熱了。

然而貝倫克房齐却毫不畏惧地走进飯厅，走到火边；这爐火是伯爵夫人出去跳舞回家时总要生着的。

古斯泰留在門旁暗处，默不作声地看着僕人們替伯爵夫人脫外衣。他这样坐着望着这个年輕女人时，他心里一陣欢悅，这是許多年来沒有过的。他仿佛看見一个啓示一样，清晰地看出她有一个最最美丽的灵魂，虽然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發現的。

这个灵魂現在还被束縛着，沉睡着，但是有一天它会显露出来的。他發現她身上隱藏着一切純潔、温柔和单纯，心里十分高兴。他几乎准备对她放声大笑了，因为她看来那么气忿，站在那里，两頰緋紅，双眉緊鎖。

“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多么温柔，多么善良。”他想。

她那表露在外的那一面性格，永远不会使她內在的人格得到充分的發揮的，他想。然而从这个时候起，古斯泰·貝林必需要做她的奴僕，就像誰都必需要侍候一切美丽的神似的東西那样。是的，他刚才对她这样强暴，并没有什么可抱憾的。要是她

不是那么害怕，要是她不曾那么愤怒地推开他，要是他没有感到她在暴力下那么战栗，他永远不会明白她内心里隐藏着一个这样美好高贵的灵魂的。

这一点，从前他不曾想到过。她只知道寻欢作乐，而且她又和那个愚蠢的亨利克伯爵结了婚。

是的，现在他要做她的奴隶，一直到死，忠心的狗和奴隶，像保格船长常说的那样，如此而已。

古斯泰·贝林坐在门旁，合着双手，像在做礼拜。自从他第一次觉得灵感在他心里燃烧的那一天起，他还从没有觉得自己的灵魂有这样的神聖过。他一动不动，甚至杜納伯爵带着一大群人，一路把食客們的这个疯狂行动咒罵着，抱怨着，走了进来，他也没有动。

他讓貝倫克房齐来迎接这场風暴。貝倫克房齐经历过許多冒險，現在他懶洋洋地、平靜地站在爐边，一只脚擱在爐挡上，胳膊肘撑着膝头，手托着臉頰，望着这群激动的人。

“这算什么意思？”矮小的伯爵对他怒吼道。

“这意思是，”他說，“只要世界上存在着女人，就有傻瓜应着笛声去跳舞。”

年輕伯爵的脸变得通红。

“我問这是什么意思！”他又說。

“我也問这个，”貝倫克房齐譏諷說，“我問亨利克·杜納的伯爵夫人不肯和古斯泰·貝林跳舞，是什么意思。”

伯爵轉身疑問地对着他的妻子看看。

“我不能，亨利克，”她喊道，“我不能跟他，也不能跟他們哪一个跳舞。我想起了被他們关进牢房里受苦的少校夫人。”

矮小的伯爵把僵硬的身子挺了挺直，抬起了他那老人似的

脑袋。

“我們食客，”貝倫克房齊說，“不允許任何人來侮辱我們。她不願意跟我們跳舞，就得跟我們兜風。現在伯爵夫人回來了，沒有受到什麼損傷，那麼這件事也就可以完了。”

“不行，”伯爵說，“不能完。我妻子的行為有我負責。現在我問，我的妻子既然侮辱了古斯泰·貝林，他為什麼不向我要來求答復？”

貝倫克房齊微微一笑。

“我在問你。”伯爵又說。

“人家要剝狐狸的皮的時候，用不着先得到它的同意。”貝倫克房齊說。

伯爵把自己的手按在狹窄的胸口上。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正直的人，”他嘆道，“我能夠給我的僕役判罪，為什麼我不能給我妻子判罪？食客們沒有權利裁判她。他們給她的責罰，我全部取消。它根本不存在，你們明白嗎，先生們，根本不存在。”

伯爵用尖銳的假嗓子囁着這些話。貝倫克房齊迅速地向周圍的人們望了一眼，所有在場的人——辛特拉姆，但尼爾·本狄克斯，達爾貝格，以及所有其他隨着進來的人——沒有一個不站在那裡笑他這樣俏皮地挖苦了愚蠢的亨利克·杜納。

年輕的伯爵夫人起初不明白。這些都不作數，那麼算什麼呢？她的忿怒，她柔弱的身体被食客緊緊的擁抱，狂野的歌，狂野的話，狂野的吻，難道就不存在了嗎？難道那個灰色薄暮女神統治着的夜晚，就從來沒有過嗎？

“可是，亨利克……”

“住口！”他說。他就挺起身子責罵起她來。“你這個人真該

死；你是个女人，怎么自作主张，想做男人的裁判。”他說，“你这个人真該死；你是我的妻子，怎么敢侮辱我相熟的朋友。食客們把少校夫人关进牢房，与你什么相干？他們做得不对嗎？你永远不会明白，一个男子听说一个女人不贞，他是怎样忿怒到心底深处。你跟这样一个女人站在一边，是不是也想走这条邪路？”

“可是，亨利克……”

她像个孩子那样放声大哭，伸出双臂，来抵挡这陣怒罵。她以前从来不曾听过这种粗暴的話。她在这些冷酷的男子中間正感到束手无策，而她唯一的保护者却也反过来反对她了。她的心永远不会再有力量来使世界快活了。

“可是，亨利克，你应该保护我啊。”

现在古斯泰·貝林注意起来了，可惜已經太迟。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願她一切都好，可是他不敢插身到他們夫妻中間去。

“古斯泰，貝林在哪里？”伯爵問。

“在这里。”古斯泰說。他可怜地企圖把这件事变成一場玩笑。“你刚才演說了一番，我想，伯爵，而我却睡着了。我看，还是讓我們回家去，你們大家也可以睡了，你觉得怎么样？”

“古斯泰·貝林，既然我的夫人拒絕跟你跳舞，我命令她吻你的手，向你賠罪。”

“我亲爱的亨利克伯爵，”古斯泰微笑着說，“这并 不是一只适合給年輕妇女来吻的手；昨天它杀了一只麋鹿，沾了血腥，今天它和一个烧炭人打架，染了烟煤。你已經下了一个既高貴又高尚的判決辞，这就够滿意了。走吧，貝倫克房齐！”

伯爵拦住了他的路。

“別走，”他說，“我的妻子必須服从我。我願意讓我的伯爵

夫人明白，自作主张会遭到什么结果。”

古斯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伯爵夫人脸色惨白，但她却一动不动。

“去啊。”伯爵说。

“亨利克，我不能够。”

“你能够的，”伯爵严厉地说，“你能够的。我知道你要怎样。你要逼着我去跟这个人决斗，就为了你一时不喜欢他。好，要是你不向他赔罪，我就要这样做了。你们女人就爱人家为了你们去死。你已经做了错事，还不愿意赔罪，因此，必须由我来做，我要跟他决斗，伯爵夫人；几个钟头之后，我就变成一个血肉模糊的尸体了。”

她长久地对他看了一会。她看见了他的本来面目——愚蠢，胆怯，装出了一副骄傲虚荣的架子，真是一个最最可怜的人。

“请安静，”她说，变得像冰一样冷淡，“我会做的。”

可是现在古斯泰·贝林简直不知怎么才好了。

“不要，伯爵夫人！你不要这样！你不过是一个孩子，一个可怜纯洁的孩子，而你却要吻我的手。你有这么一个洁白美丽的灵魂。我以后决不再接近你。啊，决不！我给一切善良无瑕的东西带来毁灭和死亡。你不能接触我。我看见你就战栗，就像火遇到水一样。你不要这样！”

他把手放到背后。

“对我都一样，贝林先生。对我一切都不再有什么关系。我请求你原谅；我请求你让我吻你的手。”

古斯泰还是把手藏在背后，一面向门口走近。

“要是你不接受我妻子提出的赔罪，古斯泰·贝林，我就必须跟你决斗，并且，我也必须给她一个更严厉的处罚。”

伯爵夫人聳了聳肩膀。“他胆怯得快疯了，”她低声说，“讓我吻吧！我受些屈辱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这也是你原来就要这样的。”

“我要这样的嗎？你以为我是要这样的嗎？好吧，假使我沒有手可以吻，你就会明白我并不是要这样的了。”他嚷道。

他跑到爐前，伸出双手，放进火里。火焰把它們卷住，皮膚縮攏來，指甲嗶嗶作聲。然而在同一瞬間，貝倫克房齊抱住了他的脖子，把他往地板上摔去。他摔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他坐着，几乎为了这样一个无聊的举动而臉紅。她会不会認為他是为了夸口而这样做的呢？在這間擠滿人的屋子里做这种事，看来一定是荒唐得可笑。这是一点危險都沒有的。

他还没有站起来，伯爵夫人就在他身边跪下了。她抓住了他的一双熏黑燙紅的手，对它們看着。

“我要吻它們，吻它們，”她叫着，“趁它們还不曾發腫作痛！”她看見烤焦的皮膚底下升起了水腫，她的眼泪就像斷綫的珍珠那样掉下來。

在她看来，他就仿佛是一种不知名的光榮的啓示。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在这塵世間發生，而且竟然会为的是她！他是什么样的一個人啊，敢作敢为，做好事做坏事同样能干；这是一个做大事业的，說話有力的，办事麻利的人！一个英雄，一个用不同材料制成的英雄！他易于被一时的任性，一时的意气所制，狂野而可怕；但他却具有超絕的力量，无所畏惧。

这个晚上，她一直郁郁不乐，因为她看見的祇是痛苦、殘暴和懦弱。現在她把这一切都忘掉了；这位年輕的伯爵夫人重新又高兴起来，感到了生活的乐趣。薄暮的女神已經被征服，年輕的伯爵夫人看見世界上滿是光明和華采。

同一天晚上在客房里。

他們責備着咒罵着古斯泰·貝林。老人們都要睡覺，但是不可能；他不讓他們休息。他們拉攏了床帳，滅掉了灯火還是沒有用，他还是不停地談着。

他讓他們知道這位年輕的伯爵夫人是怎樣的一位天使，他又怎樣地敬佩她。他要侍候她，崇拜她。他很高兴所有的人都不理他，他就可以把整個生命獻身來侍候她了。當然，她是輕視他的，但是他只要像條狗一樣地躺在她腳下，他就滿足了。

他們曾否看見過呂汝湖里的一個小島？他們曾否看見過它的南部，那里是嵯峨的懸岩，陡峭地聳立在水面上？他們曾否看見過它的北部，那里它形成一道斜坡，緩緩地沉入海中；那里有許多狹仄的淺灘，上面長着高大的松樹，繞入水中，形成了一些最奇妙的小湖？在那險峻的懸岩上，還殘留着一座古老的維京堡壘的地方，他要為年輕的伯爵夫人蓋一座宮殿，一座象牙的宮殿。懸岩上要凿出寬闊的台階，一直通到海邊，讓挂滿旗幟的船隻可以停泊。這座宮殿要有光亮的大廳，要有鍍金尖頂的高塔。它將是一個適合於年輕的伯爵夫人居住的地方；鮑格的那所舊木頭房子根本不值得她跨進去。

他這樣談了一會，起先是一個人打起鼾來，然後另一個人開始在黃條子的床帳里面呼呼發聲。可是他們大多數人還是在咒罵他抱怨他，責備他的愚笨。

“朋友們，”于是他嚴肅地說：“我看見綠色的大地上布滿了人們的創造，或者人們的創造的廢墟。金字塔沉重地壓着地面，巴比塔高高地聳向空中；美麗的廟宇和灰色的堡壘已經傾圮，成為廢墟。但是大凡人手所建造的東西，有什麼不會傾圮，而且不會傾圮的呢？啊，朋友們，拋掉你們那泥刀和水泥吧！把你們那

泥水匠的围身盖在头上，躺下来建筑梦中的光辉宫殿吧！石头和泥土盖成的庙宇对于灵魂有什么用呢？学着来建筑梦幻和想象中的永恒的宫殿吧！”

他說着，就哈哈大笑，上床睡了。

不久，伯爵夫人听说少校夫人被释放了，她就請食客們吃了一頓飯。

从此以后，就开始了她和古斯泰·貝林之間的长久的友誼。

第十一章 鬼的故事

今天的孩子們！

我沒有新的故事對你們講，只是些古老的，記憶模糊的故事。我的故事，有的是在育嬰室裏听来的，在那里，孩子們围着白髮蒼蒼的老奶媽坐在矮凳上；有的是在农舍里听来的，在那里，农夫們坐在爐火前有說有笑，一面从頸項上挂着的皮鞘里抽出刀来把牛油抹在又厚又軟的面包上，他們的湿衣服蒸發出水汽；还有的是在大厅里听来的，在那里，老人們坐在安乐椅上，端着一杯冒热气的威士忌酒，兴致勃勃地跟我們講从前的事。

听了老奶媽或者农人或者老人的故事以后，小孩子在冬天傍晚站在窗前，看見地平綫上的云朵，就会以为是食客老爷們来了，看見天上的星星，就会以为是鮑格庄上点起了蜡烛，听见隔壁响起紡車的声音，就以为是烏丽加·狄尔納大娘在紡綫。孩子們脑海里尽是过去年代的人物，他們傾慕这些人物，为这些人而生活。

如果要一个心里充滿了这一类故事的孩子穿过黑暗的閣樓

到儲藏室去取一塊麻布或者几片餅干，他的小腿就會發抖，就會沒命地從樓梯上飛奔下來，穿過通道來到廚房里。在黑洞洞的高樓上，他不由得要想起福爾斯的那位跟魔鬼有來往的惡廠主。

辛特拉姆的骨灰已經在斯瓦茲茹教區墓園里長眠多年，可是沒有人相信墓碑上寫的那句話——說他的靈魂已經被上帝召回了。

他還活着的時候，每逢星期天下雨，整個下午長得叫人不耐煩的時候，總會有一輛由兩匹烏黑的馬拉着的、沉重的馬車來到他門前。車里走出一位服飾考究而不刺目的紳士，陪着主人玩紙牌、擲骰子，打發那單調、乏味、枯燥的漫長的時間。他們常常玩到深夜，第二天清晨，客人離開時，總要給主人留下些只會使人痛苦的禮品。

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走路的時候，總有鬼魂為他們開道，人們只要看到幽靈出現，就知道他們來了，辛特拉姆在世時，就是這樣一個人。人們聽見馬車駛進院子，鞭子劈拉劈拉地响，台階上有人說話，房門一開一關。人和狗都被這些嘈雜的聲音惊醒，可是其實却什麼人也沒有，這一切不過是些幻象，宣告着辛特拉姆這一類人的來臨。

喔，這些被幽靈看中的人是多麼可怕！當年辛特拉姆在世時，福爾斯出現過一條多麼吓人的大黑狗！它兩眼閃閃，發出怕人的光，一條鮮血淋淋的長舌頭，一喘一喘地從咽喉里搭拉出來。一天晚上，男傭人在廚房里剛吃過晚飯，它忽然跑來用腳爪抓廚房的門。女僕們吓得尖聲喊叫；个子最高力气最大的男傭人從火爐里抽出一根燃燒着的木柴，一把將門拉开，把木柴朝它張着的嘴里一塞。那狗鬼哭神號地掉頭就跑，火苗夾着濃煙從它喉嚨里噴出來，火星圍繞着它飛舞，它印在路上的腳迹也像火一樣。

还有一件可怕的事，辛特拉姆每次出外归来，拉車的牲口总跟出去时不一样。出去时是两匹马，夜里回来时却往往变成了两头黑水牛。住在路旁的人们，在他经过时，看见过天幕上衬出的一对黑黑的大牛角，也听见过牛的吼声。牛蹄和车轮接触干燥的石子路时，迸发出一道道火星，也不止一次使人魂飞魄散。

像这样，孩子们穿过又大又黑的阁楼时小腿还能不打哆嗦？如果有个可怕的东西，如果那个我们不敢说出它名字的东西，忽然从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走了出来……谁敢说它一定不会来。它并不是只在坏人面前才现出原形。乌丽加·狄尔纳大娘就看见过它，安娜·斯塔恩霍克也看见过它。

朋友们，孩子们，你们跳舞，你们欢笑；我真心诚意地劝告你们，跳舞时要当心，欢笑时要有分寸。因为，如果你们的舞鞋不是踏在坚硬的地板上，而是踏在一颗脆弱的心上的话，就会引起无限的不幸；而且也会有人因为你们那银铃般的纵情的笑而伤心绝望。

这是真的；青年人的脚步在乌丽加·狄尔纳大娘的心上确实踏得太重了；青年人的笑声在她耳膜上也响得太肆无忌惮了；不然她就不会抵挡不了那一阵突然袭来的愿望，而渴望着得到一个已婚妇女的名位。她居然最后接受了那坏蛋辛特拉姆早已向她表示的爱情，抛下博加注上的老朋友和熟练的工作，抛下那整天为粮食担心的生活，到福尔斯庄去当女主人去了。

这件婚事进行得又快又热闹：辛特拉姆在圣诞节前后提出求婚，到二月里，他们就结婚了。那一年，安娜·斯塔恩霍克也住在乌加拉上尉家里，正好接替了乌丽加大娘的位置；乌丽加大娘问心无愧地把工作交给她，自己去享受体面的婚后生活。

問心無愧，可是並不見得就不會後悔。她來到的並不是一處賞心悅目的地方；空蕩蕩的大房間充滿了使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每當夜色降臨，她就會害怕得渾身發抖。她想家想得要死。

最難過的是那些好像永遠過不完的漫長的星期天下午，各種恐怖的念頭一個接一個在她腦海中映現，也彷彿永遠沒有終了。

於是，三月里有一個星期天，辛特拉姆沒有從教堂里回來吃午飯，她便走到三層樓上的客廳里，在鋼琴前坐下來。這架白色鋼琴蓋上畫着一個牧女和一個吹笛人的鋼琴，是她從父母家裏帶來的，現在成了她唯一的安慰。她能夠向它訴說自己的心事；它也能了解。

你知道她彈的是什麼曲子？是一首波爾卡舞曲。她這樣一個心碎了的人，卻彈出這樣一首舞曲，真教人詫異，却又不能不寄與同情。

這是她記得的唯一的曲子，在她的手指因為使用掃帚和切肉刀而變得僵硬之前，她學會了這首波爾卡舞曲；這些音符一直粘在她手指上，沒有忘去，她的記憶里一首別的曲子也沒有——沒有一首葬禮進行曲，沒有一首熱情的朔拿大，連一首淒涼的民歌也沒有，只有這首波爾卡。

每逢她有心事要跟鋼琴訴說時，她就彈這首波爾卡。想哭的時候彈它，想笑的時候也彈它，結婚的時候彈它，第一次走進自己的家時彈它，而現在，也彈它。

陳旧的琴弦懂得她的心事：她不快樂，很不快樂。

一個過路的旅客聽見這首抑揚的波爾卡，一定以為辛特拉姆在為鄰居朋友舉行舞會，琴聲多么歡暢，多么大胆，愉快。以前在博加莊時，她曾經彈着這首曲子，把飢餓驅逐出去，把歡愉

迎接进来；听到这首曲子，每个人都会站起来跳舞。它使人们摆脱了束縛着关节的风湿病的鎖鏈，它能把八十岁的食客引到舞池中来。这首舞曲是多么欢暢，全世界都会兴高采烈地随着它跳舞——可是烏丽加大娘却在哭泣。辛特拉姆这里尽是一些愁眉不展沒有好脸的佣人和性情残暴的野兽。她渴望見到朋友的笑臉。輕快的波尔卡传达的就是这种无可奈何的渴望。

人們不容易記得她是辛特拉姆夫人，往往仍旧称她狄尔納大娘。虛榮心引誘她去追求体面的結婚生活，换来的是痛苦，她要用波尔卡来表达这种痛苦的心情。

烏丽加大娘用力地弹着，仿佛要将琴弦弹断似的。她有多少心事要由琴声来表达：“貧穷的农夫的哀号，操劳过度的佃农的詛咒，傲慢的僕人的冷笑，最后，还有她自己的耻辱——作为一个坏人的妻子的耻辱。

古斯泰·貝林曾經領着杜納伯爵夫人随着这首舞曲跳過舞。瑪麗安娜·辛克萊也曾經在它的伴奏下跟許多傾慕她的人跳過舞，埃克布庄的少校夫人当阿尔特林基尔在世时，也曾接着它的拍子跳舞。她現在想象他們一对一对，年輕美丽，旋轉着舞过去，一条欢乐的泉流把她和他們連接在一起，是她的波尔卡使他們容光煥發，眼瞳里閃爍着光芒。可是这一些都已告別了她，讓波尔卡舞曲响着吧——有无数的往事，无数甜蜜的往事需要回忆！

她想用琴声来抑止心头的痛苦。她看到那头大黑狗，又听到佣人們悄悄地在談論那两头大黑牛，她的心都要炸裂了。她一遍又一遍地弹着波尔卡，想依靠它来抑止心头的痛苦。

不一会，她感觉丈夫回来了，她听见他走进房間，在一把搖椅上坐下，她熟悉那搖椅在松木地板上發出的声音，所以連头也

沒有回一回。

她彈琴的時候，搖椅一直不停地在搖，漸漸地，她不再聽見自己的琴聲，耳朵里充滿了搖椅的聲音。

可怜的烏麗加大娘，孤獨、痛苦、無助，仿佛一個人迷失在敵人的國家里，沒有一個朋友可以傾訴心事，沒有一個人來安慰她，只有一架破舊的鋼琴，用一首波爾卡舞曲回答她的訴說。

這就像是葬儀中有人大笑，教堂中有人高唱飲酒歌。

搖椅繼續在搖，她忽然聽出琴聲在嘲笑她的痛苦，她突然停止在一個音符上，站起來轉身朝向那張搖椅。

再過一分鐘，她已經昏倒在地上。坐在搖椅里的不是她丈夫，而是另外一個——小孩子不敢給它起名字，他們如果在一間沒有人的閣樓里遇見它，至少會吓得失去知覺。

誰的心灵要是給古怪的傳說占領過，就永遠擺脫不了它們的統治。外面，晚風在咆哮，枯萎的樹枝抽打着陽台上的柱子，阴沉的天空复盖着綿亘不斷的山巒；深夜里我獨自坐着在寫，面對着一盞孤燈，几扇窗戶下着窗簾。我雖然已經年老，應當比較懂事，可是我背上仍然覺得涼嗖嗖地，像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時一樣；我不時把眼光從手中的工作上抬起來，為的是好確定沒有人走進來藏身在屋角里；我不時望一望外面的陽台，怕會有一個黑色的頭從屋檐上偷看。夜深人靜，萬籟俱寂，這種恐懼的感覺就來陪伴着我，寸步不離；恐怖的压力越来越重，最后我不得不拋開手里的筆，鑽到被子里，把毛毯拉起來蒙着眼睛。

我幼年時最感到驚訝的，就是烏麗加·狄爾納大娘經歷了那天下午的事，居然還能活下去。要是我的話，決做不到。

親愛的朋友們，我祝福你們永遠看不到老人的眼淚；我祝福

你們，当一个灰白的头依在你胸前乞求援助时，或者当一双老迈的手握着你的手默默地祈祷时，你們不至于束手无策。我祝福你們永远不会看見老人們悲哀而自己无力給他們安慰。

青年人有什么苦悶？他們有力量，有希望。可是老年人的眼泪，却能給青年人很大的痛楚；当你們幼小时一向撫养照顧你們的人，現在孤苦伶仃地向你們哭訴，你們又会多么伤心。

安娜·斯塔恩霍克坐在那兒听着烏丽加大娘的訴苦，想不出一點搭救她的方法。

老妇人抽抽搭搭地哭着，目光迟滞失神；她不停地訴說着，有时候前言不接后語，仿佛她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些什么。脸上数不清的皺紋比平常更加显著，垂在眼睛前的假髮髻也被泪水浸直了，瘦长的身躯，因为哭泣而不停地抽动。

安娜不能讓她无休止地哭訴下去，她犹疑了許久，最后决定把烏丽加大娘带回博加庄去。固然，她是辛特拉姆的妻子，可是她决不能再住在福尔斯庄；繼續和丈夫住在一起，她迟早会發疯。安娜·斯塔恩霍克决定把烏丽加大娘带走。

听見安娜的这个决定，那可怜的人是多么高兴，同时又多么害怕。她无论如何沒有勇气离开自己的丈夫和家。他也許会派那头大黑狗来追赶她。

安娜·斯塔恩霍克軟哄硬逼，终于說服了她，半小时以后，两人并排坐在一輛雪橇里。安娜自己握着繮繩，拉車的是狄薩。这时是三月底，路上很不好走，烏丽加大娘重又坐在熟悉的雪橇里，拉雪橇的还是那匹在鮑格庄服务的時間跟她差不多长久的忠实的馬，她精神又振作起来。

她天性本来乐观，她們駛近阿維斯托普时，她就不再哭泣；經過霍克堡时，她已經喜笑顏开；来到孟克布时，她竟开始講起

年輕時跟隨着伯爵夫人住在斯萬尼哥摩的種種事情。

在孟克布以北，人煙稀少的地帶，她們駕着雪橇爬上一段陡峭而崎嶇的道路。道路好像有意要去遊覽一下每一座小山，它盤旋迂迴地爬上山巔，然後從山頂上一瀉而下，接着又匆匆地跨過平坦的山谷，奔向另外一座小山。

她們正從維斯脫拉托普山上下來的時候，烏麗加大娘突然停止了說話，一把揪住安娜的手臂，呆呆地凝視着路旁一只大黑狗。

“你看！”她說。

大黑狗回身向樹林中跑，安娜只看見它的背影。

“往前趕，”烏麗加說，“儘量快！辛特拉姆馬上就會知道我逃走了。”

安娜跟她說，這種擔心都是沒有理由的，可是烏麗加無論如何不信。

“你看吧，過一會兒我們就會聽見他的雪橇鈴聲。不等我們爬上第二個山頭，就會聽見的。”

果然，他們剛登上埃洛夫山頂，狄薩正吐着舌頭喘氣，後面就傳來了雪橇的鈴聲。

烏麗加大娘驚慌失措，又像剛才在福爾斯莊的客廳裏那樣抽抽搭搭地哭泣號叫起來。安娜把鞭子抽了一下，想叫狄薩快跑，狄薩卻回過頭來看了她一眼，目光里含着無限的驚訝，似乎在她說：“我還要你來教我拉雪橇嗎？”它已經在這條路上來往了二十年，每一塊石頭，每一道橋，每一所大門，每一座小山，它都熟悉。

這時候，鈴聲越來越近了。

“就是他，就是他！我聽得出他的鈴聲。”烏麗加大娘哭喊

道。

声音越来越近，时而在大路右面，时而左面，有时候像是很远，有时候却又近得简直就在耳边，安娜不由得回过身去，看看辛特拉姆的馬头是不是伸进了她的雪橇，可是什么人也不见，好像就只是铃声在追逐他们。

他们参加了跳舞会，晚上回家时，一路上铃声总像在唱歌，这次的铃声也一样；它们唱着，脱着，你问我答，连树林也来和它们交谈。

討厭的铃声激怒了安娜·斯塔恩霍克，她宁愿那追赶的人再走近一些，讓她看看辛特拉姆本人和他那匹枣红馬。

“我听着那铃声真难过。”她說。

铃声拾起了她的話，“我难过，我难过，”它們唱着，用各种不同的調子唱着：“我难过，我难过，我难过……。”

不久以前，她曾經被狼群追赶着在这同一条路上飞驰。她看見它們張着大嘴，牙齒在黑暗中閃閃發亮；她当时也想过，自己的軀体不久就要被这群野兽撕成一片一片了；可是她并不害怕。她的生活从来没有像那一夜那样有意义。那天晚上替她拉車的是两匹矫捷的馬，那天晚上和她分享冒险的乐趣的是个英俊强壮的人。

这一次呢，拉車的是一匹老馬，她的旅伴也是一个毫无主意，只会發抖的老妇人。她感到没有任何依靠，几乎要哭出来，她不知道怎样才能躲避那刺耳的可怕的铃声。

于是她停住雪橇，跨到地面上，这事应该结束了；她何必逃避？倒像她畏惧那不值得一提的恶人似的。

最后，她终于在那越来越浓的暮色中看見了一个馬头，接着又看見了馬的全身，最后，整个雪橇也出現了，雪橇里坐着辛特

拉姆。

可是，她却有一种印象，那雪橇、那馬、那赶馬的人，仿佛不是沿着大路走来的，而像是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把它們放在那兒，冲破朦朧的夜色突然来到她眼前。

安娜把繩子往烏丽加手里一拋，迎着辛特拉姆走上前去。

他也讓馬停住。

“巧啊，巧啊，”他說，“再巧也沒有了！亲爱的斯塔恩霍克小姐，把我的旅伴移到你的雪橇里去吧；他今晚要到博加庄去，可是我得赶快回家。”

“你的旅伴在哪兒？”

辛特拉姆掀开毯子，露出雪橇底座里睡着的一个人給安娜看。“他有点醉了，”他說，“可是没什么关系，他反正睡着了。况且，他还是你的老朋友哩；那人就是古斯泰·貝林。”

安娜一陣顫栗。

“好吧，我再跟你說，”辛特拉姆繼續說下去，“姑娘抛弃了她心爱的男人，就是把他卖給了魔鬼。我就是这样落到魔鬼手里的。人們总以为自己做得对；当然罗，接受人家的爱情，那就是罪恶，拒絕才是行善。”

“我不懂你的意思。你說的是什么事？”安娜不安地問。

“安娜小姐，我是說你不应当讓古斯泰·貝林离开你。”

“是上帝要我这样做的。”

“对，对，就是这么一回事；接受人家的爱情，那就是罪恶，拒絕才是行善。好上帝可不喜欢看人幸福美滿，所以派狼去追逐他們。安娜小姐，如果这件事不是上帝做的呢？难道就不可能是我把我的小孩羊从杜佛尔山上叫下来，讓它們去追逐一对年青男女？想一想，也許狼是我派去的，因为我不願意失去一个

已經到手的人！”

“你千萬別引誘我對這件事起疑心，”安娜軟弱地說，“那我就迷路了。”

“看這兒，”辛特拉姆彎身看着沉睡的古斯泰·貝林說，“看看他的小指頭。這個傷口至今還在。我們簽約時在這兒放的血；他是我的了，血有一種奇異的力量。他是我的，只有愛情能使他重獲自由；如果讓我占有他，我能够把他變成一個出色的人物。”

安娜·斯塔恩霍克感到自己被一種魔法攝住了，她掙扎着想要掙開它。這一切全都是瘋話；當然沒有人能簽個約就把靈魂出賣給惡魔。可是她感到無力約束自己的思路；暮色沉沉，纏繞着她，樹木陰沉地板着脸豎立在四周，一聲不響。這一瞬間里充滿了難以打破的恐怖。

辛特拉姆接着往下說：“也許你以為古斯泰·貝林身上已經剩不了多少值得破壞的東西了。別這樣想！他虐待過女人嗎？他騙過窮朋友的錢嗎？他賭博時作過弊嗎？安娜小姐，他跟結過婚的夫人戀愛過嗎？”

“你簡直是個惡魔！”

“我們交換一下吧。你把古斯泰·貝林拿去，跟他結婚，把他留着，把財產都送給鮑格莊的那些人。我可以把他出讓給你，因為他是我的。你應當明白那天晚上追逐你們的狼群不是上帝派來的，跟我交換吧！”

“你要我拿什麼跟你交換呢？”

辛特拉姆嘿嘿地一笑。

“我——我要什麼嗎？唉，我的要求不多。我只要你雪橇里那個老女人，安娜小姐。”

“惡魔，撒旦，”安娜喊道，“滾開！你要我出賣一個把一切交給我的老朋友嗎？你要我把她交給你，任憑你把她折磨得發瘋嗎？”

“慢點，慢點，慢點，安娜小姐，靜一靜！你且想一想你該怎麼辦。一面是一個漂亮的年輕人，另一面是個風燭殘年的老婦人。兩個之中一定有一個歸我。你說把誰給我吧？”

安娜哈哈大笑。

“怎麼，你以為我們能站在這兒，把人們的靈魂拿來交換，就像人們在勃洛布庄交換馬匹一樣？”

“正是如此。不過，假使你願意，我們也可以換一個方式。我們可以為斯塔恩霍克一家的榮譽着想。”

說完這句話，他就提高聲音向依旧坐在安娜的雪橇里的妻子叫喊。使安娜不勝恐怖的是，她居然馬上服從他的命令，從雪橇里爬出來，戰戰兢兢地走到他面前。

“看，看，看！多听话的老婆，”辛特拉姆說，“你可攔不住她聽從丈夫的召喚。現在，我該把古斯泰從雪橇里抱出來留在这里——永遠留在这里，安娜小姐，誰願意要他，就把他撿走吧。”

他彎腰去抱古斯泰；安娜俯身向前，兩眼逼視着他，發出一種好像野獸憤怒時的咆哮：

“看上帝的面，回家去吧！你難道不知道誰坐在你家客廳的搖椅上等你？你居然敢教他等你？”

這句話對他發生的影響，可說是安娜那天許多可怕的遭遇的最高峰。他一把抓起繩繩，掉轉雪橇，往回家的路上趕去，一面捶着馬背，一面大聲喊叫，趕着它飛奔下山；滑板和馬蹄在三月的淺雪上爆發出一道道火花。

安娜·斯塔恩霍克和烏麗加·狄爾納孤單單地站在大路中

間，兩人都一言不發。烏麗加看着安娜的失神的眼光打戰，安娜面對這可憐的老人什麼話也說不出；為了她，她犧牲了自己的愛人。

她想哭，可是哭不出來，她想大喊一聲，想在地上打滾，把沙土和雪塊揉在頭髮里。

以前，她拒絕了旁人的愛情曾經感到快樂，現在，卻感到痛苦了。既然已經把愛人的靈魂送給了魔鬼，何必再珍惜自己的愛情？她們就這樣一言不發地繼續向博加莊前進；她們來到了博加莊，大門的門已為她們打開，這時候，安娜·斯塔恩霍克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昏倒了。辛特拉姆跟古斯泰·貝林正坐在大廳里談笑，桌上擺着杯盤酒瓶；他們至少已經在這兒一小時了。

安娜·斯塔恩霍克昏到了，烏麗加大娘卻神色不動地站着。她在大路上追蹤她們而來的那個人身上，早就看出了破綻。

這以後，上尉夫婦和辛特拉姆商量，讓烏麗加大娘仍舊住到博加莊來，辛特拉姆欣然同意了。

“我並不想把她逼瘋。”他說。

我並不希望你們有誰相信這些古老的傳說，它們只是些虛構的故事罷了。可是心靈所感受的苦痛——使它禁不住哀號，就像辛特拉姆家中的地板被搖椅壓得哀號一般；還有耳膜上不停地响着的問題——就像在孤寂的森林中纏繞着安娜·斯塔恩霍克的雪橇鈴；這一切難道都是虛構的嗎？

啊，但願它們是虛構的故事！

第十二章 爱芭·杜納的故事

呂汶湖东岸景色最秀丽宜人的地方，湖浪拍打着平坦的湖岸，鮑格庄就雄踞在这里；来到这里的人可要小心呵！

从这里俯瞰呂汶湖，是全湖最幽美的景色。这湖是我梦寐以求的湖，除非你从鮑格庄上看见过晨雾从平滑的湖面上消褪，或者从那充满回忆的蓝室里看见过湖水里返照出殷红的落日，你才能说真正认识了它的美丽。

可是我还要说，别到那儿去！

也许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在这所凄凉的宅第定居下来；也许你会买下这片美好的土地；如果你是个有钱而快乐的青年人，说不定你会把这儿当作你和你年轻的妻子的新居。

不，还是不要看到这里的美丽景色的好，住在鮑格庄的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幸福。尽管你有钱，尽管你快乐，只要你迁居到这里，不久，这里的被泪水浸透了的地板，就会吸收你的眼泪，这里那些会向你诉说许多人的呻吟的墙，就会拾起你的叹息。

无情的噩运笼罩着这秀丽的地方，仿佛不幸被埋葬在这里，却不肯在坟墓里安息，不断从墓穴里走出来恐吓活着的人。如果我是鮑格庄的主人，我一定要挖开各处的土搜寻，花园里、地窖里、地板底下、还有平原上肥沃的土堆，我都要翻遍；找到这女巫那具让虫子吃空的尸身以后，我就把她安葬在斯瓦兹茹教堂的神圣的墓园里。落葬时，我决不吝惜敲钟人的几个小钱，要他为她把钟敲得响些，长久些；我还要给牧师和司事送些重礼，要他们格外卖力地讲几句话，唱几首圣歌，以求她就此能永远

安眠。

倘若这一切都无补于事，那我就挑一个月黑風高的晚上，点着它的木墙，讓大火毁灭了它，这样，就再不会有人被吸引到这座籠罩着不幸的宅第里来居住。以后，誰也不准走近这块被詛咒的土地，只有那被烟熏得漆黑怕人的大烟囱依旧堅立在残存的地基上，讓教堂塔楼上的穴鳥到这里来做窝。

可是，当我看見火焰盖过了屋頂，被火光照紅了的浓烟夹着星星点点的火花从这所古老宅第的窗戶里卷出来，我仍然不免要为它哀哭。在噼噼拍拍的爆裂声中，在火焰的怒吼声中，我仿佛听到許多无家可归的記憶在号泣；在火焰尖端的蓝光里，我仿佛看見那些不安的幽灵在浮动。我想起了，痛苦也有美化的力量，不幸也是一种裝飾，我哭了，仿佛一座敬奉古老的神祇的殿堂注定要消灭。

唉，何必去預料这些不幸的事？鮑格庄依然在滿園蒼松围拥中，驕傲地倚在山頂上；残雪未完全消融的田地閃爍在三月温暖的阳光下；宅子里依然可以听見年輕的伯爵夫人伊利莎白的愉快的笑声。

每个星期天，她都要到离鮑格庄不远的斯瓦茲茹教堂去，在那里邀集一些朋友回来吃午飯。常来的客人有孟克拉德的法官一家，博加庄的烏加拉一家，有时候，竟也有辛特拉姆。如果碰巧古斯泰·貝林也在斯瓦茲茹教区，在吕汝湖冰封的湖面上游蕩，她也会請他来。她为什么不能邀請古斯泰·貝林呢？

也許她还不知道，村里人已經飞短流长，私底下說古斯泰·貝林常常到东岸来是为了看她。也許他也来跟辛特拉姆喝酒玩紙牌，但是人們不去注意这些；人人都知道他的身子是鉄打的，可是談到他的心，那可就难說了。誰也不相信他能看見一双晶

莹的眼睛，或是雪白的前额上垂着一卷卷髮髻，而不动心。

年轻的伯爵夫人待他很好，可是这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她对谁都很好。她常常把衣衫褴褛的小乞丐抱在身上，在大路上遇见什么可怜的老人，她也常要车夫停住，让那可怜的行路人坐到她雪橇里来。

古斯泰常常坐在小小的蓝室里，读诗给她听；从这里望出去，秀丽的湖色尽在眼底。这其实也无妨。他并没有忘记她是伯爵夫人，而自己不过是个无家可归的浪子；只是他很愿意陪伴一个自己尊敬而崇拜的人。要说他会爱上她，不如说他会爱上希巴王后。

他只要求她允许自己像一个僮僕侍候女主人那样地侍候她；替她扎冰鞋、替她遛丝线、替她驾雪橇。他们之间根本谈不到爱情；像他这样的人，只要能让他痴心地、天真地崇拜一个人，也就感到很幸福了。

年轻的伯爵，性情严肃，不爱说话，古斯泰却会笑会玩，年轻的伯爵夫人正需要这样一个友伴。看见她的人，谁也不会怀疑她心里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爱情。她所想的——只是跳舞，跳舞和寻欢作乐。她真希望大地是一片平阳，没有石块，没有山，没有海洋，好让她到处跳舞；她愿意穿着小巧玲珑的薄底缎鞋，从摇篮里一直跳到走进坟墓为止。

可是，流言蜚语对于年青女人是不很仁慈的。

有客人在鲍格庄吃饭的时候，一吃完午饭后，男人们总到伯爵房里去抽烟、午睡；老太太们坐在客厅里，安乐椅上，白髮苍苍的头枕在椅背上；伯爵夫人却乘机和安娜·斯塔恩霍克躲到蓝色里去交换说不完的私房话。

安娜·斯塔恩霍克把烏丽加·狄尔纳老大娘接回鲍格庄以

后的那个星期天，两人又一同坐在蓝室里。

世界上没有人比这少女更不快乐的了。她已经失去了愉快的心情，也不再用满不在乎的傲慢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事物和一切想过份靠近她的人。那天傍晚时分，从暮霭中显现出来的一切魔法又已经消隐在暮霭之中，只给她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象，是的，这个印象对于她的心灵是一剂毒药。

“如果真的不是上帝派来的，”她常常低声对自己说，“如果不是上帝派来的很群？”

她要求得到一点启示，她希望奇迹出现；她在天空中地面上满眼搜寻，可是天空里并没有伸出一个手指来给她指示道路。

这时候她和伯爵夫人并肩坐在蓝室里，目光突然落在伯爵夫人的白皙的小手里握着的一束地钱上。仿佛一道闪电照亮了她的心，她知道这些花生长在哪里，她知道这束花是谁采集的。

她不必问就知道：在四月初的乡间，除了埃克布庄山坡上的赤杨园里，还有什么地方盛开着地钱呢？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一束星星一样的小蓝花；这些活泼的小花吸引着每个人的心；它们是一群先知，人们赞扬它们不仅因为它们自身美丽，也因为它们是先驱者，预报着百花怒放的消息。她一面看着这束花，心中不禁卷起一阵愤怒的风暴，像雷声一样惊天动地，像闪电一样使人头昏目眩。她想：“杜纳伯爵夫人有什么权利把这一束从埃克布庄岸边采来的地钱握在手里？”

他们都是魔鬼：辛特拉姆、伯爵夫人，人人都想引诱古斯泰·貝林去犯罪。可是她会保护他，保护他抵御一切引诱；即使要她付出心脏里的鲜血，她也在所不惜。

她一定要想法子在她們离开这间小小的蓝室之前把这束花从伯爵夫人手里夺过来，丢在地上，用脚踩得稀烂。

她这样想着，跟那束星星般的小蓝花展开了一场搏斗。客厅里，老太太们把白髮蒼蒼的头靠在椅背上，高枕无憂；伯爵房間里，男客們在安詳地吸烟；只有小小的藍室里，正在进行一場你死我活的搏斗。

啊，那些不把手去觸摸宝剑的人，那些知道靜靜等待、自己能毫不動心地听憑上帝指示的人，他們是多么好啊！不安分的心常常會走錯路，居心叵測只會加重痛苦。

可是安娜相信她終於看見天空中出現了一個指頭。

“安娜，”伯爵夫人說，“給我講個故事。”

“什麼樣的故事？”

“喏，”伯爵夫人用白皙的手指弄着花束說，“你還不知道几桩关于愛情、关于戀愛的事嗎？”

“我的確不懂得愛情。”

“你胡說！這裡有沒有個地方叫埃克布——住滿了食客？”

“有的，”安娜說，“是有個地方叫埃克布，那里住着一群人，他們吸盡了大地的精髓，他們妨礙人們嚴肅地工作，他們引誘年輕人，將有才能的人帶上歪路。你要我跟你談他們？你想要听他們的戀愛故事？”

“是的，我喜欢这些食客。”

于是安娜·斯塔恩霍克开始对她講，她的句子很短，像一首古老的贊美詩，因为她心中奔騰着的感情使她几乎說不出話来；每一个字里都顫动着勉强压制住的痛苦。伯爵夫人津津有味地听她講，同时却又感到恐惧。

“食客們懂得什么叫愛情？食客們懂得什么叫忠誠？今天一个情妇，明天又换一个；东面一个，西面又一个；今天一个伯爵夫人，他們不嫌高貴，明天一个要飯的，他們也不嫌低賤。世界上

再沒有比他們的心更能包容一切的了。唉，誰要是愛上了一个食客，那可是够悲慘的。他醉倒在路旁時，要她出去尋找；他在牌桌上把她童年時的家輸掉時，她只能一聲不响地看着；他去纏着旁的女人時，她也不能不忍受。喔，伊利莎白，如果是個潔身自好的女人，就會拒絕跟食客跳舞；如果他送給她一束花，她就應該隨手拋在地上踩碎；如果她不幸愛上了他，與其跟他結婚，還不如死哩。食客里還有一个人，是個被革職的牧師；是因為酗酒才被革除教職的。他醉了，甚至把教堂里行聖餐用的酒也喝了。你聽見過說起这个人嗎？”

“沒有。”

“他被革職以後，就成了一個乞丐，到處流浪。酒癮發作時像個瘋子，為了買白蘭地，他甚至会偷竊。”

“他叫什麼名字？”

“他現在已經不在埃克布了。少校夫人收留了他，給他穿得像像樣樣的，又說服了你的婆婆杜納伯爵夫人，讓他當你的丈夫、年輕的伯爵亨利克的家庭教師。”

“可他是一個被革職的牧師呀！”

“喔，他很年輕，身強力壯，而且也很聰明，只要他不喝酒，就沒有什麼妨礙。老伯爵夫人瑪爾塔並不斤斤計較這些；鄰近的牧師都為這事不跟她來往，她只是一笑置之。當然，她不讓他對孩子們提起自己過去的生活，不然，小伯爵就會瞧不起他，而伯爵小姐，愛芭·杜納——她是最聖潔的——決不會容忍他。

“于是他來到了鮑格莊。他總是緊挨着門旁，坐在椅座的邊緣上；吃飯時從來不說一個字；一有客人來，他就一溜煙地跑到花園里去。

“花園里有一條幽靜的小徑，他常在那里遇到愛芭·杜納。

老伯爵死后，伯爵夫人常在鮑格庄举行宴会，大厅里总是灯火辉煌，可是伯爵小姐却不喜欢这些。她羞涩，温柔，虽然十七岁了，却依然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她长得很美，樱色的眼珠，淡红的、带着病容的面颊，细长瘦弱的身躯微微有些向前倾。她会把她的小手悄悄地塞在你手里，轻轻地压一下你的手心。她那张小嘴是最严肃、最不爱说话的，她的声音低而甜，吐字缓慢清晰，没有那种震耳的青春气息和热情——她的柔弱的声调很像一个疲倦的乐师弹奏的最后一个音符。

“她和旁人不一样。她走路时脚步又轻又软，仿佛是个受人追踪的逃亡者。她总是垂着眼睑，沉溺在内心的世界里，不容外界的人和事来干扰她。她从很小就不关心尘世上的一切。

“她小的时候，祖母常给她讲故事；一天晚上，两人坐在壁爐前，所有的故事都已讲完，小女孩却仍旧把手放在老祖母的衣服上，轻轻地搔着，那绸衣料发出一种可笑的像是小鸟叫的声音。她这个举动的意思就是请求；有一类孩子，从来不肯用言语说出自己的要求，她也是一个这样的孩子。

“于是老太太便跟她讲约旦地方的一个男孩子的故事；这男孩子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君王。他出生的时候，天上地下充满了天使的赞歌；天上的明星倾着东方的皇帝，把黄金和香料献给他；老翁老妇都预言他要创立伟大的业绩。这小孩长大以后，智慧和容貌都不是旁的孩子所能比拟的。十二岁的时候，他的智慧已经超过祭司长和律师了。

“接着，老太太便跟她讲述有世界以来最美丽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男孩跟凡人生活在一起时的故事——这些有罪的人竟不承认他是他们的君王。

“老太太对女孩子说，男孩子长大成人了，还像小时候一样，

注定要創立偉大的業迹。

“世上一切生物都愛護他，為他服役，只有人類不愛他。魚類自動投到他張的網里，麵包自動裝滿了他的籃子，清水順從他的意志，變成了酒。

“可是人們沒有給他戴金皇冠，也沒有給他做金碧輝煌的寶座。他的四周沒有畢恭畢敬的朝臣，人們讓他像個乞丐似的在稠人廣眾間流浪。

“可是，這偉大的君王還是以善待人，他給人們治病，使盲者復明，死者復生。

“‘可是，’老祖母說，‘人們卻不要這偉大的君王當他們的皇帝。

“‘他們派兵來追捕他，把他關進監獄里；為了侮辱他，他們給他戴上一頂皇冠，把一支王笏塞在他手里，給他套上一件綢袍子，讓他背着一個沉重的十字架，走到刑場上去。喔，我的孩子，這個好君王是喜歡高山的，他時常在夜里爬到山頂上去和住在天堂里的神交談，白天，他時常坐在山坡上，對聽眾講話。可是現在人們卻願他上山去，要把他釘在十字架上。他們用釘子釘穿了他的手足，把好君王吊在十字架上，好像他是個強盜或是做壞事的人。

“‘人們嘲笑他。只有他的母親和朋友才因為他沒有成為皇帝就要死去而哭泣。

“‘喔，那些沒有生命的东西又是如何的為他的死而悲悼！

“‘太陽失去了光輝，山巒為他成栗，宙里的幕帷突然撕成兩半，坟墓裂開，把死者放出來向他致哀。’

“小女孩把腦袋靠在老祖母膝蓋上，抽噎着，好像她的心已經碎了。

“‘別哭了，小乖乖，好君王后来也从坟墓里走出来，回到天堂里他父亲那兒去了。’

“‘祖母，’小女孩抽抽搭搭地說，‘他到底得到了一个王国沒有？’

“‘他現在在天堂里坐在上帝的右面。’

“可是這話并不能使她安心。她感到无限悲痛，泣不成声，只有孩子才能像这样地痛哭。

“‘为什么人們要这样虐待他？为什么有人允許人們这样虐待他？’

“老祖母看到她这样伤心，几乎有些惊惶。

“‘不，祖母，跟我說这故事你講得不对！告訴我这故事不是这样結束的；告訴我人們沒有虐待好君王，告訴我他在世界上得到了一个王国，說吧！’

“她兩臂摟着老祖母，泪汪汪地恳求她。

“‘孩子，孩子，’老祖母安慰地說，‘有的人相信他还会回到世界上来，那时候，世界就屬於他，由他来統治了。秀丽的大地将会成为一个榮耀的王国，将会存在一千年。那时候，猛兽会变成家畜；小孩能在毒蛇的巢穴旁游戏，狗熊和母牛能在一起覓食。誰也不再伤害或残杀邻人；长矛弯成了镰刀，宝剑鐵成了犁杖，世界属于善良的人，普天之下，都是欢乐幸福。’

“于是小女孩的泪痕斑斑的脸上現出了笑容。

“‘那时候，好君王会得到一座宝座嗎？’

“‘会的，一个黄金的宝座。’

“‘还有侍从、大臣、还有一頂金皇冠？’

“‘都会有有的。’

“‘他很快就会来嗎，祖母？’

“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我能坐在他脚旁的矮凳上吗？”

“可以的。”

“祖母，我真高兴极了。”小女孩说。

“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傍晚，她们两人坐在壁炉前，讲着好君王和他的王国的故事。小女孩日日夜夜梦见那将要在世界上存在一千年的王国。她用尽自己所想到的最美丽的东西来装饰它，永远不感到疲倦。

“爱芭·杜纳从来不敢把心事对别人说；可是从那一个晚上以后，她就把生命献给了上帝的王国，她活着就是为了等待好君王的来临。

“当落日染红了西方的天际，她就设想他有一天会从那里出现，蒙着一阵柔和的光华，背后跟着成千上万的天使，他会和她并肩走在一起，允许她触摸他的长袍的衣角。

“她还常常想起那些蒙着面幕的虔诚的妇女，她们的目光永远望着地面，她们把自己关闭在灰暗幽静的修道院里，在暗洞洞的小房间里，日夜冥想那从灵魂里显现出来的光彩夺目的圣迹。

“她就这样一天天成长起来；也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她在花园里那条幽静的小径上遇见了新来的家庭教师。

“我不愿意把他说得过分的坏。我宁可相信他是真心爱这孩子的。这孩子一向喜欢一个人散步，她心里的话从来不对人说，可是教师却很快就成了她散步时的伴侣。我想，当他走在这文静的女孩子身边时，心灵一定又重新长出了翅膀，我想他一定感到自己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善良、纯真而有礼貌。

“可是，如果他真心爱她，他为什么忘记了爱情是他所能给

她的最坏的礼物？他是被世界摒弃的人，他还要求什么？当他走在伯爵小姐身边时，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当她把心里最秘密的梦想泄露给他时，这位被革职的牧师是怎样想的呢？他曾经喝醉过，以后有机会还会喝醉，当他走在这位梦想着天堂里的新郎的姑娘身边时，他要求什么呢？他为什么不远远地避开她？既然他已经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使爱芭·杜纳能光明正大地和他相爱，那就不应当再回到从前的善良、纯真而有礼貌的自己，再在松林里散步，他倒不如去四处流浪，乞讨偷窃。

“别以为他的外貌也像个酒鬼一样难看，苍白的脸，血红的眼睛。不，他始终是个很潇洒的人，心灵和肉体都十分完整，俊美。他的举止像个皇帝，身体像是铁打的，无论多么狂野的生活也伤害不了他。”

“他还活着吗？”伯爵夫人问。

“喔，不，他现在多半已经死了。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安娜·斯塔恩霍克这样回答年轻伯爵夫人时，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颤动了一下。她这时想道，她决不能告诉伯爵夫人她所说的这人是誰，她还是让她以为这人已经死了的好。

“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她接着讲下去，“生命的欢悦还在他心中燃烧，他天赋的口才，还有一颗烈火般的心。”

“一天傍晚，他向爱芭·杜纳披露了他的爱慕。爱芭·杜纳没有回答，只是把那年冬天晚上她祖母给她讲的故事告诉了他，向他描绘了自己所梦想的国土。她要求他发誓，一定要当一个上帝的福音的传播者，成为一个为上帝铺路的人，使他早日降临到世界上来。”

“他该怎么办呢？他是个被革职的牧师。她要求他走的道

路，是一切道路中对他关门关得最紧的。可是他不敢把真相告诉她。他硬不下心来伤害他所爱的这个温柔的小姑娘。她的一切要求他都答应了。

“这事以后，语言就是多余的了。她将来要做他的妻子，这几乎是已经决定了的事。这种爱情里没有亲吻和拥抱，他甚至不敢靠近她。她敏感得像一朵最娇嫩的花。只是她有时把棕色的眼珠从地面上移开，瞟着他的眼睛。月明风清的晚上，他们坐在廊沿下，她会轻轻地走到他身旁，那时候，他就会不声不响地吻她的头髮。

“当然，你知道，他忘记了过去，也忘记了将来，这就是他的罪过。他自己的贫贱，是忘记不了的；他应该时常这样想：有一天，当她必需在他与那万古千秋的荣耀的君王之间抉择的时候，在她心里会掀起一个爱情与爱情、人世与天堂的搏斗，而这场搏斗是她所受不住的。

“夏天过去了，以后是秋天和冬天。春天到来的时候，冰化了，爱芭·杜纳也病倒了。山谷里积雪正在消融，山坡上山洪爆发，湖冰也已开始解冻，无论是雪橇还是马车，都已经无法通行。

“杜纳伯爵夫人命人去请个医生，可是，最近也要到卡尔斯塔德才有医生。她的命令没有人肯服从，恳求也好，威胁也好，没有一个佣人肯去，她跪倒在车夫面前，可是车夫拒绝了。她为女儿伤心得几乎要发疯了——伯爵夫人玛尔塔高兴或者伤心的时候就控制不了自己。

“爱芭·杜纳得的是肺炎，生命危在旦夕，可是没人去请医生。

“于是那位家庭教师赶着车子到卡尔斯塔德去了，在当时道路的情形下作这样一次旅行等于拿生命当儿戏。他驾车涉过一

道道湍急的山澗，駛過被車輪壓彎了的薄冰，有時候他要把冰敲碎，使馬有落蹄的地方，有時候又要從路上的泥坑里把馬拖出來。有人說，醫生本來不肯跟他來，是他拿着手槍，逼着醫生上路的。

“他回到家里，伯爵夫人馬上撲倒在他腳下，‘一切都拿去吧！’她說，‘你要什麼，你想什麼，只管說吧——我的女兒，我的田地，我的財產……’

“‘我要你的女兒，’家庭教師說，”

說到这里，安娜·斯塔恩霍克突然停住了。

“後來怎麼樣？後來怎麼樣？”伊利莎白伯爵夫人問道。

“現在只說到這兒就夠了。”安娜回答。世上有一種人，常年生活在优柔寡斷的痛苦中，安娜現在就是這樣。整整一個禮拜以來，她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這一分鐘覺得是正確的事，下一分鐘卻又覺得是錯誤，她現在十分懊悔這故事是自己開的頭。

“我幾乎以為你是想欺騙我了，安娜。你難道不知道，我必需聽到這個故事的結尾。”

“其實沒有許多可以說的了。愛芭·杜納面臨着內心的搏鬥，愛情與愛情，天堂與人世的搏鬥。

“伯爵夫人瑪爾塔把年青的教師為了她而冒險到卡爾斯塔德去的事告訴了愛芭·杜納，對她說，為了酬謝他，已經答應他的求婚。

“愛芭這時已經復原，穿好衣裳倚在沙發上，依然蒼白無力，話比以前更少了。

“她聽見母親這樣講，抬起棕色的眼珠，用責難的眼光看着母親，說：

“‘媽媽，你把我給了一個被革職的牧師，一個放棄了侍奉上

帝的义务、做过乞丐小偷的人，是不是？’

“‘孩子，这是誰跟你說的？我以为你一点都不知道哩。’

“‘我听見了来拜訪你的客人們說的話，就是我刚得病的那一天。’

“‘但是，孩子，你要記住，是他救了你的生命！’

“‘我記得他欺騙过我。他早应当把自己的身世告訴我。’

“‘他對我說過你愛他。’

“‘我已經不愛他了，我不能愛一個欺騙过我的人。’

“‘他是怎样欺騙你的？’

“‘媽媽，我對你說你也不會理解。’

“‘她不願意把她夢想的王國對母親講，她所愛的人必需和他一同使這個王國實現。

“‘愛芭，’伯爵夫人說，‘你若是真心愛他，就應當和他結婚，不必再去追究他的過去。杜納伯爵小姐的丈夫有足够的錢和足夠的威勢，足以原諒他年青時做過的一切傻事。’

“‘我並不想追究他年青時的傻事，媽媽；我不能嫁給他，因為他永遠不能成為我希望他成為的那樣的人。’

“‘愛芭，請你記住我已經親口答應了他！’

“女兒的臉色變得像死人一樣蒼白。

“‘媽媽，我告訴你，你要我嫁給他，就是要我背棄上帝。’

“‘我決定這樣做是為了你的幸福，’伯爵夫人說，‘我相信你跟這個人在一起生活會得到幸福。你已經使他做了聖人才能做的事。我決定不計較他的家世，忘記他的貧賤，就是為了使你有機會提高他的地位。我認為我這樣做得對。你知道我一向瞧不起那種門第之見。’

“伯爵夫人說完，就離開了，那女孩子又在沙發上靜靜地躺

了一会。她内心在搏斗，天堂和人世，爱情和爱情在搏斗；最后，还是她童年时的爱情战胜了。她躺在沙发上，看着西方天边一抹绚烂的夕照，她相信这就是好君王在向她致意，既然她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忠实于他，那就只有死了。既然她母亲要她委身给一个永远不能成为好君王的仆人的，她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她走到窗前，打开窗扉，让傍晚的湿冷的空气吹在她软弱的病体上。

“要死是很容易的。这样，病势一定会转凶，事实也果然如此。

“只有我知道她的死是自杀，伊利莎白。我发现她倒在窗前，嘴里喃喃地发着嚅语。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中，她常要我守在她床边。

“她临终时，我也在她身边；那是一个傍晚，她仿佛看见有人从落日的万道金光里走出来迎接她，她伸出双臂朝向西方的晚霞，嘴唇上挂着笑容，就这样停止了呼吸。她还要我把她的遗言带给她所爱的人；她要我请他宽恕她不能做他的妻子，那好君王不允许这样的事。

“可是我终究不敢对那人说爱芭·杜纳是他害死的；我不敢让他承担这般深重的痛苦。可是，他骗取了她的爱情，难道不应该承当谋害她的罪名吗？你说她是不是他害死的，伊利莎白？”

杜纳伯爵夫人早已不再抚弄手里那束蓝色的小花，现在她站起身来，那束花从她袍子上落到了地上。

“安娜，你骗我。你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那男人已经死了多年。可是我知道爱芭·杜纳死了不过五年，而且你我这一切经过你都在场，可是你并不老呀。告诉我这人是誰！”

安娜·斯塔恩霍克笑了一声。

“你要我講一個戀愛故事，現在你已經聽見了，而且还為它哭，為它難過。”

“你說這故事不是真事？”

“都是我編出來的，從頭至尾。”

“你太壞了，安娜。”

“可不是嗎，我也不是很幸福的哩。算來，老太太們已經醒了，男客們也要到起坐間來了，我們去找他們吧！”

走到門旁，古斯泰·貝林攔住了她，他正是來找少女們的。

“請你們稍微忍耐一下，”他笑着說，“我只會折磨你們十分鐘；你們一定得聽一聽我寫的詩。”

他告訴她們說，夜來他做了一個夢，醒來還記得十分清楚；他夢見自己寫了一首詩。大家一向稱他“詩人”，其實他并配不上這個稱號，這一次，他却在半夜裡起來，半醒半睡地果真寫了一首詩。第二天早晨，他在書桌上發現了這首完整的詩，他簡直不能相信是自己寫的，現在讓他念給女客們听听吧。他念道：

月出東方，帶來了一天里最美好的辰光，
碧空萬里，浩瀚千仞高，
廊沿上，月色如水，樹影婆娑，
老老少少，坐在寬闊的台階上，
我們全都靜悄悄地，一言不發，
讓感情奔放，乘這夏辰美景，
唱出最古老的心曲。

木犀花飄送着芬香，
幽暗的矮樹叢悄悄地投影在帶露的青草上

啊，夜的阴影到处游荡，

木犀花散发出淡香，
谁能收斂感情的奔放。

玫瑰彫落了最后一片花瓣，

虽然并不是風向它索取的献礼。

是呀——我們想——我們的生命也将这样逝去，

像一个微弱的声音消失在太空中，

像秋日里飄零的黄叶，沒有一声嘆息。

死亡是生命的賞賜，我們靜靜地迎接它

就像玫瑰謝落了最后一片花瓣。

蝙蝠撲着翅膀繞飛在我們身边，

在月光下时而出現，时而不見，

触发了都聚在我心头的疑問。

这疑問誰也不能解答，

这疑問是一种悠久而沉重的痛苦：

“啊，我們將往何处去，将在什么道路上漫游，

当我们不再踏在大地平原上的时候？”

难道沒有人願為我們的神魂引路？

宁可給繞飛在我們身边的蝙蝠作向导。

她把头倚在我肩上，滿头柔軟的髮絲，

我的心上人低声對我說：

“別相信灵魂会飞向遙远的地方，

我死以后，别以为我离你很远，
我那无归宿的幽魂将会躲进爱人的心房，
我将来居住在你的心上。”

喔，什么样的悲哀，痛苦压碎了我的心。
难道她，她就会死去？难道这是她最后一个夜晚？
我压在她髮波上的是最后一个吻？

一年、一年、多少年过去了。在静静的深夜里
我多少次回来坐在从前的地方。
月光照耀下阳台上满地浓阴，
我战栗地想起，唯有她知道我在这里吻了我心上的
人儿多少回，
也是她使我的泪珠闪烁着晶莹的光辉，
滴落在爱人的髮上。
唉，痛苦的往事！悲哀的是：
我有罪的心竟成了她的家。
他心中禁锢了一颗纯洁天真的心，
还有什么惩罚他不应该承受？

“古斯泰，”安娜抑制着哽咽在喉头的痛苦，装出轻松的神态
说，“有人终身写诗，不做旁的事，可是许多人说，你生活中的诗
比他们一生写的诗还要多，但是你知道吗？你最好还是用自己的
方式写诗。这首诗不过是梦中的言语。”

“你是在挖苦我。”

“到这儿来念这样的诗——死啊，痛苦啊，你不害羞吗？”

可是古斯泰并不在听她的话，他的目光停在年轻伯爵夫人

身上。年輕的伯爵夫人直挺挺地坐着，一動不動，好像一尊石像，他以為她要昏倒了。

她用盡力量，說出了一個字。

“走！”她說。

“讓誰走？讓我走嗎？”

“讓牧師走，”她斷斷續續地說。

“伊利莎白，靜一靜！”

“喝醉酒的牧師應當離開我的家！”

“安娜，安娜，”古斯泰問道，“她是什麼意思？”

“你最好走開。”

“為什麼要我走？這一切都是什麼意思？”

“安娜，”伊利莎白伯爵夫人說，“告訴他，告訴他！”

“不，伯爵夫人，你自己說吧。”

伯爵夫人抿緊嘴唇，壓制住心头的感情。

“貝林先生，”她走到他面前說，“你有一種很巧妙的方法使別人忘記你的身份，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我剛才聽到了愛芭·杜納的事，她的死，是由于發現自己愛上了一个不值得愛的人。听了你的詩，我才知道你就是这个人。我不明白，一个人有这样的过去，怎么还敢走到体面的女人面前来。我不明白，貝林先生，我的意思清楚嗎？”

“是的，很清楚，伯爵夫人，我只想為自己辯護一句。我一直相信，關於我的一切，你是知道的。我從沒有企圖隱瞞什麼，可是，把自己生活中最辛酸的，到大路上去喊給別人聽，並不是件愉快的事。”

他走了。

在同一分鐘里，杜納伯爵夫人把那一束星星一樣的小藍花

踩碎了。

“你已經做了我希望你做的事，”安娜·斯塔恩霍克嚴肅地對伯爵夫人說，“可是我們的友誼也完結了。你不必希望我原諒你對他的殘酷。你羞辱了他，傷害了他，把他攆了出去，而我——我要跟他一同流亡；如果必須的話，我會跟他一同上絞架。我會照顧他，保護他。你已經做了我希望你做的事，可是我決不能原諒你。”

“可是，安娜！安娜！”

“你以為我向你訴說這一切的時候，心裡是很愉快的嗎？你不知道，我是坐在这里，把自己的心從胸膛里掏出來，撕成一片一片。”

“你為什麼這樣做呢？”

“為什麼？因為我不希望他去做別人的妻子的情夫。”

第十三章 瑪利小姐

我頭上有一片嗡嗡的聲音，一定是一隻黃蜂，我還聞到扑鼻的香味。我毫不懷疑，這是萊沃刺那、是薄荷，是山楂、是紫丁香，是復活節的百合花。在一個灰色的秋天的傍晚，在城市中心，能有這樣的感覺，真是太神妙不過的了。我只要一想到那一片幸福的小天地，就仿佛立刻被嗡嗡聲和香味包圍了，我仿佛又回到了那個種滿鮮花、圍着籬笆的小花園里。花園四角里栽種紫丁香的花壇旁，有幾張木凳子，五星或者心形的花園四周，有一條條鋪着白色細沙的小徑。這座小花園的三面，是靜穆無聲的森林。

第四面，是一所灰色的小屋子。

我心目中的这所小花园，是六十年以前，斯瓦茲茹一位名叫莫利烏斯的老太太的；她是靠織毛毯和給农夫們燒飯謀生的。

莫利烏斯太太当时是个很能干的人；她有三个活泼勤勞的女兒，在路边有一所小屋，柜子底里藏着不少金幣；她还有許多条嶄新的綢圍巾和不少张直靠背的椅子。她的一双手样样会做，这尤其对于一个需要用自已的手艺換取面包的人是十分有用的。可是她所有的东西中最好的还是那小花园，整个夏天，这花园給了她无穷的快樂。

莫利烏斯太太的小房子里，有一位房客，是个近四十岁的干瘦的老处女，住在山形墙后面一間小閣樓里。瑪利小姐——人們都这样称呼她——对許多事有自已的看法，这原是一般習慣独居、对子眼睛看到的事总喜欢仔細想一想的人通常的情形。

瑪利小姐認為，在这充滿痛苦的世界，爱情是一切坏事的根源。

每天晚上临睡以前，她总要双手合十，把晚禱詞念一遍。当她說完“我們在天的父”和“上帝保佑我們”以后，在結束禱告时，她总要祈求上帝保佑她不要为爱情所牽惹。

“爱情只会带来痛苦，”她說，“我又穷又老又丑。不，千万不要讓我爱上誰！”

一天复一天，她坐在莫利烏斯太太的小房子的閣樓上，編織窗帘和桌布，然后把这些东西賣給农人和紳士，她出賣編織物換来的錢，已經足够買一所小房子了。

她所向往的，是在斯瓦茲茹教堂对面的小山坡上置一所小房子。至于爱情，她是永远不会要的。

夏天傍晚，提琴手坐在十字路口柵栏上，琴声陣陣传来，青

年人跳着波尔卡舞，大路上塵土飛揚，這時候，瑪利小姐寧可多走些路，從森林里繞道，免得聽見看見他們。

聖誕節第二天，常常有五六个农家的新娘到莫利烏斯太太这里来，莫利烏斯太太和几个女兒就替她們裝新，用花冠和番石榴花，綢制的高帽子、玻璃串珠，用华丽的絲綉囊、用一束束假玫瑰花裝飾她們，給她們穿上波紋綢做的花朵鑲邊的裙子。這時候，瑪利小姐就躲在自己的閣樓上，免得看到她們在愛情的榮耀中，裝扮得漂漂亮亮的。

她知道愛情所作下的許多坏事，这些坏事她都能說出来。她奇怪的是，愛情居然还敢在世界上露面，失戀的人們的呻吟，為愛情而犯罪的人們的詛咒，被愛情束縛在仇恨的鎖鏈下的人們的哀号，居然沒有把它吓走。她奇怪的是，負着这般的痛苦和羞愧，愛情的翅膀还能輕巧地載着它高飛，而沒有跌進那无名的深淵。

當然，她和一般人一樣，也有過年輕的時候，可是她從來沒有戀愛過；她從來沒有讓自己接受跳舞和擁抱的引誘。她母親的六弦琴挂在閣樓上，琴弦松散，蓋滿了塵土；她從來沒有在琴弦上撥弄什麼愛情的歌曲。

她母親的薔薇花插在窗台上，她從來不給它澆水。花是愛情的孩子，她愛花。花枝上繞滿了蜘蛛網，花蕾從來不會開放。

這時候，斯瓦茲茹教區的教民們要在教堂里裝一架風琴。這是在食客們掌權前一年的夏天。來了一個裝風琴的工人，也寄住在莫利烏斯太太家里。

年輕的風琴工人對自己的職業十分內行，這是不容懷疑的。他也是個愛熱鬧的風流少年，眼睛里閃爍着陽光。他跟每一個

人，老的少的，穷的富的，都能友善地寒暄。

晚上，他下工回来，就替莫利烏斯太太握着线团，在蔷薇园里跟姑娘们一起工作。然后，他或是背诵“阿克赛尔”^①，或者唱“弗里蒂奥夫”^②。瑪利小姐的线团一掉到地上，他就去替她拣起来，她的钟坏了，他就替她修理。

他参加舞会，总要跟在场的每一个女性，从最老的到最年轻的，都跳过一次舞，才肯离开。他要是遭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就会在他遇见的第一个女性身边坐下，把心事向她倾诉。他是一般女性在梦中幻想的那种男人。倒不是说他向哪一位姑娘表白过爱情，但是，当他在莫利烏斯太太的有尖屋顶的房子里住了几星期之后，所有的女孩子就全都爱上了他，可怜的瑪利小姐也发现自己无数次的祷告都前功尽弃了。

这真是又可喜又可悲的时刻。傍晚时分，总有一个面容苍白的人坐在丁香花壇旁梦想，在楼上小屋子里，瑪利小姐拿起配上了新弦的琴，弹起她妈妈教给她的古老的情歌。

年轻的風琴工人像往常一样无忧无虑，兴致勃勃，满脸堆笑，侍候那些为他憔悴的女性；当他去工作的时候，她们就为着争夺他而互相赌气。最后，他要离别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馬車停在門前，他的行囊已經捆在馬車背后，年輕人已經向大家告了別。他吻过了莫利烏斯太太的手，又把那些哭哭啼啼的姑娘搂在怀里吻过了她們的面頰。他在这灰色的小房子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現在必須离去，自己也禁不住眼眶湿润起

① 阿克赛尔(Axel)是瑞典詩人埃羅依亞斯·泰格納(Esaias Tegner 1782—1846)，所写的一首长詩。

② 弗里蒂奥夫(Frithiof)是泰格納写的一首长詩，歌頌十三、四世紀冰島傳說中的英雄弗里蒂奧夫。

来。最后，他向四处望了望，寻找瑪利小姐。

她穿上了自己最好的一套衣裳，从狭窄的楼梯上走下来。一根宽宽的绿绸带，把六弦琴系在她的颈脖上，手里捏着一束淡红色的蔷薇；今年，她母亲的蔷薇花开放了。她在那年轻人面前停住，拨着琴弦唱道：——

你将远离我们而去。啊，我们欢迎你回来！

听着我友情的歌声，我在向你召唤。

祝你幸福，但愿你永不相忘，有一个真心爱你的朋友，
在伐姆兰林中等待你！

唱完这支歌，她便把蔷薇花塞进他的鈕扣孔里，然后上前去端端正正地在他嘴唇上吻了一下。是的，在他嘴唇上吻了一下，然后，这老女人就一溜烟跑上阁楼的扶梯，不见了。

爱情向她复仇，使她当着大家的面出了丑，可是她却不再抱怨爱情；她再不会把六弦琴放在一边，再不会忘记给她媽媽的蔷薇花浇水了。

她学会了珍惜爱情，连同爱情的一切痛苦、一切眼泪和渴望。

“痛苦的爱情，总比没有爱情的幸福好。”她说。

日子就这样过去。埃克布的少校夫人被赶了出来，食客们得了势。还有一件事，我们先前已讲过：有一个星期天下午，古斯泰·貝林对鲍格庄的伯爵夫人高声朗诵了一首诗，于是她就禁止他再在她家里露面。

有人說，古斯泰·貝林走出大門，把房門帶上，就看見一連好幾輛雪橇开到鲍格庄前停住了。他对第一輛雪橇里坐的一位瘦小的女人看了一眼。当时他的心情是阴暗的，可是他一看見

了她，心情却更加阴暗。他赶快走开了，以免被她认出，可是他心中已经充满了不幸的预感。难道刚才在屋里的交谈引来了这个女人？真是祸不单行。

僕人們从屋里一拥而出，围巾、皮衣都抛在一边。来的是誰呢？站在雪橇中的瘦小的女人是誰呢？喔，真的就是她，就是那远近闻名的伯爵夫人瑪尔塔·杜納！

她是最会寻欢作乐也是最胡鬧的女人。“欢乐”遵奉她作女王，讓她高高地坐在宝座上。游戏和笑声是她的臣民，她用音乐、跳舞和冒险当賭注，来换取生命的彩票。

她已经将近五十岁了，可是她像許多聪明人一样，从不去計算年齡，“誰的脚不打算再跳舞，誰的嘴不打算再發出笑声，”她說，“那他就是老了，只有他才知道年齡是多么沉重的負担，我可不知道。”

在她年輕的时代，“欢乐”也不是永远坐在宝座上不受到任何攪扰的。可是，越是变化无常，却越能使欢乐增添乐趣。“欢乐”——这长着蝴蝶翅膀的皇帝今天下午在斯德哥尔摩皇宮里宮嬪們的房里喝茶，明天又在巴黎跳舞。他訪問了拿破仑的軍营，又登上了蔚藍色的地中海上納尔逊的艦队。他參觀了維也納的議會，又在那次著名的大战的前夕，冒着生命的危險参加了布魯塞爾的舞会。

只要有“欢乐”的地方，就有瑪尔塔·杜納的踪影，她是中选的皇后。瑪尔塔伯爵夫人在世界上忙忙碌碌，跳舞、玩牌，恶作剧。她什么沒有見過？什么沒有享受过？她在宝座上跳过舞，拿皇太子的命运作賭注玩埃加脫^①，她的一句笑話引起一

① 一种牌戏。

場惡戰。她的生命從來就充滿了歡樂和胡鬧，今後也將如此。她的肢體不至於老得跳不動舞，她的心也永不會失去戀愛的能力。她何曾對化裝舞會、對喜劇、笑談和哀怨的民歌表示過厭倦？

有時候，當“歡樂”在外面的世界上無法居住的時候，她就坐着馬車回到呂汝湖畔的莊子^①上來，正像神聖同盟^①的時候，王公和宮廷突然變得十分乏味時一樣。也就是這時候，她想到聘請古斯泰·貝林來給她兒子當家庭教師。她一向喜歡到這里來，“歡樂”在這里找到了一個比任何地方更加愉快的王國。這里有歌、有牌局、有喜歡冒險的男人和放蕩美麗的女人。在這里，跳舞會和月光下在海面上舉行的水上宴會、乘着雪橇到黑暗的森林中去游玩、各種驚人的冒險、愛情的痛苦和憂傷，這一切，都使她絲毫不会有不足的感覺。

可是，女兒死了以後，她就再不到鮑格莊來。她已經五年不來這里，這一次，她是到這里來看看她的兒媳在松林、狗熊和雪堆里生活得怎樣。她覺得她有責任來看看乏味呆板的兒子是不是已經把兒媳折磨夠了。她打算像一個溫柔的天使一般給家里帶來平靜。她的四十只箱子里裝着陽光和幸福，“愉快”是她的侍女，“惡作劇”是她的馬車夫，“遊戲”是她的同伴。

她走上台階，親人們張開雙臂迎接她。一層樓上她原來住的那間屋子已經為她收拾出來。她的傭人，她的女伴、侍女、四十只皮箱、三十只帽匣、手袋、圍巾、皮大衣，一樣一樣都拿了進來。到處顯得忙忙碌碌的，門不斷地開關，樓梯上人來人往，於是大家都知道伯爵夫人瑪爾塔回家來了。

① 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1815年俄羅斯、奧地利和普魯士三國在梅特涅主持下簽訂的反動盟約，旨在壓迫當時的革命運動。

虽然还只是四月，冰还没有消融，这天傍晚却像是春天，而且是一个迷人的春天的傍晚。瑪利小姐坐在自己房里，打开了窗户，一面拨弄着六弦琴，一面唱歌。

她全付精神沉浸在琴声和回忆里，竟没有听到一辆马车从大路上驰来，停在小屋前面。马车里坐着伯爵夫人瑪尔塔；她看见瑪利小姐怀抱着一把琴坐在窗前，两眼望着天空，嘴里哼着早已被人遗忘了的情歌，觉得十分有趣。

最后，伯爵夫人跨出马车，走进小屋；一群女孩子正坐在那里作工。伯爵夫人从来不是盛气凌人的，她曾经受到革命的風の吹拂，胸膛里有着新鲜的气息。

她常常说，身为伯爵夫人，这并不是她的过错，可是她愿意尽一切可能按照自己喜爱的方式生活。在宫廷舞会上，或者在农家婚礼上，她都同样地高兴。要是没有别的观众，她就表演给侍女们看；她随便在什么地方出现，她那美丽的小脸，和那蓬蓬勃勃的活气，就会把欢乐带给人们。

她向莫利烏斯太太定購了一条毛毯，又把那些女孩子贊許了一番。她环顾了一下蔷薇花园，向大家讲述旅途上遇到的趣事——她总遇到各种趣事。最后，她颤巍巍地登上那窄小陡峭得怕人的扶梯，到閣楼上去找瑪利小姐。

她向瑪利小姐买了許多窗帘，不在每一扇窗戶上挂上瑪利小姐繡織的窗帘，不在每张桌子上鋪上瑪利小姐繡織的桌布，她是无法生活的。

她借了瑪利小姐的琴，歌唱欢乐和爱情。她对瑪利小姐講述各种故事，把她引进了外面熙熙攘攘的繁华世界。伯爵夫人的笑声像音乐，花园里冻僵了的小鳥听见了，也唱起歌来。伯爵

夫人的臉，現在已經不能說是美麗的了——胭脂毀坏了她的容貌，而且嘴角上挂着一絲淫靡的表情；可是瑪利小姐却覺得她是個絕色的美女，她不明白，那面小小的鏡子，一旦在光潤的鏡面上抓住了她的容貌，居然還會肯听任它消失。

臨走的時候，她吻了瑪利小姐一下，請她到鮑格庄來。

瑪利小姐的心，這時像聖誕節時的燕窠一樣空虛。她虽然是自由的，却像一個被釋放的老奴隸一樣，嘆息着渴望得到一付鎖鏈。

于是，瑪利小姐又經歷了一個可喜又可悲的時期，不過這個時期并不長，只有一個星期。

伯爵夫人不斷派人來請她到鮑格庄去。她為瑪利小姐演出了一幕喜劇，還把自己每一位情夫的事都講給她听，瑪利小姐從來沒有像這樣痛快地笑過。她們成為最好的好朋友。不久，關於年輕的風琴工人的事，以及离别時的情景，伯爵夫人就全都知道了。傍晚時候，她讓瑪利小姐坐在藍室的窗台上，把六弦琴上的綢帶套在她頸子上，要她唱情歌。伯爵夫人坐在一旁看着她，那老小姐的干瘦的身影和絲毫不美的小頭映在殷紅的傍晚的天幕上；于是伯爵夫人說，可怜的老瑪利真像中世紀時一個在戀愛中的姑娘。所有這些歌，都是歌唱多情的牧羊郎和狠心的牧羊女的；而瑪利小姐的歌喉又是世界上最刺耳的歌喉。不難想像，這樣一出喜劇能使伯爵夫人多么高興。

鮑格庄上舉行了一次宴会；伯爵的媽媽回來了，這原是很自然的事。這一天和往常一樣熱鬧。客人不多，只請了本教區的一些人。

飯厅就在樓下，吃完飯以後，不知怎么的，客人們沒有上樓，都來坐在飯厅旁边伯爵夫人的房間里。伯爵夫人拿起瑪利小姐

的琴，开始对客人們唱歌。她原是个很風趣的人，能够随便摹仿别人；这时，她忽然想要摹仿瑪利小姐，于是她两眼朝天空一翻，拉直嗓子，用尖利的童音唱起来。

“别这样！别这样！伯爵夫人！”瑪利小姐恳求道。

可是伯爵夫人正在得意地欣賞自己的表演，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忍得住不笑，虽然他們也都觉得这太使瑪利小姐难堪了。

伯爵夫人从盛香料的瓶子里抓出一把枯萎的蔷薇花瓣，像演悲剧一样地走到瑪利小姐面前，用一往情深的歌声唱道：

你将远离我們而去。啊，我們欢迎你回来！

听着我友情的歌声，我在向你召唤。

祝你幸福，但愿你永不相忘，有一个真心爱你的朋友，
在伐姆兰林中等待你！”

接着，她就將蔷薇花瓣洒了瑪利小姐一头。大家哈哈大笑，瑪利小姐气得几乎要發狂，脸上的表情，恨不得把伯爵夫人的眼珠挖出来。

“你是个坏女人，瑪尔塔·杜納，”她說，“正經的女人不应当跟你說話。”

瑪尔塔伯爵夫人也生气了。

“出去！小姐！”她說，“你的傻相我已經看够了。”

“是的，我要走，”瑪利小姐說，“可是，走以前，你必須把鋪在这里的桌布和窗帘的錢付給我。”

“这一堆破烂，”伯爵夫人喊道，“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你还要錢？拿走好了！我再也不想看見这些东西！馬上給我拿走！”

伯爵夫人气得忘了一切，她順手把桌布丢在瑪利小姐面前，接着又去拉窗帘。

第二天，年輕的伯爵夫人恳求婆婆跟瑪利小姐講和，伯爵夫

入一面面絕，她对瑪利小姐已經厭倦了。

于是伊利莎白伯爵夫人买下了瑪利小姐編織的全套窗帘，挂在樓上的房間里。瑪利小姐也覺得已經得到了补偿。

媳婦对于瑪利小姐編織的窗帘的爱好，成了瑪尔塔伯爵夫人取笑的材料。她也能把憤怒埋藏在心里——几年以后依然保持新鮮。她也是个得天独厚的入。

第 二 部

第一章 克里斯多弗老弟

食客們的房里有一个人，是只老猛禽。这个人总坐在爐火旁的角落里，照管着火，防它熄灭。他看来襤褸而灰白；一根細长的头頸，从一个蓬乱的皮領子里伸出来，小小的脑袋可怜地搭拉着，上面长着一个大鼻子和一双深陷的眼睛。不論冬夏，这只老猛禽总穿着皮大氅。

从前，他是那群追随着大皇帝^①縱橫欧洲的人物中的一員，但是当时他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头衔，現在誰也說不上来。在韦姆兰，人家只知道他参加过那些伟大战役，在惊天动地的搏斗中爬上了有权有势的地位，到一八一五年以后，从一个不感恩的祖国逃了出来。他在瑞典王太子那里找到了一个避难所，王太子就劝他到遥远的韦姆兰来隱居。

这样，这个声誉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栗的人，現在就很乐于不讓任何人知道他那可怕的姓名了。

他曾經向王太子保証，不离开韦姆兰，也不讓人知道他是

^① 指拿破仑。

離。王太子寫了一封私信給少校，把他送到埃克布莊，竭力推荐一番。因此，客房才開門容納了他。

起初，人家很奇怪，這個用化名隱瞞了身份的人是誰，然而慢慢地他變成了一個食客了；所有的人都叫他克里斯多弗老弟，誰也不知道他究竟怎麼會得到這個名字的。

但是對一只猛禽說來，住在籠子里是不相宜的。誰都明白，他所習慣的是另一種生活，而不是整天棲着，等看守來喂它東西吃。戰鬥的刺激和死亡的危險會使他的血液沸騰，現在昏沉的平靜使他厭惡。

當然，沒有一個食客是一只真正的馴順的小鳥，但是他們的血液都不像克里斯多弗老弟那麼火熱。猶熊是唯一能使他活起來的事情，猶熊或者一個女人，一個單身女人。

十年以前，他第一次看見瑪爾塔伯爵夫人時，他曾回復了生命；那時候，她已經是一個寡婦——一個像戰爭那樣變化多端，像危險那樣蠱惑誘人的女人，一個惹驚的大膽的尤物；然而他愛她。

現在，他坐在那兒，年齡越來越老，頭髮也灰白了，沒有能夠向她求婚，娶到了她。他已經五年沒有看見她了。他逐漸地枯萎、死亡，像關在籠子里的老鷹那樣。他一年比一年地干癟、凝縮；他在他的皮大衣里越埋越深，离爐火也越來越近。

這一天早晨，他就这样地坐着，僵直，灰白，發着抖。晚上，復活節的槍聲將要放起，復活節的女巫也要燒掉。所有的客人都出去了，然而他还坐在爐火旁的角落里。

啊，克里斯多弗老弟，克里斯多弗老弟，你難道不知道嗎？

迷人的春天，她已經微笑着來到了。

大自然從沉睡中惊醒，蔚藍的天空中，長着蝴蝶翅膀的精灵

在翻滾狂舞；他們的臉在雲端里閃耀，密集得像薔薇樹上的香花。

大地，偉大的母親，開始蘇醒。她從春洪的沐浴中和春雨的灌注中站起來，像個孩子那樣地喧跳鬬鬧。

但是克里斯多弗老弟還是坐着，什麼也不明白。他的指節僵硬了的手托着頭，夢想着槍林彈雨，夢想着戰場上的光榮。

誰都可怜這個孤独的老戰士。他坐在爐火邊，沒有祖國，沒有人民；他永遠聽不到故鄉的語言，他的歸宿就是勃洛墓地裡的一抔黃土。他，一隻老鷹，生來就要殘殺，就要酷虐，這難道是他的錯嗎？

啊，克里斯多弗老弟，你已經在客房里枯坐着夢想得够長久了！起來，來喝泡沫滿溢的生活之酒吧！你要知道，克里斯多弗老弟，今天少校收到了一封信，一封王家的御書，上面蓋着瑞典王室的鈐記。等你讀了這封信，老鷹，你看起來就大不相同了。你抬起了頭，你的眼睛重又明亮起來。你看見籠子的門開了，你可以舒展你那久藏的双翼了。

克里斯多弗老弟翻箱倒櫃，把小心地保藏着的綉金緞制服拉了出來，穿在身上，把羽毛飄拂的帽子戴在頭上；不一會兒，他就騎上白色駿馬，離開埃克布庄而去。

比起在爐火旁坐着發抖的生活來，這完全是另一種；現在他也看見春天來臨了。

他在馬鞍上挺直了身子，策馬飛馳；皮鑲邊的軍服飄動着，帽子上的羽毛飛舞着。他像大地本身一樣，從漫長的冬季里醒了過來，又變得年輕了。古老的黃金未曾失去它的光澤。這個勇敢的戰士歪戴着帽子，臉容十分高傲。

这是一场奇妙的跑马。当他骑马跑过时，小溪从地面下涌出，花朵马上开放。成群的小鸟在这个释放的囚徒周围唱着叫着。整个大自然分享着他的快乐。

他像一个胜利者。“春天”骑着一片浮云，跑在前面。一群老战友，老同袍，跑在克里斯多弗老弟身旁；“幸福”，踮起脚尖在马鞍上站着；“光荣”，骑着它那庄严的战马；还有“爱情”，一匹暴烈的阿拉伯马驮着它。奇妙的跑马，奇妙的骑者。一只鸛鳥叫喚着他：

“克里斯多弗老弟，克里斯多弗老弟，你骑马到哪里去？你骑马到哪里去？”

“到鮑格去求婚，到鮑格去求婚。”克里斯多弗老弟回答說。

“别到鮑格去，别到鮑格去！还是做单身汉好，无忧无虑。”鸛鳥在他后面尖叫着。

但是他不听这个警告。他骑着马，越过一座座山岭，最后到了那里。他从马背上跳下来，被引去见伯爵夫人。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伯爵夫人对他很优待。克里斯多弗老弟觉得很肯定，他不会拒绝改姓他的光荣的姓，不会拒绝到他宫殿里来做主妇。他坐在那里，拖延着给她看那封皇家的信的狂喜时刻。他乐于这样等待着。

她谈着谈着，谈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来让他高兴。一切都使他发笑，一切都使他愉快。然而，他们正好坐在伊利莎白伯爵夫人挂起瑪利小姐的窗帘的一间屋子里，于是伯爵夫人就谈起它们的故事来，并且尽力谈得轻松有趣。

“瞧，”最后她說，“瞧我有多坏。现在这些窗帘就挂在这里，使我可以每一天每一点鐘想到我犯的罪。这是一个无可比拟的悔过。啊，这些可怕的針織的窗帘啊！”

这个伟大的战士，克里斯多弗老弟，用火热的眼睛望着她。

“我，也是又老又穷，”他说，“我在爐边坐了十年，渴想着我的情人。伯爵夫人，你也觉得这个可笑吗？”

“啊，这是另一回事！”伯爵夫人叫着说。

“上帝夺去了我的幸福和我的祖国，迫使我依靠别人生活，”克里斯多弗老弟诚恳地说，“我已经学会了怎样尊重贫穷。”

“你啊，也这么说吗！”伯爵夫人合起了双手，叫着，“人们都变得多么有德行了啊！”

“是的，”他说，“你要知道，伯爵夫人，如果将来有一天，上帝还给我金钱与权力，我要好好地利用它们，决不拿来和这样一个庸俗的女人，这样一个塗脂抹粉、无情无义的嘲笑贫穷的猴子共享。”

“你会做得不错的，克里斯多弗老弟。”

于是克里斯多弗老弟大踏步地走出了房间，骑上马又回到了埃克布庄；但是精灵们不再跟随他，鸛鸟也不再叫他，他也不再看得见微笑着的春天了。

他回到埃克布庄，刚好在举火要烧复活节的女巫的时候。这个女巫是用干草扎的一个巨大的假人，一块破布当作脸，上面用木炭画着眼睛，鼻子和嘴巴，身上穿着破烂的旧衣服。她的头颈里挂着装油的牛角，旁边放着长柄的耙子和扫帚。她已经准备好到地狱去的旅行了。

富煦少校把他的枪装上子弹，对着天空连连地放。一堆干柴点着了火，女巫放了上去，一会儿便旺盛地燃烧起来。客人们尽力按照古老的可靠的习俗，来摧毁邪恶的魔力。

克里斯多弗老弟站在那里，脸色阴沉地看着。突然他从袖口里把那封尊贵的御书抽了出来，抛进火里。天知道他带的是什

么念头。也许他想像火堆里烧的就是瑪尔塔伯爵夫人她自己；也许他认为那个女人，拆穿了说，不过是破布和干草做的，所以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价值了。

他又回进客房里，生起爐子，脱掉制服。他重新在爐火边坐下来，一天天地越来越褴褛，越来越灰白。他一步一步地向死亡的路上走去，像被囚的老鷹一样。

他不再是一个囚徒；但是 he 不想再利利用他的自由。世界对他敞开着大門；战場，荣誉，生活，等待着他，但是他不再有能力伸展翅膀飞翔。

第二章 生活的道路

人們在这个世界上所走的道路，是漫长而劳累的。

这是经过沙漠的道路；这是穿过沼澤的道路；这是越过山岭的道路。

为什么允許那么多不幸毫无阻拦地橫行，最后才消失到沙漠中，沉沒到沼澤里，或下降到山岭上去？采花的孩子在哪里？神話故事里脚下长玫瑰的小公主們在哪里？那些要在漫长劳累的道路上撒花的人又在哪里？

古斯泰·貝林决定要結婚了。他在寻找一个貧賤得配得上他这个疯狂的牧师的新娘。

美丽而門第高貴的女人曾經愛上过他，但是她們不会爭着要和他結婚。流浪者祇能在流浪者中間选择。

他要挑誰呢，他要找誰呢？

有时候，有一个貧穷的姑娘从远处山上的小村里到埃克布

庄来卖扫帚。那个小村又穷又苦，有很多人还不能通晓事理，而这个卖扫帚的姑娘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她长得美丽。她的一头浓密的乌髮編成粗粗的辮子，头上几乎盘不下；她的脸庞纖細而圓潤，鼻子挺直，也不太大，配着一双碧藍的眼珠。她是那种憂郁的聖母类型的女人，就是狭长的吕汶湖沿岸漂亮姑娘們中間还找得到的那种。

这样，古斯泰就找到了他的情人，一个半傻的卖扫帚姑娘刚好配給一个疯狂的牧师做妻子，沒有更合适的了。

他祇要到卡爾斯塔德去买了結婚戒指来，大家又可以在吕汶湖岸边快乐一天了。古斯泰·貝林和卖扫帚的姑娘締結婚約的时候，古斯泰·貝林和卖扫帚的姑娘举行結婚典礼的时候，讓人家来笑他吧！讓人家来笑吧！他还有比这更高兴的想头么？

流浪者难道就不能随流浪者自己的意願——或是發怒，或是悲哀，或是不幸——么？假使他倒下了，假使他毀灭了，又有什么关系呢？有誰会来拉住他？有誰会伸出手帮助他？或者給他喝一点清凉的水？采花的孩子在哪里？神話故事里的小公主們在哪里？那些要在崎嶇的道路上撒花的人又在哪里？

不，不，鮑格的那位年輕溫文的伯爵夫人不会来阻扰古斯泰·貝林的計劃的。她一定会想到她的名誉，想到她丈夫的震怒，想到她婆婆的怨恨；她一定不会采取任何手段来拦住他的。

在斯瓦茲茹教堂里举行长长的礼拜仪式的时候，她一定低垂着头，合着双手，祇是为他祈祷。在失眠的夜晚，她就能为他哭泣，为他悲伤；但是她沒有花来撒在流浪者的路上，也沒有一滴水来給口渴的人喝。她不会伸出手把他从悬崖边上拉回来。

古斯泰·貝林并不想讓他挑中的新娘穿上綢緞，戴起首飾。他讓她带着扫帚，像她習慣的那樣，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然

而等到他把当地体面的男男女女都请到埃克布庄的一个盛大宴会上，他就要宣布他的婚约。他要把她从厨房里叫出来，就像她刚从长途跋涉回来的样子，满身尘土，也许衣服破烂；也许头发散乱；她的眼睛狂热，嘴里说着一连串乱七八糟的话。于是他要问那些客人，是不是他挑了个相配的新娘；是不是一个疯狂的牧师应该为这样一个可爱的情人，这样一个圣母般的脸庞，这样一对碧蓝梦幻的眼睛而骄傲。

他打算事先不让任何人知道，但是他没有保守住秘密；知道这件事的人中间，就有年轻的杜纳伯爵夫人。

她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呢？今天就是订婚的日子，现在已经十一点钟了。伯爵夫人站在蓝室的窗口，望着北方。她的眼睛因为含着泪水而模糊了，她却以为她看得见埃克布庄；看得见那幢三層楼的大房子，三排明亮的窗户闪烁着光；她想着香檳酒怎样倾注到酒杯中，祝饮的呼声怎样热闹，古斯泰·貝林又怎样宣布他和卖扫帚姑娘的婚约。

假使她就在他身边，能够很轻柔地把手放在他胳膊上，或者友善地看他一眼，难道他不从这条罪恶的路上回过头来么？她的一句话既然已经驱使他做了这样一件自暴自弃的事，现在她再说一句是不是就足以阻止他了呢？

想到他要对那个贫困的半废的姑娘所犯的罪恶，她不禁战栗起来。他对那个不幸的小东西所犯的罪恶——她将会被迫着去爱他，也许不过是为了一天的恶作剧而已——使她战栗。在他生命上束缚住的这个难堪的重累，也许会经常消耗着他精神上的上进的力量——于是他自己对自己所犯的罪，使她战栗得更厉害了。

错处主要在于她。她说了一句谴责的话，将他驱使到邪路

上去了。她，这个生来为施福、为慰安的人，为什么还要在罪人的荆棘冠上再加上一根刺呢？

是的，现在她知道她该怎么做。她要在雪橇上駕上黑馬，越过吕汝湖，赶到埃克布庄去，站在古斯泰·貝林面前，对他說，她并没有輕視他，她把他从家里赶走时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什么。但是，不！她决不能做这样的事；她会感到羞耻，不敢說一句話。现在她已經是有夫之妇，一切要小心。如果做了这样的事，会引起一場什么样的閑話。然而如果她不做，他又会怎么样呢？

她一定得去。

不过她想起来，这个計劃是办不到的。今年冰上已不能通行車馬，因为冰正在融化，已經从岸边裂开。冰坼裂着，轧轧地响，看来可怕；水从隙縫中骨骨地冒上来，有的地方已經成了些黑水潭；別的地方，冰还是耀眼的白色。地面大部分由于融雪而成了肮脏的灰色，上面的道路看来像一条条黑色的长綫。

她怎么能够想到上那兒去呢？她的婆婆，瑪尔塔老伯爵夫人，絕不会允許这一件事。整个黄昏，她不得不在起居室里，坐在她旁边，听她講那些津津有味的老故事。

最后黑夜来了；她丈夫不在家，她自由了。

她不能駕馬，她也不敢去叫僕人，但是她的焦急赶着她离开了家。她没有別的办法可想。

人們在世界上流浪的路是劳累的；但是这条路，在黑夜里，在融化的冰上的情形，要我拿什么来比較呢？这不是采花的孩子所要走的路嗎；不是一条无定的，动摇的，滑溜的路，一条願意改过的人走的路，一条輕捷的脚步、銳利的眼睛和勇敢而热爱的心路嗎？

伯爵夫人走到埃克布岸边时，已经过了半夜。她在冰上跌倒；她跳过宽阔的裂缝；她急急忙忙走过一脚踩下去就冒出水来的地方；她滑跤，她手脚并用地爬着。

这是一次劳累的流浪；她一路走一路哭泣。她又湿又累；周围冰上，一片黑暗和寂静，引起了她许多可怕的念头。

最后，她得在深至脚踝的水中蹒过，跨上岸去。等她到了岸上，她已经没有勇气再动一动，祇是坐在一块石头上，因为疲劳和无援而哭泣。

然而，这个出身高贵的年轻小姐却是一个勇敢的女英雄。在她晴朗明媚的祖国，她从来没有走过这样的路。现在她多么苦恼，也许就这样在这个可怕的湖边坐着，浑身又累又湿，思念她南方故乡花朵盛开的美丽道路。

啊，对于她这不是一个南方北方的问题。她不是因为思念故乡而哭泣，而是因为她太疲乏了，因为她不能及时赶到。她认为她已经来得太迟。

这时有人沿着湖岸跑来，他们匆匆经过她的身边没有看见她，但是她却听见了他们的話。

“假使堤壩塌了，铁工场就完了。”一个人說。“还有磨坊、工场和铁匠的屋子。”另一个人接口說。

于是她有了新的勇气，站起来，随着他们走去。

埃克布的磨坊和铁工场座落在勃奥克肖河边的一个狭仄的地角上，河水就在它前面滔滔地流过。上游一个强大的瀑布把河水激成白色，咆哮着向地角冲来；因此，为了保护土地，地角前面修筑了一道高大的拦河坝。但是现在，堤壩已经老了，食客们正当着权；他们整天祇想着跳舞，没有一个人肯费点功夫去看

看，流水、寒冷和时间怎样侵蚀了这道古老的石头堤坝。

春天的山洪一来，堤坝就开始摇摇欲动了。

埃克布的那个瀑布像一座巨大的花岗石梯子，河水从上面猛冲下来；它们被飞快的速度所昏眩，互相推挤着同时往下飞扑。它们忿怒地升起来，互相撞击，水花四溅，又突然落下去，扑向一塊岩石，一根木头；于是又升起来，又落下去，一次又一次地，喷着泡沫，嘶叫着，咆哮着。

现在，这些狂暴的河水被春天的气息所陶醉，被新得到的自由冲昏了头脑，向这道古老的石墙猛力撞击着。它们奔腾而来，嘶嘶地响着，高高地扑上墙去，然后又退下来，好像碰痛了它们的白头。它们把木头当作撞角；它们推挤着，碰撞着，冲向这道可怜的墙。突然，正当它们像听到有人喊了一声，“当心！”而猛退下来的时候，一塊大石从堤坝上崩落，随着它们滚下，轰的一声沉到河水里去了。

为什么狂暴的河水任其施虐而没有遇到任何阻止呢？所有埃克布的人都死光了吗？

不，这里有足够多的人在——有一个狂乱、困惑、束手无策的人群。夜是一片漆黑，他们谁也看不见谁，看不见往哪里走。瀑布高声咆哮着，冰块的破裂和木头的撞击，合成了极大的喧闹；他们听不见自己说话的声音。他们弄不清情况，想不出办法，觉得末日已经到来了。堤坝在颤动着；铁工场、磨坊，以及他们自己的可爱的简陋的屋子，都在危险之中。

一个消息接一个消息送到庄屋里去给那些食客。

他们还有这个心情来想到铁工场或者磨坊吗？一百多个客人在宽敞的大厅里聚集着，卖扫帚的姑娘在厨房里等待着，时间已经到了。香檳酒在杯子里泛着泡沫；朱利叶斯站起来要讲话。

埃克布所有的老冒险家都高兴地等着那个即将在大家眼前出现的千古奇事。

在外面冰上，年轻的杜纳伯爵夫人走过了一条可怕而危险的道路，为了要对古斯泰·貝林低声说一句警告的话。瀑布下面，河水冲击着那道堤壩——埃克布的光荣和力量，但在这个宽敞的大厅里，却祇洋溢着欢乐和焦灼的期待；烛光明亮，杯中酒满，没有一个人想到外面烏黑、風暴的春夜發生了什么事。

现在，時間到了。古斯泰站起来，走出去带他的情人进来。他穿过大厅的时候，在敞开的大門前停住了，望着外面漆黑的黑夜——他听见了，他听见了！

他听见鐘在响，瀑布在怒号。他听见冰块破裂的轟声，木头撞击的巨声，还有反叛的河水的冲袭威吓声。

他急忙向黑夜中跑去，忘掉了一切。讓里面的人举着酒杯站着，直到世界的末日吧；他根本不管他們。卖扫帚的姑娘可以等待，朱利叶斯的话可以咽回肚子里去。这天晚上也不再有什么交换戒指的仪式，也不再有什么使人目瞪口呆的奇事在这群时髦人物眼前出现了。

现在河水真的在为它们的自由而搏斗了，因为古斯泰·貝林已经来到，人們有了一个領袖。惊悸的心得到了勇气，一場激烈的斗争开始了。

听，他怎样地召唤着群众；他發出命令，使所有的人都动起手来。

“我們一定要有光，首先是要有光；磨坊主的那只羊角灯是不够的。看見那儿堆树枝么？把它們搬到峭壁上去，点起火来。这是妇女和孩子干的事。不过要快；快快堆起一大堆引火柴来，讓它烧！这样就可以照着我們工作；就可以老远就看得見，讓更

多的人来帮助我們。当心別讓它灭了！搬干草，搬树枝，把火烧上天吧！”

“来，来，男人們，你們的工作在这兒。这是木料，这是木板；做一个临时的水壩，我們可以把它沉在快場的墙前面。快，干得快；把它做得又結实又牢靠！准备好石块和沙包，和它一起沉下去！快！揮起斧子来！干呀！干呀！”

“年輕人都在哪兒？拿起木杆，拿起鈎篙，跑出来，到斗争的最前面去！年輕人，到堤壩上去，到河水前面去！抵住它們的进攻，削弱它們的进攻，击退它們的进攻！堤壩在它們的进攻之下已在破裂了。把木头和冰块推开；如果没有別的办法，你們就跳下去，用手把松动的石块按住；用鋼鉄的爪子把它們抓住，把它們卡住。到堤上去，孩子們！我們要为每一寸土地斗争！”

古斯泰自己站在堤壩最远的尽头，渾身噴濺着浪花；堤身在他脚下搖动，河水轟响着，猛冲着，但是他的狂放的心在危險中，在憂慮中，在斗争中却充滿了喜悅。他笑着，他和他周圍同在堤壩上的青年們开玩笑；他从来没有过这样快乐的一夜。

搶救的工作很快地进行；火堆燃燒着，斧声响着，堤壩堅持着。

其余的食客和百多个客人都到瀑布这里来了。远远近近的人們也都跑着来了。大家都在工作；有的在弄火，有的在做临时堤壩，有的在搖动震栗的石墙上装沙包。

現在，临时堤壩已經做好了，就要沉到即将倒塌的分水壩前面去。石块和沙包已經准备好，船鈎和繩子也已經准备好，使它不致被水冲走，使胜利終于屬於人民，也使可畏的河水重又就范。

剛好就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之前，古斯泰看見一个女人，坐

在河边的一塊石頭上。柴堆的火光照亮了她坐著的地方；她坐著，凝望著河水。在夜霧與浪花中，他不能夠清晰地看到她，可是他的眼睛不停地轉向她那邊。他一次又一次地看她，覺得這個女人似乎給他帶來了一個特殊的使命。

在這几百個忙碌地工作著的人們中間，她是唯一靜坐著不動的人。他的眼睛离不开她，別的東西都不在他的眼里了。

她坐在遠處的水邊，河水直沖到她腳下，水花飛濺到她身上；她一定渾身濕了。她的衣服是黑的，一條黑頭巾包在頭上；她坐著，身子縮在一起，雙手捧著面頰，固執地凝望著堤壩上的他。雖然他沒能把她的臉看得分明，但是他覺得那雙凝望的眼睛在吸引他，在呼喚他；他的思想完全被這個坐在白沫飛濺的河水旁邊的女人佔據了。

“這是呂汶湖里的水妖，她從河水中出來，誘惑我走向滅亡。”他想，“她坐在那兒，呼喚，呼喚。我得去趕她走。”

這些白沫飛濺的河水，在他看來，就是這個黑衣女妖的頭髮；這是她驅使著它們向前，引導著它們向他進攻。

“真的，我必須去趕她走。”他說。

他抓起一根鈎篙，奔上岸來，急忙向那個女人跑去。

他離開崗位，走下堤壩，驅趕水妖去了。他覺得，在這個激動的當口，自己好像在水底下的邪惡勢力作鬥爭一樣。他不知道他想的是什麼，信仰的是什麼，但是他必須要把那個黑東西從岸邊的石頭上趕走。

啊，古斯泰，為什麼在那決定性的時刻你的崗位空著呢？他們把臨時堤壩抬來了；一長列人排在拦河壩上，他們準備好繩子、石塊和沙包，要把它沉下去，固定在那個地方；他們準備著，他們等待著，他們傾聽著。他們的領袖在哪里？沒有人來指揮

了嗎？

沒有了，古斯泰·貝林正在追趕水妖，他的聲音沉默了，他不再指揮任何人了。

因此，這個臨時堤壩就當他不在的時候沉了下去。河水一退，它就被沉進水里，然後放下石塊和沙包。但是，沒有一個領袖，工作怎樣進行呢；沒有照應，沒有命令。河水又沖上來了，它們以新的狂暴沖向這個新的障礙。它們卷走了沙包，拉扯着繩子，鬆動了石塊；它們成功了，成功了。它們威嚇着，它們歡悅着，把整個臨時堤壩舉在它們強壯的肩膀上；撕着它，拖着它，把它置於它們的支配之下。於是這個可憐的防禦物脫開了，隨着河水一起沖下呂汶湖去。這道搖晃着的無用的石牆重又受到了猛烈的沖擊。

可是古斯泰正在追趕水妖。他揮動着鈎篙向她跑來時她已經看見了他。她吃了一驚，看來好像她是要跳下水去，但是她改變了主意，回頭向岸上就跑。

“水妖！”古斯泰叫着，揮動着鈎篙。她跑進了接骨木叢中，被樹枝纏住，停住腳步。

於是古斯泰拋開了鈎篙，走上前來，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這麼晚你還在外面，伊利莎白伯爵夫人。”他說。

“隨我去，貝林先生，讓我回家！”

他立刻服從了，轉身離開了她。

然而，她不但是一個門第高貴的夫人，而且實在是一個仁慈的小婦人；她不忍使人陷於失望的絕境。同時，她也是那個采花的孩子，她的籃子裡經常有足夠的玫瑰，來裝飾最荒涼的道路。因此，她後悔了；她追上去，拉住他的手。

“我是來，”她結結巴巴地說，“我是來——啊，貝林先生，你

不會那麼做嗎？說吧，你不會那麼做！你在我後面追趕我，我多害怕啊！然而我要找的人就是你。我要請求你別把那天我說的話放在心上，還像往常那樣地來看我。”

“你怎麼到這裡來的，伯爵夫人？”

她激動地笑着。“我知道我可能來得太遲，但是我不願意讓任何人知道我來了。此外，你明白，現在冰上已不可能走雪橇了。”

“你是從湖上涉着水過來的嗎，伯爵夫人？”

“是的，是的，當然是的；不過，貝林先生，告訴我，你訂了婚沒有？你明白，我但願你還沒有。這是那麼壞，你看，而且我覺得這一切都是我的錯。你不應該把我說的一句話看得那麼重。我是個外鄉人，可是我知道此地的風俗習慣。貝林先生，自從你不再來之後，鮑格莊是多麼無聊而煩悶啊。”

古斯泰·貝林站在潮濕的接骨木叢中，站在潮濕的地上，在他看來，好像什麼人把一大堆一大堆的玫瑰拋在他身上。玫瑰花堆得齊他的雙膝，他的眼前閃耀着它們在黑暗中發出的光，他急切地吸飲着它們的芬芳。

“你做了那件事沒有？”她重又問。

他一定要下決心來回答她的這個問題，讓她不再焦急，雖然這焦急使他感到極大的愉快。他覺得身上發熱，眼前發亮，因為他想起了她經過的是一條什麼道路，她身上是多麼濕，她又是多麼冷，多麼害怕，她的嗓子又是哭得多麼吵嚷。

“沒有，”他說，“我沒有訂婚。”

於是她又拿起他的手，拍着它。“我真高興，我真高興。”她說着，聲音因為哭泣而發抖。

現在，詩人的道路上已經有足夠多的花朵了，一切黑暗的、

那惡的、可恨的東西，都從心上消失了。

“你是多么好，你是多么好啊！”他說。

他們身旁，河水還在沖擊這個全埃克布的光榮和驕傲——堤壩。人們沒有了領袖，沒有人把勇氣和希望灌注到他們心里；堤壩沖破了，河水越過了它，勝利地向磨坊和鐵工場所在的地角沖去。沒有人再想來阻擋河水，也沒有人再想別的，大家只顧搶了自己的財物逃命。

對這兩個年輕人說來，古斯泰應該護送伯爵夫人回家，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不能讓她獨自留在这个暗黑的夜里，他也不能讓她獨自在融化的冰上亂走。他們已經想不到鐵工場那邊需要他；他們是那麼幸福快樂，因為他們又做了好朋友。

誰都會很容易地相信，這兩個年輕人互相懷着熱愛，但是誰又能肯定呢？他們一生中感情上的遭遇，只有零星片斷落到了我的手里。我完全不知道，或者幾乎完全不知道，他們靈魂的深處存在着什麼。他們的行為的動機，我也說不清楚。我只知道那天晚上，一個漂亮的年輕女人，不顧她的生命、她的身份、她的名譽、她的健康，把一個可憐的浪子引回到正路上來。我只知道那天晚上，古斯泰·貝林離開了心愛的埃克布瀑布，隨她而去。她為了他，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懼，對耻辱的恐懼，對懲罰的恐懼。

在我的想像中，我常常隨着他們，在那可怕的晚上，從冰上走过；這個晚上，在他們，却結束得這樣美滿。他們在冰上游蕩，愉快地閑談着他們分手以後發生的事情；我並不認為他們心里有任何隱瞞或禁忌的東西。

他重又成了她的奴隸，她的侍童；他拜倒在她的腳下，她就是他的女主人。

他們只覺得幸福，只覺得快樂。他們誰也沒有說一個可以

表示爱情的字。

他們踩着水踰过时就笑；他們找到了路，又迷失了路，他們滑了，跌倒后又爬起来，也笑；他們总是笑。

这个幸福的生活重新又成为一場愉快的游戏，他們就是鬧过意見吵过架的两个孩子。啊，現在大家和好了，又在一起玩耍了，有多好啊！

謠言传来，謠言传去；最后，伯爵夫人跪上在外面游蕩的故事传到了安娜·斯塔恩霍克的耳朵里。

“我看，”她說，“上帝的弓上不止有一根弦，他另有办法。我可以在需要我的地方待着安息。用不着我帮助，他也能把古斯塔·貝林造就成一个人。”

第三章 懺悔

亲爱的朋友們，如果万一你們在路上遇到一个可怜的不幸的人，一个苦恼的小人物，他把帽子挂在背后，鞋子提在手里，任憑太阳晒他的头，石子刺他的脚，他毫无遮蔽，却自願呼喚毁灭降临到他的头上——那么，你們就在沉默的恐惧中讓他走过吧！这是一个懺悔者，你們明白嗎？——一个去朝拜聖墓的懺悔者。

懺悔者必須穿一件粗布外套，吃清水和干面包度日，即使他是个国王也必須如此。他必須步行，不能騎馬。他必須一路求乞，必須睡在荊棘丛中。他也必須以跪拜來磨堅硬的墓石，以刺鞭來触自己的背。他只有在痛苦中感到甜蜜，只有在悲哀中感到溫存。

年輕的伊利莎白伯爵夫人一度曾經是一个穿着厚重的粗布

外套，路上苦痛的路的人。她的心在譴責她所犯的罪。她的心渴望着痛苦，就像一個疲乏的人渴望洗一個熱水澡一樣。她從喜悅墮入痛苦的暗夜中時，把可怕的災禍帶到了自己身上。

她的丈夫，那位有一個衰老的腦袋的年輕伯爵，在埃克布的磨坊和鐵工場被春洪沖毀那晚的第二天早晨，回到鮑格莊家裏來了。他還剛剛到，瑪爾塔伯爵夫人就把他叫去，告訴了他一件奇怪事情。

“亨利克，你的妻子昨晚上出去了，去了好幾個鐘點。她和一个男人一起回來。我聽見他怎樣向她道晚安而去。我也知道這個人是誰。她什麼時候去什麼時候來我都聽見。她是在欺騙你，亨利克。這個虛偽的小東西是在欺騙你，這個把針織的窗簾挂上所有窗戶只想叫我心神不安的小東西。她從來沒有愛過你，我可怜的孩子。她的父親只要她嫁得好一點，她嫁給你就是讓你來養活她。”

她把事情辦得那么好，因此，亨利克伯爵暴怒起來。他願離婚，他願把他妻子送回她父親的老家去。

“不行，我的朋友，”瑪爾塔伯爵夫人說，“這樣一來她就完全放任到邪路上去了。她是被寵壞的，而且也沒有受到好教養。還是讓我来管束她，讓我来引导她到忠順的路上去。”

于是伯爵把他的妻子叫了進來，對她說，今後一切都要服從他的母親。

這個年輕人對她說了很多氣憤的話。他伸出兩手，向着天，詛咒它，害得他的名譽被一個無耻女人牽累到污泥中去。他握緊兩個拳頭，在她臉前搖晃，還問她，她自己認為，像她這樣的罪孽，要怎樣重的懲罰才抵得過。

她毫不害怕。她覺得自己並沒有做錯。她說她已經得了严

重的感冒，这就是足够的惩罚了。

“伊利莎白，”瑪尔塔伯爵夫人說，“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我們两个人，”年輕的女人回答說，“对于什么时候开玩笑什么时候正經，从未有过一致的意見。”

“不过你应当明白，伊利莎白，沒有一个規矩女人在半夜里离开家，和一个人所共知的浪蕩汉在外面乱跑的。”

于是伊利莎白·杜納看到，她的婆婆是要使她身敗名裂。她也看到她必須斗争到底，否則瑪尔塔伯爵夫人就会把一个可怕的不幸拉到她头上来。

“亨利克，”她求道，“別讓你的母亲插到我們中間来！讓我告訴你这是怎么会事。你是公正的，你不会在我背后責备我。讓我把一切都告訴你，你就会明白我只是照你教我的那么做。”

伯爵默默地点头答应，伊利莎白伯爵夫人就告訴他她怎样驅使古斯泰·貝林走上了邪路。她把在藍室里發生的所有事情都講了出来，还有她自己觉得怎样被良心所逼迫，跑出去救她所錯待了的人。“我沒有判決他的权力，”她說着，“而且我的丈夫亲口教过我，一个人如果要改正錯誤，牺牲一点是應該的。是这样的嗎，亨利克？”

伯爵轉身向着他的母亲。

“母亲对这些話觉得怎么样？”他問。現在，他的小小身体因为尊严而几乎僵直了；他的高而狭的前額也严肃地皺起。

“我，”老伯爵夫人回答，“我說安娜·斯塔恩霍克是一个机伶的姑娘，她把那故事說給伊利莎白听的时候她知道自已干的是什麼。”

“你总喜欢誤解我的意思，”伯爵說，“我是問你她說的这故事你觉得怎么样。瑪尔塔·杜納伯爵夫人是想劝她的女兒，也

就是我的姊妹，去嫁給一个革职的牧师啊？”

瑪尔塔伯爵夫人沉默了一会兒。唉，这个亨利克，这么笨，这么愚蠢！現在他完全走錯了路子了。她的猎狗反身追赶猎人，倒讓兔子逃走了。然而瑪尔塔·杜納即使有一会儿不能回答，却也不会长久。

“亲爱的朋友，”她耸了耸肩說，“讓一切关于这个倒楣人的老故事停下不講，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这同一原因，使我来求你压住一切流言蜚語。很有可能，这个人已經在昨晚失掉了性命。”

她用一种温和、同情的声調說着，但是她說的話里面沒有一个字是真的。

“伊利莎白今天起床迟了，因此沒有听說人家已經派人到湖上去寻找貝林先生了。他沒有回埃克布去，他們怕他淹死了。湖面的冰今天早晨已經裂开。瞧，暴風把它刮成了成千个小塊。”

伊利莎白伯爵夫人向外面望了望，湖面几乎完全化开了。

于是她在失望中跪倒在她丈夫面前，懊悔的話从她口中涌出。她曾經想逃过上帝的裁判。她說了謊，她欺騙了人。她用清白的白罩袍把自己遮掩起来。

“責罵我吧，赶我出去吧！我是爱上了他。不用怀疑我是爱上了他！我扯我的头髮，我撕我的衣服，因为我痛苦。我不想保护自己，我要把全部真相告訴你。我把心中的爱从丈夫那里取回来，給了一个陌生人。啊，我是一个受了禁止的爱的誘惑的人。”

你这个不顧死活的小东西，躺在你的裁判者脚下，把一切都告訴了他們！欢迎，殉道精神！欢迎，声名扫地！欢迎！啊，你将怎样把上天的雷击引到你那年輕的头上来啊！

告訴你的丈夫，當那強大而不可抗拒的痛苦臨到你的身上時，你是多么害怕；你心地的悲慘，又怎樣使你震栗。你寧願看見墳墓里出來的幽靈，而不願看見自己靈魂里的惡魔。

告訴他們，你怎樣覺得自己是不值得雙腳踩在這個土地上。你曾經以眼淚和禱告掙扎着。

“啊，上帝，救救我！啊，上帝的兒子，魔鬼的驅除者，救救我！”你曾經這樣禱告。

告訴他們，你怎樣認為，最好是把一切隱瞞起來；沒有一個人會知道你的悲痛。你認為這是上帝的喜悅，要它這樣。你也認為，你要拯救你所愛的那個人，是按照了上帝指示給你的路。你不知道自己的愛情；只知道這個人決不能因為你而沉淪。你知道什麼是對的嗎？你知道什麼是錯的嗎？只有上帝才知道，而上帝已經對你下了判決。他已經把你心中的偶像击倒，他帶領着你走上偉大的治療道路——懺悔。

告訴他們，你知道隱瞞中找不到拯救。魔鬼才喜愛黑暗。讓你那裁判者的手握住了鞭子！刑罰將會像清涼的香膏一樣落到罪惡的創傷上。你的心渴望着痛苦。

把一切都告訴他們，當你跪在地板上，在劇烈的憂傷中糾絞着雙手，絕望的聲音狂野地說着，而且想到了刑罰和恥辱還用尖銳的笑聲來歡迎；直到最後，你的丈夫抓住了你，把你從地板上拉起來。

“檢點檢點你的行為，要像一個杜納伯爵夫人的樣子，否則我必需請我的母親懲罰你，只當你是個孩子。”

“隨你把我怎麼辦吧！”

於是伯爵宣布了他的判決：

“我的母親替你求情，因此，你可以留在我的家里。但是從

今以后，她命令你，你只有服从。”

看看懺悔者的道路吧！年輕的伯爵夫人变成了最卑賤的僕人。这要多久？啊，要多久？

一顆驕傲的心能够屈服多久？一双焦急的嘴唇能够沉默多久？一只多情的手又能够束縛多久？

屈辱的苦痛是甜蜜的。腰背做了重活而痠痛，可是心却很平靜。对于一个只在硬草鋪上睡几个小时的人，睡眠会不召自来。

讓这个老妇人把自己变成一个惡魔，来折磨这个年輕女人吧。她还感謝这么个恩人。因为她心里的邪惡还没有死掉。每天早晨四点钟逼着她起床！吩咐这个不熟練的女工在重織布机上做一天不合情理的苦工！这样很好。懺悔者也許沒有足够的力气来按照需要，揮动鞭子。

当春天大洗的节日来临的时候^①，瑪尔塔伯爵夫人命令她到洗衣房的木桶旁去工作。她亲自跑来监工。“你桶里的水太凉。”她說，就拿来一只鉄壶，把里面的开水倒在她裸露的手臂上。

天气很冷，洗衣服的妇女要在湖边站着，漂清衣服。寒風夹着雨雪，扑打着她們。她們的裙子都湿透了，重得像鉛。

木头洗衣板上的工作是很辛苦的；纖弱的指甲里渗出血来。

但是伊利莎白伯爵夫人并不抱怨叫屈。贊美上帝的慈悲！鞭子的刺节輕柔地落到懺悔者的背上，仿佛玫瑰花叶一样。

这个年輕的女人不久就听說古斯泰·貝林并不曾死。她的

① 在瑞典乡間，每年春天和秋天大洗两次。——原注。

婆婆这样說，不过是要騙她自己招認罢了。好吧，这有什么关系？聽上帝的手吧！他已經把罪人引上了贖罪的道路。

她只为一件事情痛心。她的婆婆将来会怎样呢？上帝是为了救她才使她婆婆变得这样硬心腸的。啊，他会宽大地裁判她的。她婆婆所以会这样憤怒，原是为了帮助罪人去赢回上帝的爱。

她却不知道，遍試过各种娱乐的一个灵魂，会在残酷中找到乐趣，这是常有的事。渐渐淡薄的感情，也会在人和动物的痛苦中找到喜悦的源泉。

老伯爵夫人自己，并不感到有任何恶意；她認為她不过是在使一个放蕩的媳妇改邪归正。因此，她有时晚上醒着躺在床上，盘算新的虐待的方法。

有一个傍晚，她在屋里走动，叫伯爵夫人拿一枝蜡烛照着。伯爵夫人把蜡烛捏在手里，沒有拿烛台。

“蜡烛要烧完了。”年輕的女人說。

“蜡烛既然有个头，就必然要烧着烛台。”瑪尔塔伯爵夫人回答。

他們就繼續走着，直到冒烟的蜡烛芯熄灭在燙焦的手里。

当然，这有点孩子气。然而还有灵魂的酷刑，这比任何肉体的痛苦都更重。瑪尔塔伯爵夫人邀請客人到家里来，讓女主人亲自在自己的桌子上侍候他們。

这是懺悔者的一个重要日子。客人們将要来看着她受辱，看着她不再有資格坐上她丈夫的餐桌。啊，他們要以怎样的輕蔑来冷眼看着她啊！

可是还要坏，事实上还要坏。沒有一个人肯用眼睛看她。桌子上所有的人都沉默地坐着，男男女女同样的沒有精神。

然而她忍受着这一切，像烧红的煤放在头上一样地忍受着。她的罪是这样可怕吗？有她在旁边就是耻辱吗？

于是诱惑来了。安娜·斯塔恩霍克，她从前的好朋友，和孟克拉德的法官，两个人坐位相邻。他们看见她走来，就拉住了她，抢去她手里的盘子，拉过一张椅子，挡住不放她走。

“在这兒坐下，孩子，坐下！”法官說，“你没有做错事。”

于是所有的客人都异口同声地宣称，如果她不一起坐下，他们都要走了。事情不能这样；他们不愿意听从瑪尔塔·杜納的吩咐，他们不像那个绵羊似的伯爵那样容易被騙。

“唉，好先生们！唉，亲爱的朋友们！不要这样慈悲。你们逼得我把我的罪孽出来。我是热烈地爱过一个人的。”

“孩子，你不懂得什么是罪。你不明白你自己是多么清白。古斯泰·貝林甚至不知道你喜欢他。回复你在家裡应有的地位！你没有做错事。”

他们暂时支持了一会她的勇气，而他们也突然高兴得像孩子一样。笑声鬧声滿屋子响着。

这些性子急躁而富于同情心的人真是好人；但是他们还是被诱惑者差遣来的。他们要使她自认为是一个殉道者，要公开地嘲笑瑪尔塔伯爵夫人，只当她是個女巫。然而他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灵魂怎样渴望着潔淨，他们也不知道懺悔者怎样被自己的心驅使着去經受长途跋涉和日晒雨淋之苦。

有时候，瑪尔塔伯爵夫人逼着她一整天靜靜地坐在凸出墙外的窗子前面，把有关那个牧师和浪子——古斯泰·貝林的事情，无穷无尽地講給她听。如果她記不起来了，她就編造；她只希望做到使那个人的名字整天在这年輕女人的耳朵里响。逢到这种日子，这年輕女人最害怕，因为她觉得她的懺悔永远不会完

結；她的愛情不會熄滅；她覺得她自己將要先它而死。她的力量漸漸消失；她常常很不好過。

“你的那位英雄耽誤在哪兒啦？”伯爵夫人譏諷地問，“天天我都盼着他帶了那群食客進來。為什麼他不用暴力冲进鮑格，把你拥到寶座上，把我和你丈夫捆起來，丟進地牢？他已經忘掉你了嗎？”

她幾乎準備要為他辯護，說是她自己禁止他來幫她忙的。然而不行，最好還是沉默，沉默著受苦。

憤怒的火使她一天天地愈來愈憔悴。她不停地發著熱病，渴望着死亡。生命的最堅強的力量已被壓服。愛情和歡樂不敢再動一動。她已不再害怕痛苦了。

她的丈夫似乎不再管她是不是存在。他幾乎整天關在他的屋子裡，研究無法看懂的手稿，以及古老的印刷模糊的文章。

他閱讀用羊皮紙寫的貴族證明書，上面挂著印在紅火漆上的瑞典國璽，又大又威嚴，裝在一個旋得很光滑的木盒子里。他也審察古老的貴族紋章，白底子上畫著百合花，藍底子上畫著格利芬^①。這種東西他都懂，解說起來頭頭是道。他也一遍遍地反復閱讀高貴的杜納伯爵的講演錄和行狀；在那裡面這些伯爵都被比作以色列的英雄和希臘的天神。

這些老古董總是給他很大的樂趣，但是他不肯麻煩自己去想一想年輕的妻子。

瑪爾塔伯爵夫人曾經說過一句話，殺死了他心中的愛情，“她嫁給你的是為了你的錢。”這種事沒有一個男人聽見了會受得

① 格利芬：神話中半鷹半獅的怪獸。

了的，它扑灭了所有的爱情。现在，这个年轻女人究竟怎么样，对他没有多大关系。如果他母亲能够引她回到妇道的路上来，那当然更好。亨利克伯爵对他的母亲是很敬佩的。

这件不幸的事经过了一个月。然而这个时期并不是那么狂暴激动，就像把它压缩地写在不多几页书里看来的那样。伊利莎白伯爵夫人表面上总是那么平静；只有一次，当她听说古斯泰·贝林快要死了时，感情才克服了她。

然而她的悲痛是那么深，她不可能再保持对她丈夫的爱情了。要不是她的一个老管家有一天晚上对她说了下面的这句话，她也许会随玛尔塔伯爵夫人把她折磨死的。

“伯爵夫人，您一定得去和伯爵谈一谈。”那老管家对她脱，“老天爷，您真是个孩子！您也许自己也不知道会遭遇到什么，伯爵夫人，可是我看得很清楚。”

然而正因为她的丈夫对她怀着这样一种恶毒的猜疑，使她没有勇气去跟丈夫谈。

当天晚上，她悄悄地穿好衣服，走了出去。她穿着一身普通农村姑娘的衣服，手里提着一个小包。她意思是要逃出这个家，永远不再回来。

她的出走不是为了逃避痛苦和磨难，而是她现在相信上帝已经给她指示，说她可以走了，说她必须保持身体的健康和力

她并不渡过湖向西走，因为那里住着一个她最热爱的人；她也并不向北走，因为那里有她许多朋友；她也并不向南走，因为她父亲的家，就在那很远很远的南方，她不愿意向它走近一步；她却向东走，因为她知道那里她没有家，没有亲热的朋友，没有相熟的人，没有帮助也没有安慰。

她也并不是脚步輕快地走着，因为她認為她还没有平息上帝的責怒。不过她今后要在陌生人中間忍受重罪的負擔了，所以她还是满怀高兴。陌生人用滿不在意的目光看她，就像冰冷的鋼鉄放在肿胀的腿上一樣減輕痛苦。

她想这样繼續流浪下去，直到她在森林边上找到一間簡陋的茅屋，那里沒有一個人会認識她。“你們瞧，我做了这种事，我的父母把我赶了出来，”她想这样說，“讓我在这里住下来吧，給我一点食物，直到我能自食其力。我带得有錢。”

于是她在明亮的六月的夜晚走着；因为五月已經在她受苦期間过去了。唉，五月啊，那美丽的五月，暗沉沉的松树林里夾杂着浅綠色的樺树；南風飽孕着暖意又吹到了这里。

啊，五月，亲爱的五月，光耀的五月，你曾否見過一个坐在母亲膝头听講神仙故事的孩子？当这个孩子听到了凶暴的巨毋霸，听到了美丽的公主在受苦，他就把头抬起，睜大了眼睛；但是假使母亲講到了幸福和阳光，这孩子就会閉上眼睛，把头埋在母亲怀里沉沉睡去。

你瞧，美丽的五月，我也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别人也許愛听花朵和阳光的故事；但是我却宁願听黑沉沉的夜，充滿了幻影和惊险；听狂烈的心所遭遇的辛辣的命运，悲哀的苦痛。

第四章 埃克布送来的鉄

春天来了，韦姆兰各处矿上来的鉄要送到谷胜堡去。

然而在埃克布庄，却没有鉄可送。秋天缺水，春天又是食客們当了权。

春天，他們當權的時候，烈性的啤酒從勃奧克肯瀑布寬闊的岩壁上泡沫飛濺地奔瀉而下；長長的呂汶湖中漾溢着的不是湖水，而是白蘭地。在他們那時候，沒有鐵送到鐵工場來；鐵匠們卷起了襯衫袖子，擁在爐子前面，用長長的鐵叉烤大塊的肉吃；學徒們則用長鉗子夾着油肥的閹雞，在煤塊上燒。在那些日子里，他們躺在木匠的工作台上睡覺，在打鐵的鐵砧上玩牌。他們沒有煉一塊鐵。

然而春天一到，谷勝堡的批發商就開始等待埃克布莊的鐵。他們看了看少校夫婦和他們訂的合同，上面寫着答應送好幾百噸來。

可是那些食客們管什麼合同！他們只知道歌舞宴飲，導歡作樂。

斯通納送來了鐵，索爾吉送來了鐵；烏德霍爾姆也送來了，孟克福斯也送來了，其他許多礦上也都送來了。但是埃克布的鐵在哪裡？是不是埃克布不再是韋姆蘭主要的鐵工場了？是不是沒有人來注意這個老產業的榮譽了？它落到了這輩無所事事的食客手里，真像灰燼遇到了風一樣。

好吧，既然埃克布鐵工場的錘子在休息，那麼其他六個產業一定在工作着，那里一定有足夠的甚至更多的鐵。

因此，古斯泰·貝林就出發去和六個礦場的經理商談去了。

他向北走了十哩路，到了洛泰福斯。這是個秀麗的地方，毫無疑問。呂汶湖的上半部分平鋪在它前面，背後緊靠着葛立泰巉岩；岩頂陡峭高聳，看來狂野而空幻，對這座古老的山峰很相稱。然而那個鐵工場，却不是像它應該是的那樣：平衡輪壞了，而且已經壞了一整年。

“那麼，為什麼不把它修理好呢？”

“那个木匠，亲爱的朋友，整个地区内唯一的能修理它的那个木匠，正在别的什么地方忙着。我们连一吨铁都不曾炼。”

“为什么不把木匠叫回来呢？”

“叫回来！难道我们没有天天去叫他吗？可是他就是不能够回来；他正在埃克布造滚球場和凉棚。”

他就再往北走，到了勃楊尼达。这也是个美丽的地方；但是铁，这里有没有铁？

没有，当然没有。他们没有煤，他们也没有能够从埃克布拿到钱来付给烧炭人和搬运夫。整个冬季这里没有工作。

于是古斯泰折向南方。他到了哈恩，然后到了森林深处的洛甫司塔福斯，但是他在那里也没有得到好结果。任何地方都没有铁，照事实看起来任何地方，似乎都是食客们自己的过失。

因此古斯泰·貝林回到埃克布；食客们脸色阴沉，考虑着储存的五十吨左右的铁；他们的头忧郁地低垂着，因为他们听见所有世界上的一切怎样在讥笑埃克布；他们觉得土地因哭泣而震栗，树木用忿怒的姿势威吓他们，甚至野草开花也都在悲悼埃克布失去的荣誉。

然而为什么那么多废话，为什么那么烦恼？埃克布有的是铁。

这些铁就在那里，装在克拉河上的驳船里，准备顺流而下，到卡尔斯塔德过磅，转运到谷胜堡去。因此，埃克布的荣誉是得救了。

但是这事怎么可能呢？埃克布只有五十多吨铁，其他六个矿场上根本没有铁，现在怎么可能会有满载的驳船装着这么巨量的铁到卡尔斯塔德去过磅呢？是的，最好还是问那些食客。

食客們都在這些沉重而蠢笨的船上；他們要把鐵從埃克布護送到谷勝堡去。他們願意為這些寶貴的鐵做任何事情，決不拒絕，直到把鐵交卸到谷勝堡的碼頭上。他們要裝船卸船，張帆掌舵。他們做這些事非常合適；克拉河上沒有一個淺灘，伐納湖上沒有一處暗礁，不為他們所熟悉。

如果他們在世界上還受着什麼東西，那就是這些駁船上的鐵。他們把它當作最精巧的玻璃來看待，用布把它蒙起來，不讓有一點兒露在外面。就是這些沉重的灰色鐵塊將要挽救埃克布的榮譽，沒有一個陌生人允許用輕蔑的眼光對它看一眼。

所有的食客都來了，誰也沒有留在家裡；埃伯哈脫大叔離開了他的書桌，克里斯多弗老弟走出了他的角落；這是有關埃克布的榮譽的問題，誰也不能縮在後面。

誰都知道在生活中常常會發生像下面就要講到的這種巧事。一個還會覺得奇怪的人一定會想，怎麼剛巧在伊利莎白伯爵夫人出發向東流浪的第二天早晨，食客們會把他們的駁船靠在克拉河上的渡船旁邊呢。當然，更奇怪的是這個年輕女人在急需的時候卻沒有找到幫助。然而事實上卻正是這樣；她走了一整夜，現在正在通向渡船的大路上走來，這時候，食客們却正想把駁船撐開。他們站着看她和渡船的船夫說話，船夫就解開了船纜。她穿得像一個農村姑娘，他們沒有猜到她是誰；不過他們還是站着凝視着她，因為覺得她有些相熟。她正這樣站着和渡船的船夫說話，大路上揚起了一陣塵土，塵土中可以瞥見一輛黃色的大馬車正在駛來。她知道這是從鮑格來的，他們出來找她了，她現在一定會被發現。她坐渡船已經沒有希望逃得掉，她看見唯一的躲藏地方就是食客們的駁船。她就奔上了船，也不看看船上是什麼人。她沒有看，總算還好，否則她寧願投到馬蹄

之下而不願逃到这里来的。

她上了船，只是喊着：“把我藏起来！把我藏起来！”然后粹了一下，倒在鉄塊堆上。食客們吩咐她安靜，一面急忙把駁船从岸边撑开，进到河道里，向卡尔斯塔德駛去，这时候馬車剛好赶到渡船那里。

馬車里坐着亨利克伯爵和瑪尔塔伯爵夫人。亨利克伯爵跑上前来問渡船的船夫，是否看見了他的夫人。然而亨利克伯爵觉得找一个逃跑的妻子有点不好意思，就只是說：

“有件东西不見了！”

“真的嗎？”船夫說。

“有件东西不見了。我問你，看見什么沒有？”

“你問什么东西？”

“这沒有关系，反正有件东西不見了。我問你，今天你渡了什么过河去沒有？”

他用这个办法，什么也問不出来，于是瑪尔塔伯爵夫人下了車，来和这个人談。不一会兒，她就知道，他們要找的人是在一艘迟緩地浮動着的駁船上。

“駁船上的人是誰？”

“噢，我們叫他們食客。”

“啊，”伯爵夫人說，“那么，亨利克，你的妻子已經有人好好地給看管着了；我們还是直接回家吧。”

駁船上，却并不像瑪尔塔伯爵夫人所想的那么高兴。当那輛黃馬車还看得見的时候，这受惊的年輕女人默默地縮在鉄堆上，一動不動，注視着岸上。

她看着黃馬車駛走后，也許是她首先認出了这些食客。她惊跳起来，仿佛她再要逃走，但是她被站在旁边很近的一个人阻

止了，她微弱地呻吟一聲，倒在鐵堆上。

食客們不敢和她說話，也不敢問她任何問題。她看來像一個近乎瘋狂的人。

他們那無所用心的頭，開始由於責任的重大而變得真正沉重起來。對於他們的未經鍛煉的肩膀，這些鐵已經是沉重的負擔，而現在却要他們照顧一個高貴的年輕夫人，她剛從自己的丈夫那里逃出來。

當他們在冬天的舞會上認識這個年輕女人的時候，他們有幾個人不禁想起了從前愛過的小妹妹。他們和這個小妹妹玩耍嬉戲，必需要輕婉；和她說話，也學會了當心不說粗話。如果一個陌生男孩子在遊戲時追逐得她太野蠻，或者對她唱鄙俗的歌，他就會以無比的憤怒扑向他去，幾乎把他搥得半死。因為他的小妹妹決不允許聽見任何壞話，受到任何痛苦；他也決不會遭到憤怒和怨恨。

伊利莎白伯爵夫人就像他們全體的一個快活的妹妹。她把她的小手放在他們堅硬的拳頭上，就彷彿在說：“摸摸我，我是多么細弱；然而你們是我的大哥哥，你們得保護我，不受別人，也不受你們自己的損害。”他們和她相處的一段時期里，就一直像宮廷里的騎士一樣。

現在，食客們恐懼地望着她，差不多認不出她了。她又疲倦又瘦削，她的頭顱已經不再渾圓，她的臉上毫無血色。她在流浪時一定自己撞了一下，因為她額角上有个小傷口，還在滴血，她那落在前額的鬚曲的淺色頭髮，已經粘住在那里。她的衣服由於長久在濕路上行走，弄得很脏；她的鞋也滿是泥漿。食客們有一個可怕的感覺，覺得這是一個陌生人，他們所認識的伊利莎白伯爵夫人決不會有這樣熱狂、閃亮的眼睛。他們的可怜的小妹

妹被追迫得几乎要疯狂了。这好像空中降下来一个灵魂，和原有的灵魂争夺着要支配她那受尽折磨的肉体。

但是，他們用不着为了怎样处置她而烦恼，因为那旧有的思想不一會兒就在她心中觉醒了；誘惑又来了，上帝又要来考驗她。瞧，現在她周围是朋友，她是不是想离开懺悔者的道路？

她站起来，哭着，說她得走了。

食客們安慰她，对她說她是安全的，他們会保护她反抗一切迫害。

可是她只是請求讓她到駁船后面拖着的一条小船里去，划到岸上，繼續她的流浪。

他們却不能讓她走。她会怎么样呢？她最好还是留下和他們在一起。他們不过是些可怜的老头兒，但是他們一定能想出些办法来帮助她。

于是她絞着双手，求他們讓她走。他們也还是不能答应她的恳求；她是这样的劳累疲弱，他們觉得她会在路旁倒毙。

古斯泰·貝林在不远的地方站着，望着水面。也許这个年輕女人不願意看見他。这一点他并不知道，但是他的心里却在微笑，在活动。“沒有人知道她在哪里，”他想，“我們可以帶她到埃克布，我們食客們可以把她藏在那里，好好地待她。她將是我們的王后，我們的主妇，然而不能讓任何人知道她在哪里。我們要好好地看着她，好好地看着她。她和我們在一起也許会快乐；所有的老头兒会把她像女兒一样地撫养。”

他从来不敢自問他是不是愛她；不犯罪，她不可能屬於他，而他又不願意拖她墮入不幸的深淵；这一点，他是明白的。但是，讓她藏在埃克布，別人对她殘酷而我們对她好，讓她享受生活上一切愉快的东西，啊，那真是一个美梦，一个多么幸福的

美梦！

然而他馬上醒了过来，因为这位年輕的伯爵夫人是在極大的痛苦之中，她的話帶有絕望的刺人心坎的声調；她在食客們中間跪下，求他們讓她走。

“上帝还不曾原恕我，”她叫道，“讓我走吧！”

古斯泰看見沒有一個人肯听从她；他知道他一定得听从她；他，一个爱她的人，一定得听从她。

他觉得步履艰难，仿佛他的每一个肢体都在反抗他的意志，然而他还是勉力走到她面前，說他願意送她上岸。

她立刻站了起来。他扶她下了小船，向东岸划去。他划到一条小路口靠岸，帮她下船。

“将来你怎么办呢，伯爵夫人？”他問。

她庄严地伸出手指，指向天空。

“如果你需要帮助，伯爵夫人……”

他不能再說下去了，話在喉嚨里哽住，但是她明白他的意思，回答道：

“我需要你的时候会通知你的。”

“我願意保护你不受一切邪恶的損害。”他說。

她把手伸給他向他告別；他什么話也說不出來，她的手在他手里又冷又軟。

她什么也不感觉到，只觉得有一种內心的声音，催促她流浪到陌生人中間去；她根本不曾知道現在她离开的，就是她所爱的人。

他就这样讓她走了。自己划回食客們那里去。他一上了船，就疲乏得發抖，仿佛脫了力，要昏过去一样。对他說来，他做了一生中最困难的工作。

这几天里，他鼓起了精神，直到埃克布的名誉得到了挽救。他把铁送到卡尼克角的过磅处后，他就失去了一切力量和生活的乐趣，很久很久。

在船上的时候，食客们并未注意到他的改变。他拉紧他的每一根神经来保持自己的愉快和悠闲，以便挽救埃克布的名誉。如果他们以焦急的脸色和沉重的心情跑到过磅处去，那么他们的冒险怎么会成功呢？

果真如预言所说，那次食客们脱船上装的多数是砂子，只有少数是铁；而且他们把同一的铁块搬到卡尼克角的过磅处，搬下来又再搬上去，称了好几百吨；如果这些都确是真的，那也完全可能，因为从埃克布带来的一篮篮一箱箱的酒，使过磅员和他的下属得到了很好的招待。要知道，这些酒，原是他们在脱船上寻欢作乐用的。

现在谁还知道事情的真相呢？假如确是这样，那么古斯泰·贝林当然就没有功夫来悲伤了。然而这场冒险的乐趣，他却一点也没有感到；等到一有可能，他就深深地沉溺在绝望的痛苦中。

食客们拿到了过磅证明单，就把铁装到一条三帆船里。按照习惯，以后就由这条船的船长负责把铁运到谷胜堡去，伐姆兰的矿主只要拿到验收过磅证明单，就没有任何责任了。但是食客们却不顾半途而废，他们要把铁一直送到谷胜堡。

他们在路上遭到了灾祸。夜间起了暴风，船失去了控制，撞在暗礁上，一船宝贵的货物连船一起沉进了湖底。如果正确地看这件事情，那么丢了铁又有什么关系？埃克布的名誉已经挽救，这些铁又都在卡尼克角的过磅处过了磅。甚至至少校坐下来，马马虎虎写封信给那大城里的商人，没有收到铁就不用付款，也

没有什么分別。因为埃克布有的是錢，何况它的名譽又已得到了挽救。

但是，假使那些港灣和水閘，那些矿坑和炭窑，那些帆船和駁船，都低声流传起一些奇怪的事情，那怎么办？假使森林里都在喃喃怨言說这次航行是一个舞弊行为，那怎么办？假使圣伐姆兰都来指明說駁船上的鉄根本不滿五十吨，而且沉船也是故意事前安排好的，那怎么办？这是一个大胆的舞弊行为，食客們的一个真正的偷天換日的把戏。然而这个老庄园的名譽却并不因这种事情而受到損害。

現在这件事情已經过去很久很久了。也很可能食客們买了鉄，或者在久无人知的倉庫里找到了鉄。这件事情的真相永远不会水落石出。过磅員也决不会听这些舞弊的流言蜚語，虽然他都知道。

食客們回到家里，就听見新聞。杜納伯爵的婚姻宣布作廢了。伯爵差管家到意大利去取婚姻不合法的証据，到夏季末，帶回了滿意的报告。这是些什么証据——我也不清楚。对待这种从前的老故事，必須謹慎从事，它們就像枯萎的玫瑰，靠得太近了，花瓣很容易会落下来。有人說，在意大利举行的結婚儀式不是真正的神甫主持的。我也不知道，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鮑格的法庭已經宣布，杜納伯爵和伊利莎白·封·楚恩的婚姻是完全无效的。

那个年輕女人却什么也不知道；如果她还活着，她一定在什么偏僻的地方，和农民們生活在一起。

第五章 列里亚克龙纳的家

食客中有一个人，我常常提到他，說他是一个大音乐家。这个人身材高大强壮，脑袋很大，长着一头蓬乱的黑髮。当时他肯定还不滿四十岁，但是他脸庞很大，又很丑，举止傲慢，就使他看来見老。他是一个好人，然而很消沉。

一天下午，他挟着小提琴，离开了埃克布。他虽然想永远不回来，却没有向任何人告别。自从他看見伊利莎白伯爵夫人遭到不幸后，他就厭恶这里的生活。他一直不停地走，走了一整夜；天刚微明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小农庄，名叫洛甫达拉，这个地方是属于他的。

時間尚早，还没有人起身。列里亚克龙纳在庄屋外面的綠色长凳上坐下，望着他的产业。再也没有比这里更美丽的地方了；屋前一片緩緩傾斜的草地，上面鋪着浅綠色的細草。这种草地别的地方也从未有过。羊群可以在上面放牧，孩子們游戏时在上面跳跃打滚，但是它总是这样平坦而青翠。镰刀从未在它上面刈过，但是屋里的女主人至少每星期一次把残枝枯叶从新鮮的草上扫去。他望着屋前的細石小路，突然把脚縮了进来。孩子們昨天晚上刚刚把它耙过，这个細致的工作現在被他的一双大脚完全弄糟了。想想那兒栽的东西是怎样生长的吧。栽在周围保护这地方的六株山桦树长得像樟树一般高，像橡树一般枝叶繁茂。这种树真是从来不曾看見过的；它們枝干很粗，长着一層黃色的地衣，幽暗的叶丛中伸出一簇簇很大的白色花团，看起来很美丽。这使他想起了天空中的繁星。这些树木怎么在这里

生长，确是件奇怪的事。这里还有一株老柳，粗得两个人四条手臂还不能合围。这棵树现在已经烂掉，中间空了，打雷的时候又削掉了树尖，但是它没有死。每年春天，总有一丛绿色的嫩芽从它开裂的树干上长出来，表示它还活着。还有东边山墙上的一颗山楂，长得像株大树，遮蔽了整个屋子。屋顶上落满了它的花瓣，变成一片白色；因为山楂已经开花了。还有桦树，一丛一丛地在草地上长着，它们在这里找到了乐园。它们长得各不相同，仿佛要模拟别的树木。有一株像菩提树，叶多干粗，枝桠张得很开；另一株细高而紧凑，像白杨；第三株枝叶低垂，像垂柳。它们各不相同，但都很美丽。

于是他站起来，在屋子周围走着。这里是花园，简直出奇的美丽，他不禁停下来，深深地吸一口气。苹果树正开花。是的，他当然知道。他在别的庄园里已经见到苹果树开了花，但是没有有一个地方开得像这个花园里这样茂盛；他从小就看它们这样子开花。他紧合双手，小心地在细石路上走来走去。地下是白的，树上也是白的，有的地方点缀着一些粉红色。他从未见过这样美丽的东西。他熟悉每一棵树，就像人们熟悉自己的兄弟姊妹和友谊一样。阿斯特拉罕苹果树几乎是全白的，冬苹果树也一样；赤褐色冬苹果树却是粉红的，酸苹果树则差不多全是红色。最好看的是老野苹果树，它那酸酸的小果实没有人能吃，它的花却特别多，在晨光中看来仿佛像个巨大的雪堆。

别忘了现在还是清晨！露水在每一瓣叶子上闪光，一切尘埃都已洗净。从紧靠着庄园的林木葱郁的山丘后面，射来了清晨的第一道阳光。松树的树梢似乎被它点上了火；苜蓿地里，黑麦和小麦地里，还有刚发芽的燕麦地里，蒙着一层最最轻的淡雾，像一张薄纱；落到地上的影子像月光下一样的清晰。

他站在那兒望着小路之間的大塊菜畦。他知道，女主人和姑娘們在這裡干過活。她們挖着，耨着，拔去雜草，翻動泥土，直到它變得又松又細。她們把泥土弄平，边上弄直之後，再用卷尺和木桩標成一行一行，一方一方，然後撒下種籽，把它們划開，直到每行每方都撒遍了。孩子們跟在她們一起，又高興又著急地要幫忙，雖然在寬闊的菜畦上彎下腰，伸直手臂，對他們說來是很苦的工作。但是他們幫了很大忙，這一點誰都明白。

現在，他們撒下的種籽已經發芽了。

上帝保佑這些嫩芽！花生和豆子都伸出兩瓣厚厚的子葉，那麼勇敢地挺立着；胡蘿卜和甜菜也長得那麼茁壯！其中最有趣的是荷蘭芹的小小的皺縮的葉子，它們剛剛頂起了一點兒泥土，在和生命躲著玩耍。

另外還有一小塊田畦，边上的界綫不那麼平整，上面一小方一小方的種得什麼都有，就像一張試驗圖，這是孩子們的園地。

列里亞克龍納急忙舉起小提琴，夾在頰下，演奏起來。園子边上擋着北風的灌木叢中，鳥兒也開始鳴叫。一切賦有聲音的東西都不可能沉默，因為這早晨實在太壯麗了。琴弓幾乎是自動地在弦上滑動。

列里亞克龍納一面演奏，一面在小路上來回地走。他想：“再也沒有更美麗的地方了。”拿埃克布來和他的洛甫達拉相比，他的家只有兩層，上面是茅草屋頂；它座落在森林的邊緣，背後是山，前面是谷，毫無特殊之處；既無湖，又無瀑布、花園，但是它同樣的美麗。它是美麗的，因為它是一個美好寧靜的家，這裡的生活像流水一樣輕鬆舒暢。一切在別處引起苦惱和怨恨的東西，到了這裡就會平靜地過去。在一個家里，是應該這樣的。

屋子里，女主人一間面向園子的房間里躺著沉睡。她突

然醒来听着，不过没有劲。她躺在那里，微笑地听着。那个奏乐的人越来越近，最后听来仿佛停在她的窗下了。的确，这不是第一次她听见小提琴在她窗下演奏；她的丈夫，每当他们在埃克布做了什么特别狂野的事，就惯于这样地回来。

他站在那儿，坦白一切，请求宽恕。他向她描叙那邪恶的力量，引誘他离开他最亲爱的人——她和孩子們。但是他爱他們。唉，他当然爱他們！

他在演奏的时候，她就从床上起来，穿上衣服；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完全被他的琴声吸引住了。

“引誘我离开你的，不是享受和作乐，”他的琴声說，“也不是爱上了别的女人，也不是为了荣誉，而是生活的誘人的变化；它的甜蜜，它的痛苦，它的丰富，我必須要嚐一嚐。現在我已經嚐够了，現在我已經滿足了，厭煩了。我以后永远不再离开我的家了。原諒我，可怜我吧！”

于是她拉开窗帘，打开窗戶，他就看見了她那温柔美丽的臉。

她很善良，也很聪明。她的目光，像普照万物的太阳，給人带来幸福。她指揮着，她照拂着；她在哪兒，那兒的一切就生长繁荣；她的身心充滿福澤。于是他跳上窗台，到她身边，快活得像个年輕恋人。

他抱起她，来到园子里，帶她到苹果树下。他解說給她听，一切是多么美丽；指給她看那些菜畦和孩子們的园地，还有那滑稽的荷兰芹叶子。

孩子們醒来，看見父亲回来了，更是欢喜熱鬧。他們把他纏住不放；他一定得看看那些新奇的东西；在溪边砰砰錘打的小制釘厂，柳树上的鳥窝，和滿池塘的小鱗魚，成千成百地在水面上

游着。

然后，父亲、母亲和孩子們在田野里散步了很久。他要去看看黑麦长得多密，苜蓿长得多好，馬鈴薯是否开始伸出了它們皺縮的叶子。

他也得去看看放牧回来的母牛，看看羊栏馬厩里新添的牲口，还得找雞蛋，給每匹馬吃糖。

孩子們整天跟在他背后；这一天沒有功課，沒有作业，就只是随着他們的父亲閑逛！

晚上，他为他們演奏波尔卡；一整天，他就是他們的一个好朋友，好游伴，因此，他們在入睡之前，不禁虔诚地祈祷，但願父亲总是和他們住在一起。

他整整住了八天，高兴得像个孩子。但是他不能再待下去了，这种幸福他受不了。埃克布一千倍的坏，然而埃克布却是一切大小事件的中心。啊，在那里有多少可梦想的可作乐的啊！他怎么能住在这个隔开了食客們的作为的地方，隔开了呂汝湖上追逐冒险的地方？

在他自己的庄园上，一切都平静地惯常地过着；一切都在温柔的女主人的照顧下生长繁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幸福；一切在别处可能引起不和与痛苦的，在这里却毫无怨言困难地过去。一切都合情合理。然而，如果这里的主人却还渴望着到埃克布去做一个食客，那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抱怨天上的太阳每晚从西方沉下，使大地变黑，会有什么用么？

还有什么比屈从更不能征服？还有什么比忍耐更必然得到胜利？

第六章 杜佛尔的女巫

杜佛尔的女巫在吕汝湖岸边行走。人们都看见过她，弯着背，又矮又小，穿着皮裙子，围着银片腰带。她为什么跑出狼窠，到人类的世界中来？这个山岭中的老家伙到青青的山谷中来干什么？

她是来行乞的。虽然她很富有，她还是很卑贱，给她东西她也很贪。在山上的岩缝里，她藏着沉重的银块；在远处高地的肥美草场上，她牧放金角的黑牛群。她自己还是穿着棒树皮鞋子，沾满了一百年污秽的油腻的皮裙子，到处晃荡。她烟斗里抽的是干藜苔，向最贫穷的人求乞。这种永不知足，永不感恩的人真是可耻！

她已经老了。她的这张阔脸，那油腻的棕色皮肤，那扁鼻子，那像灰烬里的火炭一样在周围的污垢中闪烁的小眼睛，什么时候有过青春的玫瑰红采呢？她还是个年轻的姑娘，坐在山边，吹起牛角来应和牧童的情歌，那又是什么时候呢？他已经活了好几百年了。年纪最老的老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开始在乡间游荡的。甚至他们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就看见她这么老了。到现在，她还没有死。我，本书的作者，还亲眼看见过她。

她是法力无边的。她不对任何人弯腰；她能召来雹子，她能呼喚雷电，她能誘惑畜群迷路，她能使狼扑向羊群。她能做的好事很少，能做的坏事却很多。最好是客客气气地对待她！假使她向你乞討你唯一的那一只羊，外加一整磅羊毛，为了你的馬不跌倒，你的屋子不着火，你的母牛不害病，你的孩子不夭亡，你就

給她吧。

她決不是一個受人歡迎的客人，但是最好做出笑臉來迎接她！誰知道這個災禍的使者在山谷里游蕩又該使誰倒楣？她出來不僅僅是為了裝滿她那隻行乞的口袋；凶兆和她同時出現；吃庄稼的毛虫成群地來了，狐狸和梟鳥在暮色中嘩嘩，吐毒液的紅蛇黑蛇爬出森林，一直爬到人家門口。

她能念咒語，能合迷魂藥，能辨認一切的藥草。所有的人看見她都禁不住發抖；然而這個荒野的強壯女兒却在他們中間安詳地走過，他們的害怕反而保護了她。她那一類人的功勞沒有被忘記，她自己的也沒有被忘記。就像貓兒相信自己的爪子，她也相信自己的神感的預言的能力。沒有一個國王對自己的權力像她對自己所統治的恐懼王國那樣有把握的。

杜佛爾的女巫在許多村子里浪遊，現在她來到了鮑格；一點也不害怕地在莊宅周圍打轉。她很少到廚房門口去；她一來就直接去向陽台的台階。她的樺樹皮大鞋安詳地踩在兩邊栽花的細石小路上，好像她是在山間小徑上走一樣。

瑪爾塔伯爵夫人剛好走到台階上，來欣賞美麗的六月天氣。台階下面，有兩個女僕，在到儲藏室去的路上停住了。他們是從熏制房里出來，那里正在熏火腿；她們兩人抬着一根木杆，上面挂着剛熏好的火腿。“伯爵夫人，您要不要試一試，聞一聞？”女僕說，“火腿是不是熏透了？”

瑪爾塔伯爵夫人，當時鮑格的女主人，就靠在欄杆上彎下腰，察看火腿。這時候，這個老芬蘭女人伸出一隻手來，抓住了一隻火腿。

這個山嶺的女兒是不習慣于懇請和乞求的！花开得盛，人活得好，難道不都是由于她的恩惠么？霜雪、風暴、洪水，她都有

能力使喚，因此，她不需要懇請和乞求。她用手抓住了她要的東西，這東西就屬於她了。

然而，瑪爾塔伯爵夫人却完全不知道這老太婆的力量。

“滾開，老乞婦！”她說。

“給我這火腿。”女巫說。

“她瘋啦。”伯爵夫人喊。於是她命令女僕把火腿拿進儲藏室去。

老太婆的眼睛里升起了忿怒和貪婪的火焰。

“給我那只醬色的火腿，”她又說，“否則你就要倒楣。”

“我寧願給喜鵲，也不願給你這樣的人。”

一陣暴怒使老太婆战栗起來；她把手里的魔杖伸向天空，發狂地揮動，嘴里念着奇怪的話；她的臉扭曲，頭髮直豎，眼睛發亮。

“你自己要被喜鵲吃掉。”她最後這樣尖聲叫喊。

於是她喃喃地咒罵着，揮動着手杖，走了。她轉身向家里走去；再往南，她就不去了。她已經完成了她的使命；就是為了這使命她才下山來的。

瑪爾塔伯爵夫人還站在台階上，笑她的這種肆無忌憚的暴怒。但是她臉上的笑容立刻就消失；因為它們已經來了。她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為自己在做夢；然而它們真的來了，來吃她的喜鵲真的來了。

幾十只喜鵲，成群地從園子里向她猛撲下來，它們伸出爪子準備抓，伸出嘴巴準備啄，一面尖厲地啼叫着。黑色白色的翅膀在她眼前閃動飛舞。她仿佛神志昏迷了一樣，只見所有附近一帶的喜鵲，都隨在這一群後面趕來；天空中滿是黑白兩色的翅膀。在早晨明亮的陽光中，羽毛閃耀着金屬的色澤。這些惡魔

繞着伯爵夫人飛，圈子越來越小，它們的尖嘴和爪子對准着她的臉和手。她只得逃進大廳里，關上了門，身子靠在門上，恐怖地喘着氣；而銳叫着喜鵲還在外面繞圈子飛着。

從此以後，她就隔絕了盛夏的青翠和花香，隔絕了生活的樂趣。她關在房間里，拉上了窗簾；她只有絕望，只有恐怖，只有慌亂，瀕于癡癲。

這個故事看來也許也有點瘋狂，但是它必定也是真實的。幾百個人會得明白這點，而且證明古老的傳說就是如此。

喜鵲栖在欄杆上房頂上；它們坐着，仿佛在等待，只要伯爵夫人一出現，立刻就撲上去。它們在園子里住下，就留在那里。要趕走它們是不可能的；如果開槍打它們也只有更壞，因為打死一只，就飛來十只。有時候它們一大群飛出去覓食，也總留下忠誠的哨崗。假使伯爵夫人露露臉，或者從窗子里向外張望，或者只把窗簾拉開一會兒，或者想到台階上來——它們就立刻飛回。這一群可怕的东西雷震般地鼓動翅膀，盤旋着沖向屋子，使得伯爵夫人只好逃進最深的房間里去。

她住在紅色起居室對面的臥室里。我常常聽人描述，當鮑格被喜鵲圍困的恐怖時期，這間臥室是什麼個樣子。門上窗上擋着沉重的被子，地板上鋪着厚厚的地毯；人們都輕悄地走路，低聲地說話。

伯爵夫人心里充滿着極度的恐懼；她的頭髮灰白了，她的臉上起了皺紋，她在一個月里老了許多。她不能再硬起心腸來懷疑這可惡的魔法。她在睡夢中突然驚起，狂喊着說喜鵲來吃她了。她整日整日地為這個無法逃避的命運哭泣。她避開人，害怕成群的喜鵲會隨着人進來；她總是雙手捂着脸默默地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後搖擺着；她關在屋子里，沮喪而消沉，有時候突然

悲伤地痛哭起来。

没有人的生活比她更痛苦了。誰能不可怜她？

现在关于她，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已經說的也不大好。我的良心似乎在責备我。她年輕的时候是善良的、愉快的，有許多关于她的有趣的故事曾使我的心喜悅，然而已經沒有時間在这里講它們了。

不过事情是如此，虽然那个可怜的流浪者不知道。灵魂总是飢餓的，它不能靠兒戏和玩笑为生；如果它沒有別的食物，它就会像野兽那样，先把別的撕碎，然后吞下自己。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意義。

第七章 仲夏

那是炎熱的仲夏，就像我現在写作时这样。这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就在这个季节，辛特拉姆，福爾斯的邪惡的铁矿主，憂愁而焦急起来。他怨恨朝日东升、黑暗消灭、阳光普照的白天。他痛惡树上长的繁茂枝叶，和复被着大地的万紫千紅的毯子。

这是万物爭妍的时候。尘土飞扬的灰色的路，两旁也开满了花朵；有黃色紫色的仲夏之花，如野荷兰芹，如紫菀花。

当漫山遍野都是仲夏的娇艳；当勃洛敦区教堂的鐘声振动了天气，远揚至福爾斯；当安息日无可言諭的宁静統治着大地，这个人就怒气上冲。他認為上帝和凡人都竟敢忘掉了他的存在，于是他决定也上教堂去。那些喜欢夏天的人應該看看他，辛特拉姆，这个热爱沒有早晨的黑夜、沒有复活的死亡、沒有春天的冬天的人。

他穿上狍皮大衣，戴上粗毛皮手套，把紅馬駕上一架雪橇，馬頸圈上挂上小鈴。這付裝備，仿佛是在零下三十度的天氣；他就出發上教堂去了。他相信，滑板在地面上磨擦，是由于严寒；馬背上的白沫，是凝結的白霜；他自己並不覺得熱，寒氣從他身上流出，就像熱氣從太陽放出一樣。

他在勃洛教區北面遼闊的平原上跑過。沿路附近有許多富有的大村莊，還有大片的麥田，上面飛鳴着許多雲雀。我從未听見過像這里田野上的雲雀那麼唱得美的。我常常奇怪，他怎麼能充耳不聞這上百上千的歌唱家。

他駕着雪橇，一路從許多東西旁邊跑過；這些東西，如果他看一眼，就准會發怒。他會看見家家戶戶門口，插着兩根彎曲下垂的樺枝；從開着的窗戶里，他會看見屋內天花板和牆壁上也裝飾着鮮花綠葉。一點兒大的乞兒，手里也拿着一束百合花在路上走；每一個農村婦女的頭巾上，都綴着一個小花束。

每家人家的院子里，都有五月柱^①，上面還繞着枯萎的花朵和干黃的枝葉；夏夜總有人圍着它快活地跳舞，四周的草都踏平了。

呂汶湖上，擠滿着木排。片片小小的白帆，在陽光下招展，雖然沒有風吹它們；桅頂上都挂着一個綠色的花環。

四面八方通往勃洛去的路上，都有信徒們在走着。婦女們尤其漂亮，穿着特地為這一天而做的淺色夏裝。所有的人都穿着最好的衣服。

對於這個安靜的日子，對於幾天工作後的休息，對於風和日麗的天氣，對於即將到來的丰收，對於路旁正在成熟發紅的草

① 五月柱，五月間豎在庭院里的木柱，上面繞着花和枝葉，晚上，年輕人就圍

莓，人們不由得不感到滿心的歡喜。他們注意到周圍寧靜的氣氛，云雀的歌唱，都說：“很明顯，這是上帝的日子。”

辛特拉姆駕着雪橇走着，他一面咒罵，一面鞭打着飛跑的馬匹。沙土在滑板下軋軋地响，尖厲的鈴聲掩沒了教堂的鐘聲。他的額頭在皮帽下惱怒地皺起。

上教堂去的人們戰栗着，以為真的看見了魔鬼。他們甚至在今天這個夏季的節日，也沒有忘記邪惡和寒冷。在世界上流浪的人們，他們的命運真是悲苦啊。

站在教堂蔭下或坐在墓地牆上，等待着彌撒開始的人們，都安靜地驚訝地看着他直奔教堂門口而來。這個美麗的日子在他們心裡充滿了愉快，因為他們在人間的路上走着，享受着生存的樂趣。現在，他們看見了辛特拉姆，奇怪的災禍的預兆臨到他們頭上來了。

辛特拉姆走進教堂，坐在他的座位上，把手套拋在長凳上，因此，滿教堂都聽見了他那縫在狼皮上的狼爪子的格格聲。有幾個坐在前面長凳上的婦女，看見了這付毛氈氈的樣子，暈了過去，被人扶出了教堂。

但是沒有人敢把辛特拉姆趕出去。他扰乱了人們的彌撒，然而人們那麼怕他，誰也沒有胆量命令他離開教堂。

年老的牧師白白地在講這個夏天的愉快節日，沒有人听他的。人們只是在想邪惡和寒冷，在想這個惡毒的鐵礦主向他們宣布的奇怪災禍。

彌撒完畢，人們看着他走上勃洛教堂所在的山坡。他俯瞰着勃洛布湖峽，然後他的眼睛沿着湖峽把副主教的住宅和西岸三個凸出在呂汶湖里的地角掃視了一下。他們看見他握緊拳頭，對着湖峽和它那青蔥的湖岸揮搖着。然後他的目光更往南，

轉向呂汝湖南端的霧氣迷蒙的湖岸，它仿佛把湖拦住了一样；又轉向北面，飛越好幾里路，經過葛立泰懸崖到勃揚尼達，湖的另一頭。他又向西望，向東望，兩邊都是綿延的山脈，圍住了山谷，這時他又握緊了拳頭。所有的人都覺得他的右手里握着一把雷霆，他就會在狂喜中向平靜的田野拋去，尽可能地散布痛苦和死亡。因為現在，他的心已經習慣于邪惡，他除了痛苦外不再有其他樂趣。逐步逐步地他使自己愛上了一切丑惡與悲慘的東西。他已經比最瘋狂的人更瘋狂，但卻沒有人明白這一點。

那天以後，奇怪的謠言到處流傳。有人說，教堂執事關閉教堂大門時，折斷了鑰匙，因為有一張卷得很緊的紙塞在鑰匙孔里。他把這張紙給了副主教。就像人們所想的，這張紙是另一個世界的一個東西的來信。

人們都竊竊私語，信里寫的是什麼。副主教已經把信燒了，但在燒這個魔鬼的廢話的時候，教堂執事也在場。這封信是黑底上寫的發亮的紅字，教堂執事不由得讀了一下。上面說——據有人講——辛特拉姆要使勃洛教堂尖塔上望得見的田野全都荒蕪；他要看見教堂周圍長起森林來，看見狗熊和狐狸在人的屋子裡居住。田地要無人耕種，四鄰聽不見鷄鳴狗吠。他要使每一個人都毀滅，來侍奉他的主人。這就是他的願望。

人們沉默地絕望地展望將來；他們知道他的力量是偉大的，他痛恨一切有生命的東西，他要看見山谷成為一片荒野，他會使用鼠疫、飢荒、或戰爭，來驅逐一切熱愛帶來愉快的幸福勞動的人們。

第八章 音乐女神

古斯泰·貝林帮助年輕的伯爵夫人逃走之后，什么也不能使他高兴起来，于是食客們决定請善良的音乐女神协助。这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女神，她安慰了許多不幸的人。

因此，七月里的一个傍晚，他們把埃克布庄的大起居室的門打开，拉起百叶窗，阳光和空气都流泻进来；这是快要落山的又大又紅的夕阳之光，和凉爽、温暖、带霧的空气。

家具上的条子布套子已經取去，鋼琴盖也已經打开，威尼斯大吊灯上的网也已經拿掉。白色大理石桌面下的金色格利芬又在閃着金光，大鏡子上面雕刻着跳姿翩翩的女神；錦緞上的彩色花朵在夕阳的余輝中光采灿然。人們摘下玫瑰，拿了进来；整个房間里瀰漫着馥郁的花香。这里面有許多不知名的奇異品种，是从外国移到埃克布来的。有一种黃玫瑰，脉絡里有紅色的血液，像人身上的一样；有一种卷边花瓣的乳白玫瑰；有一种粉紅玫瑰，花瓣很闊，边上如清水一般，无色透明；还有一种带黑色阴影的深紅色玫瑰。这些来自远方、使可爱的妇女們賞心悅目的阿尔特林基尔的玫瑰，他們都拿了进来。

乐譜和乐譜架都已摆好，还有銅管乐器和各种各样大小的弦乐器。現在，善良的音乐女神要来統治埃克布，要来安慰古斯泰·貝林了。

音乐女神挑选了海頓的牛津交响乐，而且已經讓食客們練習过。朱利叶斯指揮，其他的人各自演奏一种乐器。所有的食客都会演奏——否則就不能当食客。

等到一切准备齐全，就把古斯泰叫了来。他还是软弱而消沉，但是这美丽的房間和他即将要听到的音乐使他很高兴。誰都知道，对于在憂愁痛苦中的人，音乐女神是最好的同伴。她愉快而頑皮，像个孩子。她热烈而迷人，像个年輕女人。她善良而聰明，像个过了一生好日子的老人。

于是食客們开始演奏，那么柔和，那么輕妙而悅耳。

演奏得很好，演奏得非常之好。他們用这些靜止的音符迷住了音乐女神自己。亲爱的音乐女神，展开你的魔术外套，把古斯泰·貝林带到他經常在那里的快乐之乡去吧。

唉，古斯泰·貝林就在那里坐着，蒼白而沮喪。老人們必須要使他高兴起来，仿佛他是个孩子似的。在韦姆兰将不再有乐趣了。

我知道老人們为什么爱他。我知道一个冬天的晚上会有多么漫长；在那些孤单的农舍里，憂郁又会怎样侵蝕灵魂。我很明白，他若一来，大家会感到怎么样。

啊，想一想吧，一个星期日下午，工作已經放开，头脑里却什么也沒有！想一想吧，一陣頑强的北風，把寒氣刮进屋子——这陣寒氣即使生了火也赶不掉！想一想吧，只有一枝牛油蜡烛，还得繼續不停地剪烛花！想一想吧，厨房里念“詩篇”的單調的声音！

于是，鈴声一路响来，門洞里双脚急忙躲掉雪的声音，古斯泰·貝林走进屋来。他笑着鬧着。他是生命，他是热力。他打开鋼琴蓋，弹奏得使他們惊奇这些旧鍵子会發出这样的声音。他会唱一切歌，会弹一切曲子。他使家里所有的人都快活。他从来不冷淡，从来不疲倦。悲伤的人看見了他，就忘了自己的悲伤。啊，他有多么好的一颗心啊！他对弱者和穷人，是多么的慈

悲和同情啊！而且他又是那么一个天才！是的，你应该听听老人们是怎样谈到他的。

然而现在，正当他们在演奏的时候，他却哭了起来。他想到生活是如此痛苦；他把手捂住脸痛哭。食客们狼狽不堪。这不是柔和的慰人灵魂的眼泪，就像音乐女神惯常所召来的那样。他像一个绝望的人一样地在啜泣。食客们束手无策，只得把乐器放下。

甚至热爱古斯泰·貝林的音乐女神，也几乎失去了勇气；但是这时候，她想起了食客中她还有一个得力的选手。

这个人就是在混浊的河水中失去了未婚妻的文雅的吕汶赛格；他比别的人更崇敬古斯泰·貝林。他悄悄地走到钢琴边。

客房里，吕汶赛格有一张大木板桌子，他在上面画了一排琴键，安了一个乐谱架。他能够一连几个钟头坐在它前面，让手指在黑色白色的键子上飞跳。他在这上面练习音阶，练习练习曲，也弹奏他的贝多芬。除了贝多芬外，他不弹奏任何别的东西。

然而这个老人家只是在木板桌子上弹，从来不敢去碰一碰真的乐器；他对钢琴抱着一种尊敬的畏惧。他被它引诱，但更使他害怕。这架走音的乐器，不知被人敲了多少支波尔卡，对他却是一件圣物，他从来不敢去碰一碰它。想想这个有许多弦的奇异东西吧，它会使伟大音乐家的作品获得生命呢！他只要把耳朵对着它，听它轻轻地演奏行板和诙谐曲。然而他始终没有在这样的一个东西上弹奏过。他永远不会有足够的钱来自己买另一架琴，而这一架他又从来不敢去弹，少校夫人也并不是那么愿意替他打开盖子。

他听说过波尔卡和华尔滋是怎样在它上面弹奏出来的。然而对这种庸俗的音乐，这架高贵的乐器只能发出杂乱的抱怨的

声音。对了，如果貝多芬来了，它就会發出真正的清曉的声音来。

现在，他认为他和貝多芬的时刻已经到来；他要鼓起勇气，碰一碰这件聖物，用催眠的和声来使他年輕的主人高兴。

他坐下来，开始弹奏。他很激动，而且沒有把握。他摸索了几个音节，企圖弹出正确的节拍来；然后皱了皱眉头，又試了一次，于是他把手捂住脸，哭了起来。

是的，这是痛苦的事。聖物并不神聖。並沒有清曉的純淨的音調藏在里面梦想；也沒有強力的雷震，也沒有激蕩的暴風。沒有一個天上下来的无休止的曲調留在里面。这不过是一架古老而陈旧的鋼琴罢了。

这时候，音乐女神給了上校一个暗示。他就拉了路斯德，两个人一起到客房去抬呂汶褒格那张画着琴鍵的桌子。

“瞧这儿，呂汶褒格，”他們回来时，貝倫克房齐說，“这是你的鋼琴。彈給古斯泰听！”

于是呂汶褒格停止了哭泣，坐下来弹奏貝多芬給他的郁悶的年輕朋友听。現在，他一定会重新高兴起来了。

老人的头脑里，响着最神聖的乐曲声。他只是想，古斯泰一定听见，他弹奏得多么美。他不再有什么困难；他非常流利地弹着急奏和顫音。他真願意讓主人自己也来听听。

他弹得越久，就越是神往。他在神秘的境界里，清晰地听到了每一个音符。他坐在那里，听着最奇妙的曲調，热誠和感情逐渐在脑中升起。毫無疑問，古斯泰也听见，而且得到了安慰。

古斯泰坐着，看着他。起先，他对这种愚弄很气忿，但是逐渐地他的情緒柔和下来。这个老人家，当他坐在那里享受着他的貝多芬时，他是无可抗拒的。

于是古斯泰开始想：这个人，现在这样温文尔雅，无牵无挂，以前也曾经陷入痛苦中；也失掉了他所最亲爱的她。现在他坐在木板桌子前，笑逐颜开，高兴非凡；他的幸福已经完满得不需要再添任何一点东西了。

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什么，古斯泰，”他对自己说，“你不能再忍受再受苦了吗？你，这个终生在贫困中锻炼过来的人；你，这个被森林里每一株树，草地上每一茎草教训过要顺从忍耐的人；你，这个在冬天严寒夏天短暂的土地上长大的人——难道你忘了怎样来忍受了吗？”

啊，古斯泰！一个男子，他必须以勇敢的心，微笑的脸，来接受生活赐给他的一切，否则他就不是男子。如果你失去了你最亲爱的东西，那么尽管惋惜吧，让悔恨撕裂你的要害吧，但是你要拿出男子的气概来。使你的目光充满欢悦吧！用愉快的言谈来和朋友们相处吧！

生活是冷酷的，大自然是冷酷的。然而两者都给予勇气和乐观作为它们冷酷的补偿，否则就没有人能坚持得住了。

勇气和乐观！它们仿佛是生活的首要义务。你以前从来没有失去这些义务，那么现在也不应该失去。

难道你比坐在木头钢琴前的吕汶蓀格更坏吗？比其他的食客更坏吗？你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谁也没有逃脱过痛苦！

于是古斯泰看着他们。啊，这样的一场表演啊！他们都如此严肃地坐着，听着这个谁也听不见的音乐。

吕汶蓀格蓦地被一阵愉快的笑声从梦中惊醒。他把手从琴键上抬起，似乎在狂喜中那样听着。这是古斯泰·贝林从前的笑声，他的快乐的、善良的、有感染力的笑声。这是老人一生中所听到的最最甜蜜的音乐。

“我不是說過，貝多芬會幫助你嗎，古斯泰？”他喊叫起來，
“現在你回復到你原來的模樣了。”

善良的音乐女神就这样地治愈了古斯泰·貝林的憂郁病。

第九章 勃洛布的牧师

埃洛斯^①，全能的神，你很明白，一个从你权力下脱逃开的人，看来往往是这样的：一切团结人类的温柔感情，仿佛都已在他心里死亡；疯狂伸出利爪，扑向这个不幸的人。这时候，你带着你那全副力量来到，于是这颗枯萎的心就像那位伟大圣者的木杖一样，开出花朵来^②。

再也没有比勃洛布的牧师更卑贱的人了，再也没有像他这样被同类的人以恶毒和无情划分得更清楚的人了。他的屋子冬天没有火；他坐的是一只没有油漆的凳子，穿的是破衣，吃的是硬面包；一个乞丐走进他的门就会使他狂怒。他卖掉了干草，让马在厩里挨饿；他的牛啃路旁的枯草和墙上的藓苔。在大路上老远，就可以听见他那饥饿的羊的咩咩叫声。农民们把自己的狗都不要吃的食物丢给他，把穷人都不要穿的衣服送给他。他伸出手来乞讨，弯着背来道谢。他向有钱的人讨来，转身放债给穷人。他看见一个钱，他的心就会因渴望而痛苦，直至得到它放进口袋为止。如果谁在该偿付他的欠款的日子没有把事情办好，

① 埃洛斯(Eros)，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② 伟大圣者，指汤豪瑟(Tannhäuser)，据传说，他本系十三世纪时的宫廷歌手，堕入肉体欲望之地维纳斯堡，后得圣母之助，解脱出来，求教皇赎罪，教皇非得见他的木杖开花才给他赎罪，后来木杖果然开了花。

那就有他的罪受了！

他很迟才結婚，然而像他这样的人还是不結婚的好。他的妻子，操勞過度，精疲力盡，死了。他的女兒出去幫外人做工。他老了，但是年歲并不會使他的掙扎放鬆。瘋狂的貪心從未離開過他。

八月初一個晴朗的日子，一輛駕着四匹馬的沉重的馬車，駛上勃洛布山岡來。馬車里坐着一位嬌弱的老夫人，帶着車夫、跟班和使女，氣派很大。她是來會勃洛布的牧師的；她在年輕的時候，曾經愛上過他。

那時候，他在她父親家里當家庭教師；他們互相熱愛着，雖然後來她的驕傲的家庭拆散了他們。現在她旅行到勃洛布來，在離開世界以前再見他一面；再見一見她年輕時的愛人，這是她生活中最後的一件事了。

她坐在寬大的馬車里，夢想着。她坐着車，不是上勃洛布山岡上的一個旁教區來，而是一路到公園里一條蔭涼的樹木濃密的林蔭路上去。她的愛人就等在那里。她看見他了；他年輕，他能夠吻她，能夠愛她。現在，當她知道她立刻會看見他時，他的形象就在她眼前清晰地顯現出來。他是多么英俊，多么英俊！他能夠崇拜，他能夠燃燒，他使她全身充滿了狂喜。

現在，她臉色發黃，枯萎而衰老了。也許他不會認識這個六十歲的她了吧。但是她不是來被他看的，而是來看他的，來看她年輕時候的愛人的。他的一生沒有被時間所摧殘，他還是那麼年輕，漂亮，熱情。

她是從老遠的地方來的，因此，關於勃洛布的牧師的事，她什麼也沒有聽說。

馬車嶙嶙地駛上山坡，山頂上的牧師住宅已遠遠在望。

“为了上帝的爱，”路旁一个乞丐哀叫着，“给我这可怜的人一个铜子吧！”

这位高贵的夫人给他一枚银币，问他勃洛布的牧师住宅在哪里。

“牧师住宅就在你前面，”他说，“但是牧师不在家，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这位娇小的夫人似乎突然衰老了。清凉的林蔭路消失了，她的爱人不在那里。她怎么能想得到，过了这么四十年，却发现他不在那里呢？

那么仁慈的夫人您到牧师住宅去有什么事呢？

她是来拜访牧师的，他们从前是老朋友。

四十个年头和四百里路阻隔着他们。她每走近十里路就抛去了一年忧愁和回忆的重负，因此，现在她到了牧师住宅门前，她又成为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了，没有心事也没有后悔。

“牧师下午回家。”他说。仁慈的夫人最好先到勃洛布旅馆去，等一会儿再来。乞丐可以担保，牧师下午就会在家。

过了一会，载着这位娇小而衰老的夫人的沉重马车，驶下山岗，到了旅馆。那个乞丐站在那里目送着她，浑身发抖；他觉得他应该跪下来，亲吻马车留下的车辙。

当天中午，勃洛布的牧师刚好刮好鬍子，洗过脸，穿着扣子晶亮的鞋，丝袜，带着皱边褶领，站在勃洛的副主教太太面前。

“一位漂亮的夫人，”他说，“伯爵的女兒。你想，像我这样的穷人，能请她到我家里来吗？我的地板脏得发黑，我的起居室里没有家具，饭厅里的天花板潮湿而且长了绿霉。帮帮我忙吧！记着，她是一个高贵伯爵的女兒！”

“就说你不在家得啦！”

“我的亲爱的太太，她是走了四百里路来看我这个可怜的人的。她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没有床给她睡；我连给她僕人睡的床都没有！”

“那么，让她下次再来。”

“老天爷！你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我宁愿舍弃我所有的一切，所有我辛辛苦苦、勤勤恳恳积聚起来的一切，而不愿让她在我家里得不到招待就走。上次我看见她，她还刚二十岁，现在已经过了四十年啦！如果用得着钱，这见有的是；但需要的不光是钱啊。”

哦，埃洛斯，女人们都爱你。她们愿意走一百步来供奉你，而不愿走一步来供奉别的神。

勃洛的副主教住宅里，房间都空了，厨房也空了，伙食房也空了。一辆辆大车装满着东西，拉到牧师住宅去。副主教做了圣餐式回家来，会发现房间都空了；他在厨房门口关照开晚饭，也会发现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没有晚饭，没有太太，没有使女！怎么办呢？

这是埃洛斯要这样做的。

午后不久，那辆沉重的马车又辘辘地驶上勃洛布的山岗。娇小的夫人在里面坐着，正在想，如果现在她真的是去迎接她生活中唯一的乐事的话，会不会有新的不幸发生。

马车驶进了牧师住宅，有一个人走过来了，这是他。他把她扶下马车，紧抱在怀里；他的手臂还是那么强壮；她被他那么热烈地拥抱着，就好像从前，四十年前一样。她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还是那么充满热情，还好像从前它们只看见过二十五个寒暑时一样。

一阵感情的风暴袭过她的全身——从来没有这样热烈。她

記起有一次，他曾經抱着她踏着台阶走上阳台。她相信她的爱这許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但是她已經忘記被强壮的手臂拥抱是什么滋味，凝視一双年青热情的眼睛又是怎么回事了。

她没有看見他已經老了；她只看見他的眼睛。

她没有看見脏得發黑的地板，發霉的天花板；她只看見他的充滿热情的眼睛。在这个时刻，勃洛布的牧师是一个魁梧而英俊的男子。他看着她的时候，他就变得漂亮了。

她听見了他說話的声音，那清亮有力的声音，听来似在撫慰。他只有对她这样說話。为什么他要到副主教住宅去借家具来放在他空洞的房間里呢？为什么要借食物，要借使女呢？这位年老的夫人决不会缺少什么；她听見了他的声音，看見了他的眼睛。

她从来、从来没有这样幸福快乐过。

她知道他結过婚，但是她記不得了。她怎么可能記起这样一件事情呢？現在她才二十，他二十五。这个微笑着的青年，将来他会变成卑賤的勃洛布牧师么？穷人的啼哭，被驅者的詛咒，无礼的嘲弄，恶意的漫画，鄙視的冷笑，这一切都还没有为他而存在。他的心只燃燒着冰清玉潔的爱情。这个高傲的青年决不会爱黄金爱得爬在垃圾堆里去找，向过路的人乞討，甚至忍受耻辱，忍受卑賤，忍受寒冷，忍受飢餓地去获得它。他会为了这个倒楣的黄金而折磨他的妻子，而使他的孩子挨餓嗎？这是不可能的。他决不会这样的。他跟別人一样，是个善良的人；他不是个妖魔。

他年輕时的爱人不会和一个受人輕視的坏蛋在一起走；这个坏蛋而且竟敢从事一种根本不相配的职业！

啊，埃洛斯，別在这天晚上！这天晚上他不是勃洛布的牧师，

第二天也不是，第三天也不是。

第三天她走了。

这是一个什么梦啊，一个什么美丽的梦啊！三天之中没有一片阴云！

她微笑着一路回家，回到她的住宅和她的回忆中去。她永远没有再听见他的名字；她也从来没有探问过他。她要永远做这个梦终其天年。

勃洛布的牧师坐在他空洞的家里，不住地哭泣。她使他年轻了，现在他必须再变老么？那邪恶的精灵会再回来，使他再像以前那样惹人轻视、惹人厭惡么？

第十章 朱利叶斯师傅

朱利叶斯师傅把他的红漆木箱从客房里搬下来。他在一只绿色小桶里装满了芬芳的白兰地；这只小桶跟着他旅行过许多次了。然后他在一只巨大雕花的食盒里放了黄油、面包和陈干酪，棕绿相间，引人食欲；还有肥火腿，和塗滿草莓糖浆的薄面餅。

于是朱利叶斯师傅眼睛里噙着泪珠，来回走着，向埃克布的一切光荣告别。他最后一次撫摸着滾球場磨光了的木球，和庄园里滾圓臉頰的孩子們。他在果園里的林蔭路上和花园里的山洞間流連。他跑到馬廐和牛栏里，拍着馬脖子，拉着發怒的公牛的角，讓小牛舔他的光手。最后他流着眼泪到正屋里，那里告别的早餐正在等待着他。

我们的生活真是太悲惨了！它怎么会这样充滿了黑暗呢？

食物里面有毒藥，美酒里面有苦汁。

食客們因為激動而哽住了喉嚨，就像他自己一樣。他們的眼睛都被淚水所模糊；他們的告別話被哭泣所打斷。我們的生活真是太悲慘了！他的生活，從現在起，將是一個永久的渴望。他永遠不會再微笑；他記憶里的歌謠都會消失，就像花朵在秋天的土地上消失一樣。他會變得蒼白而瘦削，枯萎得像霜打的玫瑰，像乾渴的百合。食客們永遠不會再看到可憐的朱利叶斯了。沉重的預兆掩過他的靈魂，就像風推送着雲朵的陰影掩過我們新近耕作過的土地一樣。他要回到家里去等死了。

現在他站在他們面前，看來健康而安寧。但是他們永遠不會再看見他像這樣了，也永遠不會再開玩笑地問他最近一次看見自己的腳是什麼時候；也永遠不會再盼望他的臉圓得像碗了。疾病已經在肝里肺里深深地埋下，正在咬噬着消蝕着。他早就感覺到這個；他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

啊，埃克布的食客會記着死亡嗎？啊，但願他們永遠不會忘記他！

他的孝順在召喚他。他的母親在家里坐着，等待着他。她已經等了他十七年，等他从埃克布回到家里來。現在她寫了一封信叫他，他就得服從。他知道這會促成他的死亡，但是他還得像个好兒子那樣服從。

啊，那豐盛的宴席！啊，那美麗的湖岸！那高傲的瀑布！啊，那惊心动魄的冒險，那光滑而雪白的地板，那可愛的客房！啊，那小提琴和圓号角；啊，那幸福逸樂的生活！然而死亡却要把它一切隔絕。

然後朱利叶斯師傅到廚房里，和屋子里的僕人們告別。他對他們全體，從管家到廚房使女，都熱烈地擁抱親吻。使女們哭

泣着，為他的命運而悲傷。這樣一個和氣愉快的先生竟然要離開人世，她們竟永遠不能再看見他了。

朱利叶斯師傅吩咐，把他的雙輪馬車從車房裏拉出來，把他的馬匹從馬廄裏牽出來。

他這樣吩咐的時候，他的聲音幾乎哽塞住了。那麼這輛雙輪馬車不會在埃克布靜靜地長霉了；那麼老卡其沙必需和熟悉的食槽分別了。他不願意責怪他的母親，但是，如果她不想到他，也應該想到馬車和卡其沙啊。它們怎麼能受得住長途的旅行呢？

最最痛苦的事是和食客們分別。

矮小的圓滾滾的朱利叶斯師傅，好像生來不是在地上走而是在地上滾的，他現在覺得自己渾身都是悲哀的氣氛。他覺得自己就是那個偉大的雅典人，周圍站着一圈哭泣的學生，泰然地喝下了那杯毒藥。^①他也覺得自己就是古代的古斯泰王^②，他曾向瑞典人民預言，有一天他們會願意把他從墳墓中拉回來的。

最後，他唱了他最好的歌謠給他們听。他想到了天鵝，那歌唱着死去的天鵝。他希望，他們就會這樣地記着他——一個國王一樣高貴的靈魂，它並不降低身份來抱怨，而是在音樂旋律聲中離去。

終於，最後一杯酒喝乾了，最後一支歌唱完了，最後一次擁抱結束了；他穿上外衣，拿起馬鞭。他周圍沒有一只眼睛里沒有眼淚，他自己的眼睛也充滿了悲哀的淚水，什麼也看不見。

食客們抓住他，把他舉了起來。大家齊聲歡呼，把他在什麼

① 指蘇格拉底。

② 指十六世紀瑞典國王古斯泰夫·伐莎(Gustave Vesa, 1523—1560)，他領導人民反抗丹麥的壓迫，建立了瑞典王國。

地方放下；他看不見是什麼地方，只聽得一聲鞭子响，馬車似乎在他身底下移動，他被載走了。等到他的眼睛恢復視力，他已經在大路上了。

食客們真的都哭了，都充滿着深深的惜別之情；但是他們的悲哀并未完全壓住心里的樂觀情緒。他們之中有一個人——也許是詩人古斯泰·貝林，也許是玩牌的老軍人貝倫克房齊，也許是厭世的克里斯多弗老弟——却想法安排了一下，所以老卡其沙就不用從馬廐里牽出來了，長了霉的馬車也不用從車房里拉出來了。他另外找了一輛乾草車，駕着一頭肥碩的花斑牛，放上了紅漆箱子，綠色小桶和雕花食盒后，就把眼睛被泪水模糊的朱利叶斯師傅抬了起來，然而既不是放在食盒上，也不是放在木箱上，而是放在花斑牛的背上。

因為人總是這樣，太軟弱了，不能咽下悲哀的全部痛苦！食客們真誠地為他們前去赴死的朋友而悲哀——這株枯萎的百合，這只受了致命傷的歌唱的天鵝；然而他們看見他跨在這頭大牛背上，肥圓的身體因為啜泣而顫動，伸出來最後擁抱的手臂絕望地垂下，眼睛望着冷酷的天空要求憐憫；這個情景，不禁減輕了他們心上的重擔。

大路上，朱利叶斯師傅面前的濃霧漸漸地化開了，他看見自己是坐在一頭家畜的搖擺着的背脊上。人家說，這時候他考慮起十七個年頭來所發生的變化。老卡其沙是顯然變了樣了。難道埃克布的燕麥和苜蓿會起這麼大的作用嗎？他又叫喊起來——我不知道路上的石頭和樹叢里的鳥兒是否聽見，不過他確實是這樣叫喊起來的——“卡其沙，你要不是頭上長了角，讓魔鬼來折磨我！”

他又考慮了一會之後，緩緩地从牛背上滑了下來，爬進車

子，坐在食盒上，沉思着繼續趕車前行。

過了一陣，他差不多快到勃洛布的時候，他聽見唱歌的聲音。

這是鮑格來的一群快活的年輕姑娘，有幾個是法官的漂亮女兒。她們一路走着；她們把食籃系在長竿上，像槍一樣在肩上扛着。她們勇敢地在夏天的烈日下走着，齊聲唱歌。

“上哪兒去，朱利叶斯師傅？”她們遇見他就這樣地叫他，一點不曾注意他臉上的愁容。

“我離開罪惡和虛榮的家了，”朱利叶斯師傅回答，“我不再和懶漢和壞人住在一起了；我回到老家母親那裏去。”

“呀喲！”她們嚷起來，“這不是真的；你不會願意離開埃克布的，朱利叶斯師傅！”

“真的，”他說，一面用拳頭敲着木箱，“就像羅得從所多瑪和蛾摩拉^①逃出來一樣，我也從埃克布逃出來了。那裏沒有一個正直的人。當大地在他們腳下裂開，硫磺雨傾盆地从天上落下，我就要為上帝的公正裁判而高興了。再見吧，姑娘們，小心埃克布啊！”

于是他準備繼續往前走；然而這却完全不是她們的計劃。她們想徒步爬上邓忒懸崖，但是路很遠，她們頗想搭乘朱利叶斯的大車，到那山崖腳下去。不到兩分鐘，姑娘們已經達到了目的。朱利叶斯把車掉轉，向邓忒懸崖趕去。他微笑地坐在木箱上，車子里坐滿了姑娘。沿路兩旁開滿了雛菊和毛茛花。那頭牛走了几步就得停住休息一會，於是姑娘們爬出車來摘花。不一會兒，朱利叶斯的頭上和牛角上，都套上了華麗的花環。

① 見“舊約”：“創世紀”十九章。

再往前走，他們遇到了新鮮的嫩樺樹和深色的赤楊樹叢。她們爬下車來，折下樹枝，裝飾車子。不久，車子就仿佛像一個移動的樹叢了。整天都是玩笑和嬉戲。

隨著時間的流轉，朱利叶斯師傅漸漸地變得溫和開朗起來。他把自己的食物分給姑娘們吃，還唱歌謠給她們聽。等到他們站在邓忒悬崖的頂上，底下平鋪着一片辽无边际的景色，那麼壯闊，那麼美麗，不禁使他們的眼睛里為它的可愛而涌起了熱淚。朱利叶斯覺得他的心在劇烈地跳動，言辭從他嘴里傾瀉而出，他談起他的可愛的故鄉來。

“啊，韦姆兰，”他說，“永遠美麗，永遠光榮的韦姆兰！當我在面前的一張地圖上看到你時，我常常奇怪，你會以什麼模樣來代表；但是現在我明白你是什麼了。你是一個虔誠的老隱士，安靜地坐着，沉在夢幻中；腿交叉着，手擱在膝蓋上。你戴着一只尖頂帽子，壓在半閉的眼睛上。你是一個沉思者，一個神聖的夢幻家，而你又十分美麗。大片的森林是你的衣服；碧藍流水的長帶和青黛丘陵的平行鏈子，鑲在衣服周圍。你十分單純，所以陌生人看不出你是多么美麗。你是貧窮的，就像虔誠的願望那樣。你一動不動地坐着，瓦嫩湖的波浪沖洗着你的雙足和你那交叉着的腿。你的左邊，有矿床和鐵工廠；那是你的搏動的心。你的北面，有阴暗、美麗的神秘荒原地區；那是你的夢幻的頭腦。

“當我看見你，那麼魁偉，那麼嚴肅，我的眼睛便充滿了熱淚。你艷若桃李，但冷若冰霜。你就是冥想，就是貧窮，就是忍受。然而在你的冷酷中，我却看到了你的仁慈的溫柔一面。我望着你，我崇拜你。只要我望着深邃的森林，只要你那衣邊碰着我，你就治愈了我的靈魂。一個鐘點接着一個鐘點，一個年頭接着一個年頭，我凝視着你那神聖的臉容。啊，你順從的靈魂，你

那下垂的眼臉底下藏着什麼神秘呢？神聖的你，巨人般的你，你已經解開生與死的謎了嗎，或者你還不明白？對於我，你是偉大嚴肅思想的守衛者。但是我看見人們在你身上，在你周圍爬來爬去；這些生物永遠不像會在你額頭上看到翼鰲的偉大的。他們只在你的臉上和四肢上看到你的美，就完全被它迷住，忘掉了其他一切。

“可憐啊！我們，韋姆蘭的孩子，真可憐啊！我們要求生活的，就是美，美，沒有別的。我們，被拋棄的、認真的、貧勞的孩子，高舉起雙手，長久地祈禱，要求一個好東西：美。但願生活像一叢玫瑰，開滿了愛情、美酒和歡樂的花；而且但願這些花，每個人都伸手够得着！是的，這就是我們的願望；而我們的鄉土却呈現着嚴肅、認真、舍弃的外貌。我們的鄉土是沉思的永恆的象徵，然而我們卻沒有思想。

“啊，韋姆蘭！美麗而光榮的韋姆蘭！”

他這樣說着，眼睛里噙着淚珠，聲音因為靈感而顫動。年輕的姑娘們驚訝地聽着他，也不免有些感動。她們很少猜到藏在光輝的玩笑和逗趣的外表之下的感情深度。

天色將晚，他們又爬進了乾草車，姑娘們簡直不知道朱利葉斯師傅是把她們送到哪兒去，後來他們卻是在埃克布的台階前停下了。

“現在我們進去，跳一場舞吧，姑娘們。”朱利葉斯師傅說。

食客們看見朱利葉斯師傅帽子上戴着枯萎的花環，乾草車里裝滿了姑娘，這樣地回來的時候，會怎麼說呢？

“我們該料到是姑娘們把他纏住了，”他們說，“要不然幾個鐘頭以前他就已經回來。”食客們記得朱利葉斯師傅這一次企圖离开埃克布已經是整整第十七次了；每過一年就有一次。現在

朱利叶斯师傅已经忘掉这一次和以前所有的好几次；他的良心重新又沉入了一年到头的沉睡中去了。

朱利叶斯师傅是个刚强的人。他跳舞非常轻快，打牌非常高兴。钢笔、铅笔和琴弓，在他手里都同样的运用自如。他有一颗易受感动的心，一张善说好话的嘴，一条能唱好歌的嗓子。但是他如果没有一个良心，像蜻蜓一样，每年只有一次，要从阴暗深处解脱出来，到白天的明亮和阳光的照耀下飞翔着生活几小时，那么这一切又有什么好处呢？

第十一章 石膏圣像

斯瓦兹茹教堂里外都是白色：墙是白的，讲坛、座位、走廊、屋顶、窗框、祭坛布——一切都是白的。斯瓦兹茹教堂里没有任何装饰，没有画幅，没有纹章。祭坛上只铺着一块白色亚麻布，上面竖着一个木十字架。然而它并非从来就是这样的。从前，屋顶上画着许多图画，还有许多石头和石膏的彩色圣像，站在这座上帝的屋子里。

许多年以前，斯瓦兹茹有一个艺术家，有一天，他站在那里抬头望着夏季的天空，望着片片白云在太阳面前飘过。他看见这些亮晶晶的早晨的白云，低低地在地平线上浮着，渐渐地愈堆愈高，最后升起来扑向高高的天宇。它们像船一样地扯起帆；它们像武士一样地举起旗。它们霸占了整个天空；它们遮掩在太阳前面。它们是不断地增大的怪物，变化着各种奇怪的形状。这儿是一只张牙舞爪的狮子；忽然它变成了一个涂脂抹粉的女人。那儿是一个张开手臂的巨人；忽然它躺下来化成了一只沉睡的

司芬克斯^①。它們有一些在赤裸的白色肉体上披着鑲金边的大氅；有一些在雪白粉嫩的臉頰上塗着紅色胭脂。有的是平原，有的是森林，有的是厚牆高塔的堡壘。這些白云就是夏日晴空的主人；它們充滿了整個藍色穹窿；它們一直升到太陽前面，把它遮住。

“啊，多么美丽啊，”文雅的艺术家里想，“假使飢渴的灵魂能够爬上高塔一样的山巔，被这些搖摆的船只一直带上去，越来越高！”

一剎那間，他明白了这些白云原来是裝載神聖靈魂的船只。

他看見了这些靈魂。他們站在这些大塊的飄浮着的云朵上，手里執着百合花，头上戴着金冠。空中充滿着他們的歌声。天使們展開强壮寬闊的翅膀圍繞着飛翔，來迎接他們。啊，那是什麼樣的一群人啊！云層散開了，他們也越來越看得清楚了。他們躺在云床上，像池塘里的水仙；他們裝飾着云朵，就像百合點綴着草地。云片一層一層地卷過，里面都滿載着穿銀白甲冑的聖靈，穿紫边大氅的天上歌手。

这位艺术家后来画了斯瓦茲茹教堂的屋頂。他想把夏天載着神聖靈魂上天堂的飛升的云朵在那里重現。那執筆的手很有力，但也相當僵硬，因此，云朵画得不像柔軟的輕霧似的山嶺，而像累累披垂的假髮的髮髻。那些聖者的形狀是出于畫家的想像，可是他現在想不起来了，因此就給他們穿上紅色的長袍，戴着硬挺的主教冠；或者黑色的大褂，戴着漿硬的綢領。他把他們画成大脑袋，小身体，還給加上手帕和祈禱書；他們的嘴里飛出拉丁文的句子。他還給那些他認為最偉大的聖者，在云片上面

① 司芬克斯：希臘神話中獅身人面的怪物。

圖上堅硬的木头椅子，以便他們舒適地坐着飛升到永生的境界去。

誰都知道，靈魂和天使從來不會在這個可怜的艺术家里面顯現過，所以，他未能把他們畫得非凡的美麗，也并不令人惊奇。有許多人還覺得這位好師傅的虔誠的工作做得出奇的精緻，因而激發了不少神聖的崇敬之情。這件作品對於我們，其實也是值得去看一看的。

但是，在食客們當權的那年，杜納伯爵把整個教堂粉刷了一下。於是屋頂上的圖畫毀壞了，所有的石膏聖像也都拿走了。

唉，這些石膏聖像啊！

有一個聖奧洛夫的像，頭盔上戴着王冠，手里執着戰斧，一個巨人跪在他腳下。講壇上有一個朱狄斯像，穿着紅外套藍裙子，一手執劍，另一手執一個沙漏，而不是提的亞述將軍的首級。有一個神秘的希巴女王像，穿着藍外套紅裙子，一條腿上長的是蹠足，手里滿捧着“希臘神諭集”。有一個聖古倫像，孤單地躺在唱詩班的長凳上，因為馬和龍都斷裂了。有一個聖克里斯多弗像，執着開花的木杖。還有一個聖埃里克像，穿着飄拂的錦緞大氅，執着王笏和戰斧。

這些聖像常常不是掉了王笏，便是掉了耳朵或手，需要修補擦拭。到教堂里來做禮拜的會眾很覺得麻煩，早就想丟掉它們。然而農民們是決不會來觸犯這些聖像的，如果沒有亨利克·杜納伯爵的話，因為搬走聖像的就是他。

杜納伯爵不去找他妻子回來辦理合法婚姻手續，却只想法使他的婚姻宣布無效，引起了許多人的憤慨。誰都知道，他的妻子離開他的家，只是為了不被折磨死而已。現在他仿佛要做一件好事，來贏回上帝的恩寵和人們的尊敬。因此他就重修了斯

瓦茲茹教堂。他把教堂里外都粉刷过，扯掉了屋頂上的画。他还和他的僕人把聖像搬到船里，沉进呂汶湖底。

他怎么敢伸手来碰这些上帝的伟人呢？

难道那只砍下霍罗芬斯^①脑袋的手里不再握着宝剑了吗？难道希巴的女王忘記了她那比毒箭还更致人死命的神秘学问了吗？聖奧洛夫，聖奧洛夫，老維京，聖古倫，杀龙的老手，那么，你們的丰功伟业就默默无声了吗！但是聖者并不願意用武力对抗他們的毀灭者，还是最好的。既然斯瓦茲茹的农民不肯花錢买顏料来画他們的衣服，替他們的王冠鍍金，就只好允許杜納伯爵把他們搬出去，沉在深不見底的呂汶湖里。他們不会再在那里站着，有損上帝的屋子的美觀了。

我想起了那只小船，滿載着聖像，在夏季八月的一个寂靜傍晚，慢慢地在呂汶湖上滑着。划船的人迟緩地扳着桨，不住地用胆怯的眼光向躺在船首船尾的奇怪乘客望一眼。杜納伯爵也在船里，但是他一点也不害怕。他一个个举起他們，抛进水里。他神色自若，深深地透着气。他觉得自己好像一个純粹福音主义教派的保护者。但是并没有奇迹为这些老聖像而出現，他們垂头丧气、默不作声地沉进了灭亡。

下一个星期日早晨，斯瓦茲茹教堂里外都白得耀眼。不再有聖像来扰乱沉思的安靜。善良的人們，只有用灵魂的眼睛，才能看見天堂的荣光和聖者的容貌。

但是，人們热爱的居住地方——大地，是綠色的，天空，是藍色的。整个世界是色彩鮮艳的。为什么教堂要是白色的呢？雪白得像冬季，赤裸得像貧穷，蒼白得像悲痛！它并不像冬日的森

① 霍罗芬斯，是尼布甲尼撒人的將軍，率軍進攻犹太，为犹太女子朱狄斯所杀。

林，有白霜耀人眼目；它也不像潔白的新娘，有珍珠花邊閃耀發光。這座教堂里外都是白色，粉刷得冷冰冰的，沒有一個聖像，沒有一幅圖畫。

那個星期日，杜納伯爵坐在唱詩班的一張飾花的安樂椅里，給所有的人看，給所有的人贊美。他，這個修補了旧長凳，毀掉了破聖像，在破窗戶上安了新玻璃，並且把整座教堂都粉刷了的人，現在是應該受人尊敬了。如果他希望平息全能的上帝的怒氣，那麼他尽自己所知地修飾了他的殿堂，這是理所應該的。他為什麼要因此受到人們的稱贊呢？

他，這個良心上毫不留情地冷酷的人，來到這裡時，應該跪下懇求教堂里的兄弟姊妹們，祈求上帝允許他進入這座聖殿。如果他像一個可憐的罪人那樣站在那裡，而不是妄自尊大地在唱詩班里坐着，因為要跟上帝和解而受人贊揚，也許更好一些。

等到禮拜完畢，最後一首贊美詩唱完，沒有一個人離開教堂，因為牧師要來向伯爵致謝辭。然而這件事永不會做得這樣過份。

這時，大門開處，那些老聖者回到教堂里來了；他們渾身滴着呂汝湖的水，沾着青苔和黃泥。他們一定是聽說這裡的人要對這個把他們從上帝神聖的屋子逐趕出去、沉進冰冷而銷溶的湖水的人歌功頌德一番了，因此，這些老聖者也要來參加這個盛會。

他們不喜歡湖水波浪的單調的漣漪；他們習慣於祈禱和贊美詩。他們在相信一切都是為了上帝的時候，他們就默不作聲，听憑事情進行。但是事實却並不如此。這裡，杜納伯爵妄自尊大、趾高氣揚地坐着，要在上帝的屋宇里受人崇拜，受人贊揚。他們不能容忍這樣的事情。因此他們從湖底的坟墓里爬起來，走

进教堂。所有的人一看就认出来。这是圣奥洛夫，帽子上戴着王冠；这是圣埃里克，穿着金锦缎的大氅；这是灰白的圣古伦和圣克里斯多弗；后面没有了，希巴女王和朱狄斯没有来。

然而等到人们从惊讶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一阵清晰可闻的耳语传遍了整个教堂：

“食客们！”

是的，当然是食客们。他们一言不发，走向伯爵，抬起他的椅子，扛在肩上，把他扛出教堂，放在外面的山坡上。

他们什么话也没有说，也不向两旁看一眼。他们不过是把杜纳伯爵抬出了上帝的屋子。抬了出来，他们就走了，走最近的路回到湖边去。

他们没有用强力，也没有浪费许多时间来解释。这是够明白的：“我们，埃克布的食客，有我们的主见。杜纳伯爵不值得在上帝的屋子里被赞扬，因此，我们把他抬了出去。谁愿意抬他进来，谁就去抬吧。”

但是没有人去抬他进来。牧师的谢辞也永远没有说出口。人们涌出了教堂；没有人不认为食客们做得很对。

他们想起了在鲍格这样残酷地受折磨的美丽年轻的伯爵夫人。他们记起了她对穷人多么慈善，她是多么和蔼可亲，谁看见她谁就得到安慰。

很可惜，这种胡闹的玩笑竟然闹到了教堂里来；但是牧师和会众都明白，要不是这样的话，他们也许对全能的上帝会闹出一个更大的玩笑哩。他们在这些误入歧途的老疯子面前，不禁感到羞愧。

“人们不作声，石头就一定说话。”他们说。

那天以后，亨利克伯爵就在鲍格待不住了。八月初一天黑

夜，一輛窗門密閉的馬車駛到宅邸的大台阶前。全体僕人們站在它周圍，瑪爾塔伯爵夫人緊裹着披巾，戴着厚面罩，走出屋來。伯爵扶着她，然而她還是不住地發抖。他們是花了很大力氣才說服她走過大廳，走下台阶來的。

終於她跨進了馬車，伯爵隨後跳了進去，車門砰地一聲关上，車夫趕起馬，飛馳而去。第二天早晨，喜鵲們醒來時，她已經走了。

從此以後，伯爵就住在遙遠的瑞典南部。鮑格莊賣掉了，轉了好幾次手。誰都喜欢這個地方，但是很少有人保有了它而得到快樂。

第十二章 上帝的旅行者

上帝的旅行者，倫那特上尉，在八月的一天下午，流浪到勃洛布旅館門口，走進了那里的廚房。他是一路回到他的家鄉，赫爾蓋薩脫去，那是在勃洛布西北面兩里路，緊靠着森林邊緣的地方。

倫那特上尉當時還不知道他會成為世界上一个上帝的旅行者。他就又要看見他的老家了，這使他心里充滿了歡欣。他曾經遭遇到一个不幸的命运；但是他現在已經到家，一切就都會好轉。他并不知道他會成為一个既不能在自己家里休息，又不能在自己爐邊烤火的人。

上帝的旅行者倫那特上尉，心情很愉快。他發現廚房里沒有人，就像个野孩子一樣閑蕩着。他抓起貓，拋在狗脑袋上，當時的火氣冲破了這兩個老伙伴之間的友誼，於是瞪着眼，張牙舞

爪地厮打起来，使他笑得震动了整座屋子。

旅館老板的老婆听见了鬧声，走了过来。她站在門口，看見这个人正在哈哈大笑，瞧着那对畜生厮打。她認識他，但是她上一次看見他的时候，他是坐在囚車里，手腕上銬着手铐。她記得很清楚。五年半以前，卡尔斯塔德冬季市集的时候，有窃賊偷走了省长夫人的首飾。許多指环，手镯，扣子，这位貴夫人的許多宝贝的东西——其中大多数都是传家宝和珍貴礼品——不翼而飞了。它們永远沒有找到。但是謠言到处流传，說赫尔盖薩脫的倫那特上尉就是偷东西的賊。

她永远不能明白这种謠言怎么会流传起来的。他是一个十分善良而可敬的人。他快乐地和妻子住在一起；那是他不多几年前带回家来的，因为他以前沒有能够結婚。难道他的薪金和他的田产沒有給他一个很好的收入嗎？什么东西能够引誘这样一个人来偷窃这些旧手镯和旧指环呢？而且使她更觉得奇怪的是，这样的一个謠言竟然会被人这样相信，这样証实，因此倫那特上尉被軍隊开除，丧失了軍銜，被判五年苦役。

他自己說，他曾到市集去过，但在听到窃案前就已离开了。他在大路上發現一个难看的旧扣子，就帶回家去給孩子們玩兒了。这个扣子是金的，就是被偷的东西中的一件；这就給他带来了灾祸。这都是辛特拉姆干的；他控告他，并且在判決时作証。看情形他仿佛要摆脱开倫那特上尉，因为过了不久，他自己也被法院传去审讯，原因是他查出，在一八一四年战争时私卖火药給挪威人。人們相信，他是害怕倫那特上尉来作証。現在既然倫那特上尉發生了这件事，无法作証，他就因为証据不足而开釋了。

她簡直不能把他看够。他的头髮已經灰白，背也弯了；他一

定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还保持着他那和善的脸容，愉快的精神。他还是她结婚的时候，领着她踏上祭壇，参加跳舞的那个倫那特上尉。她可以肯定，他还会在路上站住，跟遇见的每一个人聊上几句，给每个孩子一个銅子；他还会对每一个皺紋滿脸的老妇人說她越长越年輕漂亮了；他也还会站在一只木桶上，为那些繞着五月柱跳舞的人拉琴。

“你好，卡琳大娘，”他开口說，“你怕看見我嗎？”

他是特地到这里来打听家里的情况的；他家人是不是在盼望他。他們一定知道他已经做完了这些年的苦役。

旅館老板的老婆把最好的消息告訴他。他的妻子像个男人一样地工作。她新从地主手里租下了田庄，一切都很順利。孩子們都很健壯，看見他們就使人喜欢。他們当然在盼望着他罗。他的妻子是一个剛强的女人，她心里想的从来不说出口来，但是她知道，当他不在家的时候，誰也不准使用倫那特上尉的飯匙，坐上倫那特上尉的椅子。今年春天以来，她每天都要到勃洛布山崗頂上的山岩上去，眺望前面的大路。她并且为他准备了新衣服，手織的土布衣服，差不多完全是她亲手做的。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她是在等待着他回家的，虽然她什么也不說。

“那么，他們不相信那件事嗎？”倫那特上尉說。

“是的，上尉，”这个农妇回答，“誰也不相信那件事。”

于是倫那特上尉不能再耽擱了；他急于要回家去。

然而他刚走到門口，便遇到了几个老朋友。埃克布的食客們正到旅館里来，因为辛特拉姆邀請他們到这里来庆祝他的生日。他們一看见这个罪犯，毫不犹疑，立刻就和他握手，欢迎他回家来。甚至辛特拉姆也这样做了。

“亲爱的倫那特，”他說，“你不觉得在这一切事情中，上帝自

有其道理在嗎？”

“難道你以為我不知道，”倫那特上尉嚷道，“並不是上帝把你從斷頭台上救下來的嗎？”

其他的人都笑了。但是辛特拉姆一點也不生氣。人家說到他和魔鬼打的交道，他只有高興。

是的，他們把倫那特上尉拉著一起進去，為了歡迎他而乾一杯；完了，他就盡管走他的。然而這一喝卻喝壞了。他已經五年沒有喝這種烈性的東西了；也許他是一整天沒有吃東西，長途跋涉已使他疲勞不堪。結果，他喝了兩杯之後，就完全昏亂了。

食客們使他到了神志不清的地步之後，還一杯接一杯地灌他。他們這樣做倒並沒有什麼惡意，而是對他的好心，因為他已經五年沒有嘗過任何好東西了。

平時他是一個頭腦最清楚的人。這也很容易明白他本來沒有意思要喝醉；他得回家去，回到妻子兒女那里去。但是他卻躺在酒吧間的長凳上睡着了。

當他這樣神志模糊地躺在那里的時候，古斯泰拿了一塊木炭，一點兒橘汁，塗在他的臉上。他把他的臉畫成一個囚犯的模樣；他覺得這是對一個剛從監獄里出來的人最適合的了。他替他畫上黑眼圈，鼻子上畫一長條大紅疤，把他的頭髮糾結成絡，膠在前額上，還把他整個的臉塗了一通。

他們把他取笑了一會，然後古斯泰想替他洗乾淨。

“讓他去，”辛特拉姆說，“他醒來了可以自己看看。這會使他高興。”

因此他們就讓他去了，也沒有再想到他。他們吃喝了一整夜，到天明時才散。他們頭腦里只有酒，不再有什麼知覺了。

問題是他們把倫那特上尉怎麼辦。“我們送他回家去，”辛

特拉姆說，“他的妻子会多么快乐啊！看見她快乐就是一种乐趣。我一想到就感动。讓我們送他回家去！”

他們全被这种想法打动了。天哪，她会多么快乐啊！

他們把倫那特上尉搖醒，架起他，放进睡眼朦朧的馬夫們早就赶来等候着的馬車里。于是这一大群人就向赫尔盖薩脫駛去。有一些人还半睡半醒，几乎翻出車来；有一些人一路唱着歌，保持清醒。他們看来不比一群游民好些，两眼无神，脸庞發肿。

最后他們到了目的地。他們把車馬留在后院，用稍帶点兒庄严的步伐向台阶走去。貝倫克房齐和朱利叶斯两人挾住倫那特上尉，扶着他走。

“打起精神来，倫那特，”他們对他說，“你到家啦。你不看見你已經在家里啦？”

他睜开眼睛，几乎醒了。他們这样伴送他回家，使他很感动。

“朋友們，”他在他們大家面前站住这样說，“我問过上帝，朋友們，为什么有那么多祸事临到我的头上。”

“閉嘴，倫那特，不要說教！”貝倫克房齐嚷着說。

“讓他說，”辛特拉姆說，“他說得很好。”

“我問过上帝，但是不明白。現在我明白啦。他要向我显示，我有的是什麼朋友，送我回家，来看我和我妻子的团圓之乐的朋友。我的妻子在等着我。五年的痛苦跟这比較起来算得什么呢！”

于是坚硬的拳头就嘭嘭地敲起門来；食客們沒有功夫再听下去了。

屋子里騷动着，使女們惊醒了，穿起衣服，往外张望，但是她

們不敢開門讓這群人進來。最後，門門拉開，上尉的妻子親自開門出來。

“你們有什麼事？”她問。

貝倫克房齊回答說：

“我們送你丈夫來啦。”

他們把倫那特上尉推向前來。她看着他喝得爛醉，臉貌像個拳擊家，搖搖晃晃地走近來，背後是一群顛顛倒倒的醉漢。

她退後一步；他却伸出雙臂隨着往前跨了一步。“你離開我的時候是一個賊，”她喊道，“回家來的時候卻成了個流浪漢！”說完就轉身走進去。

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想隨着她進去，但是她卻當胸打了他一拳。

“你想我會要你這樣的男人來做一家老小之主嗎？”

砰的一聲，門關上了，而且上了鎖。

倫那特上尉扑到門上，使勁搖撼。

食客們忍不住，開始哈哈大笑起來。他對妻子那麼有把握，而現在她却根本不要他。他們覺得這實在可笑。

倫那特上尉聽見了他們的笑聲，回身向他們沖去，揮拳要打。他們跑着，逃進馬車；他在後面追趕。但是急忙中他絆在一塊石頭上，摔了一交。他爬了起來，卻不再向前追趕。在昏亂中他突然有了一個念頭：這個世界上，沒有哪一件事情不是由於上帝的意志而發生的；從來沒有。

“你要引導我到哪兒去呢？”他說，“我是一根羽毛，被你的氣息吹來吹去。我是你的玩物。你要送我到哪兒去呢？為什麼你要把我關在我家門之外？”

他離開了他的家，相信這是上帝的意志。

太阳升起的时候，他站在勃洛布山崗頂上，俯视着下面的山谷。啊，山谷里的穷人还一点不知道他們的救星已經临近。还没有一个母亲高举起怀里的孩子，等他走来时讓孩子看他。那些茅屋都是肮脏而杂乱，烏黑的爐灶掩藏在芳香的杜松之下。人們还不是以奋發的勤劳在田地里劳动，所以他的眼睛还不会因为看見了茁壯的庄稼和整齐的沟渠而充滿喜悅。

唉，从他所站的地方，他那愁悶的眼睛看見了旱灾的蹂躪，庄稼都已枯萎，人們好像根本没有想到替来年的耕作准备好土地。他望着青青的山岭，早晨鮮明的阳光在那上面显示了森林野火經過后留下的焦黑的地段。从許多細微的現象，从倒塌的篱笆，从車回家去鋸断的小量木柴，他明白了，人們并不关心自己的工作，飢荒已經到来；他們从冷淡和酗酒中寻求安慰。

倫那特上尉在勃洛布山崗上站着，他开始想到，也許上帝需要他；召喚他回家的，并不是他的妻子。

食客們不能完全明白他們犯了什么錯誤；辛特拉姆悶声不响。倫那特上尉的妻子大受邻居們的責备，因为她对待这么好的一个丈夫，未免太驕傲了。人家說，誰想在她面前談到他，立刻会被她阻止；祇要提到他的名字，她就受不住。倫那特上尉自己却一点不想办法改变她的想法。

一天以后。

一个老农民躺在床上，已近弥留；他已經塗过臨終的聖油，他的力量已經消失；他必定要死亡。

他像一个要出發长途旅行的人一样焦急不安；他吩咐把他的床从厨房搬到臥室，又从臥室移回厨房。人們憑着这一点，比他那喉头深沉的格格声和逐漸黯淡下来的眼光，更能明白他的死期已經到了。

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和他的僕人，都站在他周圍。他一生幸運、富裕、受人尊敬；到臨死的時候也沒有被人舍弃。這老人談著他自己，彷彿站在上帝面前一樣；周圍站着的人嘆着氣，說着是，證明他談的都是事實。

“我是一個勤勞的工人，好心的主人，”他說，“我愛我的妻子像我的右手。我沒有讓我的孩子不受教育不受照顧地成長。我不喝酒；我不曾擴展我的地界；我不曾強趕我的馬上山；我不曾讓母牛冬天挨餓；我也不會讓羊群夏天不剪毛而受罪。”

他周圍的僕人們哭泣着，像回聲似地重復說：“他是一個好心的主人。他不曾強趕着馬上山；也不讓羊群夏天不剪毛而出汗。”

但是誰也沒有注意，有一個窮人從門口走了進來，乞討一點東西吃。他默默地站在門邊，也聽見了這垂死的人所說的話。

於是這臨終的人又說：“我開發了森林，疏乾了草地。我用犁耕出了筆直的田溝；我得到了比我父親那時候多三倍的收成，蓋了大三倍的谷倉。我用發亮的銀幣做了三只大銀杯，而我父親却只做了一只。上帝會在天堂里給我一個好位置。”

“上帝會好好地接待我們的主人。”僕人們說。

站在門口的人聽見了這些話；他已經做了五年上帝的玩物，不禁心里充滿了恐懼。

他走到病人前面，抓住了他的手。

“朋友，朋友，”他說，聲音戰栗着，“你有沒有考慮過你立刻就要看見的這個上帝是誰？他是一個偉大的上帝，一個可敬畏的上帝。大地是他的牧場，風暴是他的馬匹。浩瀚的天宇在他腳步重压下搖動。而你卻要站在他面前說：‘我耕了筆直的田溝；我播種了黑麥；我砍伐了樹木。’你要在他面前夸贊自己，把自己

和他相比嗎？你不知道你將要到那天國里去的上帝是多麼偉大。

“不要拿大話到你上帝面前去！”旅行者繼續說，“人世間的偉人就像他谷倉里拋出來的一根稻草。他一天的工作是製造陽光。他挖開大海，堆起山嶺。在他面前彎下腰來！躺倒在你主人，你的上帝腳下的塵土上！像孩子一樣抓住他的衣邊，懇求他保護吧！在你的創造主前面自己謙卑些吧！”

垂死的人的眼睛大睜着一動不動，他的手緊合着，但是臉上容光煥發，喉頭的格格聲也停止了。

“靈魂，靈魂，”那人喊着說，“就像你現在在你最後的時刻向上帝表示謙恭一樣的確實，但願他也把你像孩子一樣抱在胸前，帶你進入天國的榮光。”

老人嘆了最後的一口氣，死了。倫那特上尉低下頭來，祈禱著。房間里每一個人都深深地嘆息著，禱告著。

他們抬起頭來，看見老農夫寧靜地躺著。他的眼睛仿佛還在反照天上幻景的光華，他的嘴微笑着，他的臉十分美麗。他已經看見了上帝。

“他已經看見了上帝。”兒子說，閉上了死者的眼睛。

“他看見天堂開啓了。”孩子們和僕人們哭着說。

他的年老的妻子把手放在倫那特上尉的手上。

“你幫助他克服了惡，上尉。”

· 是這個時刻把倫那特上尉驅使到人民中間來的。否則他就會回到家里去，讓他妻子看看他的真正面目；但是從這時候起，他就相信上帝是需要他的了。他成為上帝的旅行者，來幫助窮苦無告的人們。災難是深重的，對於有許多痛苦，清醒的頭腦和仁慈的照料要比黃金和權力更有幫助。

有一天，倫那特上尉來到住在葛立泰懸崖附近的貧苦農民中間。他們的災荒十分嚴重；馬鈴薯吃完了，黑麥因為沒有種籽，無法播種。

於是倫那特上尉駕一條小船，划過湖，到了福爾斯，要求辛特拉姆給他們黑麥和馬鈴薯。辛特拉姆很好地接待他，帶他到谷物滿倉的谷倉里去，帶他到貯藏着去年收穫的馬鈴薯的地窖里去，並且讓他把他帶來的大小口袋全都裝滿了。

但是辛特拉姆一看見他的小船，覺得裝這麼多東西未免太小。他把所有的糧食口袋搬到一只大船里，叫他的一个僕人，大汉蒙斯，划過湖去。倫那特上尉只划着空船在后面跟着。

他总算赶上了蒙斯；因為蒙斯強壯得像個巨人，而且又是划船好手。倫那特上尉一路划過美麗的湖面，一邊坐着夢想；他在想着這些種籽的奇特命運。它們將被撒在石塊和殘梗之間的黑土中，但是它們會在荒野上發芽生根。他想着那柔嫩淺綠的新芽怎樣鋪滿了大地，最後，麥穗里又怎樣長着飽滿甜味的麥粒，於是鐮刀過來，麥秆倒下，連枷在它們身上轟响，磨坊又把麥粒磨成了面粉，面粉又烤成了麵包——啊，他前面那條船里的麥子，可以使多少飢餓的人心滿意足啊！

辛特拉姆的僕人在葛立泰人的碼頭上了岸，許多飢餓的人搶下船來。

於是那個人照他主人的吩咐，對大家說：

“我主人給你們送麥芽和谷子來啦，農民們。他聽說你們沒有白蘭地。”

人們都發了狂似地沖下船去，涉到水中，去搶那大大小小口袋的糧食。然而這決不是倫那特上尉的原意，現在他自己到了；他看見人們干的事，不禁大為震怒。他是想把馬鈴薯做糧食，把

黑麦做种籽的，他根本不曾要麦芽。

他呼喚人們，叫他們放下口袋，但是他們誰也不听。

“但願黑麦在你們嘴裡變成沙子，馬鈴薯在你們喉頭變成石塊！”他怒氣沖天地喊着，因為人們已經拿走了麦子。

倫那特上尉仿佛真是製造了一個奇蹟。兩個婦女正在打架，搶奪一口袋糧食；她們把口袋撕破了一個洞，發現裡面只是沙子。那些扛起馬鈴薯口袋的男人，也覺得重得要命，好像裡面裝的是石塊。

裡面都是沙子和石塊，而且只是沙子和石塊。人們默默地站着，對這個來到他們面前的上帝奇蹟的創造者，滿懷恐懼。倫那特上尉自己，一時也惊呆了。只有蒙斯在張着嘴笑。

“回家去吧，你這家伙，”倫那特上尉說，“趁農民們還不知道這些口袋里原來裝的就是沙子石塊；否則我怕他們會沉了你的船。”

“我不怕。”那人說。

“快滾！”倫那特上尉說，聲調那麼緊迫，他只好走了。

於是倫那特上尉告訴大家，說辛特拉姆欺騙了他們，但是他們什麼也不相信，只相信是發生了奇蹟。這件事情很快地傳了開去；由於人們非常喜愛超自然的奇事，因此一般都認為倫那特上尉能夠創造奇蹟。他在農民中間獲得很大威權，他們都稱他為上帝的旅行者。

第十三章 墓地

八月一個美麗的傍晚，呂汝湖上水平如鏡，薄霧籠罩着群

山；这是个凉爽的傍晚。

白鬍子上校貝倫克房齊，身材矮小而強壯，像個犍角家，外衣口袋里裝着一副紙牌，來到湖岸，坐進一條平底船里。和他在一起的，是安德斯·富賈上校，他的老同袍；還有小路斯德，吹笛手，曾經在伐姆蘭的輕騎兵里當過鼓手，許多年來，一直以朋友和僕人的雙重身份，跟隨着上校。

湖的對岸，就是墓地。這是斯瓦茲茹教區的被廢棄的墓地。裡面稀稀落落地站着些歪倒的、格格作響的鐵十字架；遍地都是小丘，像沒有耕種過的草地；還長滿了茅草和蓬蒿，這是種在那裡提醒人們注意，沒有人的一生和別人是相同的，都和草葉一樣，變幻不定。那裡沒有細石小徑，沒有遮蔭的大樹，只有一個不知名的老牧師墓上，有一株高大的菩提樹。一道草草砌就的高牆，圍住了這片可憐的土地。這個墓地荒涼而可憐，像守財奴的臉一樣丑陋；這個守財奴的臉就是由於被他剝奪了幸福的人們的悲嘆而枯萎下來的。然而長眠在這裡的人，那些在贊美詩和祈禱聲中埋進神聖的泥土中去的人，卻都是有福的。去年死在埃克布的賭徒阿基龍，就不得不葬在牆外。這個人，從前那麼高傲，那麼彬彬有禮，既是個勇敢的武士，大膽的獵人，又是個把運氣攏在自己手裡的賭徒，最後終於消耗光了一切他掙來的，他妻子積蓄下來的，傳給子女的財產。許多年以前，他就拋開了妻子兒女，到埃克布來當一個食客過活。去年夏天的一個傍晚，他賭掉他們賴以為生的那塊土地。於是他寧可不付賭帳，而槍殺了自己。但是自殺者的屍體是只能葬在這片可憐墓地的長滿青苔的牆外的。

他死后，食客們只剩下十二個了；也沒有人來填補這第十三個的空位——來填補的只有聖誕節前夜從爐灶里爬出來的魔

鬼。

食客們發現他的命运比他的先輩更為悲苦。當然，他們知道他們之中，每年必須有一個人要死去。這又有什么害處呢？食客們也許不會老。如果昏花的目光分不清紙牌，如果顫抖的手舉不起酒杯，人生對他們有什麼意義，他們對人生又有什麼作用呢？然而像條狗似的埋在墓地牆外，那里上面遮蓋着的草皮要被吃草的羊群踐踏，被鏟子犁頭弄傷，不會安穩地生長；那里過路的人不會放慢腳步；那里嬉戲的孩子們也不會壓低他們的笑鬧聲——長眠在那里，等到最後裁判的日子，天使吹起喚醒地下死者的喇叭時，也會被石牆挡住而聽不見——啊，怎麼能在那里長眠！

貝倫克房齊划着船，橫過呂汶湖。傍晚，他在我夢幻中的湖上經過；我夢幻中的湖，我在它岸邊看見神仙在遨遊，從它深處升起我魔法的王宮。他在拉貢的礁石邊划過；那里，松樹直接從水里長起，生根在低低的圓形淺灘上；那里，倒塌的維京人堡壘廢墟還留在小島頂上。他在鮑格地角的松林下划過；那里，有一株老樹還在半空中挂着，粗大的樹根扎在岩石縫里；那里，捕住了一隻力大無比的熊；那里，古老的土墩和墳墓証明了這個地方經歷的滄桑。

他划到地角的另一邊，在墓地下面離船登岸，然後走過一片屬於鮑格伯爵的收割過的土地，走向阿基龍的墳墓。

到了那里，他彎下腰，用手輕拍墓上的草，仿佛一個人撫摸病在床上的朋友身上蓋的毯子。然後他拿出一副紙牌，在墓旁坐下來。

“他，約翰·弗里特立克，在這兒外面多么孤獨啊。他一定很想打一會牌。”

“这么一个好人埋在这里，简直是罪恶，是耻辱。”伟大的猎熊者安德斯·富煦说着，在他旁边也坐了下来。

然而那个吹笛子的小路斯德，一双小红眼睛里却掉下泪珠，声音哽咽着说：

“除你而外，上校，除你而外，他是我所認識的最好的人了。”

这三位好先生坐在坟墓周围，严肃而热誠地打着牌。

我看看世界上，看見了許多坟墓。有些里面长眠着世界上的伟人，身上压着重重的大理石。葬礼进行曲在他們上面轟响；旌旗垂倒下来，复在他們的墓上。我也看見十分为人所爱的人的坟墓。被泪珠沾湿，被亲吻撫爱过的鮮花，輕輕地供在它們的草皮上。我也看見被遺忘的坟墓，妄自尊大的坟墓，潦草的浮厝，以及其他說不上名目的埋葬之所；但是我从未看見过紙牌里的賈克和帽子上挂着小鈴的小丑，可以用来欢娛躺在坟墓里的人的。

“約翰·弗里特立克贏了。”上校驕傲地說，“难道我不知道嗎？是我教他打牌的。是的，現在我們三个死了，只有他一个人活着。”

于是他收起牌，站起来，往回走，其余的人跟着，回到埃克布。

但願那个死者能够知道而且觉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忘掉了他，或者他那样被摒弃在外的坟墓。

狂野的心對他們所爱的人表示一种奇特的尊敬；但是这个长眠在墙外的人，这个尸身不准埋在神聖的土地里的人，他應該高兴，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丢弃了他。

朋友們，孩子們，等我死的时候，我肯定会被埋在墓地里，和我祖先的坟墓在一起。我不会剥夺我家里賴以为生的财产，我

也不会举起手来结束我自己的生命，然而我绝对不会获得这样的一种爱，绝对不会有人像食客們对待这个罪犯一样地对待我。决不会有人在傍晚太阳落山后，死者的花园里寂寥而凄凉的时候，来拿一副五颜六色的紙牌放在我这只剩枯骨的手指中的。

甚至也不会有任何人，为了使我更喜欢些——因为我对打牌没有太大兴趣——拿了琴和弓来，使我在朽坏的塵土上浪蕩的灵魂，可以在音乐的旋律声中得到撫慰，仿佛在閃光的水波上的天鵝一样。

第十四章 古老的歌

八月末一个宁靜的下午，瑪麗安娜·辛克萊坐在她房間里，整理她的旧信和文件。

她的周围都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大皮箱和包鉄皮的箱子都拖进了房間。椅子上沙發上堆滿了她的衣服。櫥樓上，衣櫥里，以及肮脏的抽屜柜里，所有的东西都取了出来；有閃光的綢緞和麻布，需要擦亮的首飾，还有披巾皮貨等等，得检查挑拣一番。

瑪麗安娜在准备出發长途旅行。她不知道还会不会回老家来。这是她生命中的一个轉折点，因此她燒毀了一大堆的旧信和旧日記；她不願意被过去的記錄拖累着。

她在那兒坐着，發現了一卷旧詩。这是抄录的古老歌謠；小时候她母亲常唱給她听。她解开捆扎的繩子，开始讀起来。

她讀了一会兒，凄凉地微笑着；这些古老的歌說的是奇怪的道理。

不要相信幸福，不要相信幸福的外表，也不要相信玫瑰。

“不要相信笑，”它說，“瞧，那可愛的姑娘伏爾堡格坐在一輛金馬車里，嘴上挂着微笑，但是她的心里却痛苦得仿佛馬蹄車輪都壓上了她生命的幸福一樣。”

“不要相信跳舞，”它說，“許多雙腳輕妙地在光滑的地板上迴旋，然而心卻像鉛一樣沉重。”

“不要相信嬉笑，”它說，“許多人滿臉嬉笑地去赴宴，心底里却苦惱地渴望着死。”

那麼相信什麼呢？相信眼淚和悲哀！

悲哀的人能夠強作笑容，而快樂的人卻不能哭泣。

然而快樂也只是悲哀所偽裝，世界上只有悲哀是真實的。

她走到窗畔，望着花園；花園里，她的父母正在那里散步。他們在寬闊的園徑上來回走着，閑談一切眼前看見的東西：花草飛鳥等等。

“瞧，”瑪麗安娜說，“那兒有一顆心，由於悲哀而嘆息着，因為它以前從來沒有這麼幸福過。”

她突然想起，也許一切事情的確全靠自己本人，悲哀和快樂也得靠對於事物不同的看法而定。她自問，這一年她自己是在快樂還是在悲哀中度過的。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曾經有過一段痛苦的日子。她的靈魂有了罪過。她在深深的羞愧中幾乎抬不起頭來見人。她回到家裏的時候，她曾經對自己說，“我決不對父親懷恨。”但是她的心卻不同意。“他使得我受了這樣致命的痛苦，”它說，“他分开了我所愛的人，他動手打我母親，使我悲痛欲絕。我對他沒有惡意，但是我見他害怕。”然後她注意到，當她父親在她身旁坐下時，她得勉強自己，坐著不動；心里急着要從他身邊逃開。她試着控制自己，像平常那樣跟他說話，而且幾乎經常跟他說話。她能夠克服自己，然而

却痛苦得难以忍受。結果她厭惡起他所有的一切來：他那粗暴高亢的說話聲，他那沉重的腳步聲，還有他那肥大的雙手。她對他沒有惡意，但是她只要接近他，就會產生恐懼和抗拒的感覺。她那被壓抑的心在反抗。“你不讓我愛，”它說，“可是我到底是你的主人；你終將含恨而死。”

她是一個習慣於觀察自己一切內心活動的人，因此，她知道得很清楚，這種嫌惡怎樣越來越強，怎樣一天天地增長。同時，她仿佛要永遠被束縛在家里一樣。她知道，她最好是跑出去，到人們中間去，但是自從她病了以後又辦不到。這個情況是永遠不會好轉的。她受的折磨只會越來越深，直到有一天，她的自制被冲破，她會冲到父親面前，把自己心裡的痛苦給他看，於是就發生了爭吵和不幸。

春天和初夏就這樣過去了。七月里，她和亞特林男爵訂了婚，為了要自己有個家。

一個晴朗的下午，亞特林男爵騎着一匹駿美的馬，奔到屋前。他的驪騎兵制服在陽光下顏色十分鮮艷；他的馬刺，長刀，腰帶都熠熠發光，更不用說他自己那容光煥發的臉和含笑的眼睛了。

邁爾柯亞·辛克萊在台阶上等着，他一到就迎上前去歡迎。瑪麗安娜正坐在窗前縫紉；她已經看見他來到，現在聽見了他對她父親說的每一句話。

“你好，光明先生！”邁爾柯亞喊道，“你多麼漂亮！你不是出來求婚的吧？”

“不對，不對，叔叔，我正是出來求婚的。”他笑着回答。

“你不怕難為情嗎，孩子？你拿什麼來養活妻子呢？”

“什麼也沒有，叔叔。要是我有点什麼，我就永遠不結婚了。”

“你是这么說嗎，你是这么說嗎，光明先生？但是你那件漂亮制服——你有足够的錢买来嗎？”

“賒来的，叔叔。”

“还有你騎的馬，我可以对你說，值一大筆錢呢。你从哪兒得来的？”

“这馬不是我的，叔叔。”

这太过分了，超过了迈尔柯亚所能忍受的。

“上帝保佑你，孩子，”他說，“你的确需要有一个有点家財的妻子。如果你能贏得瑪麗安娜，就娶了她。”

因此，亚特林男爵甚至还未下馬，他們之間的一切情形就已經弄明白了。然而迈尔柯亚很明白自己干的是什麼，因为亚特林男爵是一个漂亮的家伙。

于是求婚者到了瑪麗安娜面前，馬上說出了他的目的。

“啊，瑪麗安娜，亲爱的瑪麗安娜，我已經跟叔叔談过。我十分願意娶你做我妻子；你答应了我吧，瑪麗安娜。”

她已經明白了真相。他的父亲，老男爵，受了別人的騙，又买了几处废矿。老男爵一生总是买废矿，可是从来不曾在里面挖到什么东西。他的母亲十分焦急，他自己欠了債；現在他来向她求婚，就是要借此挽救他的世代相传的老家，和他自己的驕騎兵制服。

他的老家是海德布；坐落在湖对岸，几乎正对着勃揚尼。她和他很熟悉；他們是同年紀的友伴。

“你还是嫁給我吧，瑪麗安娜。我的生活如此潦倒；我騎的是借来的馬，还付不出鞍韁的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只得辭职，然后自杀。”

“但是，亚特林，这会是怎样的一种婚姻呢？我們相互之

間一點愛情也沒有。”

“噢，講到愛情，我根本不管這種無聊東西。”他這樣解釋說，“我喜歡騎匹好馬，出去打獵，而且我不是食客，我是個工作者。我祇要能夠弄到一些錢，我就可以經營家里的田莊，讓我的母親安度殘年，我就幸福了。我要辛勤耕種，因為我喜愛工作。”

他用誠懇的眼睛望着她；她知道他說的是真心話，他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她和他訂婚，主要是要離開自己的家，但是也因為她一向很喜歡他。

然而她永遠不會忘記八月那天傍晚他們宣布訂婚後的一個月——這是一段瘋狂的日子。

亞特林男爵一天比一天憂郁，一天比一天沉默。他經常到勃揚尼來，有時候一天來幾次，但是她不能不注意到他是多么郁郁不歡。跟別人在一起，他還能開玩笑，但是跟她，他却不可能，總是沉默，煩悶。她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要他相信和一個難看的女人結婚，這不是容易的事。她究竟多么難看，誰也沒有她自己明白。她曾經向他表示，她不需要任何撫愛或調情。然而，他一想到她是他的妻子，就使他受盡折磨，而且似乎一天比一天更甚。他有什麼顧慮呢？他為什麼不解除婚約呢？她曾經給過相當明白的暗示。她沒有別的办法。她的父親對她說過，她已經訂了婚，她的名譽不能再受任何危險。因此，她輕視着他們兩個人，無論如何彷彿還是離開他們的好。然而，在盛大的訂婚宴會舉行之後不幾天，發生了一個突然而奇怪的变化。

勃揚尼莊台階前面，有一塊大石頭，使人十分討厭而麻煩。馬車在它上面翻身，馬匹和行人在它上面摔倒，提着沉重牛奶罐的使女絆在它上面，潑翻了牛奶。但是這塊石頭還是留在那里，

因为它已经躺在那里那么多年了。辛克莱父母在世的时候它就在那里，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在勃扬尼盖房子呢。他并不觉得有什么理由要把它搬开。

八月末有一天，两个使女抬着一只沉重的木桶，绊在石头上摔倒了，受了很重的伤，因此，对这个石头憎嫌的感觉又强烈起来。

一天清早，迈尔柯亚出去散步了，然而八点九点之间，雇工们还都在屋里，古斯姐妹太太就叫了几个雇工来，挖掉这块大石头。

他们拿着铁撬和锤子，使劲挖着撬着，终于把这个捣蛋鬼从窠窿里掘了起来，然后把它抬到了后院里去。这个工作需要六个人。

这块石头还刚刚抬起来，迈尔柯亚就回家来了。他当然大为震怒。他想，这不再是同一的地方了。谁敢移动这块石头？是古斯姐妹太太吩咐的。这些女人没有心肠。难道他的妻子不知道他喜欢这块石头吗？

于是他直接走到石头那里，举起它，搬过院子，到它原来躺着的地方，抛下它来。这是一块六个人都几乎举不起来的石头。整个伐姆兰对这件事情都大为称赞。

当他搬着石头走过院子时，玛丽安娜正站在饭厅窗边看着他。这个力大无穷的可怕的人，就是她的主人——一个不讲情理、脾气乖张的主人；他祇顾自己高兴，不顾任何别人。

她们正在吃早餐，她手里拿着一把切肉用的餐刀。不知不觉地她把刀子举了起来。

古斯姐妹抓住了她的手腕。

“玛丽安娜！”

“什么事，母亲？”

“啊，瑪丽安娜，你的脸色那么难看！我吓了一跳。”

瑪丽安娜看着她。她是一个瘦小、干瘪的女人，刚满五十就已经頭髮灰白，滿臉皺紋。她像条狗一样地爱主人，一点也不記着受到的拳打脚踢。通常她总是脾气很好，但是給人一种憂郁的印象。她像海边一株被風暴扫蕩着的树；她从来不曾安靜地生长过。她学会了用卑鄙的欺騙手段，需要的时候就撒謊，而且常常为了要避免遭到辱罵而做得更加愚蠢。在一切事情上，她总是丈夫的工具。

“如果父亲死了，你会十分悲伤嗎？”瑪丽安娜問。

“瑪丽安娜，你在生你父亲的气。你总是生他的气。既然你有了一个新的未婚夫，为什么不能把一切忘掉了呢？”

“啊，母亲，这不是我的錯。我能不对着他战栗嗎？为什么我要管他呢？你不看見他是怎样的人嗎？他狂暴，他粗野，他折磨你，使你永远成为这样衰老。为什么他是我們的主人？他的行为像一个疯子。为什么我要尊敬他爱他？他不是善良的，不是仁慈的。我知道他孔武有力，他随时都可以把我們打死。他一高兴，就可以把我們赶出門去。难道这就是我应该爱他的理由嗎？”

这时候，古斯姐太太变成了以前从来不曾有过的模样，她又获得了力量和勇气，說出了有力的話。

“你必须小心，瑪丽安娜。在我看来，几乎去年冬天你父亲把你赶出門去是对的。你会看到你将要因此而受到懲罰。瑪丽安娜，你要教會自己忍耐，不要怀恨，教會自己受苦，不要报复。”

“唉，母亲，我是多么不幸啊！”

忽然之間，她們聽見前廳里有什么東西沉重地倒下的聲音。

她們永遠不曾弄清楚，究竟是邁爾柯亞·辛克萊站在階梯上，從敞開的飯廳門口聽見了瑪麗安娜的話呢，還不過是用力過度而使他突然暈倒的。她們跑出來時，發現他已經失去知覺，躺在地上。她們從來不敢問他什么原因。他自己也從來沒有表示他聽見過什么話。瑪麗安娜從來不敢把自己不由自主地替自己進行了報復的想法說出口。然而，當她看見自己的父親躺倒在階梯上，而也就是在這個她開始憎恨起自己的父親的階梯上，就不禁把心裡的苦楚一掃而空。

他不久就恢復了知覺；安靜地休息了幾天之後，他又跟以前一樣了——然而也不完全一樣。

瑪麗安娜看見她的父母一起在園子里散步。現在總是這樣了。他從來不獨自出去，嘰嘰咕咕地對客人或對一切把他和他妻子分開的東西抱怨了。老年已經降臨到他的身上。他不能自己再寫一封信，他的妻子得幫助他。他從來不單獨決定任何事情，一切都要問她，由她決定。他也總是很和氣，很親熱。他注意到自己發生的變化，注意到他的妻子多麼快樂。“她現在很好啦。”有一天，他指着古斯姐娃太太對瑪麗安娜說。

“啊，親愛的邁爾柯亞，”古斯姐娃太太喊着說，“你很明白，我寧願你再強壯起來。”

而她也真正是有著這個願望的。講到他當年身強力壯時候的事，她便非常高兴。她講到他怎樣在騷亂和狂歡中堅貞自守，跟任何埃克布的食客一樣；怎樣正當她以為他在瘋狂中會揮霍掉土地房產的時候，他却辦了好事情，賺了許多錢。瑪麗安娜知道母親雖然常常抱怨，心裡却很快樂。一切都屬於丈夫，她就很滿足。他們兩人看來都衰老了，都沒有到年齡就衰老了。瑪麗

安娜覺得自己能夠看到他們將來的生活，他會逐漸地衰老、衰老下去，別的打擊會使他更無能為力，而她則會一直照顧着他，直到死亡把他們分開。但是結局還很遙遠，古斯姐娃太太還可以安靜地享受一個時期幸福生活。一定會這樣的，瑪麗安娜想，生命應該給她一些補償呢。

對於她，一切都好轉了。再沒有煩心的絕望逼使她結婚，去得到另一個主人。她那創傷的心也獲得了寧靜。她得承認，她現在是比以前更真誠、更富有、更高貴的一个人了；已經發生的事情她怎麼能夠要它沒有發生呢？難道真的一切痛苦都是好的嗎？一切事情都能變成幸福嗎？她開始考慮到一切好事情，能夠幫助她培養更高一級的品性。那些古老的歌是不正確的。悲哀並非唯一存在的東西。現在她要走進世界，尋找一個需要她的地方。如果她的父親還是他從前的老脾氣，他是不会允許她解除婚約的。現在古斯姐娃太太已經把事情安排妥當，瑪麗安娜甚至也已答應亞特林男爵把需要的錢給他。

她想到他時，亦能輕鬆愉快了；她和他不再有任何關係。他的勇敢和對生活的熱愛，常常使她記起古斯泰，現在她又會看見他興高采烈了。他又會成為那個容光煥發地到他父親屋前來的快活騎士。她會使他得到土地，讓他隨心所欲地耕種、開墾；她也會看到他伴着一個美麗的新娘踏上祭壇去成婚。

她懷着這種想法坐下來，寫信給他，還他自由。她寫得很委婉而有說服力，依諾之中含蓄着明智，然而他讀了之後一定也懂得她的意思是多么嚴肅。

她正在寫着，聽見了路上的馬蹄聲。

“我親愛的光明先生來了，”她想，“這是最後一次啦。”

隨後亞特林男爵立刻走進了她的房間。

“怎么，亚特林，你到这兒来啦？”她狠狠地对周围乱七八糟的行李看了一眼。

他又难为情又不知所措，期期艾艾地道了歉。

“我正在給你写信，”她說，“拿去，你就現在看吧。”

他拿了信，讀起来；她坐着看他。她渴望着看見他的脸高兴得神采煥然。

然而他沒有讀了几行，就脸色通紅，把信拋在地板上，用脚踩它，嘴里可怕地咒罵着。

瑪麗安娜微微地震顫着。对于爱情的观察，她并不是生手；但是她还是不曾事先了解这个大孩子，这个缺乏經驗的男子。

“亚特林，亲爱的亚特林，”她說，“你是在跟我演哪一种喜劇啊？来，对我說老实话。”

他走过来，热情地撫爱她，几乎使她喘不过气来。可怜的孩子，那么他是在乎的，是渴望着的。

过了一会，她望望窗外。古斯姐妹太太和她丈夫在散步，蹣着花草和飞鳥；而她則坐在这里，敲着爱情。“生命讓我們两个人都感到了它那严肃的一面，”她想着，憂郁地微笑起来，“它要安慰我們；我們都得到了它的一个大孩子来玩耍。”

無論如何，被人爱总是好的。听他喃喃地在耳边講到她具有的神奇魔力，講到他們初次談話时，他怎样感到羞愧，那是多么甜蜜啊。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她是具有什么样的迷人的魔力呢。啊，沒有一个男子能接近她而不爱上她的，但是她使他受了惊；他觉得特别的委屈。

这既不是幸福，也不是不幸，然而她要努力和这个男子生活下去。

她开始了解了自己，想到了古老的歌里关于一只斑鳩的故

事。它从来不喝潔淨的水，总是先用脚把水弄脏，以便适应它的憂郁的性格。因此，她也决不能到生命的源泉那里，喝純潔的、不杂渣滓的幸福。悲哀而煩惱的生活，使她更为喜欢。

第十五章 死神——解脫者

我那蒼白的朋友，解脫者死神，在八月月光如水的夜晚，来到了烏加拉上尉的家。但是他不敢直接走进这个好客的家庭里去，因为很少有人喜欢他；他也不願意人家用哭泣来接待他，而宁願用平靜的快乐——他，是来把灵魂从痛苦的經絡中拯救出来，把灵魂从肉体的重荷中解脫出来，讓它到天堂里享受美好生活的。

死神爬进屋后的老树丛里。这个树丛，当时还是鮮嫩而青翠的；我的蒼白朋友白天就藏在里面，但是到了晚上，他就站在树丛边上，渾身慘白，鐮刀在月光下閃閃發光。

死神在那里站着，夜晚出外的动物都看見了他。每晚上博加庄的人們就听見狐狸长嘯，預告着他的到来。长蛇蜿蜒地爬到屋前的沙土小径上；它不开口，然而人們很明白，它的出現也是个預兆。上尉妻子窗外的苹果树上，猫头鷹在长啼。自然界的一切都感觉到死神临近而震顫着。

有一次，孟克拉德的法官在勃洛教区参加了宴会回家，午夜两点鐘的时候駕車經過博加庄，看見客房的窗口点着一支蜡烛。他清清楚楚地看見了白色的蜡烛和黃色的火焰，心里很奇怪。后来就把这件事講給別人听了。

博加庄的快活姑娘們笑着說，法官的眼睛看見幻影了，因为

屋里蜡烛已经都在三月里点完，现在一支也没有了；上尉也发誓说，客房里已经许多天许多星期没有人睡了。但是他的妻子却脸色苍白，一声不响；她知道，每当她家里有人要被死神解脱的时候，这支火光清晰的白蜡烛就会出现。

过了不久，费迪南从北部森林视察旅行回家；他苍白而有病，肺部得了不治之症。她的母亲一看见他，就知道她的儿子一定要死了。

他一定要离开了，这个从来不曾使双亲忧愁过的好儿子；他一定要离开世界上的快乐和幸福，离开等待着他的可爱的新娘，离开即将属于他的富有产业。

最后，我的苍白朋友等了一个月，他下定决心，一天晚上向屋子走去。他想，他们怎样以轻松的脸色来对待穷困和饥饿，那么，为什么人家不会以高兴快乐来迎接他呢？

这晚上上尉的妻子不曾睡着，她听见窗玻璃上有人在敲，她从床上坐起来问道：“谁在敲呀？”

据老年人说，死神是这样回答她的：

“是死神在敲。”

于是她下了床，打开窗户，看见蝙蝠和猫头鹰在月光下飞翔，但是她看不见死神。

“来吧，”她提高了一半声音说，“朋友和解脱者！为什么你耽誤了这么久？我一直在等着；我已经得到了召唤。来，解脱了我的儿子吧！”

第二天，她坐在儿子的床边，对他解释灵魂脱离了凡躯的幸福以及灵魂的光荣的生活。

费迪南被光輝的幻景所迷惑，对即将来临的光荣微笑着，就这样地死了。

死神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美丽的景象。当然也有人在费迪南·乌加拉的病床边哭泣，但是病人自己却对这个手执镰刀，站在床前的人微笑。他的母亲听着他临终的格格声，仿佛在听甜蜜的音乐。她战栗着，恐怕死神不会完成他的工作；然而结局一到，她的眼里就热泪盈眶，不过这是快乐的眼泪，它润湿了她儿子僵硬的脸。

死神从来不曾像在费迪南·乌加拉的葬礼上那样地被欢宴过。

这是一个在菩提树下经过的奇妙的葬仪行列。一群美丽的孩子撒着花朵，走在满复着鲜花的花材前面。行列里面没有丧服，没有黑纱；因为他的母亲觉得他是在快乐中死去的，所以不应该由一个悲哀的送葬行列送他到最后的归宿地去，而要求一个漂亮的送亲队来送。

棺材后面，跟随着死者的美丽年轻的新娘安娜·斯塔恩霍克；她头戴结婚的花环，脸挂结婚的面纱，身穿一套亮晶晶的白缎子结婚礼服。她这样穿戴着，走到坟墓前去和死新郎结婚。

高贵的老太太和庄严的先生们跟在她后面，一对对地走着。太太们戴着光彩夺目的钗子和胸针，牛乳一样白的珍珠项链，还有黄金的手镯。她们那绸缎和花边做的帽子上，飘扬着鸵鸟的羽毛；极薄的绸披巾搭在肩头，遮住了各种各样色彩的缎子衣服。她们的先生们也穿着最好的衣服；镀金钗子的高领外套，装着隆起的鼓边；硬锦缎或者绣花天鹅绒的背心。这是一个送亲的行列；上尉的妻子就是这样要求的。

她自己就走在安娜·斯塔恩霍克后面，由她的丈夫挽着。要是她有一件闪光的锦缎衣服，她就会穿上；要是她有首飾和漂亮的帽子，她也会戴上；用来对她儿子的大喜日子表示敬意。但

是她祇有一件黑綢子的衣服和發黃的花邊，她已經穿着它參加過許多次宴會，現在她也還是穿它。

雖然所有的客人們都穿着最好的衣服，但是他們在走向墓地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掉眼淚的。男男女女都在哭泣，多半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死者。新娘走着，新郎被人抬着；他們自己穿着赴宴衣服，慢步走着，然而——在大地的綠色道路上行走的人，誰不知道他自己的命運就是憂傷、悲哀、不幸和死亡。他們哭泣着，因為他們想到了世界上誰也不能拯救他們。

上尉的妻子不曾哭泣，她是唯一眼中無淚的人。

等到禱告已經念過，墓穴里土已填滿，大家都上了馬車。祇有母親和安娜·斯塔恩霍克還在墓旁流連，向死者最後訣別。這位老婦人在墓上坐下，安娜就坐在她身邊。

“安娜，”上尉的妻子說，“我對上帝說過：‘讓死神來帶走我的孩子吧，讓他把我最愛的人帶走，我祇會流快樂的眼淚；我要用結婚的排場送他進坟墓；我臥室窗外的那株紅玫瑰，我也要移到墓地，栽在他的墓旁。’現在我的孩子果真死了。我曾經像歡迎一個朋友一樣歡迎過死神，用各種親熱的名字叫他；我曾經在我孩子的尸身上掉過快樂的眼淚；等到秋天，樹葉落了，我就要把我的玫瑰種在這裡。你在我身旁坐着，你知道我為什麼向上帝這樣祈求嗎？”

她詢問地望着安娜·斯塔恩霍克，但是這個姑娘臉色蒼白，默不作聲。也許她是在強制壓住內心的聲音；在死者的坟墓上，這聲音已經在對她低語說：現在，她終於自由了。

“這是你的錯誤。”上尉的妻子說。

姑娘仿佛挨了一拳，低下頭去，一聲不响。

“安娜·斯塔恩霍克，你過去曾經很驕傲很自信；你玩弄我

的兒子，要了他又丟開他。不過這算得什麼呢？他得忍受，跟別人一樣忍受。也許他和我們都愛你的錢，跟你一樣地愛。然而你回來了，給我們家帶來了幸福；你回來時又溫柔又和氣，又強壯又仁愛。你賜給我們愛；你使我們多么幸福，安娜·斯塔恩霍克；我們窮人就跪倒在你腳下。

“然而，然而我倒寧願你不曾回來，那麼我就不需要祈求上帝縮短我兒子的生命了。聖誕節的時候，失去你，他也許能夠忍受，但是等到他了解了你之後，就像你現在這種樣子，他就不會有這股力量了。

“安娜·斯塔恩霍克，今天你穿著結婚禮服跟著我兒子走，但是你明白，假使他活着，你是決不會穿著這身衣服跟著他到勃洛教堂去的，因為你並不愛他。

“我看出來，你不過是出於慈悲心腸，要挽救我們悲慘的命運。你並不愛他。你認為我不懂得愛情嗎；有它的時候，我看得到，沒有它的時候，我也明白。於是我想：‘但願上帝趁我兒子睜開眼睛之前就取去了他的生命！’

“啊，但願你愛他就好了！啊，既然你不愛他，祇要你從不曾認識我們，不曾使我們的生活變好就好了！我知道我的責任，假使他沒有死，我不得不告訴他，你不愛他，你答應和他結婚完全是出於怜悯之心。我必須要使他讓你自由，這麼一來，他就不得不失去生活的幸福。這就是我為什麼祈求上帝讓他死的理由；使我不必來攪亂他心地的平靜。看見他兩頰深陷，我就歡喜；聽見他咯咯地喘氣，我就高興；我生怕死神完不成他的工作。”

她的話說完了，等待着回答；但是安娜·斯塔恩霍克不能開口，她還在听自己靈魂里的各種各樣聲音。

於是這位母親絕望地癡起來；

“啊，那些可以悲悼死者的人，那些可以嚎啕大哭的人，他們是多么快乐啊！我不得不两眼无泪，站在兒子的墓边；我不得不为他的死而欢喜！我是多么不幸啊！”

安娜·斯塔恩霍克把双手按在胸前，她記起了那个冬夜，她以她的爱情發誓，要做这些穷人的帮助者和安慰者；她不禁战栗起来。难道这完全是无效的嗎？难道她的牺牲不被上帝接受嗎？这会不会变成一个詛咒呢？

然而如果她牺牲了一切，上帝会不会降福于她，使她成为一个帮助者，一个支持者，給这些人带来幸福？

“你要求些什么，才能使你哀悼你的兒子呢？”她問。

“讓我不能相信我这双老眼所看見的証据。要是我相信你爱我的兒子，那么我就会哀悼他的死亡了。”

姑娘站了起来，眼睛閃閃發光。她扯下面紗，鋪在坟墓上，脫下花环，放在旁边。

“瞧，我多么爱他！”她喊道，“我把我的花环和面紗給了他；也把我自己献給了他。我永远不再属于別人。”

于是上尉的妻子也站了起来。她沉默地站了一会兒；她的整个身躯震栗着，她的脸扭曲着，最后终于迸出了眼泪——伤心的热泪。

第十六章 旱灾

如果没有生命的东西也爱，如果泥土和清水也分得清敌友，我真願意获得它們的爱。我願意青青的泥土不觉得我的脚步是沉重的負担。我願意它原諒我，为了我而被犁耙所伤；願意它心

甘情願地裂開來接納我的屍體。雖然那明鏡般的水面被我的船槳击碎，我也願意那鱗鱗的水波對我有耐心，像母親對待一個不顧她不能弄皺的綢衣而急忙爬上她膝頭的孩子一樣。

無生命的东西里面，生命的精神還是存在。你沒有看見過嗎？當鬥爭和怨恨充滿着大地，無生命的东西一定也受到痛苦。於是水波汹涌高漲；於是田地吝嗇得像个守財奴。但是誰惹得森林嘆息，惹得群山哭泣，那麼這個人就倒楣了。

食客們當權的那一年真是令人難忘。假使有一個人能够把那一年呂汶湖岸人們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講一遍，整個世界都會驚訝。因為當時，旧愛覺醒，新愛方萌；旧恨死灰復燃，長久隱藏着的怨仇抓住了犧牲。

這個動蕩不安的疫病從埃克布發生，起先在莊園和莊宅之間散布，驅使人們毀滅、犯罪。然後它從一個村子流到另一個村子，從一家茅屋傳到另一家茅屋。所有的地方，人心都變得狂野，頭腦都變得昏亂。十字路口的舞蹈從來沒有跳得這樣歡樂；整桶的啤酒從來沒有這樣快地喝空；也從來沒有用这么多的麥子來釀白蘭地；也從來沒有这么多的跳舞會；也從來沒有这么快由惡聲相冒轉而拔刀相向。這種不安還不单是存在於人們中間，它甚至擴展到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中去了。野狼和狗熊從來沒有破壞得這樣凶殘；狐狸和夜鶯從來沒有嗥得這樣可怕，劫掠得這樣大胆；也從來沒有这么多的羊經常在樹林里迷路；也從來沒有这么多的瘟疫在牛群中傳染。

誰若是要看看一切東西怎樣相互關聯，就必須要離開城鎮，住到森林邊的一所孤獨的茅屋里去。這樣，他才能學會觀察自然界的一切征象，了解無生命的东西怎樣依賴有生命的东西。他會看到，當大地上動蕩不安的時候，無生命的东西的寧靜就被

破坏了。人們都知道这一点。就在这种时候，林中的仙女熄灭了炭火，水中的仙女撞碎了船只，河里的精灵散布疾病，妖魔使乳牛挨饿。那一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春天的洪水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大的祸害。埃克布的磨坊和铁工场还不是唯一的牺牲。从来没有在仲夏之前雷电就糟蹋得这样厉害过——仲夏过后，就发生了旱灾。

长日漫漫，一滴雨也不下。从六月中旬起，直到九月开初，大地无休无止地曝晒在日光下。

雨就是不下，大地没有滋润，风也不刮。祇有阳光照射着土地。青草还不高，但是不能够长了；黑麦正是快到收获的时候，但是却没有了养料；烤面包的主要原料小麦，从未长得超过几寸；晚种的萝卜一直没有发芽；甚至马铃薯也没有能从石头一样僵硬的土地里得到养分。

在这种时候，远在森林茅屋里的人们，就开始害怕起来；恐惧从山上传到了平原上比较平静的人们中间。

“上帝的手正在找寻什么人呢！”人们说。

每一个人都捶打着自己的胸膛说：“是不是我？是不是因为怕我所以雨下不来？是不是因为对我愤怒所以严厉的大地枯干了，僵硬了？还有那永恒的阳光，它是不是要把火热的煤堆在我的头上？假如不是我，那么上帝的手在找寻谁呢？”

八月里的一个星期日。弥撒已经完畢。人们一群群地在阳光烤炙的路上散步。各方面他们看见的都是枯焦的树木，毁坏的庄稼。森林里火灾很多；没有遭到火的，就被虫蛀坏。

这些心事重重的人们并不缺少谈话的资料。有许多人还能够讲一八〇八和一八〇九年的饥荒是多么苦，一八一二年的冬天是多么冷，甚至麻雀都冻死了。他们懂得怎样用树皮做面包

充飢，怎樣教母牛吃薺苔活命。

有一個婦女試着用薺薺橘和麥片做了一種新的麵包；她帶着一個做樣子，讓人家嚐嚐。她對自己的發明十分自滿。

然而他們心里都激蕩着同樣的一個問題。從每個人目光的注視里，從每張嘴的低語里，都在問：“是誰，啊，上帝，你的手找尋的是誰？”

憂悶的人群向西走去，掙扎着走上了勃洛布山岡，其中有一個人，在通往卑賤的勃洛布牧師住宅的小徑前停留了一分鐘。他拾起地上一根枯乾的樹枝，拋在小徑上。

“他向上帝作的祈禱就像這根樹枝一樣的枯乾。”他說。

走在後面的一個人也站定了。他拾起一根乾柴枝，也拋在那根樹枝的地方。

“這是對那牧師的恰當禮物。”他說。

人群中的第三個也學前面那兩個人的樣。

“他就像旱災一樣。他給我們的就祇是乾樹枝和乾草。”

第四個人說：“我們把他給我們的還他。”

第五個人說：“我把這個拋給他，讓他永遠恥辱。但願他像這根樹枝一樣乾癟枯萎！”

“枯乾的食物給枯乾的牧師。”第六個人說。

隨後來的人看見了他們做的事，聽見了他們說的話。現在，他們長久隱在心里的疑問得到解答了。

“把屬於他的給他！是他把旱災帶給我們的。”

所有的人都停下來，所有的人都說了話，都拋了樹枝，然後再向前走。

不一會兒，小徑的轉角就堆起了一堆樹枝和乾草，——這是給勃洛布牧師的一堆羞辱。

這是他們唯一的報復。沒有人對牧師伸出拳頭，也沒有人對他說氣話。絕望的心就用拋一根樹枝在這個柴堆上來減輕一部分重擔。他們並不為自己報仇。他們祇是把罪人指給上帝求報應。

“要是我們不曾正當地崇敬你，那是這個人的過錯。慈悲吧，上帝，讓他一個人受苦！我們已經給他戴上耻辱和丟臉的標記了。我們不再和他在一起。”

以後，這就成了習慣，每一個人走過牧師住宅，就拋一根乾樹枝在這個耻辱堆上。

不久，老守財奴注意到了路旁的這堆東西。他把它搬開了——有人說他是拿去生爐子的。第二天，一堆新的又在同一地方堆了起來；祇要他一搬走，立刻又堆起一堆。

這些枯枝堆在那裏，彷彿在說：“耻辱啊，勃洛布牧師的耻辱啊！”

後來，他就明白了人們對待他的意思。他知道他們指他是災禍的根源。因為對他憤怒，所以上帝才使土地枯萎的。他起初企圖對這些人，對這一堆耻辱，一笑置之；但是一个星期繼續不斷這樣發生後，他就笑不出來了。啊，多麼孩子氣！這些枯枝怎麼能傷害他呢？他明白，多少年來的怨恨找到一個機會爆發出來了。這有什麼關係？——他是向來不習慣愛的。

他並不因為這一切而變得更和善些。那位老夫人來拜訪他之後，也許他是想改進一些的。但是他不願意被迫這樣做。

但是，這一堆東西漸漸地在他心里越長越強起來。他心里對它念念不忘，所有的人所懷的感情也在他身上生了根。他望着這一堆東西，計算着每天加上去的樹枝。這一堆東西在他心里所占的地位逐漸增大，趕走了其他別的念頭。它在毀滅着

他。

一天天地他越来越觉得人們是对的。不过两星期，他就变得又老又瘦。悔恨和不安使他痛苦。但是一切仿佛都要看这一堆东西。如果这一堆东西不再增加，那么他的后悔就会消失，许多年来心头的重担也会除去。

最后，他整天坐在那里守望着，然而人們是沒有慈悲心的，夜里常常有新的树枝加上去。

有一天，古斯泰·貝林在路上經過。勃洛布的牧师正坐在路旁，蒼老而憔悴。他坐在那里，捡起枯枝，排成行列，堆成小堆，好像他又变成了一个孩子似地玩着。古斯泰看見他的不幸，很觉难过。

“你在干什么呀，牧师？”他說着，跳出了馬車。

“啊，我在这里坐坐，撿着玩。什么也不干。”

“你最好还是回家去吧，不要坐在塵土里。”

“我坐在这里挺好。”

于是古斯泰·貝林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当一个牧师不那么容易。”过了一会兒他說。

“这里人多，一切都好，”牧师回答說，“在那兒就糟得多。”

古斯泰懂得他的意思。他知道那些伐姆兰北部的教区，有时候甚至沒有一間房子給牧师住，甚至十方里之內不超过两个人；那里唯一受过教育的人就是牧师。勃洛布的牧师就曾經在这种教区里待过二十年以上。

“我們年輕的时候就被派到这种地方去，”古斯泰說，“这种生活簡直不能忍受，因此就毀了終身。有許多人在那里墮落了。”

“是的，”勃洛布的牧师說，“孤独可以毁灭人。”

“一个牧师刚到，”古斯泰說，“总是既热心又热情，又鼓励又劝告，以为一切都会变好，以为人們馬上会走上正路。”

“是的，是的。”

“然而不久他就会看到光是說話沒有用。貧穷挡在路上；貧穷阻碍了一切进步。”

“貧穷，”牧师順着說，“貧穷毀滅了我的生活。”

“年輕的牧师到那里去，”古斯泰接着說，“他跟別人一样穷。他去对酒鬼說：不許喝酒！”

“于是酒鬼回答，”牧师搖嘴說，“那么給我比白兰地更好的东西！白兰地在冬天是皮衣，在夏天是清凉剂。白兰地是温暖的屋子，是柔軟的床鋪。把这些东西給我，我就不喝酒了。”

“于是，”古斯泰又說，“牧师去对窃賊說：你不要偷东西了；去对残暴的丈夫說：你不要揍你老婆了；去对迷信的人說：你要信仰上帝，不要相信魔鬼和妖怪。但是窃賊回答說：給我面包；残暴的丈夫說：讓我有錢，我們就不吵架；迷信的人說：好好地教导我們。然而沒有錢誰能幫助他們呢？”

“这是真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的，”牧师喊道，“他們相信上帝，但是更相信魔鬼，而最相信山岭中的妖怪。庄稼都放进了蒸酒鍋。灾难好像永远不会完結。大多数烏黑的茅屋里發生了飢荒。隱藏的悲苦使妇女們的嘴尖刺起来。生活的不安驅使她們的丈夫酗酒。他們不能再照顧自己的田地，自己的牲畜。他們愚弄了他們的牧师。對他們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他們不懂得我在講壇上對他們講的話。他們不相信我的教导。可是我既沒有人可商量，又沒有人能幫助我，鼓励我。”

“有一些人却坚持下来了，”古斯泰說，“他們受到上帝很多的恩惠，他們經受了这种生活，意志始終沒有消沉。他們有力

量；他們忍受了孤獨、貧窮和絕望。他們尽力做了他們所能做的一點好事；他們並不失望。這種人從前常有，現在也還有。我把他們看作英雄；我要終生尊敬他們。雖然我自己不能做到。”

“我也做不到。”牧師接口說。

“在那裡的那個牧師認為，”古斯泰沉思着說，“他自己會成為一個有錢人，一個十分有錢的人。因為沒有一個窮人能夠抵抗邪惡。所以他就開始斂財。”

“要是他不斂財他就得酗酒。”老人回答說，“他見到的苦難太多了。”

“或者他就變得癡呆而懶惰，失去了一切力量。不是這裡生長的人到這裡來是危險的。”

“他得硬起心腸來斂財。起先他還裝假，然後就變成了習慣。”

“他得對自己对別人都硬起心腸，”古斯泰接着說，“積聚是很困難的。他必須忍受怨恨和嘲笑，他必須受凍挨餓，鉄石心腸。他幾乎要忘掉他為什麼開始斂財。”

勃洛布的牧師驚訝地望着他。他奇怪古斯泰在這裡坐着是不是在作弄他。然而古斯泰却很熱心而誠懇，好像他說的是他自己的生活的。

“我就是這樣。”老人平靜地說。

“可是上帝看望着他，”古斯泰插嘴說，“等他積聚夠了的時候，上帝就會來喚醒他年輕時的思想。當人民需要他的時候，上帝就會給他一個信號。”

“如果牧師不服從這個信號呢，古斯泰·貝林？”

“牧師沒有力量反抗。”古斯泰說，微笑起來，“想起了溫暖的茅屋，使他十分感動，他就會幫助窮人來蓋。”

牧师望着他从这堆耻辱中捡出来的树枝堆成的小堆；他和古斯泰談得越久，就越相信古斯泰是正确的。有些日子，他常常想，等到他聚够了时，他要做些好事——当然，他是有这种想法的。

“为什么他从未盖茅屋呢？”他羞怯地問。

“他不好意思。許多人会以为他所做的事总是因为害怕人們才做的。”

“他不能被迫着去做，是这样嗎？”

“可是他能秘密地做許多好事。今年各处需要帮助。他能找到接受施舍的人。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古斯泰嚷起来，双眼發亮，“今年，成千成百的人会从一个被他們詛咒的人手里得到面包。”

“会这样的，古斯泰。”

一陣極度喜悅的感覺，充滿了这两个在自己选择的职务上失敗了的人的心。他們年輕时期为上帝为人类服务的願望，又充滿了怀抱。他們心滿意足地談論着他們要做的好事。古斯泰要帮助牧师。

“我們从吃飽面包开始。”牧师說。

“我們要有教师。我們要請一位測量員来，分配土地。于是人們就能学会怎样耕地，怎样飼养牲口了。”

“我們要修路，要垦荒。”

“我們要在博加的瀑布建一道水閘，那么呂汶湖和伐納湖之間就有一条通路了。”

“等到通海的路开通，森林里的財富就会加倍值錢。”

“你的身上將堆滿了人們的祝願。”古斯泰嚷道。

牧师抬起了眼睛。他們都从對方的眼睛里看到了熾烈的熱

情。

但是他們兩人的眼睛也同時落到了這一堆耻辱上。

“古斯泰，”老人說，“這一切需要一個年輕人的精力，可是我已經行將就木了。你看那杀害我的東西。”

“拋開它！”

“怎麼拋，古斯泰·貝林？”

古斯泰移近了他，銳利地看着他的眼睛。“向上帝求雨，”他說，“下星期日你就講道。禱告求雨。”

老牧師恐怖地垂下頭。

“如果你是真心誠意的，如果你不是把旱災帶到這塊土地上來的人，如果你要艱苦地為至高無上的上帝服務，那么就向上帝禱告求雨吧。這是一個表徵；憑這個表徵，我們可以知道上帝的願望是不是我們的願望。”

古斯泰驅車下勃洛布山崗時，不禁對自己和剛才自己的熱情十分惊奇。然而生活可能是美麗的——是的，不過並不是對他。在那裡，他們不需要他效勞。

勃洛布教堂里，講道已經完畢，念起慣常的禱告來。牧師正要从講壇上走下來，但是他遲疑着，最後却跪倒了，禱告求雨。

他像一個走投無路的人一樣地禱告着，話很短，很不連貫。

“假使是我的罪過招致了您的憤怒，那麼讓我單獨受苦！假使您還有一點憐憫，啊，慈悲的上帝，就讓雨下來吧！洗去我的耻辱吧！答應我的禱求，下雨吧！讓雨下在旁人的田地里！給您的眾生以糧食吧！”

天氣炎熱，蒸悶得令人不能忍受。會眾呆呆坐着，彷彿麻木了一樣。但是聽見了這些斷續的話，聽見了這個絕望的嘶啞的

声音，所有的人都惊醒了。

“如果我还有一条赎罪的路，就下雨吧……”

他停住了話。教堂的大門敞开着，冲来了一陣猛烈的狂風，这陣風着地扫来，卷进教堂，挟着一团塵土，里面满是枯枝败叶。牧师不能再繼續說下去了；他蹣跚地走下講壇来。

人們震顫着；难道这就是一个答复嗎？

但是这陣狂風不过是暴風雨的先驅而已。当牧师站到祭壇旁边，贊美詩也唱起来的时候，空中已經在打閃，雷声隆隆，掩住了他的声音。等到教堂执事敲起最后的进行曲，雨点已經打到綠色的窗玻璃上，人們急忙跑出去看雨。但是他們这样还不滿足；他們有的哭，有的笑，跑到雨里，讓雨水淋在身上。啊，他們的需要多么迫切啊！他們曾經多么不幸啊！然而上帝是仁慈的。上帝讓雨下来了。多么快乐，多么快乐啊！

勃洛布的牧师是唯一沒有跑到雨里来的人。他跪倒在祭壇前面，沒有起来。这个快乐对他是太强烈了。他已經在幸福中死去。

第十七章 孩子的母亲

孩子诞生在克拉河东边的一个农民家里。孩子的母亲是六月初的一天来寻找工作的。

她对主人和主妇說，她很不幸，她的母亲待她十分严厉，所以她只得从家里逃出来。她自称名叫伊利莎白·卡尔斯陀脱；但是她不願意說她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人家会去告訴她的父母，說她在这里；她知道，要是她被父母找到，就会被

折磨死。她不要求工資，只要吃飽肚子，有地方住。她能够干活，織布、紡紗、看牛——隨便他們要她干什么。假使他們願意，她還可以自己付錢。

她很机伶，把鞋脫下挾在腋下，赤着腳到這家農家去；她的手很粗糙；她說的是鄉間土話；她穿的是農家婦女的衣服。人家就相信了她。

主人看她臉帶病容，並不覺得她適合工作。但是她一定是什麼地方的一个可怜虫，所以就讓她留下了。

她身上有一點什麼東西，使得農家的每一個人都待她很好。她到了一个好地方。人們都严肃認真，沉默寡言。她的主婦很喜欢她；她發現她能織布時，就到牧師住宅去借了一架織布机來，整个夏天她就一直織布。

人們誰也沒有这个念头，覺得她是多余的。她來了以後，就一直像个农村姑娘一样干活。她也喜欢有很多活干。她并不是不幸的。和農民在一起生活，使她高兴，虽然她缺少一切她習慣了的方便。但是在这里，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朴素，平靜。每一個人的思想，都是在他或她的工作上；日子过得刻板，单调，令人忘怀；星期日到了，还以为星期三。

八月末的一天，人們正忙着收获燕麦。孩子的母亲也和別人一起去捆麦束。她劳累过度，孩子就生了下来；不过生得太早，她應該是十月里生的。

農夫的老婆抱着孩子，站在起居室的爐灶旁給他烤火，因为这可怜的小東西在八月的盛暑下还渾身發抖。孩子的母亲躺在隔壁房間里，听着人們怎样談論这个小生命。她可以想像得出，男人們姑娘們怎样走近前來瞧他。

“这么可怜的一个小東西。”他們說，而且随后总是要加一

句：

“可怜的小东西，没有父亲！”

孩子的啼哭，他们并不讨厌；他们认为一个孩子是需要啼哭的；从各方面考虑起来，这孩子虽然不足月，但还是强壮的，只要有一个父亲，一切就好了。

母亲躺在那里，听着，想着。这件事情突然对她变成不能相信地重要起来。这可怜的小东西，他将来怎么活下去呢？

以前，她曾经计划好：第一年，她要留在这个农民家里。然后，她要租一间屋子，自己织布谋生。她要赚足够的钱来抚养这个孩子。她的丈夫尽可以继续认为她是不值得在一起生活的。她想，这个孩子如果由她独力抚养，也许会比在他愚蠢而虚伪的父亲的教导下，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但是现在，孩子已经生下，她却不能再用同样的眼光来看问题了。她觉得自己的想法太自私。“这孩子必须有一个父亲。”她对自己说。

如果他并不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小东西，如果他跟别的孩子一样能吃能睡，如果他的头并不总是垂在一边肩膀上，如果他并不发作抽筋几乎死掉，这还并不会是那么重要。

要决定，很不容易，但是她必须立刻决定。孩子已经生了三天；伐姆兰的农民很少会再等着不给孩子受洗的。这孩子要以什么名字登记在教堂的登记簿上呢？对孩子的母亲牧师又要问些什么问题呢？

让孩子登记为没有父亲的孤儿，这是不公平的。即使他是一个衰弱多病的人，她也怎能担当责任来剥夺他们第和财产的优越权利呢？

孩子的母亲注意到，一个孩子诞生后，一般总是十分喜悦，

兴奋。现在，在她看来，生活对于这个誰都可怜的孩子一定是很艰难的。她要看着他睡在綾罗綢緞里，就像一个伯爵的兒子所应得的那样。她要看見他包围在喜悦和驕傲之中。

孩子的母亲开始想，她对他的父亲未免太不公平了。难道她有权利把他独占着么？她是不能这样做的。这么寶貝的一个小东西，它的价值不是人的能力所能計算的，难道能算她一个人的么？这是不诚实的。

然而她不願意回到丈夫那里去。她害怕这会致她死命。可是孩子所冒的危险比她更大，他随时可能死掉，而他却还没有受洗。

她心里隱藏着的那个重大罪孽，那个把她从家里驅赶出来的罪孽，現在已經消失。她除了爱这个孩子，再也没有任何別的爱。

把这个孩子納入他生活的正路，并不是太重的任务。

孩子的母亲把农夫和他的老婆叫了来，把一切事情告訴了他们。农民就出發到鮑格庄去，报告杜納伯爵，說他的夫人还活着，生了一个孩子。

晚上很迟，农夫回来了，他没有見到伯爵，因为他已經走了；然而他曾經去找了斯瓦茲茹的牧师，把这件事跟他談了。

于是伯爵夫人就听到說，她的婚姻已經宣布无效，她已經沒有丈夫了。

牧师写了一封亲切的信給她，請她到他家里去住。

还有她父亲写給亨利克伯爵的一封信，这封信一定是她出走后不几天才送到鮑格庄的，也帶來給了她。老人在这封信里請求伯爵赶快使他的婚姻合法化，因此，到反而促使伯爵有了一个摆脱妻子最容易的法子。

很容易想像，孩子的母親听了農夫的敘述，心里的憤怒更甚于悲痛。

她整夜不曾睡着。她反復反復地想着：孩子一定要有一個父親。

第二天早晨，農夫駕車到埃克布去了，去替她叫古斯泰·貝林。

古斯泰對這個沉默寡言的農夫問了許多問題，但是什麼也問不出來。是的，伯爵夫人整個夏天都在他的家裏。她很好，干了許多活。現在孩子已經生了。孩子很弱，不過母親很快就會強壯起來的。

古斯泰問，伯爵夫人是不是知道她的婚姻已經無效。

是的，現在她知道了。她昨天所說的。

古斯泰坐在車子上，一路心神不寧，忽冷忽熱。

她要他幹什麼呢？為什麼她要叫他去做呢？

他想起了那年夏天在呂汝湖岸邊的生活。他們天天尋歡作樂、嬉笑宴飲，讓日子過去，而她卻做着苦工，受着苦痛。

他從來不曾想到再看見她的可能。啊，他哪裏敢這樣希望。否則，他再到她面前時，會是一個更好的人了。現在，他回顧從前，總不過是那種一般的傻事而已。

傍晚八時左右，他到了。他馬上被帶進了孩子母親的房間。房間里很暗，他很難看得出她是躺在哪裏。那農夫和他的老婆也進來了。

現在你必須要知道，這張在昏暗中顯示出來的蒼白的臉，是他所看見過的最高貴最純潔的臉，是塵世間最美麗的靈魂。當他重新又感覺到接近她的幸福時，他渴望着跪倒在她腳下，感謝她重新又在他面前显现。但是他的情感是如此的激動，因此他手

足无措，話也說不出來。

“亲爱的伊利莎白夫人！”他只是这样叫了一声。

“你好，古斯泰！”

她把手伸給他；这只手仿佛又变成柔软而透明的了。她默不作声地躺着，而他则尽力压制住自己的感情。

孩子的母亲看见古斯泰时，并不曾发生一种猛烈的狂热的感情。她奇怪的是，他本应该明白，她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而他却好像把她作为首先重要的问题来考虑。

“古斯泰，”她温柔地说，“现在你必定得帮助我，就像你以前答应过那样。你知道我的丈夫已经遗弃了我，因此，这个孩子没有了父亲。”

“我知道，伯爵夫人。不过这个情况肯定会改变。现在有了孩子，伯爵只能被迫着使这个婚姻合法。你尽管放心，我会帮助你的！”

伯爵夫人微笑了。“你以为我会勉强自己回到杜纳伯爵那里去吗？”

热血冲上了古斯泰的脑袋。那么她要怎样做啊？她要他怎样做啊？

“靠近些，古斯泰，”她说，一面又伸出了她的手，“对于我要说的话，你千万不要生气；可是我认为像你这样一个……这样一个……”

“一个被革职的牧师，一个酒鬼，一个食客，一个谋杀爱芭·杜纳的人；我知道这全部头衔……”

“你生气了吗，古斯泰？”

“请你还是别再往下说了。”

但是孩子的母亲却继续说：

“古斯泰，有许多人因为爱你，愿意做你的妻子；不过我却不是这样。假使我爱你，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敢说出口来了。对我自己来说，我决不会这样要求你，古斯泰；然而你知道吗，为了孩子，我可以这样做。你一定得了解，我求你的是什么。当然，对你，这是非常有失身份的，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结婚而生孩子的女人。我并不认为你比别人坏，所以你会愿意这样做；虽然，是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古斯泰，首先我想你是会愿意的，因为你仁慈，因为你是一个英雄，能牺牲自己。也许这个要求太过份了一些。也许这样一件事情对一个男人来说是不可能办到的。如果你十分轻视我，如果你痛恨把自己的姓氏加在别人的孩子头上，那么就请说！我不会生气。我明白这样要求太过份；但是，古斯泰，孩子有病。在他受洗的时候说不出他母亲丈夫的名字，那多么残酷啊。”

他听了她的话，又感觉到春季那一天他送她上岸，任憑她去遭遇什么命运时的同样的感觉。现在他得帮助她毁灭她的生活，她整个将来的生活。他既然爱她，就得这样做。

“伯爵夫人，随便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他说。

第二天，他去和勃洛的副主教谈了，因为结婚预告是在那里宣布的。

善良的老副主教听了他的话，非常感动，答应负责使他们结婚。

“是的，”他说，“你必须帮助她，古斯泰，否则她会神经失常的。她认为自己剥夺了孩子生活的地位，伤害了他。她有一颗十分敏感的良心，那个女人。”

“可是我知道我会使她不幸。”古斯泰嚷道。

“你可决不能这样了，古斯泰。你必得做一个通情达理的

人，照顧妻子和孩子。”

副主教就動身到斯瓦茲茹去，跟当地的牧师和法官談妥当了。这结果是，下一个星期日，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斯瓦茲茹宣布了古斯泰·貝林和伊利莎白·封·楚恩結婚的預告。

孩子的母亲十分小心地被送回到埃克布，孩子就在那里受了洗。

副主教跟她談話，对她说，她要跟古斯泰·貝林这样的人結婚的决定，还可以挽回。她應該首先写信給她父亲。

“想到了我的孩子如果没有父亲就死掉，”她说，“我就不能后悔了。”

等到結婚預告宣布三次，孩子的母亲已經复原了好几天了。那天下午，副主教来到埃克布，替她和古斯泰·貝林結了婚。可是沒有一个入認為这是一个結婚典礼，也沒有邀請客人。他們不过是使孩子有个父亲，如此而已。

孩子的母亲显出一种平静的愉快，好像她达到了一个伟大的生命的目的。新郎却十分絕望。他想到她跟他結婚，抛弃了自己的前途。他看到自己在她眼里簡直不存在，很覺得沮丧。她一切的心思都集中在她孩子身上了。

过了几天，这一对父母就遭到了不幸。孩子死了。

許多人認為，孩子的母亲并不像他們所期待的那样强烈而沉重地悲痛；她有一种胜利的表情。好像她为孩子而抛弃了前途反而很高兴似的。这孩子到天上做了天使，还会記得塵世有一个爱他的母亲的。

这一切事情平静地不被人注意地过去了。古斯泰·貝林和伊利莎白·封·楚恩的結婚預告在斯瓦茲茹教堂宣布的时候，

大部分会众甚至不知道这位新娘是誰。知道內中情節的牧師和貴族們，也很少談論它。好像他們害怕有些對良心的力量喪失信心的人，會誤解了這個年輕女人的作為。他們非常害怕，非常害怕有人會來，這樣說：“現在看吧，她不能克服她對古斯泰的愛；她用一個自圓其說的借口和他結婚了。”啊，老人們是經常照顧這個年輕女人的！任何人說她的壞話，他們都不能忍受。他們很難承認說她是犯了罪。他們不能同意說這個如此害怕邪惡的靈魂，竟然會沾上任何錯誤的污點。

當時剛好發生了另一件重大的事情，這也使古斯泰的結婚很少有人談論了。

薩姆齊留斯少校遭到了意外。他越來越變得怪僻而厭世了。現在他主要是和禽獸交往；他在斯茹莊自己搞了個動物園。

他本人也很危險；他經常帶着一支實彈的槍，隨時就放它几响，也不管瞄準的是什麼地方。有一天，他被一頭馴服的熊咬了一口，因為他無心打了它一槍。這受傷的野獸向他扑去，在他胳膊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野獸咬了人，逃走了，躲進了森林。

少校抬上床，沒有到聖誕節就傷重死去。如果他的妻子知道他受傷躺着，她是會恢復她在埃克布的統治的。但是食客們都知道，在他們的這一年過去之前，她不會回來。

第十八章 愛情戰勝一切

斯瓦茲茹教堂里走廊的樓梯下，有一間雜物間，里面滿堆着掃墓人的舊鏟子，破長凳，廢鐵牌，和其他的雜物。

那里，在灰塵最厚，人們的眼睛不容易看見的地方，放着一

只箱子，上面鑲嵌着精致的螺鈿花紋。如果把塵土擦掉，它就像神話里的寶山一樣，仿佛會發出光采。這只箱子鎖着，鑰匙好好地保管着，不能使用。沒有一個人可以看一看箱子裏的東西，也沒有人知道裏面是什麼。首先，要等到這個十九世紀完結，這把鑰匙才能插進鎖眼，打開箱蓋，裏面所藏的寶物才能公諸于世。

這是箱子的所有主這樣規定的。

箱蓋的銅片上，刻着這樣一行文字：勞動戰勝一切^①。其實這一句話並不十分恰當，應該換成愛情戰勝一切^②才對。因為走廊樓梯底下雜物間的這只箱子，是愛情全能的証據。

啊，埃洛斯，征服一切的神！

啊，你，愛情，的確是永恒不朽的！地球上的人類已經有了這麼久，可是你多少年來一直追隨着他們。

東方的神，那些手執雷霆為武器的大力英雄——他們在神聖的河邊享受乳與蜜的祭獻，現在在哪裏？他們都死了。那偉大的戰士倍爾^③，那鷹首的武夫索特^④，都死了。住在奧林波斯^⑤山上雲端里的光榮人物都已死了，居于角樓圍繞的伏爾哈拉神殿里的偉人也都已死了。所有古老的神都死了，祇剩埃洛斯，那全能的埃洛斯！

在你眼前的一切東西里，都看得見他的工作。他支持着種族的繁衍。到處都看得見他！哪兒不看見他的腳印？哪兒不聽見他肢膀的營營聲？他住在人們的心里，住在睡眠着的種子裏。瞧，無生命的東西有他在就會震戰！

① 原文是拉丁文：“Labor vincit omnia.”

② 原文是拉丁文：“Amor vincit omnia.”

③ 培爾（Bel），古代巴比倫和腓尼基的神。

④ 索特（Thot），古代埃及的神。

⑤ 奧林波斯（Olympus），古代希臘神話中眾神所居的高山。

有什么东西不渴望，不欲求？有什么东西逃得开他的支配？一切报复的神，一切强大勇猛的力量，都要倒下。只有你，啊，爱情，只有你是永恒的！

埃伯哈脱老大叔正坐在写字桌前——这是一只十分精致的桌子，有一百个抽屉，大理石桌面，和已经发暗的铜饰物。他独自在客房里，勤奋地紧张地工作着。

啊，埃伯哈脱，在这秋末的几天里，你为什么不与别的食客一样，到森林里和田野上去漫游？你要知道，没有一个人崇拜了智慧的女神而不受到惩罚的。六十多岁的年龄使你弯下了背；你头上的头发已经不是你自己的头发；你额上的皱纹一条叠着一条，压住了深陷的眼睛；老年的衰相已在你那嘴唇上面划下了成千条痕迹。

啊，埃伯哈脱，为什么你不到森林和田野上去漫游？即使你没有让生活引诱你离开写字桌，死亡照样也会这么早来让你离开的。

埃伯哈脱大叔写到最后一行，划了很粗的一笔。他从桌子上数不清的抽屉中拿出了许多发黄的、写得密密麻麻的手稿。这些都是他那伟大作品的各部分——这部作品将使埃伯哈脱·贝格伦的令名永垂不朽。他正在把手稿一张张地叠起来，瞅着它们心中默默暗喜的时候，门开了，年轻的伯爵夫人走了进来。

她来了，老人们的这位年轻女主人——他们崇拜她，侍候她，更甚于做祖父的崇拜和侍候自己头生的孙子。她在贫困和疾病中的时候，他们找到了她；现在给了她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就像神话故事里的国王，对待他在森林里找到的美丽乞女一样。为了她，现在埃克布响着喇叭和提琴的乐声——为了她，这个大田

庄上的一切都活动起来，呼吸起来，工作起来。

她已恢复了健康，虽然身体还很弱。她单独住在这所大屋子里，觉得长日漫漫；她知道食客們都已走了，所以想看看这间声名狼籍的客房是什么样子的。

她輕輕地走了进来，望着刷白的牆壁和黄条子的床帳；但是她看見屋子里有人，不免困惑起来。

埃伯哈脱大叔庄严地向她走去，領她走到这一大堆紙前面。

“瞧，伯爵夫人，”他說，“現在我的著作完成了。現在我所写的东西要公諸于世了。伟大的事情就要發生了。”

“什么事情要發生了，埃伯哈脱大叔？”

“啊，伯爵夫人，它会像雷霆一样猛击下来，这一击使人猛醒，也使人死亡。这个老耶和華，自从摩西把他从西乃山上的雷云里拉出来，放到庙堂里最深处聖壇的光荣宝座上，讓他安稳地坐着以来，現在，人們才看得到他究竟是什么，他不过是幻想，是烏有，是一团空气，是从我們头脑里生出来的一个死胎。他将要变成什么也沒有。”老人說着，把他起皺的手放在那堆手稿上，“它就在这里；人們讀了它，就会得相信。他們会站起来，承認自己的愚蠢。他們会把十字架用来当柴烧，把教堂用来做倉庫，而牧师們就会下地耕田了。”

“啊，埃伯哈脱大叔，”伯爵夫人微微抖了一下，說，“你是这么可怕的一个人嗎？这堆紙是这么可怕的东西嗎？”

“可怕！”老人重复說，“这不过是事实而已。然而我們都像小孩子，看見了陌生人就把臉藏到妇女的裙子里。我們已經習慣于躲藏真理，躲藏这个永恒的陌生人了。可是現在他要来，和我們在一起，現在，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他。”

“所有的人？”

“不只是哲学家，而是所有的人，你明白嗎，伯爵夫人，所有的人。”

“那么耶和華要死去了？”

“他，還有天使，聖徒，魔鬼，以及一切謊話，全得死去。”

“那么誰來統治世界呢？”

“難道你相信以前有人統治着世界嗎？難道你相信那個照顧麻雀和你頭上的頭髮的上帝嗎？從前沒有人統治世界，將來也沒有人統治世界。”

“可是我們，我們人，會變成什麼呢……”

“變成我們原來那樣——塵土。已經燃燒完了的東西不能再燃燒，它死了。我們，這些閃爍着生命之火的，不過是些燃料。生命的火花從這個人飛到那個人。我們被点燃了，燒起來，熄滅了，這就是生命。”

“啊，埃伯哈脫，那么靈魂有沒有生命呢？”

“沒有。”

“進了墳墓以後有沒有生命呢？”

“沒有。”

“也沒有善，沒有惡，沒有目的，沒有希望嗎？”

“沒有。”

這個年輕女人走到窗邊，她望着外面秋天的黃葉，望着掛在斷梗上的天竺牡丹和紫菀花；她看着呂汶湖黑色的波紋，看着秋天濃重的烏雲，一時之間，她產生了弄世的念頭。

“埃伯哈脫大叔，”她說，“這世界是多麼丑惡、灰色啊！一切事物是多麼徒勞無益啊！我寧願躺下來死掉。”

但是她又聽見了她靈魂里一陣喃喃的聲音。生命的活力和強烈的感情在呼叫生命的幸福了。

“既然你夺走了上帝和永生，”她开口说，“那么就沒有任何东西能使生命美丽了？”

“工作。”老人回答说。

她又往外望；一种对这可怜的智慧的藐视感觉，从她心中升起。那深不可测的宇宙在她面前出现；她感觉到一切东西内部的灵魂；她感觉到外表上看来像是无生命的物质里面所埋藏的力量，单是这种力量，就能发展出一千种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生命。她昏头昏脑地思索着一个名字，来称呼存在在自然中的上帝的精神。

“啊，埃伯哈脱，”她说，“什么是工作？它是一个神吗？它本身有什么意义吗？再说一个看！”

“我不知道别的。”老人回答。

这时候，她想出了她寻找着的名字——一个可怜的常被污辱的名字。

“埃伯哈脱大叔，为什么你不说爱情？”

这张有上千条皱纹的嘴微微地笑了一笑。

“这儿，”这位哲学家说着，用紧握的拳头敲敲这大包稿子，“这儿所有的神都被杀掉了，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埃洛斯。爱情不过是肉体的欲望，除此而外，还有什么？它愿什么要比其他人身上的要求有更高的地位？让饥饿也成为个神！让疲劳也成为个神！它们一样值得啊。别再说这种可笑的东西吧！真理永生！”

年轻的伯爵夫人垂下了头。不是这样的，这一切不是真的，但是她不能争辩。

“你的话伤了我的灵魂，”她说，“然而我还是不相信你。你可以杀掉报仇的神，杀掉暴力的神，但不能杀掉别的。”

可是老人拉了她的手，放在稿子上，以不信神的狂热發了誓。

“你讀了这个，你就一定相信。”

“但願我永远不会看它，”她說，“如果我相信了它，我就活不下去了。”

她憂傷地离开哲学家走了出去。她走后，他却久久地坐着沉思。

这些以异端的自白草草写成的旧手稿，还没有到世界上去受过考驗。埃伯哈脫大叔的令名，还没有达到声望的最高峰。

他的伟大作品藏在一只箱子里；放在斯瓦茲茹教堂走廊樓梯下的什物間內。要到这个世紀終了的时候，它才能初見天日。

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是怕他的論点得不到証实嗎？他是怕被迫害嗎？那你就不太了解埃伯哈脫大叔了。

現在听着吧：他爱的是真理，而不是自己的荣誉。因此他牺牲了后者，而不是前者；为了一个深受宠爱的孩子，可以怀着自己是被宠爱的信念而死去；这一点，是伯爵夫人最最关心的。

啊，爱情，你真是万古不朽的！

第十九章 卖扫帚的姑娘

誰也不認識山背后那个松林最茂密、地下复着厚厚一層蘇苔的地方。人們怎么会認識这个地方呢？从来沒有人的脚在它上面踩过，也从来沒有人的嘴叫过它的名字。沒有路通到这个隱藏着的地方去。这是森林中最荒寂的区域，現在却有上千的

人在寻找它。

寻找的人絡繹不絕，走个不完！他們簡直可以擠滿勃洛的教堂——恐怕不光是勃洛，連洛甫維克斯的和斯瓦茲茹的都得擠滿。

住在沿路的人都冲出来，問：“發生什么事啦？是敵人打來了嗎？你們到哪兒去？告訴我們，到哪兒去？”

“我們在尋人，”他們回答，“我們尋了兩天啦。我們今天繼續尋；但是以後就沒有辦法了。我們要進入勃揚尼樹林和埃克布西邊的縱樹山崗進行搜尋。”

這一群人，是從尼迦爾特，東部群山中一個貧困地區，首先出發的。因為一個星期以前，那個烏髮桃腮的漂亮姑娘失蹤了。就是古斯泰·貝林想要和她訂婚的那個賣掃帚的姑娘；她在大森林裡迷失了，一個星期不會出來。

因此，人們就從尼迦爾特出發，到森林裡搜尋。他們一路上碰到的人也都參加進來了。

有時候，新參加的人問：

“你們這些尼迦爾特來的人，這事情怎麼會發生的呢？為什麼你們讓這個漂亮姑娘獨自走陌生的路？森林很深，而且她又喪失了理智。”

“誰也不打擾她，”他們回答說，“她也不打擾誰。她出去，像個孩子一樣安全。還有誰比上帝親自照顧的人更安全的呢？以前她一向是回來的。”

這一群尋找的人，已經在尼迦爾特和平原相隔的東部森林裡搜索過了。現在在第三天，他們經過勃洛教堂，向埃克布西邊的森林走去。

他們隨便走到哪里，總會引起一陣好奇；人群中經常有一個

人得停下来，回答这样的問題：“你們干什么啊？你們找什么啊？”

“我們在找那个藍眼珠黑頭髮的姑娘。她自己躺在森林里寻死。她已經去了一个星期了。”

“为什么她要躺在森林里寻死呢？因为她挨餓嗎？因为她不幸嗎？”

“她沒有挨餓，但是她在春天遭到了不幸。她看見了那个疯牧师古斯泰·貝林之后，許多年来一直爱着他。她沒有别的办法。上帝使她丧失了理智。

“这件不幸的事發生在春天——在这以前，他从不曾看过她一眼。后来他对她說，她應該做他的情人。这不过是开玩笑的話；他說过就不管她了，但她却从此心里不能安定。她經常到埃克布去。他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他討厭她。最后一次她去的时候，他們就放狗咬她。从此以后她就失踪了。”

救人啊！救人啊！一个人的生命發生危險了！有人躺在森林里寻死啦！也許她已經死了。也可能她还在那里摸索，找不到路。森林既广且深，而且她又精神錯乱了。

大家都来吧，男人，妇女和孩子！誰敢留在家里？誰知道上帝企圖惜重的，不会刚好就是他呢？你們大家都来吧，讓你們的灵魂不会有一天在荒漠的地方孤独无援地流浪，要找安息而找不到！来吧！她已經精神錯乱，而森林却又深又广。

看見人們为了某个重大目的而團結在一起，真是令人惊异。然而这既不是飢荒，也不是对上帝的恐惧，也不是战争，驅使他們跑了出来。他們的麻煩是沒有好处的，他們的努力是沒有报酬的；他們不过是去寻找一个傻子而已。費了那么多脚步，那么多憂慮，所得到的报酬不过是找回一个可怜的受騙的姑娘，而且

她的精神已經錯亂了。

這些熱心的搜尋者充滿了大路。他們用熱誠的眼睛估量着森林；他們憂郁地往前走，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所尋找的很可能是死的而不是活的了。

啊，那悬崖脚下的黑色东西，并不是一个蚁垤，而是一株断树。感謝上天，不过是一株断树！可是他們不能看得清楚，因为松树长得太密了。

已經寻找了三天，他們習慣于这个工作了。他們在傾斜的岩石下寻找，那里容易滑倒；在橫倒的树干下寻找，那里容易撞断胳膊或腿骨；在茂密的松树枝下寻找，在柔軟的藓苔上搜索，那里都容易使人逗留休息。

熊的老窟，狐狸的洞穴，獾的深窝，开滿紅色蔓越橘的山坡，銀白色的樺树，一个月前被森林的野火烧得光禿禿的山头，像被巨人擲下聳立着的石头——这一切他們都寻找过了，但就是沒有找到岩石下那黑东西躺着的地方。沒有人到那兒去看看，这是一个蚁垤呢，还是一根树干，还是一个人。唉！这的确是一个入，可是沒有人到那兒去看見她。

夕阳斜照着半边森林，然而那女人还是沒有找到。現在他們怎么办呢？他們該不該再在林子里搜索一遍？黑夜里，森林是危險的。那里有深不可測的沼澤，无底的岩縫。他們在太阳煌煌之下既然什么也找不到，那么沒有了太阳还能找到什么呢？

“我們到埃克布去！”人群中有人喊。

“我們到埃克布去！”大家齊聲地喊。

“我們去問那些食客，他們為什麼放狗咬一个精神錯亂的人，為什麼把一個傻子逼上絕路。我們可憐的挨餓的孩子哭着，我們的衣服撕破了；馬鈴薯在地里腐爛；馬匹脫韁跑了；牛群沒

有人看顧；我們累得几乎要死——這是他們的錯。

“在這個該死的年頭里，我們得忍受一切。到了冬天就要鬧飢荒。上帝的手在尋找的是誰？這不是勃洛布的牧師；他的祈禱上帝听得見。那麼，除了這些食客，還有誰？我們到埃克布去！”

“他們破壞了花園；他們把少校的妻子趕出去，沿路求乞。我們沒有工作，是他們的過失。我們的飢荒，也是他們一手造成。我們到埃克布去！”

於是，這群激動的黑壓壓的人群往埃克布走去；飢餓的婦女抱着哭泣的孩子，跟在他們後面；癱腿的和年老的走在最後。他們的憤激像繼續不斷增長的風暴一樣，從老人傳到婦女，從婦女傳到額頭的強壯男子身上。

這是秋天的洪水，奔騰而來。食客們，你們還記得春天的洪水嗎？

在森林旁邊田地裡干活的一個農夫，聽見了人們瘋狂的喊聲。他立刻跳上了一匹馬，向埃克布飛馳而去。

“災禍來啦！”他叫嚷着，“熊來啦，狼來啦，妖魔來啦，來奪取埃克布啦！”

他滿莊園繞着奔馳，恐怖得如狂如癡。

“森林裡所有的魔鬼全都放出來啦！”他喊着，“他們來進攻埃克布啦！你們快逃命吧！魔鬼來放火燒房子，殺食客啦！”

在他後面，可以聽到那蜂擁而來的人群的鼓噪聲和叫喊聲。這個憤激的風暴一樣的人流，它知道它要的是什麼嗎？它是要放火，要謀殺，要搶劫嗎？

他們不是人類；他們是野獸。殺死埃克布的人！殺死食客

們！

这里，白兰地像水似地流；这里，地窖里有成堆的黄金；这里，倉庫里装满着谷物和肉类。为什么诚实的人要挨餓，而有罪的人却富裕？

但是現在，食客們，你們的好日子到头了；限度已經超过。森林里躺着一个控訴你們的人；我們是她的代表。

食客們站在这座大屋子里，看着人們来临。他們知道自己为什么受到攻击。这一次他們是清白无辜的。如果那可憐的姑娘是到森林里去寻死了，那并不是因為他們放狗咬了她——事实上他們从未这样做——而是因为一个星期以前，古斯泰·貝林和伊利莎白伯爵夫人結了婚。

但是，对这群暴徒这样講有什么用呢？他們疲劳，他們飢餓；复仇的欲望驅使着他們，搶劫的念头引誘着他們。他們狂野地叫喊着冲来；那騎馬的农夫在他們前头狂奔，恐怖得發了瘋。

食客們把年輕的伯爵夫人藏在最深的房間里。呂汶褒格和埃伯哈脫坐在那兒保护她，其他的人都出去迎接这一群人。当这喧鬧的人群中的先头几个到达屋前时，他們正站在庄屋門前的台阶上，空着手，微笑着。

人群在这几个安靜的人面前站住了。他們曾經要把这几个人拖倒在地，用鉄掌的鞋底踐踏他們，就像五十年前，倫特鉄工厂的人們經常对待經理和監工那样。他們以为会遇到緊閉的大門，高举的武器；他們以为会遇到抵抗，战斗。

“亲爱的朋友們，”食客們說，“亲爱的朋友們，你們都疲劳了，都很餓了；讓我們請你們吃一点东西，首先是喝一杯埃克布家釀的白兰地。”

人們听都不要听；他們尖声嚷着，恫吓着。但是食客們并不气馁。

“只要等一等，”他們說，“只要等一秒种。瞧，埃克布的大門全都敞开；酒窖的門开着，儲藏室的門开着，牛奶棚的門开着。你們婦女們之得垂头丧气了；孩子們也在啼哭。讓我們先請他們吃点东西！然后你們可以杀死我們，我們决不逃走。頂樓上滿是苹果；我們去拿苹果給孩子們吃！”

一个鐘头之后，埃克布的宴会举行得真熱鬧。在这滿月的光，清澈如水的秋夜，这座大屋子里举行了前所未有的盛大宴会。

柴堆点起了火；整个庄园被篝火照耀得通明。人們一群一群地坐着，享受着温暖和休息；同时，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都分發給了他們。

这些有决断的人到农場里，取来了需要的东西。宰了小牛和綿羊，甚至宰了一两头犍牛；把肉割开，立刻烤了起来。这几百个飢腸轆轆的人张嘴大嚼。牲口一只接一只地拉出去宰杀，仿佛一夜功夫就要把畜栏吃空似的。

这一天他們刚好烤了面包。自从年輕的伊利莎白伯爵夫人回来之后，庄內又有了勤勞的气象。这个年輕女人好像从来想不到自己是古斯泰·貝林的妻子。不管是他是她，也从不在行动上表示出这一点；相反地，她却自己做得像埃克布的女主人一样。就像一个善良而能干的妇女必然的那样，她以一种熾烈的热誠努力来改变这个庄园原来的浪費和懶散現象。大家都听她的話。僕人們重新有一个女主人領導他們，頗为觉得起劲。

但是，她把面包房里装滿了面包，她在九月里攪牛奶、釀酒和做乳酪，又有什么用处呢？

把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拿出来給人們吃，讓他們不要燒掉埃克布，不要杀掉食客們！把面包、黄油、乳酪都拿出来！把整桶

的啤酒，儲藏室里的火腿，整桶的白蘭地，還有蘋果，都拿出來！

埃克布所有的財富怎麼能夠用來消弭人們的憤怒呢？如果我們能讓他們不做什么壞事就走，那真是太好啦。

這一切都是為了那個現在是埃克布的女主人的她而做的。食客們都是勇敢的男子漢；如果按照他們自己的意志，他們是會保衛自己的。假使不是為了她這個溫柔仁慈的人替他們懇求的話，食客們是會開几槍把這些掠奪者趕跑的。

夜漸深，人群的憤怒也漸漸平息了。溫暖和休息，食物和白蘭地，緩和了他們可怕的瘋狂。他們開始開玩笑，打開嬉笑起來。

快到半夜，他們似乎準備走了。食客們不再供給食物和酒，不再拔開瓶塞，倒出啤酒。他們輕鬆地嘆一口氣，覺得危險已經過去了。

剛好在這個時候，這座大屋子的一道窗戶里出現一個亮光。所有看見的人都呼喊了一聲。拿着這個亮光的是一个年輕女人。

這不過是一秒鐘的功夫，這個幻影馬上消失了，但是人們以為他們認出了這個女人。

“她有烏髮紅腮！”他們嚷着，“她在这里！他們把她藏在这里啦！”

“啊，食客們，你們把她藏在这里啦？你們把這個精神錯亂的孩子留在埃克布啦？你們要她干什么？你們讓我們悲悼了她一個星期，整整搜尋了三天。去他媽的酒肉吧！我們真不要臉，從你們這雙手里受得下東西！首先，把她交出來！然後我們再想辦法怎樣治你們。”

這群人非常迅速，但是食客們更要迅速。他們衝進屋去，門

住了門。但是他們怎么能抵擋這樣一群人呢？門一道一道接連着被打破了。食客們被拋到一邊；他們又是赤手空拳；他們被擠進了人群，連勁都不能勁。人們要進來尋找那個賣掃帚的姑娘。

在一間最深進的房間里，他們找到了她。誰也沒有時間來看看她到底是皮膚白的還是深的。他們舉起她，把她抬了出去。他們說，她不用害怕，他們是來救她的。

但是他們從屋子裡出來的時候，卻遇到了另一群人。

在森林裡一個最偏僻的地方，有一個女人的屍體；她是从一個很高的絕壁上掉下來摔死的。一個孩子發現了她。那些留在森林裡搜尋的人就把她抬到這裡來了。

她死后，比活時更加美麗。她躺着，披着長長的黑髮，十分可愛。在永恒的平靜安息中的形體，顯得更為美好。

人們用肩膀抬着她，從人群中走過來。所有的人都低頭下，向死者的尊嚴致敬。

“她死了沒有多久，”人們低聲耳語，“她一定是在森林裡一直流浪到今天。我們看她是要逃避我們這些尋找她的人，因此在懸岩上摔下來的。”

既然這個就是賣掃帚的姑娘，那麼從埃克布莊抬出來的那個又是誰呢？

從森林裡來的行列和從屋子裡來的行列相逢了。院場上到處燃燒着篝火。於是人們把這兩個女人看清楚，認出了她們。那另一個是鮑格莊的年輕伯爵夫人。

“哼！這是什麼意思？這是不是一樁新罪惡？為什麼年輕的伯爵夫人在埃克布？為什麼他們告訴我們說，她不是在遠地就是已經死了？憑着正義的名義，我們應不應該撲上去抓住這

些食客，把他們用鐵掌的鞋跟踩成肉漿？”

這時候，有一個响亮的嗓音响了起來。古斯泰·貝林已經爬上了栏杆，正在說話。“听我說，你們这群妖魔鬼，这群惡鬼！你們以為埃克布沒有槍，沒有火藥嗎，瘋子？你們以為我沒有想對你們像對瘋狗一樣開槍嗎，要不是她為你們懇求？啊，要是我知道了你們會這樣碰她，你們早已沒有一個活着的了！

“為什麼你們今夜到這兒來騷鬧，用謀殺、放火來威嚇我們？我跟你們那些瘋姑娘有什麼關係？我知道她們跑到哪兒去了？平時我對她心腸太好了些，就是這麼會事。我本來應該放狗咬她的——這對我們兩人都更好些——然而我沒有這樣做。我也從未答應要娶她；我從來不曾答應過。記住這點！

“可是現在我對你們說，你們必須把屋子裡拖出來的人放開。放開她，我說；但願那些碰了她的手在永恒的火焰裡燒燄！你們難道不明白，她比你們不知高出多少，就像天不知比地高出多少一樣？她是多么纖巧，你們是多么粗暴。她是多么善良，你們是多么可惡。

“現在我要告訴你們她是誰。第一，她是天堂上的一個天使——第二，她曾經和鮑格莊的伯爵結過婚。但是她的婆婆整日整夜地折磨她；她得到湖邊，像個普通使女一樣洗衣服；她挨打，受苦，這是你們的婦女們從來不曾有過的。是的，她幾乎準備要投河自殺了，這我們大家都知道，因為他們要把她一直折磨死。我不知道當時你們中間有誰在那兒救她的性命。你們沒有一個在那兒；只有我們食客，我們救了她。

“後來她在遠處一個農民家裡生了一個孩子，伯爵給她送了個信去說：‘我們是在外國結的婚；我們不曾遵循法律和手續。你不是我的妻子；我不是你的丈夫。我根本不管你的孩子！’——

是的，事情就是如此，然而她不願意孩子在教堂的登記冊上寫成沒有父親的孤兒；當時你們也會很得意的，如果她對你們中間的一個說：‘來，跟我結婚！我一定要給孩子一個父親！’可是她沒有挑你們。她要了古斯泰·貝林，一個永遠不再做上帝的聖職的窮牧師。是的，我對你們說，農民們，我從來不曾做過比這更困難的事；因為我根本配不上她，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因為她是這樣絕望，我也不敢拒絕。

“現在，你們愛說我們食客是怎麼壞就相信怎麼壞吧；但是對她，我們已經尽可能做了好事。也虧得她，你們今夜才沒有都被殺死。現在我告訴你們：放開她，你們自己就走，否則腳下的土地會裂開，把你們吞下去的。你們走的時候，趕快禱告上帝，求他饒恕你們恫吓和傷害這樣善良清白的人的罪過。快走！我們受得夠了！”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那些抬着伯爵夫人的人早已把她放開，坐在階台的石級上。這時候，一個高大的農夫，沉思着走到她面前，伸出了一只大手。

“謝謝你，祝你晚安，”他說，“我們並不想傷害你，伯爵夫人。”

隨後又來了一個，跟她握手。“謝謝你，祝你晚安。請你不要生我們的气！”

古斯泰跳了下來，站在她身旁。於是他們也跟他握手。

他們就這樣慢慢地一個接一個地走上前來，道了晚安之後離開了。他們重又馴順了，重又變成了人，就像這天早晨他們離開家時一樣，飢餓和仇恨還不曾把他們變成野獸。

他們看着伯爵夫人的臉。古斯泰看見，她的純潔和溫柔使許多人的眼睛里熱淚盈眶。他們對這個從未見過的最高貴的人，

怀着默默的崇敬。

他們不能全体都跟她握手。他們人太多了，而这个年輕女人又疲倦，又柔弱。然而他們都走上前来看她，还可以握一握古斯泰的手——他的胳膊还經得起这样的握手。

“啊，我的人們，”他想，“啊，我的人們，我多么愛你們啊！”他觉得自己多么愛这一群人；他們穿的是粗布衣服，發臭的鞋子；他們走在前头的人抬着那个姑娘的尸体，陸續地消失在黑暗中。这些人住在森林边上烏黑的茅屋里；他們不能写字也不会讀書；他們从来不知道生命的丰富和华丽，他們掙扎着以求每天的面包。

他以一种痛苦的、热烈的深情来愛他們，使他禁不住掉下泪来。他不知道他要為他們做些什么，但是他愛他們，愛每一个，也愛全体，虽然他們都有錯誤，有罪过，有弱点。啊，上帝，我的主人，但願有一天他也能被他們所愛！

他的梦被惊醒了；他的妻子正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人們都走了，只有他們两个人留在台阶上。

“啊，古斯泰，古斯泰，你怎么能这样做！”

她把手捂着脸，哭了起来。

“我说的都是事实，”他喊着，“我从来不曾答应卖扫帚的姑娘和她結婚。‘下星期五你来吧，你将看到一件滑稽的事！’这就是我对她說过的話。她放不开我，那不是我的过失。”

“啊，不是这个；你怎么能对人家說我是善良而純潔的呢？古斯泰，古斯泰！难道你不知道，在我沒有权利愛你的时候，我就已經愛上了你？我觉得可羞，古斯泰！我羞得要死啦！”

她不住地哭泣着。

他站在那里望着她。

“啊，我的朋友，我的爱人！”他平靜地說，“你这样善良，真是多么幸福！你有这样美丽的灵魂，真是多么幸福！”

第二十章 凱文許勒

一七七〇年，这个后来學問淵博、多才多藝的凱文許勒在德國誕生了。他是一個伯爵的兒子。要是他願意，他可以住在巍峨的宮殿里，和皇帝并鞍齊騁；但是他却並不希望这样做。

他也盡可以把風車翼子安裝在堡壘最高的高塔上，把大厅變成鎖匠的工場，把閨房變成鐘表匠的作坊。他也很願意在堡壘里裝滿了飛轉的輪子，往復的杠杆。但是他既然不能这样做，他就拋棄了一切的奢華，投拜在一個鐘表匠門下當學徒。他在那兒學會了一切該學的有关齒輪、發條、鐘擺的學問。他學會了製造日晷儀，星象儀，有唱歌的金絲雀和吹號角的牧人的座鐘，奇怪機器裝滿了整座教堂鐘樓的套鐘，以及機件小得可以安在一隻小盒里的懷表。

他得到了滿師證明書后，他就把背包綁在背上，手里拿一根手杖，從一個地方到一個地方地漫遊，研究一切用滾軸和輪子轉動的東西。凱文許勒並非一個普通的鐘表匠；他要做一个偉大的發明家，改進世界。

他这样漫遊了許多地方之后，他掉轉腳步，向伐姆蘭走來，到那兒研究磨坊和開礦。一個美麗的夏天早晨，他剛好穿過卡爾斯塔德的市場。然而也在这个美麗的夏天早晨，森林里的仙女很高興，延長了她的散步，一直走進城里。這個高貴的婦女剛好從相對的方向穿過市場，因此，就和凱文許勒相遇了。

这次会见对钟表匠的学徒意义重大。她有一双发亮的绿眼睛，一头浅色的长头发，几乎拖到地上；穿着绿色的能变化的绸衣。她是凯文许勒看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

他站定了，仿佛失去了神志，凝视着她，看她向他走来。

她是直接从最深最密的森林中来的，那里的羊齿草高于树木，那里的巨大樺树掩蔽了太阳，因此，阳光只能在黄色的蕨苔上照下一个个金色的小点。

我真想换在凯文许勒的地位，看她这样黄头发上纠结着羊齿叶子和松针，脖子上围着一一条小黑蛇，向前走来。

人们一定会怎样地向她瞠目而视啊！马匹被她那飘拂的长髮所惊，都跑开了。街上的孩子在她后面狂奔。男人们掉了手里的肉刀，对她张口呆看。

她却自顾自平静地庄严地向前走着，对于周围的骚动只是微微发笑，因此，凯文许勒看见了她那尖小的牙齿在红唇之间閃爍。

她肩膀上披着一件斗篷，让人家看不出她是誰；但是不幸得很，她忘了遮住她的尾巴。这条尾巴在街石上一路拖着。

凯文许勒看见了尾巴；他很难受，这样一位高贵夫人竟使自己成为全城的笑柄；因此他鞠了一躬，彬彬有礼地说：

“請夫人把您后面拖着的东西提起来吧！”

森林仙女受了感动，由于他的温柔，也由于他的礼貌。她在他面前站住，对他望着，使他觉得她双眼中射出的明亮的火花，印进了他的头脑。“凯文许勒，”她说，“从今以后，你的双手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成任何东西，不过每一种只能做一件。”

她这样说了，也遵守了她的诺言。誰不知道森林仙女有力量把才能和奇妙的本领给她喜爱的人呢？

凱文許勒留在卡爾斯塔德，在這裡租了一間工場。他日日夜夜錘打着，工作着；不到一個星期，他創造了一個奇蹟：一輛自動的車子。它馳上山崗，馳下山崗，忽而快，忽而慢，隨人駕駛着左右轉彎，停止或者開動。

凱文許勒的名字盡人皆知。他對這輛車子很得意；他就旅行到斯德哥爾摩去，給國王看。他用不着等候驛馬，也用不着責罵馬夫。他得意洋洋地駕駛着自己的車子，沒有幾個鐘點，就到了那里。

他一直駛到王宮里，國王帶着一大群高官顯爵，命婦淑媛，出來看他，都把他稱贊不盡。

於是國王說：“凱文許勒，你可以把這輛車子獻給我。”可是他雖然不答應，國王還是堅持着，一定要他的這輛車子。

這時候，凱文許勒看見國王的隨從中間，有一個淺色頭髮，綠衣服的貴婦。他認出了她，于是他明白了就是這個女人勸國王向他要這輛車子的。他束手無策了。把這輛車子給別人，他不能忍受，然而他又不敢拒絕國王。因此他就把車子開得飛快，衝上宮牆，撞得粉碎。

他回到卡爾斯塔德後，他想再做一輛這種車子。但是他做不成了。于是他厭倦了森林仙女給他的才能。他脫離他父親堡壘里的舒適生活，是出來為眾人造福的，並不是來做只有一個人能使用的奇蹟的。即使他成了一個偉大的工匠——是的，一個最偉大的工匠——而不能把自己的奇妙發明一件一件地做出許多，供給成千上萬的人使用，那又有什么好處呢。

而且他也非常渴望安靜的、切實的工作，因此，他就改行做了一個石匠和磚瓦匠。就在這時候，他建築了西邊橋下的高大石塔。他原來還想修起高牆、大門、院子、壁壘和角樓，那麼克

拉河岸上就会有一座真正的堡垒耸立着了。

在这里，他可以实现他孩提时候的梦想了。一切与勤劳的手艺有关的东西，都要在堡垒的大厅里有一席之地。浑身白粉的磨坊工人，铁匠，紧张的眼睛上遮着绿遮眼罩的钟表匠，双手污黑的染匠，织工，旋匠，銼匠等等，在他的堡垒里都要有工场。

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他用自己开下的石块，亲手盖起了这座高塔。他在高塔上面安上了风车翼子——这座塔是用来做磨坊的——现在他要开始盖铁工场了。

但是有一天，他站在那里瞧着那轻巧而坚固的风车翼子在风中转动，他从前的想望又从心里升起。

他把自己关在工场里，既不吃东西，也不休息，只是不停地工作。过了一个星期，他又做了一件新奇的东西。

有一天，他爬到高塔顶上，开始把一对翅膀安在自己的肩膀上。

街上两个孩子看见了他，高声叫喊起来，喊得全城都听见了。他们气喘呼呼地拔脚就跑，跑遍了每一条街，打了每一家门，一面高声喊着：

“凯文许勒要飞上天去啦！凯文许勒要飞上天去啦！”

他泰然自若地站在塔顶，系着翅膀；同时，成群的人从卡尔斯塔德狭窄的街道上奔跑着拥来。不一会，桥上就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市场上也拥挤不堪，河的两岸也人头攒动。

凯文许勒终于安好了翅膀，起飞了。他先把双翼拍了几下，就飞到了空中。他伸直身子，越飞越高。

他深深地吸着空气，空气浓烈而清新。他的胸怀扩展了，古代骑士的血液在他身体里沸腾。他像白鸽一样翻滾，像鹰一样翱翔；他飞得跟燕子一般迅速，鹰隼一般自在。他只要能替每

一个人都做这么一对翅膀那该多好啊！他只要能给所有的人都有在明净的天空中飞行的能力那该多好啊！他不能这样独自享受。啊，那个森林仙女——他只要能遇见她就好啦！

这时候，他的眼睛虽然几乎被眩目的阳光弄盲，他却看见一个人正向他飞来。跟他相同的一对巨大翅膀，翅膀中间飞舞着一个人的身体。他看见了飘扬的黄頭髮，波浪般的綠綢衣，狂热的閃光的眼睛。就是她，就是她！

凱文許勒毫不思索，就以疯狂的速度向她扑去——是去亲吻她还是袭击她，他自己也说不定——但是无论如何要逼迫她去掉加在他身上的詛咒。他没有看准自己是往哪里冲，他只看见飘扬的頭髮和狂热的眼睛。他接近了她，伸出手臂去抓她。然而他的翅膀撞上了她的，而她的翅膀更坚固，因此，把他的翅膀扯裂了，毁坏了；他打了个旋，翻身直掉下来，不知掉向何处。

等到他回复知觉，他已经躺在自己的塔頂，损坏的飞行机件抛在一旁。他掉下来的时候，直撞在自己的磨坊塔上，風車翼子勾住了他，带着他轉了好几轉，然后抛在塔頂上。

結局就是这样。

凱文許勒又成了一个絕望的人。老老实实的工作，他連想都不願意想一想，但是他又不敢再施展他的魔术般的能力。要是他做成了另一件奇物，而結果又毀坏了，那他会悲痛得心碎的。但是假使他没有把它毀坏，他一想到他不能以它造福于众人，也一定会發疯的。

他找出了背包和手杖，讓磨坊就这样孤另另地聳立着，决定出門去寻找森林仙女。

旅途中，他到了埃克布，那是在少校的妻子被赶出去之前不多几年。他受到很好的接待，于是就留下了。他孩提时代的記

忆又想了起来；他让人家叫他伯爵。他的头髮逐渐变白，头脑逐渐僵化。他变得这样衰老，以致他不能再相信年轻时的手艺了。他已经不再是能够制造奇物的人。那个制造了自动车和飞行机件的人并不是他。啊，不是——传说而已，传说而已！

这时候，发生了少校的妻子被赶出埃克布的事，食客们成了这个广大庄园的主人。于是这里开始了从没有这样坏过的生活。一阵风暴刮过大地；人们在地面上打仗，灵魂在天堂上打仗。女巫骑在狼背上从杜佛尔出来，森林仙女也到了埃克布。

食客们不認識她。他们以为她是一个可怜的受苦的女人，被凶残的婆婆虐待得走了绝路。因此他们收留了她，像王后似的尊敬她，像孩子似的爱她。

只有凯文许勒一个人知道她是誰。起先他跟别人一样被迷惑过去了。但是有一天她穿了一件闪亮的綠色衣服；看见了这件衣服，凯文许勒認出了她。

她倚在綢緞的靠垫上，所有的老人在态百出地侍候着她。一个做厨子，一个做侍役，一个讀書給她听，一个为她奏乐，一个修补她的鞋；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工作。

他们说她害了病，这个可厭的巫女！然而凯文许勒知道这病是什么意思。她在嘲笑他们全体。

他警告食客们要对她小心。“瞧她那小小的尖牙齿，”他说，“还有她那狂热的發亮的眼睛。她是森林仙女——在这可怕的时代到处都是邪恶。我对你们說她是森林仙女，到这兒来毁灭我們的。以前我看见过她。”

然而凯文许勒看見了森林仙女，認出了她之后，心里又升起了工作的欲望。这欲望开始在他头脑里燃烧着，沸腾着；他的手指痛苦地渴望着要弯轉来抓住錘子和鋸刀；他再也不能忍受了。

他心里痛苦着，穿上了工作褲子，把自己关在一間旧鉄工場里，埋头工作。

从埃克布到整个伐姆兰，人們都惊喊着：

“凱文許勒又开始工作啦！”

一个新的奇迹要出世了。这是什么东西呢？他会教我們在水面上行走嗎？还是要搭一架梯子爬到星星上去？

一天晚上，那是十月的第一天或第二天，他的奇物做成了。他手里拿着它，走出工場来。这是一个不停地旋轉着的輪子；它轉动的时候，輪幅就像火一样熾热起来，發出热和光。这一次，凱文許勒造了一个太阳。他拿着它走出工場，黑夜立刻变得那么光亮，連麻雀都啁啾起来，云彩都染上了紅色，仿佛黎明已到一样。

世界上从此以后不再有黑暗与寒冷了。他想到这里，脑袋就旋轉起来。太阳尽管繼續升起又落下，但是等到它一消失，大地上将要燃烧起成千上万个他的这种火輪，天气将要暖得得振动，好像夏天最热的日子一样。庄稼在隆冬照样成熟，野草莓一年到头长满了山坡，河道湖沼也永远不会冰封。

他的火輪将要創造一个新世界。它要成为穷人的冬衣，矿工的明灯。它要給磨坊以动力，給自然以生命，給人类以一个崭新、丰富、幸福的生活。然而同时，他也知道，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那森林仙女决不会讓他做成第二个輪子。因此，他又是恼恨，又是急于报仇，就起了杀死她的念头，于是他不再知道自己干的是怎么了。

他跑到庄屋，在大厅的楼梯底下放下了他的火輪。他的目的是放火把屋子烧掉，把巫女烧死在里面。

然后他跑回工場，坐下来靜靜地听着。

外面起了嚷叫和喧鬧的聲音。現在他們可以看見，一件偉大的事情完成了。

是的，你們奔跑吧，你們叫喊吧，報警吧！然而你們那個放在綢緞靠墊上的森林仙女，她被燒在里面了。

讓她在痛苦中折騰吧！讓她從一間房間到一間房間地在火焰前面奔逃吧！啊，那個綠色的綢衣化成了一團火，那頭飄拂的長髮上火舌亂竄。勇敢些，火焰！勇敢些！抓住她，燒她！燒這些巫女！不要害怕她的法术，火焰！讓她燒！有人被她害得燒了終身呢。

鐘声响着，大車轆轤而來，水龍搬了出來，從湖里抽起了水，附近各村的人們都奔着跑來。喊聲、哭聲、命令声响成一片；屋頂塌了下來；大火發出可怕的嘩喇聲和呼呼聲。但是這些都不能打動凱文許勒；他坐在一個鉄砧上，搓着雙手。

這時候他聽見一聲巨响，仿佛天塌下來了一樣，他勝利地跳了起來。“現在成功啦！”他喊道，“現在她逃不了啦！她不是被梁木壓死，就是被火焰燒死！成功啦！”

他想起了埃克布的名譽和光榮；為了把她從這個世界上趕走，這一切都犧牲了——曾經有那麼多歡樂的瑰麗大厅，曾經放過那麼多豐富食物的桌子，那價值連城的古老家具，銀器，磁器，都永遠不能補償了——

忽然他高喊着跳起來。他的火輪，他的太陽，那一切依仗着的模型，他不是放在樓梯底下點起火來的嗎？

凱文許勒低頭看着自己，沮喪得麻痺了。

“我快瘋了嗎？”他說，“我怎麼能做這樣一件事？”

這時候，工場的门開了，森林仙女走了進來。

她站在門口，微笑着，十分美麗。她的綠色衣服沒有洞也沒

有脏；她的黄頭髮也沒有被烟熏黑。她就像他年輕时在卡尔斯塔德市場上看見的時候一樣；她的尾巴垂在双脚之間，周身充滿着一种森林里的狂野和芬芳的气息。

“埃克布在焚烧。”她說，笑起来。

凱文許勒把大鉄錘举起，要打在她头上，但是他看見自己的火輪在她手里。

“瞧我給你搶了什么东西出来。”她說。

凱文許勒扑身在她面前跪下。

“你打碎了我的車子，撕裂我的翅膀，毀了我的一生。慈悲吧！可怜可怜我吧！”

她爬上长凳，坐在那里，就像他第一次看見她那时候那样年輕、調皮。

“我看你知道我是誰。”她說。

“我知道你，我一直知道你，”这个不幸的人說，“你是天才。但是解脫了我吧！收回你的才能吧！讓我做一个普通的人！为什么你要虐待我？为什么你要毀灭我？”

“瘋子，”森林仙女說，“我从不曾想伤害过你。我給了你一个重大的酬劳；假使你願意，我也能收回。不过好好想想。你会后悔的。”

“决不！决不！”他嚷道，“取回那制造奇物的能力吧！”

“首先，你得毀了这个。”她說，把火輪丢在他前面地下。

他毫不犹豫，掄起大鉄錘向火輪擲去；火星滿屋乱飞，碎片和火焰在他身旁跳跃，于是他做的最后的奇迹成了塵粉。

“好啦，那么我把才能收回。”森林仙女說。她站在門口，大火的紅光傾瀉在她身上；他最后望了她一眼。他覺得她比以前更美丽，但是不再調皮嘲弄，而只是严肃驕傲。

“瘋子，”她說，“我曾經禁止你讓別人學你做的東西么？我只是想保護一個有天才的人不做機械匠的苦工而已。”

說罷，她就走了。凱文許勒發了兩天瘋後，又恢復了原狀。

但是在他瘋狂中，他放火燒掉了埃克布。幸虧沒有人受傷。然而食客們还是非常痛心，他們享受過這麼多好東西的這個豪爽的家，在他們當權的時候竟會遭此浩劫

第二十一章 勃洛布市集

十月開始的第一個星期五，盛大的勃洛布市集開始了，繼續舉行一個星期。這是秋季的節日。家家戶戶都宰牛宰羊，烤麵包，烘糕餅。新做的冬衣第一次穿上身；白蘭地酒的定量加了倍；工作都停止了。所有的莊園上都有宴會。僕人和雇工領了薪金，聚在一起久久地討論，到集上去買些什麼。較遠的人們，都背着背包，拿着手杖，結成小群來到。許多人還趕着他們的牲口往市場去。固執的年輕小公牛和山羊站住不走了，把腳定在地上，使它們的主人大為麻煩；旁觀的人看見了卻十分好玩。莊屋里的客房都住滿了客人，大家交換着零星的消息，談論着牲口的價錢。

到了市集的第一天，有多少人拥上勃洛布山崗，擠滿了那寬闊的廣場啊！小攤子搭了起來，商販們排開了他們的貨物。走繩索的，搖風琴的，盲提琴師，到處都是；還有算命的，賣甜食和白蘭地的。過了那些一排排的小攤子，就是許多蔬菜和水果，那是大莊園里的園丁們拿來賣的。紫紅的銅壺，也占了很大一片地方。然而，很明顯，從市集的情況看來，在斯瓦茲茹、勃洛和洛甫

維克斯，以及呂汶湖邊的其他各省，都有飢荒；小攤子上的交易不多。牲口市場上相當熱鬧，因為許多人不得不把母牛和馬匹都卖掉，來對付着過冬。

這裡熱鬧非常。誰只要有錢喝一兩杯，兴致就來了。而且使人們興高采烈的還不只是白蘭地；人們從冷冷清清的木屋里到了這個熙熙攘攘的市場上來，卷進了這個笑鬧嘈雜的人群，好像就激動得昏了頭。

所有不用留在家裡照顧屋子和牲口的人，都到這個勃洛布市集上來了。有埃克布來的食客們，尼迦爾特來的農民，挪威來的馬販子，北部森林里來的芬蘭人，以及沿路飄泊的流浪者。

有時候，這個喧鬧的大海湧成一個漩渦，繞着一個中心旋轉。誰也不知道這個中心是什麼，總要等到來了兩個警察，從人群中擠進去，才攔阻了一場毆鬥或扶起了一輛翻倒的車子。

快到中午的時候，發生了一場大毆鬥。農民總覺得商販用的碼尺太短，最初是在攤上拌嘴，吵鬧，後來就變成了全武行。

誰都知道，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這麼多天來總是遭受着飢餓和痛苦，因此，打架對他們是一種痛快的事，也不管對誰，不管為什麼。他們一看見架已經打起來，都從四面八方沖來。食客們想照老規矩擠進去排解，但是商販們也都跑來互相幫助了。

福爾斯的大漢蒙斯，是最喜歡打架鬧事的人。他已經喝醉酒，發着脾氣。他把一個商販推倒在地，拔拳揍他；但是商販叫起救命來，他的同伴就急忙跑來，想把他從蒙斯手里救出。於是蒙斯把一只櫃台上的布匹掃掉，把這只一碼寬，五碼長，用厚木板做成的櫃台，抓住一頭，揮舞着當作武器。

大漢蒙斯是一個可怕的人。他曾經把腓力普斯塔德監獄的一垛牆踢倒；他能夠把一只船從水里舉起，扛在肩膀上。現在他

举起这只沉重的柜台来打人时，所有的人都逃开了。他追赶着，向左右挥击。对于他，不再存在什么朋友和敌人的问题；他既然有了一件武器，他就要打人。

人们恐惧地四散奔逃。男男女女都叫喊着奔跑着。但是许多妇女手里都抱着孩子，她们怎么能逃得掉呢？摊子和車輛挡着她们的路；被闹声惊扰了的牛群妨碍着她们逃命。

在许多摊子之间的一个角落里，挤住了一群妇女。这个高大的巨人就向她们扑去。难道他在这群人中间看见了一个商贩吗？他高举木板的柜台，用力打去。妇女们吓得脸色如纸，浑身战栗，缩成一团，眼看着就要挨到这致命的一击。

但是，木板呼呼地向她们头上落下去的时候，它的力量被一个男人高举着的手臂挡住了。只有这个人没有缩下去，反而高站在众人之上；他自愿承受这一下打击，来救大家，因此，妇女和孩子都没有受伤。他抵挡了这沉重的一击，现在他自己躺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大汉蒙斯并没有再举起他手里的木板来；他的木板正打上这个人的脑袋时，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他的目光使蒙斯好像瘫痪了一样，一动不动，任凭别人把他捆绑起来带走。

市集上都传遍了说，大汉蒙斯打死了偷那特上尉。人们都说，这个穷人的朋友是为了援救妇女和无力自卫的孩子而死的。

刚才还闹闹嚷嚷，沸腾一样的巨大广场，立刻沉默了下来。交易停止了，打架的住手了，吃饭的也放下了食物。

他们的朋友死了。静默的人群流水一样涌到他倒下的地方来。他四肢伸直，躺在地上，完全没有了知觉；看不见伤痕，只是他的脑袋似乎打扁了。

有几个男人輕輕地把他抬起，放在那个巨人丟下的柜台上。他們覺得他好像還活着。

“我們把他抬到哪兒去？”他們互相問。

“抬回他家里去。”人群中有一个嘶啞的嗓音說。

对了，善良的人們，把他抬回家去！把他舉在肩上，抬回家去！他曾經是上帝的玩物；他曾經像一根羽毛一樣，被上帝一口氣吹開。把他抬回家去！

这个受伤的脑袋曾經在監獄里簡陋的硬板床上休息過，曾經在谷倉里的乾草捆上休息過。現在讓它回到家里，在柔軟的枕頭上休息吧！他曾經遭受過冤屈的耻辱和痛苦，曾經被人從自己家門口逐出。他做過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到處追隨着他所能找得到的上帝的道路；但是他的理想的地方還是他的老家；上帝關上了門不讓他進去的老家。現在他為拯救婦女和孩子而犧牲了，也許他的家會敞開大門讓他進去了吧。

現在他回家來，可不像一個壞蛋，被一群歪歪倒倒的酒友伴送著了。現在他被一群悲戚的民眾護送著；他幫助他們渡過困難時，就是住在他們的茅屋里的。把他抬回家去！

他們就這樣做了。六個人舉起他躺著的木板，抬在肩上，離開了市集。他們無論經過哪里，人們都讓開路，肅穆地站在一旁；男人脫下帽子，婦女屈膝行禮，仿佛她們在教堂里聽見提起上帝的名字時那樣。許多人哭著，擦著眼睛；有些人就談起了他的為人——多么善良，多么愉快，多么喜歡幫助人，多么虔誠。而且，看到抬他的人只要有一個走開，另一個馬上默默地跑上去接替，把肩膀抬起木板，使人多么惊奇。

倫那特上尉就這樣地來到了食客們站立的地方。

“我一定得去看看他平安地回家。”貝倫克虜齊說著，隨人群

向赫尔盖萨脱去。许多人也随着他去了。

市集上阒无一人，所有的人都随着去看偷那特上尉回家了。

人群到了赫尔盖萨脱，只见那屋子静悄悄的，没有人声。这一次又是上校去用拳头打门。僕人都上市集去了；只有上尉的妻子独自在家。这一次又是她打开了门。

她问，就像她上一次问的那样：

“你们有什么事？”

上校回答说，就像他上一次回答的那样：

“我们送你丈夫来啦。”

她看着他，而他则像平常那样笔直地安静地站着。她看着他后面哭泣着的抬木板的人，以及那一大群随着来的人。她站在台阶上，看着这几百双泪眼，而这些泪眼也悲痛地看着她。最后，她看着木板上躺着的丈夫，把双手按上了胸口。“这才是他原来的脸。”她喃喃地说。

她不再多问，弯下腰，拉开了一根门闩，打开大门，在众人之前向臥室走去。

上校帮着她把大床拉出来，搖松了枕头，于是偷那特上尉重新又躺在雪白柔軟的被单上了。

“他活着嗎？”她问。

“活着。”上校回答。

“还有救嗎？”

“不行了。没有办法了。”

沉默了一会兒，她突然想起了一个念头。

“他們都是为他掉泪嗎，那么多的人？”

“是的。”

“他干了什么了？”

“他最后干的是：为了使妇女和孩子免于死亡，他讓大汉蒙斯杀了自己。”

她又默默地坐了一会兒，沉思着。

“上校，两个月前他回家的时候，他的脸是什么个模样？”
上校吃了一惊。現在他明白了；現在他終于明白了。

“那是古斯泰替他画的。”

“那么这是由于你們的恶作剧，我才把他們关在門外，不讓他回家来的？这件事你怎么解释，上校？”

貝倫克勇齐把寬闊的肩膀聳了聳。

“我要負很大的責任。”

“我想这一定是你們所干的最坏的坏事。”

“我也从来没有走过像今天上赫尔盖薩脫来的这样沉重的路。此外，在这件事情里有罪的还有两个人。”

“誰？”

“一个是辛特拉姆，另一个就是你自己。你是一个冷酷的妇女。我知道有許多人曾經想跟你談你丈夫的事。”

“这是真的。”她回答。

然后她又求他談談那天晚上勃洛布的一切經過情形。

他尽他能够記得的都告訴她；她默默地听着。倫那特上尉毫無知覺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房間里站滿了哭泣着的人們；誰也沒有想到把这群哀痛的人关在門外。所有的門都敞开着，楼梯上，大厅里，都是沉默的、悲伤的人；院子里也密密層層地站滿了人。

上校說完了話，她就提高嗓子說：

“这里如果有哪一位食客在，我請他出去。我現在坐在臨死的丈夫床边，看見他，我受不了。”

上校不等她再說第二句，就站起來走了出去。古斯泰·貝林，以及其他幾個隨着倫那特上尉來的食客也都走了出去。人們都閃在一旁，給這小群丟臉的人讓路。

他們走后，上尉的妻子說：“在這段時期內看見我丈夫的人，請你們過來幾位，告訴我他在哪兒住，干了些什麼？”於是他們就開始替倫那特上尉向他的妻子作証，因為他的妻子誤解了他，硬起心腸嚴厲地對待了他。

花了很長時間，他們也沒有講完。從傍晚一直到夜深，他們就站在那兒談着；一個挨着一個走向前去，把他的事情講給這個連他的名字都不許提起的妻子聽。

有的人講，他怎樣在他們生病的時候來看他們，治好了他們。有的是愛吵鬧毆鬥的人，被他馴服了；有的是憂愁痛苦的人，被他鼓舞了；有的是酗酒的人，被他勸說清醒了。每一個沉淪在不能忍受的痛苦中的人，都給上帝的旅行者送了信去，他就來幫助他們，或者至少來鼓舞起他們的希望和信仰。

外面院子里，人們站在那兒等待着。他們知道里面的一切情形，在臨死的人床边高聲談着的話，人們輕聲地一個個傳到外面來。誰有什麼話要說，就慢慢地擠到前面來。“這裡有一個人能夠証明。”他們說着，讓他過去。他們就从黑暗中往前走，作了証，又消失在黑暗中。

“現在她說了一點什麼？”有人走出來，站在外面的人就問，“她說了一點什麼？”

“她像一個王后一樣喜悅，像一個新娘一樣微笑。她把他的安樂椅移到床边，放上了她親手為他縫好的衣服。”

這時候，人們突然沉靜下來。誰也沒有說出口，然而大家同時都明白了：“他要死了。”

倫那特上尉睜開眼睛，看見了一切。

他看見了自己的家，看見了人們，看見了妻子，看見了孩子，看見了衣服；他微笑起來。然而這不過是迴光返照；他略略地透了一口氣，靈魂便離開了軀殼。

於是人們不再說過去的那些事了。有一個人唱起了一支安魂曲，所有的人都應和着，幾百條宏亮的嗓子，把歌聲高高送入空中。

這是塵世在歡送靈魂升入天堂。

第二十二章 林中茅屋

這是食客們還沒有掌管埃克布的許多許多年以前。

牧人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一起在森林裡遊戲，用扁石子蓋小房子，採集野生的黃莓。他們都是在森林裡長大的，森林是他們的家，是他們的大廈；他們和那裡所有的東西一同平靜地生活着。

這兩個孩子把山貓和狐狸看作他們的家狗，把鼯鼠看作他們的家貓，把野兔和松鼠看作他們的牲畜；貓頭鷹和野鷄住在他們的鳥籠裡，青松是他們的僕人，年輕的樺樹是他們宴會上的客人。他們知道蝮蛇蜷縮着冬眠的洞窟，他們洗過澡後也看見水蛇在清澈的水裡游泳。但是他們既不害怕蛇，也不害怕別的野獸；他們屬於這個森林，森林就是他們的家，什麼也不能使他們害怕。

林中深處是男孩子居住的茅屋。一條險峻的林中小徑通到它前面；周圍群山環抱，掩蔽了陽光；附近是一個深不見底的沼

澤，終年迷漫着一片冰冷的霧氣。這樣的一所房子，對於平原上居住的人，是絲毫引不起興趣來的。

這個男孩子和這個女孩子，將來有一天要結婚，住在这个林中茅屋里，用他們的双手勞動，維持生活。但是他們還沒有結婚，就發生了戰爭，男孩子入伍當兵去了。他回家來的時候，沒有負傷，也沒有壞腿，然而這一次出征使他改變了生活。人世間的邪惡和與人之間的殘酷，他見得太多了；他不能夠再看見

起初誰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改變。他懷着孩提時代的愛情到牧師那里，宣布了他們的婚姻。埃克布上面的林中茅屋是他們的家，這是他們很久以前就計劃好的，可是這並不是一個幸福的家。

妻子覺得丈夫好像一個陌生人；他打仗回來後，她就認不出他來了。他的笑容是冷冰冰的，他的話說得非常少。她怕他。

他不做什么壞事，只是勤奮地工作，然而大家還是不喜歡他，因為他認為別人都是壞人。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受人憎恨的陌生人。現在，林中的動物都是他的敵人，遮蔽陽光的山嶺，升起迷霧的沼澤，都是他的怨仇。一個人有了邪惡的念頭，森林就成為一個可怕的地方了。

一個居住在荒野里的人，不應該有不愉快的回憶，否則，他在植物和動物之中，就只看得見謀殺和欺壓了，就像他從前在人類之中看見的一樣。他遇到的一切東西，他都認為是邪惡的。

這個退伍的兵士，楊·霍克，他不能解釋到底是什麼道理，但是他覺得一切都不如意。他的家庭里很少有安靜的生活。他的兒子在這兒長大，都很強壯，然而粗野。他們是堅強而勇敢的人，但是他們也對一切人抱着敵意。

他的妻子因为心里痛苦，就試着去寻找荒野的秘密。她在沼泽里树丛里采集治病的草药。她能够医治疾病，給失态的人出主意。她得到了女巫的名声；虽然她做了許多好事，人家还是避开她。

有一天，妻子想跟丈夫談談他的烦恼。

“自从你去打仗之后，”她說，“你就变得这样了。那里的人們怎样对待你的？”

他馬上站起来，要动手打她；以后，她每一次提到战争，他就憤怒得發狂。無論誰談到打仗两个字，他都不能忍受；不久大家全知道了，因此，人們談到这个题目，总很小心。

他的战友們之中，誰也不能說他做的坏事比別人更多。在战争中，他是一个好兵士。原因只在于他看見的一切可怕的事情，使他受了惊吓，从此以后，他就只看到惡。他的一切煩惱都来自战争。他認為宇宙万物都痛恨他，因为他也参預了这种事情。那些知道得更多道理的人可以自己安慰自己，說是为了祖国，为了荣誉而战斗。但是他怎么知道这些道理呢？他只感到万物都痛恨他，因为他流了血，干了許多坏事。

少校夫人从埃克布被赶出来时，他一个人住在茅屋里。他的妻子死了，兒子出門了。每逢有市集，他的家里就住滿客人。黑頭髮、黑皮膚的吉卜賽人都住到这里来；他們最喜欢別人避开的人。长鬃毛的小馬拉着滿載孩子和成捆破烂的車子，爬上林中小路。未老先衰的妇女，帶着一副抽烟喝酒而發肿的脸容，以及脸上蒼白瘦削、身材强壮結实的男子，隨在車子后面。吉卜賽人到了这座林中茅屋里，生活就熱鬧快活起来。他們帶來了白兰地、紙牌和大声的談笑。偷盜、馴馬、血腥的斗毆，他們談个不完。

勃洛布市集在一个星期五开始，后来倫那特上尉被杀死了。杀人的大汉蒙斯，就是林中茅屋里的老人的兒子。等到星期日下午吉卜賽人一起坐在这里时，他們比往常更頻繁地把白兰地瓶子遞給年老的楊·霍克喝。他們跟他談着監獄的生活，監獄的食物和审讯等等，因為他們是經常遇到这种事的。

老人坐在角落里的一个砧板上，很少說話。他那沒有光彩的大眼睛瞪着挤滿一屋子的人們。天已薄暮，木柴的火光照亮了屋子。

門輕輕地开了，两个妇女走了进来。这是年輕的伊利莎白伯爵夫人，后面跟着勃洛布牧师的女兒。她可愛而鮮艳，走到了火光之中，对大家說，倫那特上尉死后，古斯泰·貝林一直沒有在埃克布。她和她的女僕整个下午都在森林里找他。現在她看見这兒有許多人，他們都是到处漂泊，熟悉所有道路的。他們沒有看見他嗎？她是进来休息一会，問問他們是不是看見他的。

這個問題白問了；他們誰也沒有看見他。

他們搬了一把椅子給她；她沉重地坐下，默默地坐了一会兒。屋子里沒有一点声音，大家都惊奇地望着她。这陣靜默使她逐渐慌张起来，她一惊，想說些无关紧要的話。她轉身对着角落里的老人說：“我好像聽見說你从前当过兵，跟我談談打仗的事吧！”

沉默變得更加僵化了；老人坐在那里，仿佛沒有聽見。

“听听一个亲身参加过战争的人談战争，一定非常有趣。”伯爵夫人接着說；但是她突然停住了，因为勃洛布牧师的女兒在对她搖頭。“她一定說了什么禁忌的話了。所有的人都望着她，仿佛她触犯了最简单的礼节。忽然有一个吉卜賽妇女，提高了尖嗓子，問道：“你不是从前鮑格庄的伯爵夫人嗎？”

“是的，我就是。”

“那么，满树林跑着追一个疯牧师，就算不得一回事了。”

伯爵夫人站起来告辞；她已经休息够了。刚才说话的女人随着她走到门外。

“你要明白，伯爵夫人，”她说，“我不得不说几句话；对那个老人谈战争是没有用的。听见这两个字他就受不了。我完全是好意。”

伊利莎白伯爵夫人急急忙忙地走着，但是不一会她就站住了。她望着可怕的森林，乌黑的山峰，浓雾迷漫的沼泽。一个灵魂里充满了邪恶回忆的人，住在这种地方，一定是很可怕的。她不禁觉得同情起那个跟黑皮肤的吉卜赛坐在一起作伴的老人来。

“安娜·丽莎，”她说，“让我们回去！他们待我们很好，我却做得恶劣。我要去跟老头儿谈些更愉快的事情。”

有了一个需要安慰的人，她很高兴地走回到茅屋里来了。

“我想，”她说，“古斯泰·貝林是在这个森林里流浪，企图自杀。因此，得赶紧把他找到，阻止他。我和我的使女安娜·丽莎，有时候好像看到了他，但是他忽而又不见了。他老在那个卖扫帚姑娘死掉的山上打转。我想起了我用不着下山到埃克布去找人帮忙，这里坐着许多能干的人，他们很容易就能抓到他的。”

“走吧，孩子们！”那吉卜赛女人喊道，“既然伯爵夫人屈尊来请你们林中的人帮助，你们就得立刻动手。”

男人们马上站起来，出去寻找去了。

年老的杨·霍克一动不动地坐着，毫无神采的眼睛凝望着前面。他坐在那里，忧郁而冷酷得令人害怕。这个年轻女人想不出什么话来对他说，这时候她看见一个有病的孩子躺在一堆干草上，另外有个妇女伤了手，她就立刻动手照顾起病人来。不

一会儿，她就和多嘴的妇女们做了好朋友；她们都把最小的婴儿抱给她看。

过了一个钟头，男人们回来了，他们把捆起来的古斯泰·贝林抬进屋来，放在火前的地板上。他的衣服污秽破碎，两颊深陷，双眼热狂。这几天里他过的日子十分可怕；他躺在潮湿的地面上，他用手和脸鑽进沼泽，在山岩上爬过，在最浓密的树丛中强行通过。照他自己的意志，他决不肯跟这些人回来；但是他们使他屈服了，把他绑了起来。

他的妻子看见了他这副模样，非常生气。她并不替他松绑，却让他这样躺在地板上，轻蔑地扭头不看他。

“看你像什么样子！”她说。

“我是决不想再回到你的眼前来的。”他回答。

“难道我不是你的妻子吗？难道我没有权利盼望你带着你的烦恼到我身旁来吗？这两天里我多么痛苦地等着你。”

“偷那特上尉的不幸由我而起，我怎么敢到你面前来？”

“你并不是常常有所怕惧的，古斯泰。”

“我唯一能为你做到的，伊利莎白，就是让你摆脱开我。”

从她紧皱着的眉头低下向他投去了一陣说不出的輕蔑的眼光。

“你要让我做一个自杀者的妻子吗？”

他的脸扭曲了起来。

“伊利莎白，我們到外面寂靜的森林里去談吧。”

“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听着我們？”她嚷着，声音尖銳，“难道我們比他們哪一个更好？他們哪一个比我們引起更多的痛苦和損害？他們是森林的孩子，是大路上的孩子；他們被所有的人痛恨。讓他們听听，罪惡和痛苦怎样也緊隨着埃克布的主人，那众

人所爱的古斯泰·貝林吧！你認為你的妻子覺得她自己比他們哪一個更好嗎？或者你也這樣覺得？”

他費力地用胳膊肘撐起身子，猛地用反抗的眼光望着她。“我並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樣一個壞蛋。”

於是她聽他講這兩天里的經歷。第一天，古斯泰心里充滿了悔恨，在森林里亂走。他不願意被任何人看見，但是他並未想到死，他是想旅行到遙遠的地方去。然而，到了星期日，他却從山嶺上下來，走進勃洛的教堂。他又想看看大家：這群貧困而飢餓的人。他坐在勃洛布牧師的耻辱的樹枝堆旁時，曾經夢想着為他們服務；後來那天晚上他看着他們抬了賣掃帚姑娘消失在黑暗中時，又開始愛上了他們。

他走進教堂，彌撒已經開始。他爬到樓上走廊里，望着下面的人們。他感到一陣劇烈的痛苦。他曾經想跟他們談話，安慰他們的貧困和絕望。假使他被允許在上帝的屋子里說話，儘管他當時已經毫無希望，他還是會找到充滿希望和救星的話來對他們大家說的。

後來他走出教堂，到聖器室里，寫了那張他妻子已經看見的半條。他已經答應埃克布的工作要繼續做，把谷子分給特別有困難的人。他走后，他希望他的妻子和食客們把這些事辦到。

他出來時，看見教區大厅前放着一口棺材。這是一口平常的草草做成的棺材，但是上面還蓋着黑綢紗和花圈。他知道這是倫那特上尉的遺體。人們曾經請求上尉的妻子趕快舉行葬禮，讓參加市集的人下葬時都能在場。

他站着，看着這口棺材，這時候，一只沉重的手放上了他的肩膀，這是辛特拉姆。

“古斯泰，”他說，“假使你要跟一個人開一個正式的玩笑，那

就躺下来死掉。再也沒有比死更机伶的事了，再也沒有比死更能欺騙一个好心腸的老实人了。听我的话，快躺下来，死掉！”

古斯泰满心恐惧地听着他說的話。辛特拉姆安排得好好的計策失败了，他不住地抱怨。他希望看見呂汝湖岸边一片荒蕪；他曾經使食客們做了埃克布的主人；曾經讓勃洛布的牧师剝削大家；曾經召来了旱灾和飢荒。在勃洛布市集上，那致命的一击本可以落下来。人們被不幸所激，將变成杀人犯和强盜。然后他們打官司，打得傾家蕩产，变成乞丐。于是，飢餓、騷亂，以及各种各样的灾祸將向他們袭来。最后，这一带田野將成为如此可厭可惡，以致沒有一个人能在这里居住。这一切都是辛特拉姆想要干的事。这是他的快乐，他的驕傲，因为他是一个心地極惡的人。他喜愛荒蕪的野地，未开垦的原野。然而这个知道什么时候死得值得的人，却把他的一切希望粉碎了。

古斯泰問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做我就高兴，古斯泰，因为我是个坏人。我是山岭里的灰熊；我是平原上的暴風雪；我爱杀人，我爱虐待人。我說，滾他媽的人，滾他媽的工作吧！我不喜欢他們。我可以讓他們在我的爪子下溜过去，作弄他們——有一會兒，这倒也很有趣；但是現在我已經厭煩这种游戏了，古斯泰，現在我要来沉重的打击，現在我要虐杀，要毁灭。”

他疯了，完全疯了。很久以前，他就用这种恶毒的計謀来开玩笑，現在，他的坏心眼已經占了上風；現在他認為自己真是一个从地獄里来的魔鬼了。他培养、哺育自己身上的邪恶，以致邪恶占据了她的灵魂。因为邪恶就跟爱情和过多的心計一样，能够使人發疯。

他在盛怒中，开始扯掉棺材上的花圈；这时候古斯泰·貝林

嚷道：“别动棺材！”

“好吧，好吧，好吧，我就不碰它！是的，我要把我的朋友倫那特拉出来抛在地上，踩坏他的花园。你不看见他把我弄成什么样了吗？你不看见我坐的是一辆怎样精致的灰馬車嗎？”

这时候古斯泰才看见教堂院墙外面停着两辆囚車，旁边等着本地的警察和巡官。

“我真应该带个信去向倫那特上尉的妻子道謝，为了我那桩火药事件的证据来控告我，她昨天坐下来翻阅了一些旧文件。难道我不该让她明白，她最好不要差巡官警察来追我，而乖乖地去釀她的酒、烤她的面包嗎？难道我为了劝說夏林讓我到这里来，在我好朋友的棺材旁祈祷一番而流的眼泪是白流的嗎？”

既着，他又扯起棺材上的黑綢紗来。

于是古斯泰·貝林走到他身边，抓住了他的胳膊。

“为了使你不碰棺材，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他說。

“你爱怎样就怎样吧，”疯子說，“你就叫喊起来吧。在巡官到这里来之前，我总能干一些什么的。你高兴，就跟我打架吧。在这兒教堂里打架，到是十分好看的。讓我們在花园和材罩堆里打架吧。”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使得死者安息。我交出我的生命，交出我的一切！”

“你答应得太多了。”

“你可以証实。”

“好吧，那么，杀死你自己！”

“我会这样做的，但是首先得讓棺材安全地埋到地下。”

經過就是这样。辛特拉姆接受了古斯泰的誓言：倫那特上尉下葬后十二小时，他就不再活在世界上。“到那时候，我知道你

永远不会变好了。”他說。

要古斯泰·貝林这样答应，是很容易的。他的死亡能够使他妻子得到自由，他很高兴。后悔早已使他渴求着死亡。唯一使他烦恼的事是，他曾經答应过少校的妻子，当勃洛布牧师的女兒在埃克布当使女的期間，他不能死。但是辛特拉姆說，既然她已經繼承了她父亲的遗产，她就不能再当作僕人看待了。古斯泰反对說，勃洛布的牧师把财宝藏得十分好，誰也找不到。辛特拉姆哈哈大笑，說这些财宝是藏在教堂塔上的鴿子窝里。說完他就走了。古斯泰又回到了森林里去。他觉得最好死在卖扫帚姑娘摔死的地方。他在那里整整徘徊了一下午。他看見他妻子来到森林里；于是他就沒有勇气自杀了。

他被綁着躺在茅屋的地板上，把这一切一五一十講給妻子听。

“啊，”她听他說完后，悲哀地說，“这一切听来多么熟悉！你总是随时准备把手伸进火里，古斯泰，随时准备牺牲你自己！这种事情曾一度在我看来是多么高貴！但是現在我又多么看重稳重和清醒的头脑！你这样答应了对于死者有什么好处？假使辛特拉姆扯掉了黑綢紗，把棺材翻了身，又有什么关系？棺材可以再翻轉来，可以鋪上新的綢紗和新的花圈。要是你当着辛特拉姆的面，把手放在那个好人的棺材上，發誓說要活下去帮助那些他要毁灭的穷人，那我就贊成了。要是你看見教堂里的人們，就想到：‘我要帮助他們，我要使出我全部力量来帮助他們。’而不把这个重担压在你柔弱的妻子身上，压在体衰力竭的老人身上，那我就贊成了。”

古斯泰·貝林躺着，一声不响。

“我們当食客的并不是自由人，”后来他說，“我們互相約定，

活着就是作乐，而且只为了作乐。要是有一个人破约，我們全体都要倒楣！”

“你才倒楣呢，”伯爵夫人恼怒地說，“好像你是食客中最懦弱的，比他們誰都进步得慢。昨天下午，他們十一个人全体坐在客房里，十分悲痛。你走了；倫那特上尉死了；埃克布的名誉和光荣一去不复返了。那个酒盘子他們碰都沒有碰；他們不願意讓我看見他們。于是，安娜·丽莎，站在这里的这个使女，到他們那里去了。你知道她是一个能干的小妇人，許多年来她一直絕望地与輕忽和浪費苦斗。

“‘今天我又回家去寻找我父亲的錢了，’她对食客們說，‘可是我什么也沒有找到。債務都还清了，抽屜里和柜子里却空空如也。’

“‘我們很为你难过，安娜·丽莎。’貝倫克房齐說。

“‘少校的妻子离开埃克布时，’安娜·丽莎繼續說，‘她叫我照管着她的屋子。假使我找到了父亲的錢，我就把埃克布重蓋起来了。然而我沒有找到任何可以帶走的东西，因此，我就拿了父亲的耻辱堆；因为等到我的女主人回来問我埃克布怎么样了时，我真要慚愧死了呢。’

“‘不是你的过失，你就不用那么牢牢地記在心上，安娜·丽莎。’貝倫克房齐又說。

“‘可是我拿这个耻辱的树枝堆，不单是为了我一个人，’安娜·丽莎說，‘我拿的时候，也想到了你們，好先生們。我的父亲并不是唯一的在这世界上惹起耻辱和損害的人。’

“于是她走过来，挨着在他們每个人面前放下几根干树枝。他們有几个咒罵着，但大多数却随她去。最后，貝倫克房齐平靜

地說：

“‘这样很好。我們感謝你。現在你可以走了。’她走后，他握起拳头，在桌子上重重地打了一下，震得玻璃杯都相撞起来。

“‘从现在起，’他說，‘絕對不喝一滴酒。白兰地將永遠不再給我帶來這種耻辱。’說完，他就站起來走了出去。

“他們一個個跟着他走了，全都走了。你知道他們到哪兒去了嗎，古斯泰？好罷，他們都到河邊，到鐵工場和磨坊所在的地方去了；他們就在那兒開始工作。他們把斷梁拖走，把亂石搬開，把那個地方弄乾淨了。這些老人過了苦日子；他們心里都很痛苦；現在他們不能再忍受毀壞埃克布的耻辱了。我很明白，你們當食客的都羞於動手干活；可是現在人家卻把羞辱加到他們身上來了。此外，古斯泰，他們還想差安娜·麗莎到少校的妻子那里，去帶她回來。然而你呢，你在干些什麼？”

他却還是想出了一句話來回答她。

“你要我干什么呢，一個被斥逐的牧師？一個被人們丟棄的人，被上帝憎惡的人？”

“今天我也在勃洛教堂里，古斯泰，有兩位婦女要我帶信給你。‘告訴古斯泰，’瑪麗安娜·辛克萊說，‘一個女人不喜歡因為她所愛的人而感到羞耻。’‘告訴古斯泰，’安娜·斯塔恩霍克說，‘現在我一切都好。我親自管理自己的田莊。我不想愛情，只想工作。在鮑格莊，人們已經克服了悲哀的第一陣痛苦。可是我們都為古斯泰傷心。我們相信他，為他祈禱；然而什麼時候，什麼時候他才成一個入呢？’

“你聽見了嗎？你是不是被人們丟棄了？”伯爵夫人繼續說，“你的不幸是你達到了太多的愛情。男男女女都愛你。只要你玩笑作樂，只要你唱歌遊戲，他們就一切都原諒你。無論什麼你喜歡干的，他們都認為是對的。而你竟敢說自己是一個被丟棄的

人！或者是你憎惡上帝吧？為什麼你不待著看倫那特上尉下葬？

“由於他是在市集的那天死的，因此他的聲名傳得又遠又廣。彌撒完後，上千的人們來到了教堂里。送殯的行列是在市政廳里排列好的，他們就只等年老的副主教了。副主教有病，沒有講道；但是他答應參加倫那特上尉的葬禮。後來他來了，頭垂在胸前，心裡迷迷糊糊做著幻夢，就像他年老後經常有的那副模樣。他站到行列的先頭；他並沒有注意到任何不平常的現象。他頭也不抬一抬，走著熟悉的路。他念了祈禱，把土撒到棺材上，還是沒有注意到什麼。這時候，教堂執事唱起一支贊美詩來，成千上百的聲音和著他唱；男男女女，老少少，都在唱。於是，副主教從迷夢中醒了過來；他揉揉眼睛，站到土堆上看著。他從來不曾看見過這麼多的一群送葬的人。大家全都在唱；大家全都在掉淚——都在哀悼。

“年老的副主教開始戰栗起來。他應該對這些人說什麼呢？他一定得說句話安慰他們。

“歌声停止了，他就向人們伸出手臂，開始說話。

“‘我看見你們都在哀悼，’他說，‘悲哀對於一個還要活很久的人，比對於我這個就要离去的人，當然更難忍受。’

“他沮喪地停住了。他的聲音太弱，而且也說不出話來了。

“但是不一會兒，他又開始講了；他的聲音重新獲得了青春的力量，他的眼睛也發出了光芒。

“首先，他講了他所知道的這個上帝的旅行者的一切經歷。然後他提醒我們，既不是外表的光彩也不是高超的能力使得這個人現在得到這樣的光榮；主要的是他永遠追隨著上帝的路走。現在，他要求我們也這樣做。每一個人都應該愛別人，幫助別人。每一個人應該善意地想到別人。然後他解釋了這一年里發

生的一切事情。他說，這是對於即將到來的愛和幸福的時期的
一個準備。

“我們都覺得我們彷彿在聽一個預言者在講話；我們都希望
互相愛，都希望善。

“他抬頭望天，高舉雙臂，宣布周圍一切平安。然後他為人
們召喚一個幫助者。‘有人會來的，’他說，‘讓你們滅亡，這不是
上帝的意志。上帝會找到一個人來拯救挨餓的人，引導你們走
上帝的路。’

“當時我們都想起了你，古斯泰。我們知道副主教說的就是你。
聽到了你的消息的人都一路談論著你走回家去。而你卻在這座
森林裡亂跑，要自殺！人們在等著你，古斯泰。每一間茅屋裡
的人都在談論，埃克布的瘋牧師要來幫助他們了，一切都會好
起來的。你是他們的英雄，古斯泰。

“是的，古斯泰，毫無疑問，老人指的就是你，這一點就足夠
鼓勵你活下去。然而我，古斯泰，你的妻子，卻對你說，你應該
去，盡你的責任。你不用夢想等上帝來指派你——誰都能這樣
夢想的。你要踏踏實實地工作，不要逞勇；你也不要出風頭，不
要故作驚人的事；你應該做到使人家嘴裡不經常談論你。可是
在你收回你答應辛特拉姆的話之前，先好好地想一想吧。現在
你已經得到了某種權利去死，因此生活也不會使你太感到興趣。
曾經有一個時期我想回到意大利去，古斯泰。對於我這樣一個
罪人，跟你結婚，跟你在一起生活，似乎是過份的幸福。但是現
在我要留下了。要是你敢活着，我就不走；不過你也不要以為有
什麼快樂。我要逼著你走上盡心負責的勞累的道路。你也不要
希望我說什麼快樂或希望的話。像我這樣一顆受過痛苦的心，還
能有愛情嗎？我沒有眼淚也沒有快樂，和你一起並肩前進。好好

想一想吧，古斯泰，你如果要活下去的話。我們一同去走懺悔的路。”

她沒有等他回答，對安娜·麗莎點點頭，就走了出去。她到了森林裡，就痛苦地哭起來，一路哭到埃克布。到了那里，她才記起，她忘了跟那個老兵，楊·霍克，談談戰爭以外的更愉快的事情。

她走后，茅屋里一陣靜默。

“榮耀歸於我們的主——上帝！”那個老兵突然說。

人們都瞧着他，他已經站了起來，急切地望著周圍。

“邪惡，邪惡，一切都是邪惡，”他說，“自從我生下來睜開眼，一切就都是邪惡的。壞男人，壞女人！森林、平原，都是嫌惡、憎恨！只有她是善良的。一個善良的女人曾經站在我的屋子里。以後我孤另另地坐在这里時，我會想着她。她將要和我同在這個森林裡。”

他彎下身子，替古斯泰解開繩子，扶他起來，然後嚴肅地攔住了他的手。

“被上帝憎惡，”他說着，點點頭，“就正是這樣。但是現在你不再是這樣了；我也不再是這樣了，因為她到了我的家裡。她是善良的。”

第二天，年老的楊·霍克到了獄吏夏林那里。“我願意背我的十字架，”他說，“我是一個壞人，因此我才有壞兒子。”他請求允許他代替兒子，關進監獄里去；然而這却辦不到。

後來，許多老故事中最後的，就是講到他怎樣跟隨着他的兒子，在囚車旁邊走；他怎樣睡在他的獄室外；他怎樣始終不會棄他，直到他受到了應得的刑罰。

第二十三章 瑪格麗特·賽爾辛

聖誕節不多几天以前，少校夫人動身向洛甫斯茹區來，直到聖誕節前夕，她才到達埃克布。她身體有病，一路上，忽而發冷，忽而發燒，但是看外表，她的精神卻從來沒有這樣好，說話也從來沒有這樣和氣過。

勃洛布牧師的女兒，從十月份起就和她一起住在奧爾弗達爾森林裡；現在跟她一起坐在雪橇里，一心只想趕快到達；然而她却阻止不了這位老婦人停住馬，把每一個過路人叫上前來，打聽消息。

“你們大家在洛甫斯茹過得怎麼樣啊？”她問。

“托您的福，一切平安，”人家這樣回答，“日子好過了。埃克布的那個瘋牧師夫婦倆幫我們大家的忙。”

“好日子來啦，”另一個回答，“辛特拉姆走了。埃克布的食客們在努力工作。勃洛布牧師的藏金在勃洛教堂尖塔上找著啦。錢多極了，埃克布的光榮和權力可以用它挽回了，也足夠使挨餓的人都有飯吃了。”

“我們衰老的副主教彷彿重生轉世了，”第三個說，“每星期日，他對我們講，上帝的王國就要到來。”

少校夫人就這樣慢慢地駕著雪橇前行，逢到一個人就問：“這裡怎麼樣啊？這裡有沒有飢荒啊？”

她聽見人家對她說：“這裡有兩個善心的有錢婦女，瑪麗安娜·辛克萊和安娜·斯塔恩霍克；她們幫助古斯泰·貝林挨家挨戶地訪問，不讓一個人挨餓。現在人家不再釀白蘭地酒啦。”

于是她的热病，她胸中刀扎似的疼痛就缓和下来。

少校夫人这样坐在雪橇里，仿佛在听一场长长的神聖的弥撒。她到了一个幸福的土地上；人們談到即将到来的日子，她看見他們那衰老而滿布皺紋的臉就發亮起來。甚至病人也忘記了自己的痛苦，來談這個快樂的日子。

“我們都願意像那善良的倫那特上尉那樣，”他們說，“我們都願意學好。我們要相信每一個人都是善良的，決不傷害任何人。這樣，就會使上帝的王國更快地到來。”

她發現他們都充滿着同一的精神。在最大的田莊上，施食給那些最窮困的人吃。一切該做的工作，現在都有人在做。

她坐着，讓寒風吹進她疼痛的胸脯，可是她却覺得從來沒有這樣健康過。經過每一間屋子，她就非得停下來問一問不可。

“一切都好，”他們都說，“曾經有過很大的困難，但是埃克布的好老爺們幫助了我們。那里干的事會使你看了驚奇的。磨坊差不多修理好了，鐵工場已經開工，燒毀的房屋已經重建起來，只等蓋房頂了。”

啊，這不過能保持很短一會兒時間！但是回到這個人人互相幫助，人人互相從善的地方來，還是好的。少校夫人覺得她現在能夠原諒食客們了；她衷心感謝上帝。

“安娜·麗莎，”她說，“我覺得我彷彿已經進入聖者所居的天堂了。”

最後，她抵達埃克布，食客們急忙來扶她下雪橇；他們幾乎認不出她來了，因為她跟他們自己的年輕伯爵夫人一樣溫柔、和氣。那些看她從小長大的年紀較大的人，都互相耳語說：“這不是埃克布的少校夫人；這是瑪格麗特，賽爾辛回來了。”

看見她這樣仁慈，毫無報復之意地回來，食客們極為高興；

但是一看她病得这样厉害，他们的高兴就变成了悲伤。她得立刻抬进侧屋里的客房，让她躺在床上。在门口，她转过头来，对他们说话。

“这是一场上帝降下来的暴风雨，”她说，“上帝的暴风雨。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为了善！”

于是病房的门关上了，他们从此没有再看见她。

对一个垂死的人，要说的话真是太多了。当你知道隔壁房间里躺着一个人，他的耳朵从此就要永远闭住，你的话就会涌上喉头。“啊，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你会说，“你能原谅吗？你能相信，不管怎么样我总是爱你的吗？啊，我的朋友，感谢你给我的一切快乐！”

人们就会这样说，说了许许多多。

但是少校夫人躺在床上，发着高烧，食客们的声音达不到她耳边。她是不是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是怎样地在干，怎样接手了她的工作的呢？

过了一会，食客们到铁工场去了。那里一切工作都停顿着，于是他们在爐子里加了新的煤，新的矿砂，准备熔炼。他们没有去叫铁匠——他回家过圣诞节去了——自己亲自动手来锻造。如果少校夫人能活着等到锤子挥动的时候，她就会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了。

傍晚来临，天就黑了，他们不停地工作。他们有几个人想，要是他们再在铁工场里庆祝圣诞前夕，那真是多么奇怪啊。

修筑磨坊和铁工场的凯文许勒，和克里斯蒂安·保格两人站在爐旁，看管熔化的铁水。古斯泰和朱利叶斯当火夫。另外几个坐在大锤高举着的铁砧上，坐在煤车上和一堆堆的铸铁塊上。吕汶森格正在和哲学家埃伯哈脱谈话，两个人并排坐在铁

砧上。

“今天晚上辛特拉姆要死了。”他說。

“为什么刚好要在今天晚上？”埃伯哈脫問。

“你可記得，去年我們訂过一个協定。这一年来我們并不曾做任何有愧老爷身份的事情，因此，他就輸了。”

“你既然相信这种事情，那么你一定知道得很清楚，我們的确做了很多和老爷身份不相称的事情。首先，我們不曾帮助少校夫人；其次，我們开始工作了；第三，古斯泰·貝林自己答应要自杀，却没有做到，这也不对。”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吕汶褒格回答，“然而我的意見，覺得你没有正确地来理解这件事情。它只是禁止我們从自己微小的利益出发来行动，而没有禁止我們在爱情、名誉或者自救的要求下行动。我认为辛特拉姆是輸了。”

“也許你是对的。”

“我告訴你，我知道这个。整晚上我一直听見他的雪橇鈴在响；这不是真的雪橇鈴。一会兒我們就会看見他在这里了。”

这个小老头兒坐着，睜着眼向敞开的铁工場門外望去，望着門外那一片布满星星的蓝色天空。

等了一会兒，他惊跳起来。

“你看见他嗎？”他低声地說，“他偷偷地爬过来了。你不看見他就在門口嗎？”

“我什么也沒有看見，”埃伯哈脫回答，“你困了，眼睛發花，就是这个原因。”

“衬着天空，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了他。他穿着长狐皮外套，戴着皮帽子。現在他到了暗处，我看不見他了。瞧，現在他走到爐子旁边了，正靠紧克里斯蒂安·保格站着，可是他仿佛沒有看

見他。現在他彎下身子，把什麼東西丟進火里去了。啊，他看來多麼惡毒！当心啊，朋友們，当心啊！”

他正說着，爐子里衝出了一道火舌，鐵渣和火星，飛濺到鐵匠們助手們的身上。幸亏沒有一個人受傷。

“他要報仇。”呂汶褒格低聲說。

“你也瘋啦！”埃伯哈脫嚷道，“這種事你還沒有受夠嗎？”

“你沒有看見他站在柱子旁邊，正對着我們冷笑嗎？可是，說實話，我相信他把大錘放下來了。”

他跳起來，一把拖開了埃伯哈脫。不到一秒鐘，大錘就真的落了一聲，落到鐵砧上。這不過是一隻夾子鬆開了，大錘才落下來，但是這一下幾乎沒斷送了埃伯哈脫和呂汶褒格兩條命。

“你瞧，他把我們也莫能如何，”呂汶褒格洋洋得意地說，“然而很明顯，他是想報仇。”

他把古斯泰·貝林叫來。

“到婦女們那里去，古斯泰。也許他也会到她們那里出現的。她們不像我這樣，看慣了這種事情。她們也許會給吓壞的。古斯泰，你自己也要小心，他對你特別怨恨，也許因為你答應過他，他可以控制你。”

後來，呂汶褒格的話應驗了，他們聽說那天晚上辛特拉姆死了。有人說，他是在監牢里自己吊死的，也有人說，是正義的差役把他秘密地處死的，因為審訊結果，看來對他有利，可是又決不能放他出來，讓他到洛甫斯茹的人民中去。還有人認為，有一個不知名的客人，乘着黑馬拉的黑馬車，到監獄里把他接走了。那天晚上，看見他的也不僅僅呂汶褒格一個人。在福爾斯有人看見他，烏里加·狄爾納在夢中，也看見他。許多人都講，他怎樣在人們面前出現，後來烏里加·狄爾納把他的遺體送進勃洛

教堂，才算停息。她也驅除了福爾斯的邪祟，使一切恢復秩序。從此以後，就再沒有鬼怪出現了。

人家說，那天晚上古斯泰·貝林沒有進屋之前，有一個陌生人來到側屋前，送一封信給少校夫人。這個人誰也不認識，然而這封信還是送了進去，放在病人床邊的桌子上。不一會兒，病人意外地好轉了；熱度降低，疼痛減輕，因此，她可以念這封信了。

老年紀的人們都相信，她病情的好轉是受了神秘的力量的影響。假使她念了這封信，對於辛特拉姆和他的朋友是會有好處的。

這是一張用血寫在黑紙上的契約。食客們看見了就會明白；這是去年聖誕前夜在埃克布鐵工場里簽訂的。

現在少校夫人躺在那里，讀着這張契約；上面寫着：她是一個女巫，把食客們的靈魂送進地獄，因此被判失去埃克布，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可笑的話。她仔細看了一下日期和簽名，發現古斯泰的名字旁邊有這樣几行小注：“由於少校夫人利用我的弱點，引誘我拋棄正當工作；由於她向愛芭·杜納泄露說我是一個革職牧師，以致害她致死，因此，我簽下我的名字。”

少校夫人慢慢地把紙折起，放進封套，然後靜靜地躺着思索剛才知道的事情。她明白了人們就是這樣看待她的，心里十分痛苦。她所照顧的人，她分給他們工作、分給他們麵包的人，把她看作是女巫，是女妖。這就是她得到的酬報。他們認為她是一個蕩婦。

她的思潮飛了開去。強烈的忿怒和報仇的渴望在她發燒的頭腦里燃燒起來。她把跟伊利莎白伯爵夫人一起看護着她的安娜·麗莎叫來，差她到霍克福爾斯去送信給經理和監工；她要立遺囑了。

后来，她还躺着想来想去；她双眉紧皱，脸容因为痛苦而可怕地变了相。

“你病得厉害。”伯爵夫人轻柔地说。

“是的，比以前更厉害了。”

屋里沉默下来；后来，少校夫人用冷酷、严厉的声音说：

“很奇怪，你，伯爵夫人，谁都爱你，却也是一个寡妇。”

年轻的伯爵夫人吃了一惊。

“是的；虽然没有行为，却有这个思想和欲望；这是没有分别的。我这个躺在这里的人觉得这并没有分别。”

“我知道！”

“可是你现在很幸福。你可以毫无罪孽地占有你所爱的人。你们相见的时候，没有黑色的恶鬼梗在你们之间。你们可以在众人之前互相结合，互相恋爱，肩并肩地走上生活之路。”

“啊，夫人，夫人！”

“你怎么敢跟他住在一起？”老妇人嚷着，越来越激烈，“懊悔吧，及时懊悔吧！趁你父母没有来咒骂你之前，回到他们家里去吧。你敢把古斯泰·贝林看作自己的丈夫吗？离开他！我会给他埃克布。我会给他权力和荣耀。你敢跟他分享么？你敢接受幸福和荣誉么？我可不敢。你记不记得我的遭遇？你记不记得埃克布的圣诞晚宴？你记不记得狱吏家里的牢房？”

“啊，夫人，我们都是罪人，在这里过活，毫无幸福可言。我待在这里，是要使欢乐在我们屋里没有容身之地。你以为我不切望我自己的家吗？啊，我多么热切地希冀家庭的保护和支持；然而我却永远不能得到了。我要战战兢兢地住在这里，明知道我会把一切东西引导到罪恶和痛苦，明知道如果我帮助这一个，就毁了那一个。对于这里的生活，我是太软弱太愚蠢了，然而我

却为永恒的懺悔所束縛，不得不这样过下去。”

“你这样想，就是欺騙了我們的心，”少校夫人高声說，“这是軟弱。唯一的理由是你不願意离开他。”

伯爵夫人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古斯泰·貝林走了进来。

“过来，古斯泰，”少校夫人立刻說，她的声音更加尖銳，更加严厉了，“过来，你这个众人頌揚的人。你讓你的老朋友在外面到处流浪，被人輕視，被人唾弃；現在你可以听听她的遭遇了。

“我首先要告訴你，春天我回到母亲家去时所發生的事情，因为你應該知道这件事的結局。

“三月，我到了奥尔佛达尔森林中的鐵工場。我看来不比一个乞丐好一些。人家對我說，我母亲在挤奶棚里。于是我走到那里，在門口站了很久。棚的周围是长长的一排架子，上面放着装满牛奶的發亮的銅罐。我的母亲年紀已过九十；她一个罐子一个罐子地取下来，撇掉奶油。这位老太太身子还很健壯；但是我看得很清楚，她伸直腰板去拿罐子，实在很費力。我不知道她是否看見了我，然而过了一会她用一种奇怪而尖厉的声音对我



“‘那么我所願望的一切都已在你身上發生了。’她說罢，我想說話，求她原諒，可是这只不过是白費事。她一句話也听不見——她双耳完全聾了。又过了一会兒，她又說：‘你可以来幫我忙。’

“于是我去幫她撇牛奶。我依次取下罐子，又依次放好，并且撇得恰到好处。这使她很高兴。她从来不曾信任过哪一个使女来撇牛奶，不过我一向知道，她多么希望能这样啊。

“‘現在你可以来管这工作了。’她說；我明白她已經原諒了我。

“后来她仿佛一下子变得什么工作也不能做了。她坐在安乐椅里，几乎整天地睡。圣诞节前两星期，她死了。我本来应该早些来，古斯泰，但是我离不开她。”

她停住了；她开始觉得呼吸困难；不过她还是努力继续说下去：

“这是真的，古斯泰，我要把你留在埃克布，我的身边。你身上有种什么东西，使每一个人都觉得跟你在一起很愉快。你如果表示要安居下来，我是会给你许多权力的。我一直希望你能娶到一个好妻子。起先，我觉得玛丽安娜·辛克萊很合适；你还是在森林里当伐木工人时，我已经看出她爱你来了。后来我又觉得应该是爱芭·杜纳；有一天，我乘车到鲍格去，对她说，如果她愿意嫁给你，我就把埃克布作为遗产给你。假使这件事是我做错了，请你原谅我。”

古斯泰跪在床边，脸埋在被单里，伤心地呜咽着。

“告诉我，古斯泰，你准备怎样地生活呢？你要怎样养活你的妻子呢？告诉我。你知道，我总希望你好。”古斯泰虽然心痛欲裂，还是微笑地回答她：

“从前，我想在埃克布做一个工人，你曾经给我一所茅屋居住；这所茅屋现在还是属于我的。今年秋天，我把它修整了一下。吕汶褒格帮了我忙；我们粉刷了天花板，在墙上糊了纸，涂上油漆。那里面的小房间，吕汶褒格称之为伯爵夫人的闺房。他跑遍了周围的农家，寻找那些庄院住宅拍卖出来的家具。他买下了几件，因此我们现在有高背安乐椅，也有发亮镶嵌的抽屉柜。外面的大房间里，却放着年轻妻子的织布机和我的车床。家庭用具和其他什物也都在这里；吕汶褒格跟我已经坐在这房间里谈了好几晚，年轻的伯爵夫人和我在茅屋里怎样需要这些

東西。可是我的妻子一直不知道，我們要等到離開埃克布的時候才告訴她。”

“說下去吧，古斯泰。”

“呂汶褒格總說，家里需要有個使女。‘夏天，這里白樺樹叢里是夠美麗可愛的，’他常說，‘然而到冬天，年輕的妻子就太寂寞啦。你應該有一個使女，古斯泰。’

“我答應了他，可是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找到一個。後來有一天他來了，帶著他的樂譜，他畫着琴鍵的桌子，放在茅屋里。‘是你，呂汶褒格，你要來做使女。’我對他說。他回答說，他會有用處的。難道我忍心讓年輕的伯爵夫人做飯，搬柴，担水么？不，只要我的兩條胳膊還能干活，我決不讓她干任何事情。然而他還是認為我們有兩個人的好，那麼她就可以整天坐在沙發里繡花了。他說，我永遠不會知道，對這樣一個小婦人，需要怎樣來侍候才好。”

“說下去吧，”少校夫人說，“它減輕我的痛苦。你認為你年輕的伯爵夫人會願意住在一間茅屋里嗎？”

他對她的譏諷口吻感到奇怪，可是繼續說：

“不，我不敢這樣想。要是她願意，那當然十全十美啦。那地方三十哩之內沒有醫生。她的手很輕巧，心地又溫柔；包扎傷口，減輕熱病，這類工作够她做的。我覺得，每一個有痛苦的人將來都會找到森林茅屋的女主人門上來。旁人們的痛苦真是太深重，需要溫存的話和善良的心的幫助。”

“那麼你自己呢，古斯泰·貝林？”

“我要在工作凳上，在車床上工作。從今以後我要獨立生活。如果我的妻子不願意跟隨我，我也不能勉強。如果有人把全宇宙所有的財富都獻給我，也不能引誘我。我要過我自己的

日子。現在我將要做而且永遠做一個窮人，生活在農民中間，盡我的能力幫助他們。他們需要有人在婚禮時在聖誕節給他們演奏波爾卡舞曲；他們需要有人替他們寫信給遠地的兒子——這個人就是我。然而我必需要貧窮。”

“這對你是一種愁悶的生活，古斯泰。”

“啊，不會的；我們只要兩個人在一起，就不會這樣的。有錢的和幸福的人，也會像窮人一樣，到我們這裡來。我們的茅屋裡會够愉快的。如果食物當著客人的面烹調，如果要兩個人合用一只盤子，他們也不會見怪。”

“這一切有什麼好處呢，古斯泰？你會得到些什麼稱贊呢？”

“窮人們在我死後一兩年內還記得我，這對我就是莫大的酬報。假使我在屋角種上一兩株蘋果樹，假使我教給鄉村樂師几支古老的曲子，假使牧童學會了几支好歌，在林中小徑上高唱，這就是我的一點兒好處了。

“你可以相信，我還是从前的瘋狂的古斯泰·貝林。我所能做的不過是當一個鄉村樂師，然而這就足够了。我有許多罪要抵償。哭泣，懺悔，我不會。我要使窮人快樂，這就是我的悔罪。”

“古斯泰，”少校夫人說，“像你這樣有能力的人過這種生活，未免太低賤了。我要把埃克布給你。”

“啊，”他驚惶地喊，“不要使我富有！不要把這種責任加在我身上！不要把我跟窮人分開！”

“我要把埃克布給你跟食客們，”少校夫人重複說，“你是一個有為的人，古斯泰，大家都愛戴你。我跟我母親一樣地說：‘你可以來管這工作！’”

“不，我們不能接受——我們錯看了你，使你受了這麼些苦！”

“我要給你埃克布，你聽見了嗎？”

她辛辣地严厉地說，毫不溫和。他不禁为之喪氣。

“不要引誘老人！這只會使他們重又成為懶漢和醉鬼。在天
的主啊，富有的食客！我們會遭遇到什麼啊！”

“我要給你埃克布，古斯泰；然後你必須答應讓你的妻子自
由。這樣一個纖雅的小婦人對你是不合適的。她在这个狗熊出
沒的地方要受到許多苦。她在渴望着她那明媚的故鄉。你得讓
她走。這就是我給你埃克布的原因。”

這時候伊利莎白伯爵夫人走上前來，跪在少校夫人床邊。

“我不再想望了。我的丈夫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找到了我能
夠過的生活。我不再需要严厉地冷淡地跟他在一起生活，使他
想着懺悔和贖罪。貧窮，飢餓和苦工會使他老想着的。引向旁人
和病人的路，我能夠毫無罪孽地走。我不再害怕這裡北方的生
活。可是別使他富有；否則我就不敢留着了。”

少校夫人在床上撐了起來。

“你們要求自己的幸福，”她伸出緊握的拳頭威吓他們，喊
着，“幸福和安樂。不，讓埃克布為食客們所有，使他們毀滅。讓
夫婦离散，使他們毀滅！我是一個女巫，一個妖魔，我要煽動你
們做壞事。我要做得跟人家說我的一樣。”

她抓起那封信，摔在古斯泰臉上。那片黑紙脫了出來，掉在
地板上。古斯泰很明白這是什麼。

“你對我犯了罪，古斯泰。你錯看了一個像慈母一樣待你的
人。你竟敢拒絕你的刑罰嗎？你得接受埃克布，它會毀了你，因
為你是軟弱的。你得把妻子送回家去，那就沒有人會來救你。你
會像我一樣獲得一個受人痛恨的名字死去。瑪格麗特·賽爾辛
的訃告上寫的是一个女巫；你的訃告上寫的將是一个敗家子，一

个欺压穷人的人。”

她倒在枕头上，一劲不动。寂静中，传来一声声沉重的锤打的声音；大铁锤又开始工作了。

“听，”古斯泰·贝林说，“瑪格丽特·賽尔辛的訃告是这样说的！这不是喝醉酒的食客们的玩笑，而是劳动胜利的歌声，为了对一个善良的老工人表示敬意而唱的。你没有听见锤子在说什么吗？‘感谢你，’它说，‘感谢你勤奋的工作；感谢你给穷人的面包；感谢你铺平的道路；感谢你开辟的地区！感谢你充满在你大厅里的快乐！’——‘感谢你，’它说，‘安息吧！你的工作将要继续存在下去。你的家将要永远成为愉快劳动的家。’——‘感谢你，’它说，‘不要审判我们这些犯过罪的人！你现在出发到永宁之地去了，对我们还活着的人，就想得宽大温和些吧。’”

古斯泰停住了，然而那大锤还继续在说着。一切曾对少校夫人仁慈地说过的声音，都混和在这大锤的声音里了。她的脸容渐渐松弛下来，好像死亡的暗影已经笼罩住她了。

安娜·丽莎走了进来，宣称霍克福尔斯的先生们已经来到。但少校夫人却让他们走了，她不再要立任何遗嘱了。

“啊，古斯泰·贝林，敢作敢为的人，”她说，“那么你又一次得到了胜利。弯下身子来，让我祝福你！”

热病加倍厉害地发作了。临死的咯咯声开始响起来。肉体在凄惨的痛苦中受着熬炼，然而灵魂不一会就什么也不觉得了；它开始向天堂凝望，天堂已经为死者开啓了。

一个钟头过去了，短暂的临死挣扎已经过去。她躺在那里，那么平静，那么美丽，周围的人都深深地感动了。

“我亲爱的年老的女主人，”古斯泰说，“从前我曾经看见过你一次。现在瑪格丽特·賽尔辛活过来了，现在她决不会屈服

于埃克布的少校夫人了。”

等到食客們从鐵工場回来，他們知道了瑪格丽特·賽尔辛的死耗。

“她聽見了鐮子声沒有？”他們問。

她已經聽見了，所以他們也可以滿意。

他們也聽見說，她本來想把埃克布給他們；但是这张遺囑却从未簽成。食客們認為這是極大的光榮，他們因此而終身十分高兴。然而誰也沒有聽說他們为了失去的財富而哀悼。

也有人說，那天聖誕夜，古斯泰·貝林站在他年輕妻子身邊，對食客們發表了最后一次演說。現在他們都要离开埃克布了，他為他們的命运悲哀。老年的病痛在等着他們。体衰力弱的人將得到冷淡的接待。

他就这样對他們說着。他重又稱呼他們是挺身起來帶快乐給这块产鐵的土地的老神和老騎士。但是他悲悼說，这个樂園，这个长着蝴蝶翅膀的欢乐翩翩飞舞的樂園，却住滿了蛀蝕的毛虫，園子裡的果实都枯萎了。

他很知道，欢乐对大地上的孩子是一种美德，它必需存在。可是，這個問題一直存在在世界上，像一个猜不透的謎：人怎样才能同时快乐而又善良呢。他稱呼這是一件最容易而又最困难的事情。他們始終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現在他相信，在这快乐而悲哀，幸福而失望的年头里，他們已經把這問題弄明白了，他們全都弄明白了。

亲爱的老人們啊！在过去的日子里，你們給了我宝贵的礼物，但是我給了你們什么呢？

也許，你們的名字重又和親愛的古老地方一起提起，會使你們高興吧？但願屬於你們一生的光輝，重又降臨在你們生活過的遺址上！鮑格庄還屹立着；勃揚尼庄依舊存在；埃克布庄還躺在呂汝湖畔，周圍環繞着瀑布和湖水，環繞着花園和迷人的草地；你站在寬闊的陽台上，傳說就會像夏日的蜜蜂一樣向你涌來。

可是，說起蜜蜂，讓我再講一個老故事。那個小路斯德，一八一三年向德國進軍時曾在瑞典軍隊先頭當過鼓手的，會永不疲倦地講述南方那個奇妙土地的故事；那兒的人長得跟教堂尖塔一樣高；那兒的燕子跟老鷹一樣大；那兒的蜜蜂像白鵝。

“那麼，蜜蜂窩像什麼呢？”

“蜜蜂窩就像我們平常的蜜蜂窩一樣。”

“蜜蜂怎麼進去呢？”

“這個，它們得想個辦法了。”小路斯德說。

親愛的讀者，我是不是也要這樣說一遍呢？幻想的巨蜂現在已經在我們身旁飛了一整年零一天了；然而它們怎樣飛進事實的蜂窩里去，那就真的要它們自己想辦法了。

譯 后 記

本書作者塞爾瑪·拉格洛夫是瑞典著名的女作家。她于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生于瑞典西部伐姆蘭的瑪巴卡庄，父親是個中尉。她在一八八五年從斯德哥爾摩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就到南部小城倫茲克羅納去當教師。一八九〇年春天，斯德哥爾摩出版的“伊頓”雜誌舉辦短篇小說征文；這時，拉格洛夫正嘗試着把幼年時代在家乡聽到的許多傳聞寫成一本小說，於是，她從已完成的原稿中，挑出几章，送去应征。十一月里，征文結果揭曉，她獲得了獎金。以後，她在一位朋友幫助下，暫時辭去教職，專心寫作。一年後，全書完成，仍由“伊頓”雜誌社出版。“古斯泰·貝林的故事”馬上轟動一時，很快就被譯成歐洲其他文字，拉格洛夫馬上成了有名的作家。一八九五年，她正式辭去教師的職務，專事寫作。她主要的作品有“假基督的奇跡”、“耶路撒冷三部曲”、“呂溫斯葛特爾的指環”等。她最有名的作品是一本童話“尼爾斯歷險記”，在北欧是與“安徒生童話”齊名的。這些作品使拉格洛夫成為二十世紀上半葉瑞典最有名的作家之一。一九〇九年，她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金，一九一四年，被選為瑞典皇家學會會員。兩次大戰期間，她曾參加過保衛文化、反對戰爭、反對法西斯的國際組織的活動。晚年，她經常住在幼年的故居瑪巴卡庄，过着類似隱居的生活。她於一九四〇年去世，享年八十二歲，今年是她誕生一百周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將她列為1958年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古斯泰·贝林的故事》是拉格洛孚的代表作，记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寄居在乡间地主庄院上的一群食客的事迹。故事就发生在作者的家乡韦姆兰，作者在一九一六年给英文译本写的序言中，对于韦姆兰和食客都作了相当详细的介绍：韦姆兰原来是个风景秀丽但是很贫瘠的地方，十八世纪末年，有人在当地发现了铁矿，于是小型冶铁工场象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十九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是韦姆兰冶铁事业最发达的时代。到了五十年代，在别处建立了新的大型冶铁工厂，于是韦姆兰的冶铁事业就衰落了。关于寄住在地主庄院上的食客，作者说：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瑞典得到了较长时期的和平，许多职业军人都成了失业的人。他们没有仗打，又没有别的生计，依靠微薄的军饷无法生活，他们便轮流到亲友家里去访问寄住。韦姆兰当时正是欣欣向荣的时候，吸引了不少这样的食客。他们住在贵族地主家里，并不劳动，只是饮酒、打猎、寻欢作乐、逍遥自在。在作者幼年时代，韦姆兰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食客作为一个特殊阶层也已经不存在。但是当年盛况以及食客们的冒险事迹，却还广泛流传着，而且和民间传说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拉格洛孚熟悉这些传说，她对于逝去的时代和人物无限怀念。她自己写道，她所以要写这本书，是“为了追念一个已经逝去的——也许永远不会回来的——伟大的时代……既然无法阻挡毁灭的车轮，她只希望能将往事在记忆中保存，只希望通过文学的媒介，使荒凉的家园重新变成充满生气和英雄事迹的繁华世界。”

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中叶，是瑞典资本主义发展和成长的年代。在这以前，统治着农村的是封建的宗法制度；而食客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对于贵族地主说来，供养本阶级的武士或者其

他失去生计的人，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慈善事业，所以象古斯泰·贝林那样被教会革职的牧师也能取得食客的权利。食客们来到贵族地主的庄院上，一方面能给他们带来外地的消息，另一方面也给他们带来必要的消遣和娱乐。因为他们大都有过一番惊心动魄的经历，同时又善于演戏、跳舞、玩乐器。所有的宴会、跳舞会是少不了他们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宗法社会解体了，不仅农民遭到更残酷的剥削，有些游手好闲、不善经营的贵族地主也免不了破产，食客也就失去了可以依附的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地主阶级虽然也尝试经营一些小企业，但是终究敌不过新兴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是大鱼吃小鱼的社会，小企业必然被大企业挤倒。韦姆兰的一度繁荣和又归于贫困，这一切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作者并不能理解这一点，她显然站在贵族地主的立场，悲悼那已经一去不返的时代，明知历史不可能倒退，她只能沉醉在回忆里，但是她的描写却为没落的贵族地主阶级画下了一幅相当生动而具体的写照。

作者在书里也描写了普通农民的形象，描写他们在天灾威胁下的贫困生活。作者对他们寄予了很大的同情，希望改善他们的境遇。她认为食客们都是有能力有才智的人，只要他们改变不事生产的生活，就能帮助人民摆脱苦难。因此，在最后，古斯泰·贝林参加了生产，做一个普通农民。

使我们今天读者感到更大兴趣的，是书中许多带有人民性的民间传说。这些传说朴素地说出了人民对于善和恶的态度，歌颂了扶助弱者的行为和忠贞的爱情。

一九五八年，译者